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③0

张宪文 主编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③0 德国使领馆文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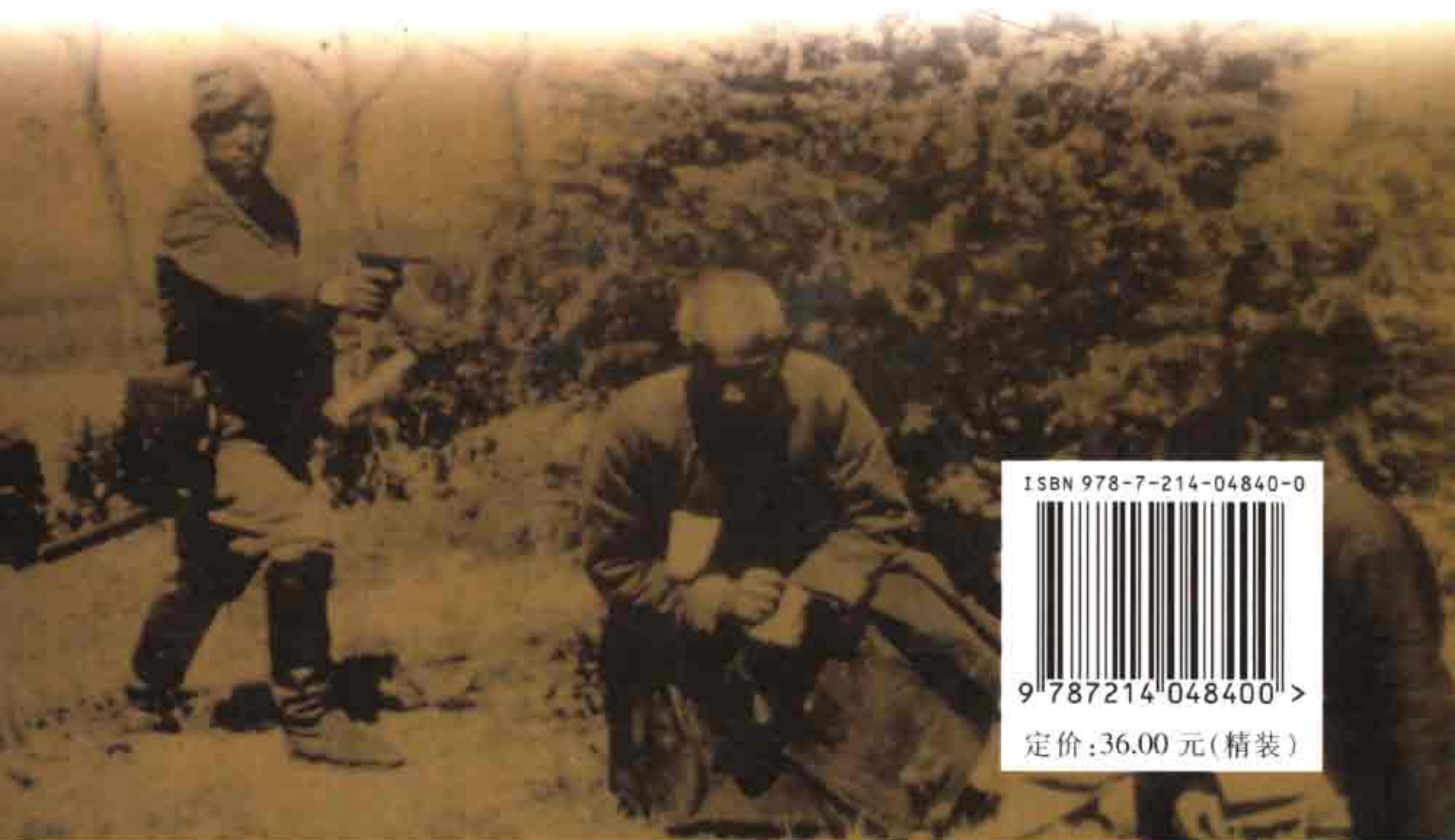
陈谦平 张连红 戴袁支 编
郑寿康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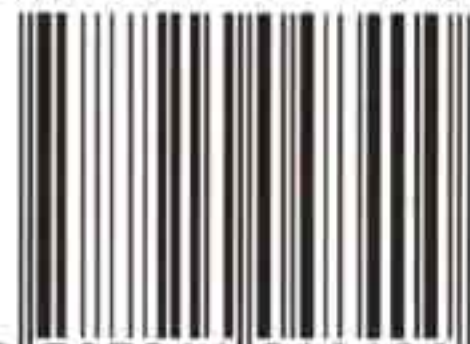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③⑩ 德国使领馆文书



ISBN 978-7-214-04840-0



9 787214 048400 >

定价:36.00 元(精装)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③⑩ 德国使领馆文书

陈谦平 张连红 戴袁支 编
郑寿康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使领馆文书/陈谦平等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10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张宪文主编)

ISBN 978-7-214-04840-0

I. 德... II. 陈... III. 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3676 号

德国使领馆文书

张宪文 主编

第三十册 德国使领馆文书

陈谦平 等编

郑寿康 译

责任编辑 杨健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5.5 插页 4

字 数 44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840-0

定 价 36.00(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名 誉 顾 问 李源潮 梁保华

顾 问 孙志军 洪银兴

学术指导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尹玉兰	叶 皓	朱步楼	刘健屏
孙宅巍	杨永建	李恩涵	步 平
吴 源	张异宾	张伯兴	张海鹏
周世康	荣维木	章开沅	笠原十九司
蒋晓星	谭汝谦		

编 纂 委 员 会

主 编 张宪文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王 正	王 菟	王卫星
杨夏鸣	张 生	张连红	陈沈张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菡	杨 斌	吴 斌	吴 静
余 翔	张建宁	陈宝珠	陈谦平
林伯耀	松冈环	周 红	孟国祥

经盛鸿 胡菊蓉 姜良芹 段月萍
夏 蓓 高晓星 郭必强 曹大臣
曹必宏 潘 涛

翻 译 委 员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仇蓓玲 叶 琳 刘 军 吴立新
何慈毅 谷肖梅 陈世华 罗萃萃
郑寿康 侯 锐 秦文华 雷国山

主 要 编 译 者

张宪文	南京大学教授
陈谦平	南京大学教授
张 生	南京大学教授
叶 琳	南京大学教授
何慈毅	南京大学教授
郑寿康	南京大学教授
姜良芹	南京大学副教授
曹大臣	南京大学副教授
雷国山	南京大学副教授
李茉莉	南京大学副教授
王弈红	南京大学副教授
汪 平	南京大学副教授
汪丽影	南京大学讲师
仇蓓玲	南京大学讲师
朱 适	南京大学讲师
李 斌	南京大学讲师
吕 晶	南京大学讲师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 | | |
|-----|--------------------|
| 经盛鸿 |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
| 秦文华 |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
| 季爱琴 |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
| 马振犊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胡菊蓉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曹必宏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郭必强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杨 斌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陈宝珠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文俊雄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王 正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
| 孙宅巍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王卫星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崔 巍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
| 杨夏鸣 | 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 |
| 章开沅 |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
| 张建宁 |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夏 蓓 |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周 红 |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高晓星 | 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教授 |
| 谷肖梅 | 东南大学副教授 |
| 罗萃萃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
| 王鹏飞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
| 魏高修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 |
| 侯 锐 |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 |

吴立新	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陈世华	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
刘 军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李 红	南京农业大学讲师
丁晓伟	南京工程学院讲师
钱彩琴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费仲兴	解放军炮兵学院南京分院教授
罗文文	连云港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戴袁支	《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

总 论

张宪文

—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沈阳地区挑起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由局部地区蔓延到全国,先后经历了14年。中国人民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反抗斗争,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它不仅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给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制造了许多大规模暴行,其中以南京大屠杀最为严重、最为残酷,它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法西斯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同为世界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惨案。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中国上海之后,迅速沿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向中国首都南京推进,并计划绕行高淳、芜湖一线,以截断南京守军退路。中国军队由于沪战新败,在苏南地区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故南京保卫战处于军事上极端不利的地位,未能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活动。在差不多六个星期的时间中,古城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主要表现在:

说明:2007年10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55册出版时,“总论”内容作了部分修改。

第一,日军大量屠杀南京的和平居民及放下武器的或被俘的中国军人。他们采取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的形式,在南京城区和近郊制造了许多大规模屠杀活动。其中,最惨烈的有燕子矶、草鞋峡、煤炭港、鱼雷营和宝塔桥、中山码头、江东门、凤台乡、花神庙、汉中门等处的屠杀。这些屠杀行动,多者杀害数万人,少者也有两三千人。更多的是到处滥杀无辜。屠杀的对象,不仅有青壮年,连老人、学生、儿童、妇女,也不放过。屠杀的方式也是形形色色,有枪杀、砍杀、刺杀、活埋、焚烧、溺水等,甚至进行杀人比赛、杀人取乐。当时,南京的许多慈善机构留下了大量的埋尸记录。日军官兵的日记和西方媒体,都有大量记载和报道。

第二,日本侵略者采用各种方式奸淫中国妇女。被其强暴的中国妇女,不仅数量多,而且连古稀妇女、未成年的少女和孕妇,也惨遭污辱。日军还在南京设立多处慰安所,强征中国妇女,供其蹂躏。

第三,对南京城市的破坏和财产的抢劫。日军占领南京后,到处焚烧、掠夺,市民的房屋、家具、粮食、牲畜等财产,受到重大的损失。全城满目断壁残垣、瓦砾废墟,一片凄惨景象。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的这一大规模屠杀事件,给南京人民造成了长期的心灵创伤,受到中国人民、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的强烈谴责。

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 11 个国家,在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东条英机等重要战犯进行了审理。同时,在南京也组织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人进行了审讯。这些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大的国际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这些审判都以大量的、确凿无疑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对日本战争罪犯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如东京审判,自 1946 年 5 月 3 日至 1948 年 11 月 12 日,历时两年半。开庭 818 次,419 名证人出庭作证,779 人作了书面证言,受理证据 4336 件,英文审判记录共 48412 页,判决书长达 1213 页。

东京和南京两个法庭,严格地依照国际法,对日本战犯的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称赞。日本政府作为战争挑起者,理应深刻地反省战争罪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侵略践踏过的国家开创新的国家关系,共同面向未来,维护世界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

可是,战后六十多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基本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词或躲躲闪闪的态度,助长了右翼势力的发展。他们否认自19世纪以来侵略中国的历史,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美化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散布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他们对战争不反省,对被侵略国家不道歉。每年的8月15日,都有许多官员包括内阁大臣等,去靖国神社参拜。前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连续几年坚持参拜活动,而那里除了供奉着一般战死者的亡灵外,还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的亡灵,这无疑严重地伤害了亚洲被侵害国家人民的感情。1996年8月,日本公开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部书。说什么要对“大东亚战争”进行总结,实际上是对侵略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全面翻案。该书是日本自民党及与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协议会(“回报英灵的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组织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对国会议员所作的20次报告的记录。出席报告会的议员达到1116人次。这些报告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全面翻案。

日本右翼的活动越来越频繁。2005年5月,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更进一步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的”。这种为战争罪犯正名,否定东京审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美化侵略战争,更是为日本政府官员继续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制造根据。日方一连串的翻案言行,导致中日关系、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日趋紧张。

为什么战后日本某些人始终坚持侵略史观,我们认为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执行新的远东政策,导致日本

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战争责任,更不肯承认战争罪行。

战后,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前苏联和共产主义。美国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出发,极力扶植日本,企图利用日本的力量对付共产主义,为此采取独占日本的政策,不认真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侵华战争的重要罪犯冈村宁次,逃脱了法律的制裁;1950年11月,在美国操纵下,重光葵刑期未滿即被非法释放,并再次担任了日本外相。美国更错误地赦免了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裕仁的罪行,不仅未给予批判,而且使天皇制度继续保存下来。这是导致日本不能深刻反省的重要国际因素。

第二,日本不能正确对待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犯罪行的宽容政策。

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惨重灾难,中国人民完全有权利、有理由向日本讨回战争损失。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以无比宽大的胸怀,主动放弃了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可是,日本的某些人却“以怨报德”,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反而将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民意调查显示,相当多的日本普通民众认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一年一度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纪念活动也给日本民众造成了错觉。同时,中国海峡两岸国共两党早年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差异和对日本政策的分歧,也增加了日本政府认罪的难度。当今,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试图利用日本牵制中国,也使中日关系增加了变数。

第三,被日本传统文化扭曲的道德观念,成为日本不能承认侵略罪行的精神枷锁。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创造日本国家的天照大神之子孙,是神权之化身。日本人民长期受皇道主义、国家主义教育,培养了一种盲目服从的观念意识。日本广泛鼓吹武士道精神,主张献身。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精神与法西斯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誓死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在这种观念的诱导下,许多年轻的日本军人以能为军国主义牺牲生命、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那些曾因发动侵

略战争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处死的战争罪犯,都被美化为“护国神”,并在战后被某些人视为民族英雄。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右翼势力不肯承认战争罪行,亦不可能批判军国主义的危害。

日本历史上甚少与外界沟通和往来,形成了单一的大和民族结构,存在着狭隘的民族观念,他们不能以宽大的胸怀面对世界,面对各国人民。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因而一些人认为,要生存就必须向海外扩张,并把发动对外战争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日本根深蒂固的扩张主义观念,是其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第四,日本不愿采取明确、深刻的认罪态度,还有复杂的现实原因。

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虽然近十年来经济不景气,但其经济实力仍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不仅要以经济大国身份,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经济,而且在积极谋求成为世界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并想获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的兵力不足,但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它通过提升军事自卫队的地位,谋求向海外发展军事力量。日本担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对中国的军事潜力极为忧虑,认为中国在未来是它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日本政界存在明显分歧,有人友好,有人敌视,也有人怀疑。在对华贷款问题上,日本政界有人提出不能再给中国以支持,否则将使中国“如虎添翼”。在对台湾问题上,日本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不仅将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扩大到台湾,而且把对台湾关系的表态,限定在1972年中日建交声明的框架内,不明确表示不支持或反对台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同日本右翼的分歧在短期内是难以逆转的,要日本右翼和某些官方人士转变侵略史观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

由于日本政府的政策误导和不恰当宣传,使日本一些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中日历史问题漠然无知,甚至有人对日方曾经有过的反省也采取不理解的态度,对历史问题的解决产生抵触情绪。故加强中日关系史的宣传和密切两国友好往来,使广大日本人民了解历史真相,正确认识历史,理解受害者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是十分重要的。

战后,许多中西方人士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一残暴的历史惨案。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者已经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他们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义立场,写出了一批有说服力的著作。一些当年曾参加南京战役并直接屠杀南京人民的日本老兵,在多年后公布了他们的日记或回顾了那段惨痛的历史,如《东史郎日记》等。许多欧美传教士、新闻记者、学者、医生,曾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残暴行为,他们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日记、新闻报道,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但是,更多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散落在海内外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及一些文化部门,也还有些材料保存在私人手中。为了加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严正驳斥日本右翼否定或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把大量的有关史料搜集、整理、汇集起来,是一项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课题,建议并支持南京地区历史学界的专家、教授,联合海内外的学者、朋友,合作编辑一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几年来,本课题编委会成员曾分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及台湾等地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保存机构,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档案和各种历史文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设在台北县新店市的国史馆,都提供了一批未曾公布过的史料。我们先后从海内外搜集到近三千万字的原始材料。如此浩繁的史料将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科学根据,也强有力地印证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否认不了的历史大惨案和人类悲剧。日本右翼千方百计地抹煞它的存在终将是徒劳的。正义的、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完全可以从中做出正确的判断。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若干专题,汇集了来自各方面的史料。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连续不断轰炸南京和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执行情况,蒋介石与南京战役指挥官唐生智等人的往来文电,各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战况报告、战斗序列,中方参战部队的撤退与损失情况报告、战役总结,以及参战人员的回忆资料等。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其中,集中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日本及西方国家有关南京大屠

杀中尸体掩埋和处理的原始档案和回忆资料；集中了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伪政权掩埋尸体的资料，以及日军处理遇难者尸体的材料。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慈善团体和伪政权机构埋尸的原始档案。埋尸记录材料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

本史料集收集了大量的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作为加害者，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的官兵是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战争期间，他们中间的一些官兵曾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所作所为、内心感受以及某些见闻，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或在书信中较多地流露出来。战后，这些日记、书信陆续被披露或出版。它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大批西方人士和美英德外交机构及驻华使领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史料。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一批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教师、医生、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以其中立的身份，得以留在南京。他们是日军在南京实施各种暴行和破坏活动的目睹者，亲历了古城南京的这场浩劫。新闻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南京屠城的情景，众多的报道发表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北华捷报》等报刊上。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教师等，在积极建立国际安全区救助受难南京市民的同时，写下了许多日记、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尽、真实地记载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大批第三者的亲历史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其中，重要的如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程瑞芳女士的日记，她逐日记载了日军的暴行。也还有幸存者在南京事件后撰写的大量回忆，如《陷京血泪录》、《陷京三月记》等。本史料集还收录了一批幸存官兵、幸存难民的回忆等。这些材料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史料集收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其中选录了东京审判的相关法律文件。在有关南京大屠杀起诉证据方面，首次翻译出版了大量经法庭确认的有关证据，如审问松井石根记录、审问武藤章记录及证人的书面证词等。也完整地介绍了东京审判的过程，介绍了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等，读者阅后完全可以对

日军的罪行作出正确的判断。1953年,中国曾翻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次就英文原件作了新的翻译,希望译文更准确、更符合原意。本史料集还介绍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关审判战犯的国际法、中国刑法等法律依据,介绍了法庭的组成、审判条例、量刑标准及审判的全过程。

本史料集收集了战后国民政府所做的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统计材料。国民政府还都后,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前期调查内容的重点为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形,后期重点则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事实。其中由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所主持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成立的,其调查表对被害人、证人和调查者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调查方法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质。其调查程序、表格设计、证人证词等均具有法律意义。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称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本史料集主要收录其存档中大批关于南京沦陷初期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的统计材料。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

本史料集还编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录,这是一项困难细致的工作。经过努力,我们从大量原始档案中,并通过向幸存者调查,搜集到大批遇难者名单及其受害简况。这批名单,均注明资料来源和原始出处,它为研究者提供科学依据。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将陆续出版。我们希望这套史料集能为海内外广大的历史研究者和众多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内容丰富全面的历史资料。但是,由于材料来源广泛,有加害方、受害方、第三方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材料,也有回忆材料、各种档案文献材料、报刊材料等,其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受记述者立场、观察角度或认识上的局限,记述有矛盾之处,也有一些错误的或不正确的观点,这并不奇怪。对这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惨案,声音不可能完全一致。保存史料原貌,是历史工作者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因此,我们对史料均

照原样收录,不加任何更动,提供给历史研究者,由他们在使用时加以考辨、解析,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南京大屠杀这段惨痛的历史已经过去 70 年,我们期盼正义的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道,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为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为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而共同奋斗。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续编 第 29—55 册说明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28 册,先后于 2005 年至 2006 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顺利出版。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28 册,共 1470 万字。它的资料,来源于国内外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机构。它涵盖着加害方日本、受害方中国和第三方欧美的大批重要的历史文献、亲历者的原始记录和口述回忆等;绝大部分是原始文本、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在海内外首次公开出版或第一次译成中文出版。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学术上是一项传世的文化工程。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所收录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厘清了历史事实,揭示了历史真相,最详细、最全面地鉴证了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反人类文明和基本道义的惨剧,使日本右翼散布的种种谬论和谎言不攻自破。它对于教育广大青少年,促进人类的理性反思,实现和坚持中日友好,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它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程。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各方面的关注,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国内外各类媒体做了大量报道,反响强烈。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BBC)、韩国 KBS 广播公司和爱尔兰电视台等,来南京作了专访。中国中央电视台 1 套《新闻联播》、4 套《中国新闻》和《东方时空》均做了专题报道。新华社以“四年磨一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现历史

真相”为题发了特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及国内许多报刊作了大量报道或评述。国内外近四十家网站的报道达一万余条。

2005年至2006年先后举行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由国家教育部组织的南京大学211工程验收总结会议,均对《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给予了高度评价。2006年,它被评选为南京十大“文化精品”。

鉴于仍有一些南京大屠杀原始资料散落在海内外有关部门,2006年编委会成员再次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及台湾等地深入搜集资料。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又获得一千多万字的原始材料,其中仍不乏十分珍贵的、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材料。它进一步印证了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悲剧。

经过编委会成员认真细致地筛选、翻译、整理、校阅,编辑成《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至第55册,继续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联合出版。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编纂工作,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主持,联合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行政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完成。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及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南京工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院校的学者承担了日文、英文、德文史料的翻译工作。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编纂出版工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江苏省和南京市有关方面的关心和大力支持。编委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委会成员在赴日本、美国、德国、英国和我国台湾搜集资料时,得到当地学术界朋友和各方面友好人士的热情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规模浩大,编校工作繁重,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领导调动全社力量,高质量完成编辑出版工作。对于他们的辛勤工作,我们亦深表敬意和感谢。

整理、编纂历史资料,是一项复杂的科学研究工作。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加之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尚希学界朋友指正。

出版凡例

一、本史料集按不同专题分册出版,一般情况下,一个专题一册,亦有少数为两个或三个专题一册,或一个专题因内容太多而分成数册。

二、史料集所选中文资料,个别行文中有人名、地名、别字、错字及用词不规范者,为尊重历史、保存原貌,均原文照录。但在别字、错字后面注明正字。原文文字不清之处,以“□”表示。其中内容重复或与主题无关部分,编者则略加删节。史料集所编译外文史料中原有对中国人民的污蔑之词和对日本侵华的溢美之词,不作改动。

三、所选史料一般以一件为一题,凡同属一事彼此间又有直接联系的成组材料,以一事为一题。

四、所选史料一般不作注解。如确有需要时,则在页下作注。

五、所选史料均在文后注明史料来源。如外文史料属首次翻译刊出,则注明译校者。

六、由于收录的资料形成时间不一,因此,不同时期所涉及的人名翻译差异较大,有的外国人的译名甚至多达五六种,为了保持史料的完整性,我们一般未作改动,而是在相关册里附加外国人名(包括简称、别名、中国名等)译名对照表。

本 册 说 明

本册史料集的主题是德国使领馆文书。其资料来源于德国联邦档案馆、德国外交部档案馆、慕尼黑西门子公司资料馆、德国东亚之友协会(地点在慕尼黑郊区小镇 Eichenau)、德国联邦档案馆弗莱堡军事档案馆等。

德国外交档案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外交报告是南京大屠杀史料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日战争期间,德国同日本互为同盟,德国外交官是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最早进入南京的外交官之一,他们对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有较为深入的报告。国内最早关注德国档案的刊物是《抗日战争研究》,该刊在1991年第2期上发表了由匡奕文、邢桂敏和江敬玲翻译的《德国档案馆中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共刊发10件资料,因主要内容为德国驻华大使馆留守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的外交报告,因此习惯称为“罗森报告”,全文近2万字。2001年,日本东京大学的石田勇治教授在德国也查阅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并将其主要内容翻译成日文,刊发105件资料(其中有少部分涉及南京以外城市的日军暴行),以《德国外交官所见的南京事件》为书名,由大月书店出版。2005年,由张生教授编辑出版了《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列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该书共收录德国外交档案123件,其资料来源为一部分直接从德国外交部档案馆搜集,一部分由石田勇治一书转译。这些德国档案资料的公布很好地促进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深入。

鉴于德国档案中仍有相当数量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没有被学者发掘整理,2006年11月,编者前往德国有关档案馆再次进行搜集,本次新收录的德国方面档案文书共有250余件(除个别资料此次由德文重新翻译外,绝大多数资料为首次公布,读者可参考《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相关部分),根据其形成时间的先后将其编辑成五部分:

2 德国使领馆文书

一是南京沦陷前的政治与军事情况。该部分共收录 25 份资料,另有一篇附录是德国记者沃尔夫森克先生在南京沦陷前夕前往南京及其停留南京的经历,其来源为作者 1943 年出版的《黄种人的前线巡礼》一书中的第二章和第三章。

二是帕奈号与英国军舰被炸事件。在日军攻击南京的过程中,发生了日军炮击美国军舰帕奈号和英国皇家军舰瓢虫号等舰船的事件。该部分共收录 8 份相关资料,读者可同史料集其他专册中有关该事件的史料进行比照阅读。

三是南京陷落、日军暴行与南京状况。该部分共收录 100 余件资料,主要有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的罗森、沙尔芬贝格、许尔特尔的报告,其中完整收录了 9 份沙尔芬贝格关于南京现状的连续报告。另外,还有相当部分资料为德国大使馆在汉口同南京办事处、上海领事馆以及同德国外交部、德国驻东京大使馆之间的往来信件与报告。

四是维新政府统治时期的南京。该部分共收录近 80 件资料,主要内容有维新政府建立后南京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状况、南京大屠杀期间德国公私财产损失、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被迫取消等情况的报告。

五是京特、辛德贝格与江南水泥厂。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除了南京城区西方人士建立的南京安全区外,在南京东郊栖霞山一带的江南水泥厂也是一所难民所,负责收容附近地区农村难民,该难民所由德国人京特和丹麦人辛德贝格负责管理。我们从德国档案馆、西门子公司、德国东亚之友协会、京特和辛德贝格家属等处搜集了 40 余份相关资料。另外,我们还从南京市档案馆馆藏中搜集了部分有关江南水泥厂难民所的资料。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先生在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同时,他在小粉桥 1 号的住所也收容了 600 余名难民,在拉贝离开南京之前,受保护的 600 余名难民联名给拉贝写了感谢信,并全体签名以示感激之情。该份资料长达 30 余页,附有难民亲笔签名和按的手印,且有十分详细的年龄、职业、籍贯等个人信息,其史料及文物价值非凡,特作为附录一以图片方式首次公布。

附录二金陵大学难民所难民生活资料也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史料,该资料以表格的形式十分详细地记载了金大难民人数及年龄、金大粥厂外

来领粥者统计、收容所杂项开支、婴儿出生调查、难民自修团人数和课程情况等 11 份表格,这些资料对于深入研究南京大屠杀时期难民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册资料的搜集工作得到了德国友人的大力帮助。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教授十分熟悉德国各档案馆档案分布情况,她的精心接待、安排与联络使我们节约了大量宝贵时间。柏林普鲁士档案馆研究员培高德(Cord Eberspächer)博士专门请假,有时还要放弃休息时间,利用他档案专业的特长帮助我们调阅查找档案,他的协助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在慕尼黑西门子公司总部,该公司公关部门副总裁维尔弗里德·费尔登基尔兴(Wilfried Feldenkirchen)教授热情接待了我们,并指示公司档案馆帮助我们查找有关拉贝先生的资料。感谢西门子公司档案馆馆长弗兰克·维特恩多弗尔(Frank Witten-dorfer)博士不仅邮寄给我们许多十分重要的资料,还将收藏于该档案馆的受拉贝先生保护的 600 余名中国难民写给拉贝先生的感谢信扫描并存入光盘寄给我们。在慕尼黑郊区一个小镇里,作为民间机构东亚之友协会核心成员的京特博士侄女安妮塔(Anita Günther)和叶琳(Renate Jährling)(她们二位都出生在中国)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她们无偿提供了有关南京大屠杀期间江南水泥厂及栖霞寺的数十张珍贵照片,以及包括沙尔芬贝格报告在内的大量资料。另外,丹麦辛德贝格的外甥女玛丽安(Mariann Andersen)女士也为本册提供了许多珍贵私藏资料,除德文外,还有许多朋友为英文和丹麦文史料的翻译付出了艰辛劳动,除在有关资料后面署名外,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二等秘书陈仁霞博士,假如没有她在工作上热情无私的帮助和在生活上细致入微的关怀,本册史料集一定会缺失许多闪光点。

本册编者:陈谦平、张连红、戴袁支

译者:郑寿康等

译校:陈谦平

审阅:张 生

目 录

本册说明.....	1
-----------	---

一、南京沦陷前的政治与军事情况	1
-----------------------	---

1. 迪克逊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1937年9月20日)	1
2.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1937年9月20日)	2
3. 魏茨泽克致陶德曼复函(1937年9月22日)	3
4. 诺伊拉特致南京德国大使馆公函(1937年9月22日)	3
5. 迪克逊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1937年9月22日)	4
6.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1937年9月22日)	5
7.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1937年9月25日)	5
8.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1937年9月27日)	6
9. 迪克逊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7年10月28日)	7
10.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7年11月9日)	8
11. 上海总领事馆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7年11月9日)	9
12.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1937年11月9日)	10
13. 罗森致上海德国总领事馆电报(1937年11月23日)	11
14. 罗森致陶德曼报告(1937年11月25日)	12

2 德国使领馆文书

15. 罗森致上海总领事馆公函(1937 年 11 月 25 日) 13

16. 上海总领事馆致南京办事处电报(1937 年 11 月 25 日) 14

17. 拉尔曼·特劳特致柏林德国国社党电报(1937 年 11 月 25 日)
..... 15

18.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电报(1937 年 11 月 26 日) 16

19. 罗森致上海总领事馆电报(1937 年 11 月 26 日) 16

20. 汉口德国大使馆致南京办事处电报(1937 年 11 月 26 日)
..... 17

21. 德国大使馆致英国大使馆函(1937 年 11 月 27 日) 17

22. 德国大使馆致英国大使馆函(1937 年 11 月 28 日) 18

23. 比尔费尔德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1937 年 11 月 30 日)
..... 18

24. 罗森致上海总领事馆电报(1937 年 12 月 1 日) 19

25. 上海总领事馆致南京德国大使馆电报(1937 年 12 月 4 日)
..... 19

附录:兵荒马乱奔南京 20

二、帕奈号与英国军舰被炸事件 48

1.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1937 年 12 月 12 日) 48

2. 韦尔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1937 年 12 月 13 日) 49

3. 里宾特洛甫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1937 年 12 月 14 日) ... 49

4. 维希沃夫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7 年 12 月 14 日) 50

5. 韦尔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1937 年 12 月 18 日) 51

6. 柏林德国外交部两份电报(1937 年 12 月) 52

7. 维希莫尔夫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7 年 12 月 27 日) ... 53

8. 英国大使馆致日本大使馆函(1937 年 12 月 30 日) 54

三、南京陷落、日军暴行与南京状况 55

1. 北平市福利局庆祝南京陷落的命令(1937年12月13日) ... 55
2. 天津日本军方声明(1937年12月14日) 56
3.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7年12月15日) 57
4. 在南京的西方国家人员名单(1937年12月16日) 58
5.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7年12月19日) 59
6.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1937年12月17日) 60
7. 庆祝胜利的命令(《京津报》1937年12月24日报道) 60
8. 沙尔芬贝格:在南京历险的日子(1937年12月27日) 62
9. 比德尔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1937年12月30日) 66
10. 拉贝致西门子公司经理迈尔的信(1938年1月2日) 66
11.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8年1月5日) 69
12. 汉口德国大使馆 1938年1月6日报告(编号:11)附件(1938年1月1日) 70
13. 上海德国总领事馆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电报(1938年1月7日) 73
14. 外报报道: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回到南京(1938年1月11日) 74
15. 礼和洋行致德国大使馆信函(1938年1月11日) 75
16. 南京办事处 1938年1月13日报告附件 78
17.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电报(1938年1月13日) 81
18. 沙尔芬贝格致劳滕施拉格尔的信(1938年1月13日) 82
19. 克勒格尔致日本大使馆函(1938年1月13日) 85
20.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8年1月15日) 86
21.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8年1月15日) 89
22. 陶德曼致东京德国大使馆电报(1938年1月15日) 89

4 德国使领馆文书

23. 陶德曼致上海总领事馆电报(1938年1月15日)	90
24. 陶德曼致南京办事处电报(1938年1月15日)	90
25.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1938年1月16日)	91
26. 罗森致日本代理总领事福井函(1938年1月17日)	91
27. 西门子公司致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公函(1938年1月20日)	92
28. 汉口德国大使馆致南京办事处公函(1938年1月20日) ...	93
29. 克勒格尔致施特雷齐乌斯的信函(1938年1月21日)	93
30. 魏茨泽克电报指示三则(1938年1月22日)	95
31. 陶德曼的电报指示(1938年1月23日)	97
32. 菲舍尔致南京办事处公函(1938年1月26日)	97
33. 南京自治委员会致德国大使馆函(1938年1月27日)	98
34. 美国国务院新闻稿(第38号)(1938年1月27日)	98
35. 美国国务院新闻稿(第39号)(1938年1月27日)	98
36. 美国国务院新闻稿(第40号)(1938年1月27日)	100
37. 沙尔芬贝格:1938年1月28日的南京现状	101
38. 菲舍尔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1938年1月28日)	103
39. 美国国务院新闻稿(第44号)(1938年1月28日)	104
40. 魏茨泽克致伦敦德国大使馆指示(1938年1月29日)	107
41. 陶德曼致汉口总顾问处公函(1938年1月31日)	108
42. 菲舍尔致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电报(1938年1月31日)	109
43. 美国国务院新闻稿(第48号)(1938年1月31日)	109
44.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8年2月1日)	111
45.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8年2月1日)	112
46. 评论:1937年7月以来在中国战争中的日本国防军(1938年2 月1日)	113

47. 罗森随笔(1938年2月1日)	117
48. 迪克霍夫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8年2月2日)	118
49. 吉斯特致比德尔的信函(1938年2月3日)	119
50. 沙尔芬贝格:1938年2月3日的南京现状	120
51. 汉口德国大使馆 1938年2月7日报告附件	122
52. 南京 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1月13日大事报告(1938年 2月9日)	124
53.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8年2月10日)	130
54. 汉口德国大使馆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8年2月10日)	132
55. 罗森随笔(1938年2月10日)	132
56. 沙尔芬贝格:1938年2月10日的南京现状	133
57. 南京办事处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附件(1938年2月12日)	137
58.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8年2月14日)	138
59. 柏林德国外交部指示(1938年2月15日)	139
60. 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副本(1938年2月15日)	140
61. 罗森致福井函(1938年2月16日)	141
62. 罗森致孟买德国领事馆公函(1938年2月16日)	141
63. 沙尔芬贝格:1938年2月17日的南京现状	142
64. 德国外交部致驻东京和汉口德国大使馆公函(1938年2月 17日)	145
65. 东京德国大使馆报告副本(1938年2月17日)	145
66. 冯·温特费尔德致南京办事处公函(1938年2月21日)	146
67. 陶德曼致柏林外交部卡岑贝尔格先生公函(1938年2月22日)	146
68. 陶德曼致菲舍尔公函(1938年2月22日)	147

6 德国使领馆文书

69.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1938年2月25日)	149
70.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电报(1938年2月25日)	149
71. 陶德曼致南京办事处电报(1938年3月1日)	149
72. 德国大使馆致南京办事处公函(1938年3月1日)	150
73. 阿利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电报(1938年3月4日)	151
74. 沙尔芬贝格:1938年3月4日的南京现状	152
75.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8年3月5日)	154
76.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8年3月5日)	155
77.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1938年3月5日)	155
78.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8年3月7日)	156
79. 南京办事处 1938年3月7日报告(编号:23)附件	157
80. 罗森随笔(1938年3月7日)	158
81. 劳滕施拉格尔致汉口所有以前住在南京的德国人信函(1938年 3月7日)	159
82.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1938年3月7日)	160
83. 罗森随笔(1938年3月8日)	161
84.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的公函(1938年3月8日)	162
85. 罗森随笔(1938年3月12日)	164
86.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8年3月12日)	164
87.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8年3月14日)	165
88. 菲舍尔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8年3月15日)	166
89. 罗森的报告(1938年3月15日)	167
90.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8年3月16日)	169
91. 罗森致天津德国总领事馆公函(1938年3月18日)	170
92.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电报(1938年3月19日)	171
93. 罗森的报告(1938年3月19日)	171
94.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的电报(1938年3月20日)	172

95. 罗森的报告(1938年3月20日)	172
96. 沙尔芬贝格:1938年3月21日的南京现状	173
97. 罗森的报告(1938年3月23日)	176
98. 罗森随笔(1938年3月27日)	176
99. 陶德曼致罗森公函(1938年3月28日)	177
100. 菲舍尔致驻东京德国大使馆公函(1938年3月28日)	177
101.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信函(1938年3月28日)	178
102. 劳滕施拉格尔致南京办事处公函(1938年3月28日)	180
103. 罗森致日本总领事花轮函(1938年4月5日)	180
104. 罗森致日军弘田大佐函(1938年4月9日)	181
 四、维新政府统治时期的南京	 183
1. 关于维新政府的情报两则(1938年3月23、24日)	183
2.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8年3月31日)	184
3. 陶德曼致罗森公函(1938年3月31日)	188
4.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1938年4月2日)	189
5. 劳滕施拉格尔致南京办事处公函(1938年4月4日)	190
6.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8年4月4日)	190
7.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8年4月6日)	191
8.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1938年4月6日报告附件(1938年4月 2日)	192
9. 菲舍尔致罗森的信函(1938年4月8日)	192
10. 南京将建立一条日人街(上海《新申报》1938年4月10日报道)	193
11.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公函(1938年4月14日)	193
12.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公函(1938年4月14日)	194
13.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8年4月18日)	194

8 德国使领馆文书

14. 汉口德国大使馆 1938 年 4 月 18 日报告(编号:294)附件(1938 年 3 月 26 日).....	195
15. 汉口大使馆致徐谟博士公函(1938 年 4 月 19 日)	197
16.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1938 年 4 月 19 日)	198
17.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1938 年 4 月 19 日)	199
18. 关于南京的情报(1938 年 4 月 19 日)	200
19. 罗森致上海总领事馆公函(1938 年 4 月 22 日)	201
20.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8 年 4 月 29 日)	201
21.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1938 年 5 月 3 日)	204
22. 南京市 1938 年第一季度的人口统计数字(1938 年 5 月 5 日《新生报》 1938 年 5 月 10 日《南京民报》)	206
23. 科尔德致总工程师函(1938 年 5 月 10 日)	207
24. 罗森致日本总领事花轮函(1938 年 5 月 17 日)	208
25. 魏茨泽克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电报(1938 年 5 月 27 日)	209
26.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1938 年 5 月 30 日)	209
27. 罗森致天津德国总领事馆公函(1938 年 5 月 31 日)	210
28. 比利时总领事致菲舍尔函(1938 年 6 月 7 日)	211
29. 罗森致巴尔策函(1938 年 6 月 10 日)	211
30. 许尔特尔随笔(1938 年 6 月 14 日)	212
31. 罗森致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公函(1938 年 6 月 14 日)	213
32.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1938 年 6 月 21 日)	214
33. 菲舍尔通报致东京德国大使馆电报全文(1938 年 7 月 2 日)	215
34. 菲舍尔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电报(1938 年 7 月 2 日)	216
35. 许尔特尔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1938 年 7 月 5 日)	217
36. 科尔布致南京办事处公函(1938 年 7 月)	217
37. 汉口大使馆公函(编号:5719/4429/38)附件	219

38. 许尔特尔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1938年7月12日)	221
39. 冯·温特费尔德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8年7月15日)	222
40. 科尔布致南京办事处公函(1938年7月18日)	225
41. 东京德国大使馆致日本外务省口头照会(1938年7月18日)	225
42. 东京德国大使馆致日本外务省口头照会(1938年7月18日)	226
43. 许尔特尔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1938年7月26日)	227
44. 许尔特尔致汉口瓦尔特·埃克尔特公函(1938年7月29日)	228
45. 许尔特尔致驻东京德国大使馆公函(1938年7月29日)	229
46. 科尔布致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公函(1938年8月11日)	230
47. 科尔布致日本外务省口头照会(1938年8月11日)	230
48. 施托勒致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公函(1938年8月26日)	231
49. 许尔特尔致重庆德国大使馆报告(1938年8月26日)	232
50. 许尔特尔致重庆和上海办事处公函(1938年8月29日)	234
51. 许尔特尔致重庆德国大使馆报告(1938年9月2日)	236
52. 关于南京经济困境的情报(1938年9月10日)	237
53. 许尔特尔致德国大使馆天津总领事馆公函(1938年9月15日)	238
54. 许尔特尔致上海德国总领事馆报告(1938年10月5日)	239

10 德国使领馆文书

55. 许尔特尔致上海德国大使馆的报告(1938年11月30日)	241
56. 南京警察厅厅长命令(1938年12月12日)	242
57. 许尔特尔致上海德国大使馆报告(1938年12月13日)	243
58.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致许尔特尔公函(副本)(1938年12月14日)	244
59. 许尔特尔致上海德国大使馆报告(1938年12月15日)	244
60. 许尔特尔致上海德国大使馆报告(1938年12月19日)	245
61.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报告两则(1938年12月)	246
62. 许尔特尔报告附件二则(1938年12月20日)	248
63. 霍尔特致上海德国大使馆报告(1939年1月16日)	250
64. 洛伦茨致上海德国大使馆函(1939年1月26日)	251
65. 菲舍尔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9年2月14日)	254
66. 霍尔特致上海德国大使馆报告(1939年2月16日)	256
67. 霍尔特随笔(1939年2月27日)	257
68.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1939年3月24日)	258
69. 德国外交部致上海德国大使馆指示(1939年4月3日)	259
70. 劳滕施拉格尔致霍尔特公函(1939年4月17日)	260
71. 霍尔特致德国大使馆公函(1939年4月25日)	260
72. 劳滕施拉格尔致霍尔特公函(1939年5月8日)	263
73. 霍尔特致上海德国大使馆公函(1939年5月10日)	263
74. 施佩林的收件确认书(1939年5月10日)	264
75. 吉布里希致上海德国大使馆报告(1940年1月4日)	264
五、京特、辛德贝格与江南水泥厂	267
(一) 京特与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工厂	267
1. 德国大使馆和驻沪总领事馆给京特博士的证明信(1937年12月	

1、7 日)	267
2. 京特博士营救夏毓华暨他和辛德贝格到南京时间的记载(1938 年 4 月 23 日)	268
3. 卡尔·京特博士致舒尔茨先生函(1937 年 12 月 12 日)	269
4. 驻栖霞厂颜柳风报告	270
5. 徐莘农致江南水泥公司经理信函十则(1938 年 1~7 月)	274
6. 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工厂致公司常务董事会报告(1938 年 2 月 9 日)	288
7. 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工厂致公司常务董事会函(1938 年 2 月 20、22 日)	290
8. 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工厂致公司常务董事会函(1938 年 3 月 5 日)	291
9. 江南水泥公司经理致该公司(天津)常务董事会函(1938 年 3 月 9、14 日)	292
10. 言继毅对 3 月 5 日栖霞工厂来函的回复(1938 年 3 月 12 日)	293
11. 江南水泥公司经理致该公司(天津)常务董事会函(1938 年 3 月 14 日)	294
12. 江南水泥公司常务董事陈范有致庾宗淮、赵庆杰、孙伯轩函 (1938 年 3 月 19 日)	295
13. 栖霞工厂经理致江南水泥公司常务董事会函(1938 年 3 月 30 日)	295
14. 栖霞工厂致公司董事会函(1938 年 4 月 4 日)	297
15. 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工厂致公司常务董事会函(1938 年 4 月 6 日)	298
16. 天津西门子公司致江南水泥厂京特博士公函(1938 年 11 月	

12 德国使领馆文书

- 10 日) 299
17. 拉尔曼致上海总领事馆和德国大使馆公函(1938 年 11 月 16 日)
..... 299
18. 许尔特尔致上海德国大使馆报告(1938 年 11 月 21 日) ... 300
19. 天津西门子公司致京特博士公函(1938 年 12 月 2 日) 301
20. 德国红十字会给京特博士颁发的二级红十字奖章证书(1939 年
3 月 16 日) 302
21. 霍尔特致上海德国大使馆报告(1939 年 4 月 24 日) 304
22. 霍尔特致日本总领事内田公函(1939 年 4 月 24 日) 305
23. 霍尔特致上海德国大使馆报告(1939 年 5 月 3 日) 306
24. 京特博士致上海德国大使馆公函(1939 年 5 月 4 日) 307
25. 霍尔特致上海德国大使馆报告(1939 年 5 月 5 日) 311
26. 劳滕施拉格尔致天津西门子公司公函(1939 年 5 月 22 日)
..... 312
27. 德国大使馆致日本大使馆函(1939 年 5 月 22 日) 312
28. 劳滕施拉格尔致布劳恩魏勒尔公函(1939 年 6 月 5 日) ... 313
29. 布劳恩魏勒尔致上海德国大使馆公函(1939 年 6 月 19 日)
..... 314
30. 栖厂沪处致公司常务董事会函(1939 年 8 月 22 日) 314
31. 栖厂沪处致公司常务董事会函(1939 年 11 月 17 日) 315
32. 栖厂沪处致公司常务董事会函(1939 年 12 月 16 日) 315
33. 日本大使馆 Jarasaka 在江南水泥厂与昆德谈话纪要(1943 年 12
月 23 日) 316
34. 江南水泥公司因拒绝与敌日合作机件被劫(1945 年) 317
35. 京特博士致江南水泥公司董事会袁心武等信函(1945 年 9 月
22 日) 318
36. 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工厂庾宗淮、孙伯轩为留用京特致南京市政

府报告(1945年9月25日)	320
37. 江南水泥公司庾宗滢、孙伯轩致南京市政府报告(1945年11月20日)	321
38. 南京市政府外事室韩湘琳致南京市政府报告(1945年11月17日)	323
39. 南京市政府批准京特夫妇暂缓入德侨集中营公文(1945年11月26日、12月3日)	325
40. 南京市政府关于免遣京特博士夫妇回国、准予江南水泥厂留用的请示(1946年1月)	326
41. 国民政府内政部关于免遣京特博士夫妇回国、准予江南水泥厂留用的批复(1946年2月6日)	327
42. 南京市长马超俊同意京特留厂不予遣返的通知(1946年2月11日)	328
(二) 辛德贝格有关资料	329
1. 英文《上海时报》关于辛德贝格的报道	329
(1) 《每日电讯报》战地记者佩姆布鲁克·史蒂芬斯遭射杀(1937年11月12日)	329
(2) 记者的葬礼(1937年11月15日)	331
(3) 对史蒂芬斯的死因讯问(1937年11月26日)	331
2. 丹麦报纸上关于辛德贝格在中国的报道	333
(1) 《奥胡斯教区时报》报道(1937年11月12日)	333
(2) 《奥胡斯教区时报》报道(1937年11月13日)	334
(3) 《奥胡斯教区时报》报道(1937年12月29日)	336
(4) 《奥胡斯教区时报》报道	337
(5) 《奥胡斯教区时报》报道(1938年3月6日)	338
3. 江南水泥公司(天津)董事会致该公司栖霞总店、工厂函(1937年8月20日)	342

14 德国使领馆文书

4. 史密芝公司上海分公司派辛德贝格来江南水泥厂时的证明及丹麦驻沪总领事馆的证明(1937年12月1日) 343
5. 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工厂致公司常务董事会报告(1938年3月16日)
..... 344
6. 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工厂致该公司常务董事会函(1938年3月24日)
..... 345
7. 田伯烈为辛德贝格所写的推荐信(1938年3月24日) 346
8. 江南水泥公司经理、副经理致该公司(天津)董事会报告(1938年3月27日) 347
9. 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工厂致该公司(天津)常务董事会报告
(1938年5月2日) 349
10. 穿越中欧十日旅行记(1938年) 350
11. 出席第24届国际劳工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朱学范在辛德贝格护照上的题词(1938年6月) 354
12. 丹麦驻沪总领事致辛德贝格父子的信暨南京栖霞地区乡绅等赠送给辛德贝格的丝绸感谢状(1938年12月28日) 354
13. 辛德贝格相册的部分照片说明 355
关于辛德贝格的附录 360
(1) 一位水手的人生速写 360
(2) 事后再思 362
(3) 南京大屠杀中的丹麦英雄找到了 363

附录一:避居于拉贝住所之六百余难民致拉贝的感谢信及其影印件 368

1. 感谢信(1938年1月6日) 368
2. 感谢信上亲笔签名人员名单 370
3. 感谢信所附难民名单 375

附录二:金陵大学难民所难民生活资料	432
1. 金大难民人数及年龄表	432
2. 金大难民技能者统计表	435
3. 金大粥厂外来领粥者统计表	435
4. 金大难民寡居户口人数调查表	435
5. 金大难民收容所清洁工役津贴名单	436
6. 金大礼拜捐收支清单	436
7. 金大难民收容所杂项开支账单	438
8. 金大难民生产调查表	440
9. 金大难民自修团课程表	444
10. 金大难民自修团教职员名单.....	445
11. 金大难民自修团学生名单.....	446

一、南京沦陷前的政治与军事情况

1. 迪克逊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

1937年9月20日

发出：东京 1937年9月20日 1时50分

收到：柏林 1937年9月20日 13时零5分

编号：279.20/9

根据 19 日电报(编号：45)的要求，今天我给南京发去电报(52/20)。向这里的外务省和军事当局强调要求给予支持，这里立刻表示同意将德方的要求予以转告。但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上海[日本]海军当局的决定。

日本外务省查问以下问题：

- (1) 撤退德意志帝国公民以及大使馆需要多少时间？
- (2) 德国外交部同意大使馆撤出吗？

根据海军省的另一个通知，没有将[飞机]轰炸扩大到南京的打算。上海的舰队司令接到了要保证德国大使馆安全的命令。只要向上海总领事馆通告从南京出发的时间，他确保在京沪铁路线上不会受到飞机的空袭。

迪克逊

2.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

1937年9月20日

发出:南京,1937年9月20日零时22分

收到:柏林,1937年9月20日3时30分

编号:210.19/9

急件!

我向东京发出如下电报(编号:45):

“上海的日本海军司令官向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发出警告,从本月21日中午起将对南京进行大规模空袭,请友好国家的公民撤出南京。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撤走德国侨民的任务是完全不可能的。对于大使馆及其官员们来说,要等到外交部的撤退命令到达后才能行动,这样就更不可能了。为此我向所在地政府请求,对外国大使馆所在地和德国人的居住地,即汉西门、新街口和北极阁以北一带地区予以保护,使其免受空袭。”

今天我和德国侨民的负责人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将负责使尽可能多的德国人在今后几天内离开南京。对那些不能离开的人以及大使馆人员只能租用长江上的一艘轮船。为此我和汉口的总领事馆保持联系——明天将开会讨论。其他大使馆对日本人的威胁问题持何态度,敬请立即予以指示。

陶德曼

3. 魏茨泽克致陶德曼复函

1937年9月22日

安东尼(Attoliao)大使今天下午告知我,意大利也通知日内瓦委员会将不干预远东的冲突。

魏茨泽克(签名)

4. 诺伊拉特致南京德国大使馆公函

1937年9月22日

编号:R. M. 760

致南京德国大使馆

今天,日本大使转弯抹角地建议我们召回驻南京的大使陶德曼,说他是唯一还留在南京的大使。如果我们撤走驻南京的大使,肯定会给中国人的士气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我以严厉的口吻回答武者小路说,陶德曼大使会留在南京。对我们来说,日本飞机将炸弹投掷在一个我们大使居住的开放城市,此时召回大使是不合惯例的。

接着,日本大使又重谈交流情报的事。他说,意大利人比我们的大使提供了更多的关于上海状况的情报。我回答他说,我们只给我们驻东京的大使提供情报,陶德曼与驻东京的德国大使有直接联系,这就够了。

最后,武者小路先生又谈到了意大利和日本正在谈判缔结一项反共条约的事。当我问他谈到了何种程度时,他避而不答。接着我又问他,意大利是否接受或是想接受日本的条件,即承认皇权?他对这个提问沉

4 德国使领馆文书

默不语。但他又开始谈到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共同协定一事。我对他说,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一个协定,我们和日本已经有了反共协定,如同他所知道的,我们和意大利人也有了协议。现在罗马和东京对此取得一致意见,他们是否要直接缔结类似的协定。

谈话结束时,我还告诉这位大使,我们和意大利一样拒绝邀请国际联盟书记处参加远东委员会。

冯·诺伊拉特男爵(签名)

5. 迪克逊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

1937年9月22日

发出:东京,1937年9月22日8时20分

收到:柏林,1937年9月22日14时零5分

编号:286.22/9

急件!

卷宗号:Ⅷ 1267

内容:复告21日电报(编号:214)

根据电报指示,我已将备忘录交给了次官,同时请武官交给海军大臣。次官同意告知相关军事当局,并建议在德意志帝国公民上船后,南京的大使馆就通过上海总领事馆通知日本军事当局。

迪克逊

6.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

1937年9月22日

发出：南京，1937年9月22日19时40分

收到：柏林，1937年9月22日16时

编号：218.22/9

9月21日，外交部长给了我共产党声明的内容以及蒋介石委员长对此声明的意见。蒋的看法是：共产党人承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放弃暴力政策、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没收土地，解散苏维埃政府，接受民主，红军编入国民军。蒋委员长解释说，要以此实现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的条件，全国团结一致，为国家的生存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陶德曼

7.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

1937年9月25日

发出：南京，1937年9月25日18时40分

收到：柏林，1937年9月25日21时25分

编号：228.25/9

今天上午，12架[日本]飞机轰炸了发电厂，有3枚炸弹落在发电厂内，两架日本飞机被击落，着火燃烧。下午有两次空袭，其中遭轰炸的有铁路和位于我房子附近的军政部。

陶德曼

8.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

1937 年 9 月 27 日

发出:南京,1937 年 9 月 27 日 17 时 20 分

收到:柏林,1937 年 9 月 27 日 15 时

绝密

编号:227.25/9

(1) 在 9 天 8 夜的空袭中,有 121 架[日本]飞机投掷了 350 枚炸弹,每枚炸弹重 200 公斤,这些炸弹成对地落在市区内。军事损失不严重,平民损失不大,实物损失一般。但精神方面的威慑和影响导致 40%的居民离开南京。

(2) 空袭者使用了现代化飞机,掌握最新的战斗形式,它们根据防空情况使用低飞、高飞和俯冲等方式进行空袭。

(3) 最新式的歼击机可以在上海起飞,南京的空防失去了优势。

(4) 地面防空的高射炮甚有成效。对空袭者的能见度保持在 3 000 多公尺高度以上,迫使飞机的俯冲在 1 500 公尺高度就中止。夜间投弹由于探照灯炫目造成很多误投。高射炮发射状况良好,虽然士兵们受培训的时间很短,但操作熟练,只是高射炮的数量太少了。

由于缺少足够的高性能替换飞机,空袭者的空中优势不久就会减弱。

陶德曼

9. 迪克逊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7 年 10 月 28 日

德国大使馆

编号:J. 1923/37

根据本月 18 日的其他指示(编号:253)

附件 1 份

内容:日中冲突的赔偿损失要求

致柏林德国外交部

已将因当前日中在中国冲突行动所造成的德国损失赔偿义务口头照会递交给日本帝国外务省。兹随函附上该照会副本。

递交照会时,特别强调了德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的友好政治关系。

冯·迪克逊(签名)

东京德国大使馆致日本政府的口头照会(副本)

东京德国大使馆

编号:95

致东京日本帝国政府外务省

德国大使馆谨向日本帝国政府外务省致意。关于德国大使馆 1937 年 9 月 3 日的口头照会(编号:欧洲Ⅱ,流水编号:63)和贵次官阁下 1937 年 9 月 28 日来函及 1937 年 10 月 10 日的备忘录(编号:欧洲Ⅱ,流水编号:781),现奉命通知如下:德国政府关于德意志帝国公民在当前日中冲突中所遭受的由日方造成的身体、生命及财产损失的赔偿义务问题,不能赞同日本帝国政府的法律观点。

8 德国使领馆文书

德国政府认为,“自卫”和“被迫反击”的观点不能为日本帝国政府免于对德意志帝国公民(即没有参加冲突的第三国公民)所造成的伤害和损失承担责任以及给予相应赔偿提供足够的法律理由。

为维护德国政府的这个法律观点,特别是鉴于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战争状态,因此德国政府再次强调并坚持要求日本帝国政府对于所有前面提到的损失承担完全赔偿的义务,即由于日本军事人员的行动、由于一般的军事行动(即主要是大炮轰击和投掷炸弹),以及由于日本军事当局和行政机构的封锁和没收措施所造成的损失。

德国大使馆今后将由德国驻中国的各领事馆根据已阐明的上述精神,确认有赔偿义务的全部损失事件逐一向日本帝国外务省申报登记。

(签名)

1937年10月20日于东京

10.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7年11月9日

编号:1166.63

卷宗号:2722/7603/37

附件1份,普通

打印件1份

内容:日本士兵刺刀杀人练习

致柏林德国外交部

《中国每周评论》发表了此处附上的2张照片,内容是日本士兵在中国人的尸体上作刺刀杀人练习。

照片是由天津联合新闻通讯社的一名摄影记者拍摄的。日方说这些照片是伪造的,那个日本兵是一名伪装的中国人。相反,联合新闻通

讯社坚持说拍摄的照片是真实的。

陶德曼(签名)

11. 上海总领事馆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7年11月9日

上海总领事馆

编号:B. 428

卷宗号:4. L. 11

关于今年10月22日的报告(编号:393)

接续本月6日的其他报告(编号:121)

打印件3份,附件1份

内容:在南陶^①建立一个安全区

呈柏林德国外交部

上述报告中提到的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在其成立不久即通过一次活动出了名,这主要应归功于法国牧师雅坎诺建立安全区的倡议。

该项倡议的内容为非战斗人员在与法国租界相邻的中国行政区南陶——大上海最古老的和居住人口最密集的市区——建立一个安全区。在作为附件寄上的《上海时报》所刊出的简图上,这个安全区约占注明为“中国城市”南陶区面积的三分之一,它的北面、西面和东面与法租界相邻,南面则与丰浜(Fonpang)路交界。

该委员会的难民委员会在牧师雅坎诺老练的领导下,最近分别与中国人和日本人进行谈判,取得的结果是双方都同意为平民建立这样一个

^① 南陶,又作南桃,今称南市。——编者注

避难场所。中方已经声明在这个区域内不驻扎军队,只派非武装的警察人员维持那里的安全和秩序。日本人答应委员会,他们轰炸南陶造成的威胁不会扩大到这个区域。

为了安置和供应约 33 000 名难民的生活,委员会已经开始着手前期工作,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的难民早已超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力图避免出现通过建立安全区而扩大法国租界的现象,或是给予其他似是而非的租界权利。另一方面,日方也通过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声明,它在这里不是一个非军事化的或中立的区域,而只是一项临时措施,该项措施仅在日本人继续挺进,直至能够毫无抵抗地占领这个市区前有效。

南京和东京的德国大使馆收到本报告的打印件及附件。

附:南陶安全区简图(缺)

普克雷夫(签名)

12.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

1937 年 11 月 9 日

发出:南京,1937 年 11 月 19 日 23 时 38 分

收到:柏林,1937 年 11 月 19 日 21 时 15 分

编号:316.19/11

中国人原计划用 2 个师保卫南京,并且不是在要塞,而是在城内。现极为秘密地获悉,该计划已经改变。(中国政府)现在决定以强大的兵力保卫要塞,即战斗将在城外 25 公里处进行。中国人相信能够逐渐后撤,战斗到明年春季。在这期间……(此处漏掉一块——译者),在参加布鲁塞尔会议委员会中的大国以武器弹药支援中国的条件下动员国内的军队。

如蒙告知是否真的考虑参加这样一个有效援助的意见,不胜感激。

陶德曼

13. 罗森致上海德国总领事馆电报

1937年11月23日(通过美国人发出)

这里成立的由德国西门子公司代表拉贝任主席,英、美、丹麦、德等国侨民任委员的具有私人性质的国际委员会,对市区一些地方至今仍然能够在持续的空袭中免受灾难而表示赞许,他们请求中国人和日本人为南京可能直接卷入作战行动而建立一个平民保护区。美国大使通过总领事馆向驻上海的日本大使提出了类似建议,并请其向东京报告。新的保护区在特殊情况下只向非战斗人员提供安全保护,同时也希望至今免受灾难的市区继续保持不受伤害。*

鉴于德国人担任了该委员会主席,委员会私下里也请求[我们]对人道主义的建议给予热情支持。

我这里只有明码译本,请转告东京:自己的和东京大使馆的反馈意见尽可能通过美国海军转交这里。

(电报末尾罗森的附注)

此电报于1937年11月23日夜发出。

由于时间紧迫,电报由美国人发送。

我谨建议,由大使先生向上海和东京发电报,告知他的房子位于安全区以外。我的电报中打*号的句子也属于这种情况。

罗森(签名)

14. 罗森致陶德曼报告

1937年11月25日(通过英国信使送出)

十分尊敬的大使先生:

经过同普里多·布龙(Prideaux Brune)先生以及美国人会谈后,我们提出的计划如下:

普里多·布龙计划从明天起,将受他保护的人尽可能多地送到仓库船上去。如果以后的形势变严峻了,就命令全体英国人离开,只留下他自己和洛瓦特·弗雷泽。随后我就采取相应的行动,也就是说,现在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到仓库船上去。如果英国人都离开了,我就到普里多·布龙和洛瓦特·弗雷泽那里去。在最后不得已时,我就和他们爬过城墙离开南京。当然我更愿意坐在汽车里体面地穿过城门离开。不过,爬城墙上的绳梯肯定更为浪漫。

所有受保护的人,现在又增加了起士林洋行的两个年轻姑娘,可以安置在仓库船上。美国人疏散希尔施贝克一家和冯·舒克曼太太,将他们送到我们这里的仓库船上来。两艘炮艇也许要停在相互靠近的地方。一旦以后过渡到登陆后,阿奇逊(Atcheson)、普里多·布龙和我就同新的主人进行接触。但我们仍希望不会被转移到另一艘船上去。

在这期间,我们应该从王固磐^①那里为每个大使馆搞到10个专业警察,发给他们大使馆的臂章和证件,保护他们以后不会受到日本人的伤害。我请求您同意支付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生活费!),并预先表示感谢。

能够保护好我们房子的唯一可能性是出现一个临时的过渡性政府。

结合您上次和张群的谈话主题,我刚刚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因为电台报道了路透社发出的有关柏林要在明天大规模地庆祝缔结反共协定的消息,我再次表明,对我们来说,这个协定与目前的(中日)冲突无

^① 王固磐,时任南京市警察厅厅长。——编者注

关。张群认为,只有第三国才能够迫使日本放弃它的过高要求。我相信,如果中国人完全信任而不是害怕我们,那么,不必由我们帮助进行有效的斡旋,就能吓走据说现在向他们提供许多飞机的俄国人。不过,他们可能不久就会请求我们进行斡旋。至于日本,凡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人都不会接受它的要求,所以,此举反而会将他们赶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怀抱。他们可能会在我们和意大利人那里获得支持。斡旋者通常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不过,如果德国能够为和平甚至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体面而可以接受的和平作出贡献,我将为此感到十分高兴。

这封信我是通过一位英国军官送出的,他是中尉指挥员普洛菲特,陪同新的海军上将到汉口去。昨天发现,他在离开前给我的表兄迪肯斯钱包里塞了钱,这使我们有了足够的生活费用。

刚才这里又遭到了轰炸,我不知道轰炸的结果如何。昨天展览大楼被炸,当场有 40 个人被炸死,其中有 5 个是孩子。那都是明天要和我们一起庆祝的人!昨天的炸弹有可能是出于疏忽投下的,显然是高炮部队把它们搞混乱了。

致以最尊敬的问候,也向您夫人问好!

永远忠于您的

罗森(签名)

15. 罗森致上海总领事馆公函

1937 年 11 月 25 日

编号:1702/7931/37

此副本呈送汉口德国大使馆。

罗森(签名)

14 德国使领馆文书

约翰·H. D. 拉贝先生今天通过美国人发出下述电报：
致上海德国总领事馆，请转（国社党）国外部部长拉尔曼先生：
我谨请求转发下述电报：

（1）致元首

署名者为南京地方小组组长、这里的国际委员会主席，恳求他的元首说服日本政府同意为非战斗人员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为争夺南京而展开的战事会危及 20 余万人的生命。

（2）致总领事克里贝尔

衷心地请求支持我今天给元首的电报，恳求元首说服日本政府同意为非战斗人员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就会在南京面临的战事中造成不可避免的血腥屠杀。

希特勒万岁！

南京西门子公司代表、南京国际委员会主席
拉贝（签名）

说明：如需电报费用，请在上海中国西门子公司我的账户上预支。

拉贝

16. 上海总领事馆致南京办事处电报

1937 年 11 月 25 日

发出：上海，1937 年 11 月 25 日 14 时 55 分

收到：南京，1937 年 11 月 25 日 9 时

请南京办事处代上海西门子中国公司转交拉贝：

这里的西门子公司告知，请您离开南京，以避免个人的生命危险。
建议转移去武汉。请电告你如何行动。

- (1) 电报原文送拉贝先生。
- (2) 呈送汉口德国大使馆 2 份。

沙尔芬贝格(签名)

17. 拉尔曼·特劳特致柏林德国国社党电报

1937 年 11 月 25 日

发出:上海,1937 年 11 月 26 日 2 时 47 分

收到:柏林,1937 年 11 月 26 日 14 时 10 分

编号:135.26/11

急电!

国外部部长请将下述电报转博勒先生:

收到南京党员同志拉贝的电报:

“下述电报请转元首:署名人南京地方小组组长、这里的国际委员会主席,恳求他的元首说服日本政府同意为非战斗人员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为争夺南京的战事会危及 20 余万人……(此处缺少一块文字——原文注)。拉贝。”

拉贝还请求告知克里贝尔给予支持。迫切请求支持拉贝。恳请转交。

拉尔曼·特劳特

18.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电报

1937 年 11 月 26 日

编号:3.26/11

送汉口德国大使馆

同时呈送柏林德国外交部

致上海总领事馆

警察局长给每个大使馆各派了 10 名警察。这些警察有大使馆特别的臂章和记名证件,分别为德文、中文和英文三种文字。

恳请在南京被占领时,日本人保证这些警察的安全。

19. 罗森致上海总领事馆电报

1937 年 11 月 26 日

编号:1702/7937/37

上海总领事馆转交拉贝的(上海中国)西门子公司:

“您 11 月 25 日电报已悉,非常感谢。我已决心留在南京,担任国际委员会主席,建立中立区,保护 20 余万名非战斗人员。”

上述电报根据约翰·拉贝先生的请求并承担费用,已于今天发往上海。

(1) 发往武汉 2 份;

(2) 发柏林德国外交部。

罗森

20. 汉口德国大使馆致南京办事处电报

1937 年 11 月 26 日

发出：汉口，1937 年 11 月 26 日 18 时 40 分

收到：南京，1937 年 11 月 27 日 22 时 27 分

编号：2.26/11/37

上海路透社报道，据说南京安全委员会的德国委员要直接向元首和帝国总理发呼吁。

请即电告。

陶德曼

21. 德国大使馆致英国大使馆函

1937 年 11 月 27 日

英国驻华大使馆批准 13 人随怡和洋行的商船出行，德国大使馆对此深表感激。贵使馆亦曾承诺准许起士林洋行(Kiessling & Bader)的 3 个职员随船出航，他们分别是奥古斯特·曹狄锡(August Zaudig)先生(一个原先拥有俄国国籍的德国后裔)、海伦·诺依曼(Helen Neumann)小姐(波兰人)以及瓦丽亚·茨乌亚金茨夫(Valia Zvyagintsef)小姐(白俄罗斯人)，假若贵使馆能正式批准上述三位登船，德国驻华大使馆将不胜感激。

(签名)

(张春美 译)

22. 德国大使馆致英国大使馆函

1937 年 11 月 28 日

如蒙英国驻华大使馆批准罗森先生仆人的妻子和儿子随怡和洋行的商船出行,德国驻华大使馆将不胜感激。该仆人的妻子名叫王振海,其子(2岁)名叫王荣生。

(签名)

(张春美 译)

23. 比尔费尔德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

1937 年 11 月 30 日

发出:伦敦,1937 年 11 月 30 日 18 时 17 分

收到:柏林,1937 年 11 月 30 日 20 时 45 分

编号:730.30/11

远东科副科长罗纳尔德报告,据外事办公室的消息,南京的德国领事馆有 2 名德国领事官员和 11 名受领事馆保护的重要人士(可能是帝国公民)——除几个荷兰公民和美国公民外——被安置在长江上游 4 英里处英国公司的一艘仓库船上。为此已通知日本军事当局。前面提到的人有望获得最好的安全保护。

据罗纳尔德告知,他转告上述信息是因为今天的报纸消息说,中国的电报往来中断了,德国领事馆可能已无法直接向外交部报告。

比尔费尔德

24. 罗森致上海总领事馆电报

1937年12月1日(通过美国大使馆发出)

致上海德国总领事馆

我已接收宁海路5号的住房,安置了原住在僻远地点的德国人,并给拉贝的国际委员会作办公室。

衷心感谢发来的电报。

罗森

25. 上海总领事馆致南京德国大使馆电报

1937年12月4日

收到:南京,1937年12月4日9时

编号:4.3/12

法国大使今天告诉我,法国海军上将发出命令,南京的法国炮艇只要有位子,可以提供欧洲人作避难处。

菲舍尔

注:上海发往南京编号1—3的电报尚未收到。

附录：兵荒马乱奔南京

摘自德国沃尔夫森克著，1943年出版的《黄种人的前线巡礼》一书

第二章 非常途径去南京

在上海和朋友们告别时，气氛比平时严肃得多。这次道别时说“再见”似乎已不再是一句空泛的套语，而是实际意义上的“再见”。

在（上海）内河轮船的法国码头旁，聚集着一大堆人，拥挤不堪，几乎无法走过去。这里大约有五六艘轮船，前后有序地一艘接一艘排列着。一名苦力拖着我的箱子走在前面，为我闯出穿过码头上拥挤人群的路。

雨还像我到达上海时那样持续不断地下着。这么多人想要到哪里去呢，战时可不是旅行的好时间啊？哼唷，哼唷，苦力们一捆又一捆、一卷又一卷、一只箱子又一只箱子地搬到轮船上去，众人就在后面争先恐后地向前挤，挤进小轮船里去。如此多的人，我感到似乎不是真实的。我把箱子放好后，还有时间在小轮船上到处看看。船上到处是人，不仅三等舱和统舱挤满了人，前面的货舱口和甲板上也挤满了许多蹲着的和站着的人，一个紧挨一个，想要松动一下身子都很困难。占着货舱口的人取下舱口沉重的油帆布，盖在上面用来遮风挡雨，他们要这样度过整个旅程，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其他的人——从白发老人到抱在母亲怀里的婴儿——站在外面一动不动，任凭如注的大雨浇着，只有少数几个人撑着伞。

这些人都是难民，是从周围的农村地区来的，战争使他们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他们从上海的周边地区逃到国际租界和法国租界寻求安全保护。现在，他们一无金钱，二无生计，要返回农村去，回到他们或是其父母移民上海这个大都市之前的故乡。中国的难民问题大多是通过投亲靠友来解决的。我们这里船上的难民想回到长江北面的江苏地区去，或者继续到长江上游战争拳头还没有砸到的地方去。

距离我们出发处上游 100 米水面上，耸立着几个烟囱和桅杆，只有一艘轮船的驾驶桥楼露出水面。那都是敌对行动开始时被中国人击沉的日本轮船。他们还干脆没收了停在港口的比较大的日本商船，填满了

石头或水泥,将它们沉下去,用以阻挡法国租界东面的日本军舰进入黄浦江,否则它们会由此从侧翼或后面到达中国的前线。可是,现在隆隆的炮声在中间打开了一个缺口,就在我到达上海的那天,第一艘日本内河炮艇从上游驶进了黄浦江。

上海给人以战时港口的景象。轮船靠岸后,我们立刻从紧挨着的意大利巡洋舰旁边走过。浦东那边停靠着一艘现代化的法国巡洋舰,这是东亚舰队的旗舰。接着是一艘英国的万吨巡洋舰,它是常驻香港的英国东亚巡洋舰队中的一艘。紧靠它旁边的是美国奥古斯塔号颇长的灰色身躯,它的外形是上海港外国军舰中最骄傲的一艘。所有这些军舰在(中国和日本的)敌对行动期间没有打过一发炮弹。西方大国看上去在此只是炫耀实力,作为表面上的威胁手段,因为它们在原地没有挪动过一步。只有法国人缺乏运用武力的条件,而日本军舰就外观而言显得异常寒酸。

可是,事实说话了:它们的大炮筒都发射了炮弹,达三个月之久。它们对日本人在上海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首先是它们阻止了中国人坚守黄浦江两岸,那里停靠着货船和日本旗舰。否则有谁还敢随它到公海上去呢?这艘旗舰是1900年前英国建造的,经受了日俄战争的考验。它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否表现突出,我不得而知,但它对中国作战不仅在1932年,最近几个月内也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除了鱼雷艇、驱逐舰和航空母舰外,要在中国的水域里去找日本舰队的现代化军舰,那是徒劳的。因为在中国毫无任何海军力量的条件下,没有必要投入现代化的军舰,最古老的战船也就足够了。据说日本的这艘旗舰是在1932年淞沪战役以后专门依据上海的情况而改建的。由于加上了装甲,它成了一个真正的水上堡垒。现在它重新停泊在原有的位置上,就在日本总领事馆的附近。人们今天还在摇头,中国的空军居然没有能够把它炸沉。

还有,令人难忘的8月14日,中国空军在国际战争中首次登台的拙劣表演不是能够轻易从史册上抹掉的。那时它进行空袭的唯一成就是扔在公共租界的一枚炸弹和扔在法国租界的两枚炸弹,它们因此炸死了1000多名自己的同胞,却没有伤害到一个日本人。一定是猛烈的防空炮

火将飞行员搞得晕头转向了。

在黄浦江下游的行驶途中,看不到什么新的东西,与那时朝上游驶来时没有丝毫不同。只是当时我在浸礼会信徒学院附近以前的高尔夫球场上见到有无数飞机闪闪发光的机翼。这个日本人的战地机场有一个特别情况,即在它建成和使用时,就处在浦东地区中国炮兵的射程以内!现在我们应该说,当机场上有了足够的飞机时,它可以抓住第一时机,进行一次毁灭性的袭击。能够那么轻易地做到吗?敌人的一个机场,就在自己的火炮射程内!居然什么也没有发生。日本的轰炸机日复一日地从那个机场起飞,在中国的前线和火车站或是后方军队集结地的上方倾倒下死神和破坏。这时的中国人终于想到朝机场开火了。他们当时取得的重大战绩更多是批判了他们过去的态度。总之,中国的炮兵说来话长,它似乎是按照这句话行动的:“首先,士兵不是开炮的人,而是被炮弹射击的人。”中国的炮兵根本就没有想到从自己在浦东的有利阵地上朝日本军队开火,因为他们不想引起日本侦察兵的注意,以此将日本的炮火和飞机轰炸引到自己这边来。中国最好的炮兵团即全摩托化的第13炮兵团,装备有15厘米的火炮和榴弹炮,在淞沪战役期间的损失居然没有超过10个人,这是甚少投入的标志。

我们经过了吴淞口的日本运输舰队——我们是从成群的军舰中间穿过去的,经过肮脏的黄色潮水向上海的下游驶去时,外海已没有什么再能够吸引我注意的东西了。

平波号轮船上除我以外,还有南京来的骑兵上尉洛伦茨先生,上海的德国报纸《东亚劳埃德报》主编胡尔德曼先生。

洛伦茨有一张很了不起的地图。我们先是分析了一下从上海出发的战争形势:苏州陷落了,上海和南京之间最后一道防线——南京前面本身的防线——锡澄(无锡至江阴)防线是日本人现在的目标。江阴是用大炮和地雷保卫的要塞,还没有遭到日本舰队的进攻,但几天前日本人在白茆口的部队成功登陆了。我们今天下午必须经过预定目的地位于江北天生港前不远的地方。

我们预计会在白茆口上游处陷入日本军舰和中国江防炮兵双方交战的炮火之间,但那里竟然是一片寂静。在这个地区停泊着几艘驱逐舰

和运输汽轮。这里距离南岸甚远,我们无法看清那里的情况。将近下午4时,我们到达了今天的目的地天生港前面,在长江抛锚靠岸后,我们才到了战地。在我们停泊地下游不远处,我们曾从一艘日本驱逐舰的旁边驶过,现在我们还清楚地看得见它就停泊在我们后面约5公里处。看来它完全不是来此休闲的,因为位于天生港下游的工厂码头的栈桥已被摧毁,一半沉入了江水中。

我们要在明天上午才能继续旅行。从天生港坐汽车到通州,然后从那里经过运河去口岸有两天的行程,这个地方位于长江旁“水栅”的下方。但我们想方设法尽快到南京去。为此去找了天生港的警察,洛伦茨从南京到上海去时曾和这个警察谈过话。我们坐大舢板到岸上去。天生港村位于长长的江湾岸边,沿岸有一条大路。我们沿路走着,有好多次要踩着泥泞走过去。上周的持续下雨使道路成了现在这个状况,估计中国的乡村道路遇到下雨天就会泥泞不堪。房屋和商店的门都是面向大路开的,路上有许多人到商店里买东西,坐在露天饮食摊吃东西,肩上长长的扁担挑着两筐蔬菜。这时,他们全都将自己手里的活计放下片刻,好奇地注视着我们外国人。这里的路与我以前在中国各地看到的农村道路只有微小的区别。右边靠河的那一面每隔30米就筑有防空洞和机枪孔,对着江中心,表面伪装得很好。就是说,这里也在准备防止日本人在江北登陆。但它在半年后当徐州周围发生战斗期间才成为现实。

我们和警察局长进行谈判,这时警察局外面的院子里有大约10名士兵在挖一个大防空洞。局长说,他很想帮助我们,但没有办法,直接到位于长江北岸和南京对面浦口的路无法通行。一辆汽车还是能找到的,但我们肯定过不去。

好歹我们必须要在船上过夜了。次日上午,按“旅行计划”朝南京方向继续行驶。坐汽车从天生港去通州的行程很顺利。一个类似市场的广场上驶来了几辆轿车。这些轿车不仅陈旧,而且车身上还有前几次行程的痕迹,从上到下都沾着污泥。我们把箱子和行李塞进去后,随即就启动开出了。可能在整个欧洲找不到哪条道路会像当时天生港到通州那样的路况。大约有20厘米深的烂泥浆,常有几米宽的水潭使路面中断。

我们的汽车不断地打滑,从路的一边滑到另一边。汽车“之”字形般行驶着,发疯似地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刮着了树身,一会儿滑到路边的陡坡附近,令人心惊胆寒,只能沿着路边小心翼翼地滑行前进。我们已经看到了翻在地里的汽车。汽车的后轮多次突然猛力一跳,陷进了很深的水潭,左边和右边的泥浆溅起老高,汽车玻璃很快就涂上了一层泥浆,透不进一丝光亮,我们的脑袋也不停地撞到汽车坚硬的顶板上。路边迎面走来的农民看到我们像几米长雪犁似地朝两边溅起泥浆,都赶快手忙脚乱地逃到地里去。现在可千万别停下来!要是车子陷在这样的鬼地方,上帝也无法帮助再发动起来。我们的驾驶员也正是为此将车开得飞快。他们仿佛是在这种道路上行驶的专家,因为所有车辆都安全地到达了通州,只是在以前行程中结成的干硬污泥层上又增加了一层污泥。

在通州,没有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准备两只大的舢板,而是三只。两只比较小,一只是很气派的大舢板。大的是“海军上将艇”舢板,我们给它起这个名字,是因为船上确实有一位海军上将和他的参谋班子。在平波号的客轮上,也有英国长江舰队新任司令官海军少将霍尔特和他参谋班子的两名军官,陪同他的还有大使馆武官洛瓦特·弗拉策尔和一名英国驻南京大使馆参赞。整个英国的扬子江舰队被装进了“瓶子里”——这是英国人的表达,就是说被关在扬子江的“水栅”上游出不来。这位新司令不得不通过这条不寻常的道路到他的舰队那里去。要是在上海就会有他的一艘舰艇来接他。我们真羡慕这艘漂亮而宽敞的“海军上将艇”,因为我们11个人不得不带着行李挤到小小的摩托艇上去,而里面最多只有10个人的位子,我们紧挨着坐在那里几个小时都无法转动一下。不过,当我们发觉那艘“海军上将艇”行驶得比我们慢得多,我们的羡慕心理也就没有了。我们的摩托艇甚至还拖着一艘帆船,它牢牢地绑在我们的艇尾,帆船上的人能够直接走到我们艇上来。后来我们发现这艘帆船也供应“吃饭”,还运送行李。

尾部带有“杰克联盟”和顶上画着“运河航行”字样的三艘摩托艇起航时,半个通州的人都站在码头旁观看。通州尽管离上海很近,但除了传教士外很少有外国人来,现在却突然成了通往南京“非常途径”的交通

中心,老百姓们带着满意的微笑目送着摩托艇离去,深信他们的城市也包括他们自己赢得了“面子”和重要性。

直到此刻,我们才有空闲仔细地看一下与我们同行的人。我们的艇里除了洛伦茨、胡德elman和我外,全是中国人。那边相邻的摩托艇里是外国人多,绝大部分是美国人。在这个时间要到南京去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这里还有一位讲英语的中国年轻人和他年轻的妻子,她是个唯一优雅的女性代表。他在中国航空委员会的采购部工作,为中国空军采购歼击机和轰炸机。另一个中国人则是怡和洋行轮船公司的职员,是全程航行的运输部主任,他负责一切事务。我没有打听到其他几个中国人从事的是何种工作。不过这里还有一件很有趣的怪事:我们艇里还坐着一个人,我在从上海去天生港的平波号轮船上,看见过他像一个很闲散的平民到处走动,现在却突然穿上了中国的军官制服。他给人的印象是文静和自信,能说几句英语,但他既不和我们交谈,也不加入他中国同胞的聊天。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在这半年走遍中国几千里的行程中居然见到过他三次。这次是在上海去南京的非常途径的摩托艇里,上次是12月我从汉口去广东时在汉口到长沙的火车里,再前次是在4月份的华北,在受到日本人威胁的徐州府。

日本人如果能够完全阻绝这条上海和南京之间的交通,一定会为此设立许多关卡。轮船是从日本势力范围以外的法国租界外滩驶进上海的。

只要中国人肯付船费,让他们上船对英国轮船公司的法租界警察有什么不妥呢?是呀,这个时候人们都为能有机会捉弄一下日本人而感到高兴。诚然,这条路线也是中国情报机构的人在日本占领区利用国际租界和法租界从事间谍活动,并将情报和侦察到的材料送往中方的主要途径。仅仅乘船去下游的上海和到扬子江上游的这段行程,就可以为中国人收集到关于日本兵力分布的重要材料,可以认出停在机场上飞机的大概数字,能够观察到日本军舰和运输舰艇卸货的停泊地点及其他重要军事情况。

我们还没有从通州这个地方驶出多远——运河从堤坝之间穿过去,使我们几乎看不到周边地区的任何情况,突然从我们的身后传来一阵汽

车马达的声音。我们环视四周。真的,在沿堤坝的那条公路上飞快驶来一辆轿车,很快赶上了我们!我们暗地里咒骂着那个天生港的警察局长,他告诉我们去浦口的道路汽车根本无法行驶。现在我们只得坐在窄小的很不舒适而且行驶缓慢的摩托艇里,花两天时间还到不了南京!可是,过去还不到5分钟,我们在内心里又不得不请求那位警察局长原谅了,因为我们现在又超过了汽车。我们看到那辆汽车绝望地停在堤坝上。除去驾驶员,汽车里的人都下了车,试图推动汽车。驾驶员极力加大油门,但除了车后喷出来一大团烟雾及后轮在淤泥里空转以外,汽车仍旧在原地不动。

运河上的航运相当繁忙。我们超过了许多帆船,还有许多木船在朝我们迎面驶来。这时的风很小,但绝大部分都扯起了船帆,以真正蜗牛般的速度向前行驶。时间呢?中国人对此是怎么想的?是两天走完这段路程还是两个月,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在西方国家,一艘大货轮每天都要在短时间内往返行驶在同一条航线上,在中国航行的却是成千艘帆船。一艘船何时到达并不重要,只要能均衡地收到货物就行。在这里,使用古老的千百年前就已使用的木船就和西方国家使用蒸汽和马达一样好。

许多帆船也用长长的纤绳由两个或三个男子在岸上拉它前进。拉纤的大多是父亲和儿子们,母亲则和家庭的其他女性成员坐在木船上。看着男子们朝地面倾斜下身子,缓缓地一步一步地以相同的节奏迈动双脚走着,拉着沉重的木船朝前移动,这真是一幅罕见的令人惊讶的景象!

没有什么比俄罗斯的“伏尔加河之歌”更适合这种气氛——木船上的人全都参加劳动,只有最小的孩子是例外。我们经常看见母亲们或是年长的女儿在背上驮着很小的孩子站在船尾摇橹,或者用长桨摇船给拉纤的男子们助力。生活和劳动是艰苦的,日复一日,天天如此,结婚、生育和死亡才是他们唯一可感觉的中断时间。别人从来没有发现他们流露过不满情绪,脸上总是挂着永恒的微笑。

摩托艇经过农村时,人们都站在岸边观看外国人。突然来了这么一大批外国人,经过这里偏僻的河道。穿过奇妙的拱形桥,迎着天空投下

美丽的剪影。这时我们看见一艘小船，船上有一位老人，头上戴着大草帽，安静地坐在那里，悠闲地吸着烟斗。在他面前的船两边站着6只黑色的鸟。这是一个养鸬鹚的渔民，鸬鹚的一只脚上有根链条绑在船上。它们只要看到水里有鱼，就会立刻跳下水去，把鱼衔在嘴里回到船上，渔民把大鱼取下来，小鱼允许它们自己享用。有哪个国家的人能像中国人想得到以这种巧妙的方式捕鱼吗？这里有许多是中国人的典型性格，值得我们去认识这个古老的成熟文化。

到处都是一种宁静而和谐的气氛，使人感到战争离此无比遥远。只有我们外国人到来的事实和村子里挂在长长木架上用于空袭警报的大钟才使我们想起，日本和中国之间正在进行一场血腥的战争。

天黑了很长时间我们才到达海安！旅店已是客满，我们在饭厅里的行军床上过了一夜。幸运的是这里还有东西可以吃喝。

次日的情况与前一天相似。我们于傍晚6时过后终于离开运河到达了口岸。宽阔的长江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真是高兴！

我们坐的摩托艇第一个到达，放着我们一部分行李的第二艘摩托艇落在我们后面很长一段路。最后一个到达的是那艘“海军上将艇”。我们面前的长江上停泊着三艘内河大轮船和一艘英国炮艇，后者可能是来接霍尔特将军的。江中的三艘内河轮船相互距离很远。这时，哪一艘会先出发去南京呢？类似固定的航班计划很久就没有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选择，只好试着碰运气了。总之，我们已经在去南京的路上又走完了一段，我们的目的地似乎已是唾手可得。

长江上的内河轮船不是从甲板上的货舱口装货的，而是在轮船边上有一道大门，货物和行李就是从那里装进舱去的。这道大门经常是开着的，有时也把沉重的铁门关起来。现在我们的摩托艇停靠到了最先到达的那艘轮船大门口——今天我们已把轮船的名称忘记了。然后胡尔德曼和我挤过甲板上满满的难民人群，走到上面去寻找轮船上的事务长。“您何时出发开往南京？”我们机关枪似地追问他。“是呀，我要知道就好了！”他回答说。“我们还在等电报。或者我们今天夜里就出发，但也可能两天以后！”哈，这真是一个大玩笑！“如果你们急着要到南京去，那你们就到那边的黄浦号上去”，事务长看了一下他的手表，“不过你们要赶

快,因为它7点钟就起航,现在已是6点半了!”

我们立刻又重新走回去,回到摩托艇上,再赶往黄浦号。这时天已经黑了,我们还只能看到江面上的灯光,但它也只打开了很少的灯,为了防空还被遮了光。在另一艘轮船上,有人对我们高喊,他们也要立即送另一艘摩托艇上的人到黄浦号去。如果我们到了黄浦号上又该怎么办呢?那艘摩托艇赶不上了,我们有一半行李在它那里呀!这时,我们的船靠到了一艘轮船旁,它正傍靠在黄浦号边上。洛伦茨留在下面看守行李,胡德尔曼和我穿过难民群走到上面头等舱去。事务长答应可以带我们到镇江。但接着怎样到南京去,他就知道了。“十分钟后就起航!”

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宁要手中的麻雀,不要屋顶上烤熟的鸽子!”^①我们以飞快的速度奔下去来到拖轮上。我大声叫喊洛伦茨,没有回答。“洛伦茨!”我再次对着黑夜大声吼叫。“这里没有洛伦茨。”有个声音用美国英语回答我。第二艘摩托艇终于赶到了。谢天谢地,现在我们取到了我们的另一部分箱子!但第一艘摩托艇又到哪里去了?它消失了,消失在宽阔扬子江面的黑夜里,最多只能看到十米远的地方。我们的箱子就在它那里,箱子里还有我带来的信件呀!

我突然感到十分恐慌。黄浦号还有几分钟就起航了。为了不致空着急,我把余下的箱子从第二艘摩托艇搬到拖轮上去。我突然被什么黑乎乎的东西绊了一下,跌倒在地。是什么东西?是我的一只装着信件的箱子。洛伦茨这时已把所有行李搬到了拖轮上,因为第一艘摩托艇就要开走,于是他也爬到了黄浦号上,我们下去时在难民群中没有看见他。现在我和胡尔德曼费劲地把我们的箱子搬上去,搬进比拖轮高出很多的那道装货门。然后,胡尔德曼再搬着它们从狭窄的楼梯走上去。那里也挤着很多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也有的躺着,到处都是人。当我搬着最后一只相当重的箱子走到楼梯上去时,箱子突然从我的手里滑落,朝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身上落下去,她就躺在楼梯下面。在箱子砸到婴儿

① 德国谚语。原词是“宁要手中的麻雀,不要屋顶上的鸽子!”含义是鸽子虽好,却可望而不可及。——译者注

身上之前,我赶忙又抓住了它。我先把最后一只箱子向上递给了胡尔德曼,然后再自己走上去。我刚到达上面,半开着的铁门就在我身后关上了,那艘早已生火的拖轮也突然消失在黑夜里。我们黄浦号的铁锚现在也哗啦哗啦地拉了上来,开始向长江上游驶去。

这一夜我们睡的又是行军床,又是在餐厅里,因为轮船早已客满,再没有空余的旅客舱房了。对我们来说,睡得如何和睡在哪里都无所谓,我们只关心一件事:尽快到达南京。

次日早晨,离开上海以来太阳第一次对我们露出了笑脸。天气完全变了,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太阳显得更为灿烂可亲。在这个季节,天气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我们在夜里并没有航行多远,一直还在镇江下游大约2个小时的行程处。就是说,我们应该在镇江离船上岸。不过,我们从那里可能会很容易找到去南京的机会,或者乘每天的小轮船去南京,或者坐火车,或者甚至会找到一辆汽车。

长江的风光在这里要比下游那些地方丰富多彩。这里的江岸不再是千篇一律地平坦,十分单调,而是时而平坦,时而出现山丘。位于一个江湾里的镇江市,此刻就在我们的前面,四周有丘陵环绕,城市的一部分本身就越过丘陵向外延伸,城市前面的长江上停泊着两艘中国炮艇。约在8点半左右,我们停靠在一个从岸上伸到江里有500米远的栈桥旁。我们看到了仓库船,它的四周围着许多木船和舢板。仓库船的船盖上画着一面硕大的英国国旗。

是一种想象还是我听到了什么?整个夜里我都想到了飞机,眼睛也曾曾在天空搜索过。因为前几天可能是由于不断下大雨,将它们滞留在机场了。我觉得听到了从城市那边传来的轻微汽笛声。空袭警报?站在栏杆旁吸着烟斗的事务长证实了我们的听觉。“我们只要停泊到别的地方去。这是空袭警报,我们不必对此采取其他措施。”

它偏偏在这个时候来给我们找麻烦!转眼间,舢板和木船全都飞快地离开了。我们在下面取到我们的行李时,只有两只舢板还在那里。一个驾驶员对摆渡到城里去开出了天价,相当于平时价格的4到5倍。他说,他们是靠此谋生的。另一只木船是满满的一船中国人,老百姓和军人再也挤不上去了。

最后我们还是在它上面找到了一点空隙,接着木船就朝岸上驶去。我突然有一个很不好的想法:飞机也许会飞到这里来轰炸中国的炮艇,飞机也许会用机枪对我们扫射,因为船上有许多中国士兵。此时此地,根本找不到躲避之处。唯一的可能性是跳到水里去。可是,箱子怎么办呢?我们紧张地朝长江上游搜索飞机的踪影。每当木船前进十米,也就是向岸上靠近了十米,没有看到飞机出现,我们就会高兴十分。这时我却在忙着一件乏味的却是必要的事。我们从上海出发时,为安全起见每个人都带了食粮。例如我在一只箱子的外面绑了两条萨拉米长香肠和一条肝肠。有一根绳子断掉了,它们伤心地垂挂在绳子没有断掉的那边。下次我再提箱子时它们就会丢失,我必须将它们再绑牢。我相信,我永远不会忘记生活中的这个事实:我在经历第一次严重的空袭警报时,坐在一艘木船上,在我的箱子边上忙着把香肠扎牢。

此刻情况真的变得严重了。扬子江上游的右岸,大约就在江面上方,突然出现了一小块白云,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蓝天上。防空高炮朝着那里我们无法看见的飞机开炮。我们的欢快情绪一下子完全改变了。在此以前,还有在运河航行中,我们都比较安全。但从此刻开始,生命受到了威胁,如同每个中国士兵的生命那样,也和坐在我们周围的每个平民百姓的生命那样。

上岸以后,我们发现在这里没有黄包车,一定是飞机把他们吓跑了,但我们找到了几个苦力挑夫,他们答应把我们送到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能够找到黄包车。我们走过几条弯弯曲曲的小巷子,小巷子里没有人走动,他们都站在两边的房子里,张大眼睛惊异地看着三个外国人和挑夫在不恰当的时间走过这些巷子。我们来到了沿江一条宽阔的马路上,如同中国所有类似的马路那样受到过外国的影响,如同上海的外滩。在那里我们真的找到了几辆黄包车,尽管有空袭警报,在我们保证承担责任的条件下,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雇用。

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或是中国的旅行社,或是某个我们能够打电话的地方。首先要了解的是有否开往南京的火车和何时开往南京。可是我们在附近的中国旅行社并没有了解到确切消息。开往南京的火车时有时无,什么时候有火车只有天知道。突然之间也会有一列开往南京的火

车到达这里,能凑巧赶上它才行。除此之外,他们无法再告诉我们更多的信息。

由此说来,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到火车站去!尽管我们觉得完全不可能成功,我们更不知道空袭时火车站恰恰不是最有利的停留之地。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到那里去,因为我们要尽快赶到南京去。是否有或者何时会有火车,只有在火车站找到站长本人才能得到确实的信息。这时我们已经了解到不再有汽车了。黄包车夫拉着我们大胆地走了一条半小时长的道路,经过空无一人的街道来到火车站。在途中我们一再被警察的巡逻队拦下,洛伦茨出示他的证件,解释说我们必须尽快赶到南京去。尽管别人并不完全听得懂他的汉语,他就不由自主地用德语称呼他们,甚至还大声呵斥他们,真是挺逗人的。整天穿行在狭小的马路上,我们没有一次抬头看看周围的情况,却有几次朝天空看去,是不是会出现预报的日本飞机。我在后来经历过多次空袭后得出的结论是:身处只能看到一个巴掌大天空的小路上会令人惴惴不安,看到飞机时已经为时已晚。

火车站被警察用一根粗链条围了150米的圆周。我们费力地用德语、汉语和英语交替进行谈判,最后才放我们进去。值班的宪兵对我们摇摇头,内心肯定在想:“如果这几个外国笨蛋想去找死,我们干嘛要阻止他们!总之,还要为此争来争去是不值得的。”

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大厅里也是空无一人。售票房间的门关着,大厅和站台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可移动铁栅栏,不过并没有完全关闭,留有一个小小的缺口。黄包车夫放下我们的箱子,拿到钱后很快就走掉了。我们提着箱子从缺口处挤了过去,走到站台上。

火车站被一条丘陵带与主城相隔开,丘陵带经过铁路线继续向前延伸。距离火车站150米处有一个隧道。这个丘陵的方向朝东,日本人想必会从这个方向飞来,随时都可能有飞机从丘陵背后飞过来轰炸火车站。我们走上站台时,首先是寻找出现飞机时可以赶去躲避的地方。对面还有一个第二站台,再后面有一个木栅栏,它的后面就是空旷的田野。我已在想象飞机到来时如何奔跑着越过轨道,横穿过第二站台,跳过栅

栏,迅速消失在田里的一个深沟里,“撤退道路”已经想好,现在就等着下文了。

此刻我们才发现,我们的站台左边全是伤兵躺在那里,一个紧挨一个,我们根本无法走过去。这些可怜的年轻人状况十分悲惨,他们不是躺在病床上,而是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身下只有一张薄薄的竹席。他们几乎全都没有包扎,身上还穿着肮脏不堪的制服,他们就是穿着这身制服打仗和受伤的。绝大部分伤兵把自己的大衣当作被子盖在身上,鲜血从绷带里渗透出来,有些伤兵看来痛得十分厉害,但没有发出诉苦的声音,最多只是从蜡黄而惨白的脸上发出轻微的喘气和呻吟声。绝大部分人只是瞪着双眼默默地注视着面前,其他人试图睡觉。远远近近看不到一个护理人员。难道根本就没有护理人员?如果飞机真的飞来轰炸火车站,那该怎么办?谁都没有想过把这些伤兵送走,干脆让他们听天由命!也许炸弹会很快结束他们的痛苦。还从来没有哪个军队会像中国军队这样不做好医疗准备就去打仗的。医药治疗还可以挽救成千上万士兵的生命,再成为可供驱使的士兵,诚然也会有不幸死去或成为伤残人员的。

突然听到从远处传来很响的“嘭、嘭”声时,我们的思绪还完全沉浸在伤兵们的悲惨境况里。“嘭、嘭”声又响了。见鬼去吧!这时一定正在轰炸哪个地方!此刻我们真的警觉起来了!这里的伤兵们,被人遗忘的火车站,我们耳朵里隆隆回响着丑恶的“嘭、嘭”声!这时又响了!响声难道更近了?要是能知道轰炸什么地方就好了!无法知道接下来的几分钟内会发生什么情况,真折磨人。我们为炸弹投在其他地方感到庆幸,可是,难道飞机不会也飞来光顾这个小火车站吗?这时,对逗留在这里的人来说,一分钟似乎就是一小时。

除去那些伤兵以外,我们在火车站上发现的唯一的一个人就是站长。他在他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分钟,随时都可能会来电话。我们向他解释我们必须尽快赶往南京去。什么时候会有火车?“是呀,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完全取决于什么时候有火车来,也可能是今天下午两点钟。”我们将行李存放在他的办公室里。响起了刺耳的电话铃声,他用汉语讲了很长时间。我们听出来谈话有些与火车有关,也不断讲到日本飞

机的事。但尽管我们绷紧神经倾听谈话,还是跟不上他的语速。他挂上电话听筒后对我们说,他刚才和下一个车站通了电话,这个车站距离去上海方向的路约有10公里远。这个站刚刚被轰炸过——我们刚才听到了轰炸声——这时客车还在下一个站和丹阳之间。“在丹阳的路段修理好之前,不会有火车到达我们这里。不过我还一直相信可能在下午两点钟会有火车来。”

我们除了在火车站等待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丹阳车站报告说,日本的轰炸机又飞到东面去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安静了。虽然我们没有听到解除空袭的警报声,但镇江方向的空袭警报似乎也消失了。这时火车站上的人又多了起来,主要是中国士兵,有在四处站着和坐着的,都在等火车。

对面到了一列从前线方向开来的货车,看来它在空袭警报时停在了隧道里,车厢里几乎全是军人,从他们肮脏不堪的制服上可以看出是从前线来的。他们还带着一批反坦克大炮,撤退的情况似乎十分匆忙,因为作战的后卫部队最需要反坦克炮,以阻止敌人摩托化部队的快速追赶。后面的部队是多么需要反坦克炮啊!看来蒋介石真的要实施他讲的计划:将一切完好的军械和完整的部队撤退到中国很远的内地去,然后在对他有利的地区等待日本人。

现在火车站来了几个苦力,他们的后背上有一个与我们那里红十字会意义相同的红十字形。不过他们却是与众不同的卫生员!他们没有担架,每个人抓起一名伤员,把他像一个面粉袋那样背到后背上,背着他走过天桥到另一个站台,把他们粗鲁地扔到那列敞开的军用货车车厢里。镇江人似乎以此完成了对伤兵们的义务,现在就看南京的人对他们会做些什么了。

将近中午时分,站长走到我们这里来告诉我们,要到傍晚6点才有火车。无论如何,我们想要在今天晚上到达南京。难道我们应该放弃这个打算吗?到傍晚6点还有好长时间,至少我们还可以找一下提前去南京的其他可能性。也许还能找到一条船,或者花大钱甚至能找到一辆汽车。再说我们也逐渐感到肚子饿了,想到城里找些什么吃的。糟糕的是我们还必须带着自己的行李。因为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去南京的机会,行

李必须带在我们身边。我们刚把行李从站长办公室里搬出来,他在后面追上了我们,告诉我们即将开出的军用列车车长表示愿意带我们去南京。我们真想大喊一声“乌拉”!随即决定赶到对面那个站台去。就在这时,火车开始拉响了汽笛,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我们撒腿拼命奔跑。几秒钟之后,火车站已是空无一人。怎么办?就在我们作出决定之前,那边的军车已经打开蒸汽,驶进了隧道去。我们无可奈何地提着箱子,走出车站大楼。我们看到最后的一些人正在奔跑着越过空旷的车站广场,先前的几个警察正在用锃亮的毛瑟枪把几个人赶进小街的房屋里去。我们以一种完全不理智的沉着态度带着箱子慢慢地走过空旷的广场,朝另一条街道走去。这是一定程度毫无理由的反抗举动,表示我们不会被飞机逼得奔跑起来。如果危险还没有来临就如此奔跑,会觉得自己是个胆小鬼。但是,如果停留得过久,几乎也不能称之为英雄!

在接下来的一条小街上,我们找到了几辆黄包车,他们愿意把我们再送进城里去。

镇江正处在人们匆忙撤离的气氛中。上海和南京之间的城市一个接一个被日本的先锋部队控制,人们本能地感觉到城市早晚会被占领,于是将家具和生活用品装上汽车、手推车和黄包车,或是将必要的家产包扎好装进箱子里,然后就起程离开。成千上万的人,长长的队伍,从扬子江的下游向西移动。从数量来说,这是地球上最大的民族迁徙运动。镇江的街道上呈现出一片匆忙搬迁的景象。许多商店都已关门,房子也已堵塞起来。离去的居民和军人的部队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移动:一个逃离前线,一个奔赴前线。

轮船是不再能找到了,更谈不上找汽车了。我们在一家中国饭店里吃了一顿美味的中国饭菜,还喝了米酒。老板胆怯地问我们,日本人大概会在何时到达这里。是呀,我们已有3天没听到世界的消息了,目前哪里是前线,我们也说不上来,不过也不会太远了。我们告诉他,日本人大概不久就会到达这里。他随即说,看来他也必须赶快动身离开了。只可惜了这家漂亮的饭店。

我们不得不自认倒霉,必须再回到火车站去。所谓将在傍晚6点钟开出的火车是我们唯一的救星了。从镇江到南京这段路为60公里。就

是说,我们两个小时就会到南京。我们想象已在南京吃晚饭了。我们不能不作计划,诚然现在是在中国,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情况当然完全不同。

坐在黄包车上走遍镇江,对中国后方的生活有了一定的印象。当中国军队在这里和一个现代化的军队较量时,一定还会有许多变化。这里已找不到秩序的痕迹。完全相反,大家都在谈论天才的懒懒散散和没有组织纪律。诚然,士兵个人的举止是出色的,我从没有——也在后来的年月里——在那个地方发现一个士兵丑恶表现的事件。中国士兵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士兵相反,不喝酒。但这是何等的无组织无纪律啊!中国的军队还必须学习,所有后方军人的制服和军人休假活动的种种小事都有重大意义。谁要认为对一个不打仗的部队进行遵守纪律的训练是多余的,那他看到的就不是一个部队。但这正是当年的中国军队。如果到我们那里走访一个驻防部队或是一个后方城市,就会见到士兵们无论是值勤或不值勤都穿着军装;如果在路上遇到一队士兵,你从军装、外观和装备上几乎有把握认出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而在这里,同样的一个士兵,有的穿着大衣四处闲逛,其他士兵则不穿大衣;这一个带着武器,另一个没有武器,有些士兵虽然没有肩章,肩上却扛着枪;还有的士兵敞开大衣露出长裤在奔跑,头上还戴着一只钢盔!

我们再次走近火车站时,看见有几个小分队,部分小分队的一些士兵已在朝火车站奔去,登上了这时正在进站的一列军车。我们后来又在火车站等了整整一个小时,然后才一个接一个地陆续上了火车。不过,总还不断有三个一群或五个一群的士兵走来,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进入军车。这里的军人似乎不懂得要整好队形排队进入车站的军风纪,只要人到齐了,就可以各自奔跑。

火车终于启动了。

火车站的景象发生了变化。到处都有人在说,傍晚有一列火车开往南京,因此铁栅栏前已经聚集了一群人,还有人在不断地到来。这些人都是难民,火车要把他们送往据说是安全的西部去。不过,警察并不放他们到站台上来,而是被拦在铁栅栏的后面。我们仍在站台上悠闲而无聊地踱来踱去。难民们并没有抱怨,只是耐心地站在那里,不计时间地等待着。当

然,我们也必须有这样的耐心,因为到6点钟还有好几个小时哩。

真的在6点钟有一列空客车驶进了站,令我们感到既惊讶又高兴。这列客车不是从丹阳来的,那里的火车无法通过。这列客车是从南京来的,还要驶回南京去。这确实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其他火车都在运送军人。这么说,我们真的还可以在南京吃晚饭哩!

我们在一个唯一的二等车厢里坐定后,突然有一股浪潮刮到火车上来。我这里指的是“人潮”。警察打开铁栅栏后,聚集在那里的难民们就潮水般地冲了出来,奔向火车,想在车厢里有把握地抢到座位,仿佛它与生命攸关。就在几秒钟之内,不仅座位被占满,而且过道里也塞满了人和行李,已经没有办法再从车门口出去和进来。这时就有人从车窗里爬进来,就像潮水那样到处都能找到进入的路,进入一切空隙的地方。这股人潮把火车塞得满满的。我计算了一下,光从我的窗口爬进来的就有7个人和一大批行李,其他窗口的情况也都相似。我面前的桌子上坐了一位老年妇女,使我完全不再能看到坐在我对面的胡德尔曼。这列火车是真正意义上的“满载”了。就是说,人和行李塞得顶到了车厢的天花板。还一直有人在从窗口挤进来!各个年龄段的男人和女人,还有小孩,一部分是婴儿,还在不断递上来。不过,一切都如流水般地进行着,没有听到一句争吵的话。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点钟。天黑了,火车才终于开出。我们松了一口气。这么说,我们要在9点钟才能到南京。

我还有过几次不愉快的坐火车经历。在从镇江到南京的旅程中,被空袭中断行程,度过了最可怕的几个小时,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们发现火车行驶得很慢,行驶了一小时后停下时,火车才到达距离镇江20公里的小站,我们不得不打消晚上9点钟到达南京的念头。我们在这个站等了足有一个小时,一列列军车从黑夜里驶来,我们必须让它们先通过。火车终于又启动了。此时已是11月末,夜里非常冷,绝大部分窗子和两道门都敞开着,在人和行李塞得满满的车厢里要想关窗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国人对寒冷似乎毫不在意。

我们一再停在不同的车站上,让一列一列军车驶过去,军车上还有马匹和大炮。一切都被运到后方去。一次,我们停在一个空旷地段,那

里离南京已经不远了。从轨道旁边的房子里出来一个人,我们看不清他。他手里拿着一盏发出微小光亮的马灯,径直朝火车走来。火车旁边的黑暗处走出来几个荷枪实弹的哨兵,鬼魂似的吓人一跳。光线极为幽暗的灯熄灭了。又是一次空袭!黑暗天空有探照灯光和防空炮火在不断闪烁,我们估计那里是南京。过了一些时间停息了,我们的火车才继续行驶。

我们试图睡觉,只睡了几分钟,就被刺骨的寒冷冻醒了。午夜两点钟,我们又在一个小站停下了,在手电筒光亮的照射下,我们认出了这个站的名称:和平门。这已经是南京了!和平门是南京城外东北角的一个车站,从这里到市中心比到下关总站还要近。我们真想就在这里下车,但我们知道这里站外既找不到一辆黄包车,也找不到其他车辆,带着箱子我们即使走上一个小时也到不了城里。再说,我们认为反正这里离下关也不远了。我们在和平门让一列军车驶过去后,火车又缓慢地启动了。凌晨两时半,我们经过一个地方,右边是铁路大坝和到浦口去的火车轮渡分岔处。现在我们距离下关火车站只有500米远了。慢着!又停车了。然后火车又甚至倒回到分岔路口的后面。我们再次让其他一些火车驶过后才又向前行驶,直到下关车站的400米处停下。凌晨6点钟,我们终于站到了站台上,身子冻得发抖,疲惫不堪。从镇江到南京60公里这段路,行驶了11个小时!

我们站在这里扫视四周,也就很快理解这个情况了:每一条铁轨上都停着运送部队、军械或是伤兵的火车,下车来的是步兵、炮兵和马匹。上千名伤兵躺在车站大厅的地上。我们出示证件后,检查行李的军官没有检查我们的箱子。他还命令一位上等兵到外面去帮我们找黄包车,因为黄包车太少了,绝大部分人都已离开南京。

我们从上海出发后的第5天早晨,来到中国首都南京下关火车站前广场时,正是黑夜和黎明的交替时刻。中央政府早在两周前就已离开她的首都,这就决定了南京将要遭受敌人血腥屠杀的命运。

第三章 在南京的最后几天

条条街道上空空荡荡,所有房子的门都紧闭着,家家商店的门都被

堵住。这就是南京，这就是爆发冲突以来处于东亚问题中心的城市。她与昔日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飞快奔跑的黄包车，一辆接一辆的公共汽车和条条街道上蜂拥的人流相比，区别真是太大了！这些被遗弃的房屋与两年前的面貌有多么不同啊！两年前，我从上海去北京途中访问过南京，那时，到处都在热火朝天地建设，到处都在建造房屋和修筑马路。

看来建设此刻已被终止，这个城市正在等待她悲惨命运的到来。留在城里的居民还不到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绝大部分人早在我们到达之前逃离了。就在南京政府放弃这个首都迁往重庆的日子里，大迁徙就开始了。后来的迁徙行动更加猛烈，直至出现漫无尽头的难民、轿车、手推车、黄包车等的长长队伍，甚至还有挑夫，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将每条道路挤得满满的。长长的逃难队伍走向下关，走向长江边，从那里继续到长江上游去，到西部地区去，或者渡江，经过浦口躲到尚未受到战争影响的皖北地区去。其他人就经由大公路直接到南部和西部地区去。全市 125 万居民只留下了约 20 万人。

这确实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事实，在中国政府撤走以后的日子里，南京的居民人数又回到了它 1927 年前尚未成为首都时相同的居民数。

看来，仿佛过去的整个时间——国民政府的十年——只是一个插曲，现在却永远地消失了。

南京不仅只是一个首都，南京已成了一种概念。南京曾经是中国出现新制度的概念，南京曾经是聚集中国最优秀力量结晶点的概念。在“南京”这个口号下，一个接一个省挣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军阀统治而从属于中央政府领导。南京筑路造桥，南京铺设铁轨，南京建立直通这个巨大国家最遥远部分的航空线，南京建立了一支确保内部和平的军队，南京使商业和交通业、农业和工业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

……现在，南京不久就要陷落了。如此说来，南京在此以前扮演的一切角色也要终结了吗？蒋介石还在南京城内，但早在几个星期前就已宣布重庆为新的首都。不过，政府实际上只是暂时迁到武汉，那里的交通条件比较好。据说武汉现在也要取代南京了。难道意味着政治方面也要回到过去时代的武汉吗？

我看着此刻正在死亡的城市南京，但我无法想象经受过第一次考验

和在上海接受了战火洗礼的精神也会转移到新武汉去。

日本占领者已经兵临城下。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它还没有被称为“战争”，而是有一个好听的名称：“中国冲突”，或“中国事变”——发展成了一场激烈的搏斗。搏斗的进行一方是仇恨，另一方是残暴。这是我们在欧洲战争中所没有见过的，从本来是一起地方事件发展成一场涉及两个民族的冲突，现在已是一场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这是谁的过错？一个勤劳的、进取的、努力寻求所缺少的生存空间的日本民族，试图摧毁觉醒的、追求新生活的、勤劳的中国人民的新制度。谁要对此负责呢？如果我们追根究底地思考一下，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想要这个悲剧式的冲突。最大的责任在过去几个世纪来抢夺了大量土地和财富的那些人身上。他们今天拥有甚少开发的大陆，还有可供亿万人生活的空间——只要想想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情况就明白了。那些贪婪的和毫无理性的殖民主义先锋们说，应该堵住那些年轻的、努力向上的、只有很少生活空间的民族走向未来的道路。中国自己是一个人口过密的国家，中国人民正在通向新生活的路上，而日本人民在50年前就已开始了这种新生活。如果日本到中国去，它不是追求热切渴望的目标，不是追求本能的扩张欲望，而是追求目前仍是微弱反抗的路线，因为在另一个方面，地球上的富裕者堵住了它的道路。

我在南京徒劳地寻找日本人进行空袭留下的痕迹。空袭曾持续了两个月之久，几乎每天都有，常常一天有数次空袭。南京遭受第一次大轰炸的消息公布时，我正从德国起程来中国。一个朋友当时说：“您想到南京去？您在那里肯定只能找到一堆废墟！”我熟悉南京的建筑风格：房子和建筑群之间的空间很大。因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日本对南京的轰炸实际上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大部分炸弹都落在空地上，那里有空旷的田野，42公里长的古城墙占了大部分面积。在城南，在夫子庙建筑密集的市区，被摧毁的房屋较多。大部分的政府大楼群几乎都完好无损。南京的防空力量很强，这迫使日本轰炸机保持相当的高度，还被击落了一批。

南京仍是军事中心，蒋介石把行政院长的职务和政治事务的领导权交给了孔祥熙博士，以便他能全力指挥战争。他和他的军事班子还在现场。大批的部队日以继夜地从四川开往前线，他们的装备很差，在严寒

已经降临的潮湿天气下,他们的脚上还穿着草鞋。步枪是老式的,性能很差,机枪的数量非常少,看不到火炮的影子,士兵连钢盔都没有。这些部队就这样开赴前线去对付已经挺进到南京的、有现代化装备的日本军队。这是蒋介石当时的策略,他命令正在上海同日本人作战的中央精锐师团撤退,改由各省地方部队替代,并掩护他们撤退,以此保存实力。在中国,过去每个省都有自己的部队,兵力达10多万人。他们不过是省长的个人政治势力。蒋介石这时建立了只接受南京政府指挥的、训练与装备现代化的中央军。各省的军队后来也一个接一个地归属中央,直接置于南京的最高领导之下。直到爆发战争,这些部队的装备和训练几乎没有任何改观,他们与南京军队本来就不是等值的,虽然现在同样是中央领导的军队,但人们为了加以区别,仍旧称他们为“地方军队”或“省的军队”,唯一可以与南京军队相比的地方军队只有李宗仁和白崇禧领导的广西军队。

正当各省的军队开赴前线时,从前线撤下来的中央军正在下关休整,卸下大炮等器械。这种情形我们在从镇江到南京的行车过程中亲身经历了。然后在下关将所有装备装上开往武汉的轮船。野战医院的伤兵人满为患,现在已将空旷的政府大楼设立为临时医院。不过此时也开始运走医院的设施,因为现有少量的医疗器材和设施首先应该保证撤退的需要。

外国人已经离开南京,只有极少数——7个德国人和一些美国传教士——还留在这里。德国人在南京是最具实力的团体,他们乘坐由大使馆包租的怡和洋行的德和号轮船离开了南京。绝大部分的妇女和孩子们早在开始大肆轰炸之前就已撤退了。由德国大使馆和国社党地方小组建立了一个委员会,^①领导人是国社党地方小组的负责人,政务参赞劳滕施拉格尔负责准备撤退事务。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必须为任何意外情况及消息通知和报警系统制订出一整套的方针。重要的是必须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在突然听到警报时应该怎样把居住分散的德国人集合在

^① 此处有误。这个“委员会”指的应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是由拉贝和美国牧师等发起成立的组织,与大使馆无关。——编者注

一起,连同他们的行李一起送到停泊在长江的轮船上去。只有领事秘书许尔特尔的一艘摩托艇可以用来从岸边摆渡到轮船上去。由于许尔特尔的精明和努力,这艘摩托艇已在撤退妇女和儿童时立下汗马功劳。有时也可以使用怡和洋行的大舢板,但这些舢板并不是随时可以使用的,有时还会被日本军人没收。这一切都必须在极不安全的环境中做好准备,因为随时都会有人跑来要求解决问题,有时完全是一些琐碎的小事,也不是负责撤退的领导人都能解决的。对于离开南京的绝大多数德国人来讲也很不容易,因为几乎所有德国人在这里都有房产,且多数是住宅,他们不得不把绝大部分的财产留在这里,因为德和船只能随身携带较少物品。

在那些留下来的人当中,我在南京时只见到大使馆的三位官员,他们是留下来坚守岗位的。此外就是西门子公司代表约翰·拉贝先生,他是我的老熟人,我在从上海到南京访问时,常到他家做客。在这里坚守岗位的还有礼和洋行的克勒格尔先生、施佩林先生,不过最后这两位这次我没有遇见。

一艘美国炮艇还停泊在下关的长江上,准备必要时接走留下来的最后一批外国人。据说该舰艇后来遇到了最糟糕的命运。

每个人都以最可怕的色彩想象着南京被占领时的情景。每个人也都清楚,留下来是一件生命攸关的事。这时,他们对于日本飞机轰炸和炮轰南京并不太担心,更多的担心是中国军队撤退后带来的危险。人们总会谈到这些担心,一再讨论应对的办法,考虑了可能会出现的一切情况。最终的结论总是不太令人感到鼓舞。1927年蒋介石率领军队到南京时不是杀害了外国人和强奸了外国妇女吗?对外国人的仇恨,特别是针对英国,那是通过强大宣传煽动起来的,后来很快就平息了。但是,从镇压义和团以来或是过去一直出现在每个中国人心底的仇恨沉睡了吗?

这个民族真是难以评价,难以猜度,对我来说也完全是个谜,谁也无法料到。外国人没有看到它在外表安静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准备了很久,突然之间会从他们的内心深处爆发出来。我们看到有川军士兵开赴前线去,中国的士兵,特别是被打败后撤退的军队,纵火、掠夺和洗劫居民的情况已是司空见惯。人们想象着从南京城里撤退的士兵,被日本人

打败后士气低落,道德败坏,他们会不会也把愤怒和仇恨撒到我们白种人身上呢?这种新仇旧恨肯定会爆发出来。

留在南京的人看到他们的房子已经被前来洗劫的人群包围了。他们检查自己仅有的少量武器和弹药。他们坐在汽车里,手中握着枪,驶过正在燃烧的道路,看着充满仇恨的士兵在奔跑,奔到长江边挤上船去;或者,他们已决心用手里的武器保卫自己的财产。十年前在广州发生的情景又浮现了出来,那是禽兽般残酷的景象,是我们欧洲人的脑袋想象不出来的景象。

敢于面对这种未来的前景是要有勇气的,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就有这样的胆量。

在我没有取得中国外交部的采访许可证前,我无法给家里发采访电报,写文章也就毫无意义了。在目前情况下,发信可能要6个星期到8个星期才会到家。此外,我现在是在前线的中国这一边,要是我在南京留下来,那我就会陷在日本前线的这边。尽管如此,我真想留下来,经历占领南京这一幕。在和留下来的大使馆成员长久交谈时,认真权衡了利弊,听了支持和反对的两种意见,最后一致认为,我应该继续旅行到汉口去!

旅行去汉口还有两个可能性。德和号轮船这时还停泊在南京和汉口之间的芜湖,但我是否能赶得上还是很成问题的。再是据说有一艘美国炮艇要驶往长江上游去。不过我们只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才会去请美国人帮忙。随即提出要不要给芜湖打电话,询问德和号还会在芜湖停留多长时间,考虑能否赶得上。正在犹豫不决时,又出现了疑问。许尔特尔说,谣传南边的日本人已经越过太湖挺进到了芜湖附近,准备包围南京,从三个方向进攻南京。于是,我们是否还能到达芜湖也成了问题。尽管如此,许尔特尔还是决心用他的汽车将胡尔德曼和我送到芜湖去。打往芜湖的电话接通了,怡和洋行的代理人告知,德和号将在今天下午两点钟左右继续航行去汉口。“两点钟?”——许尔特尔看着自己的手表。“现在已是上午10点,到芜湖通常需要两个小时。但是,现在道路的情况怎样?就在几天前这条路上塞满了撤退的军人和长长的汽车队伍。有可能我们需要3倍的时间。”有可能我们到达时,日本人甚至已经到了芜湖。或者这条路已在某个路段被切断,这应该是摩托化部队干

的,他们迅速挺进到了南面。这时又提出了疑问,坐汽车到芜湖去是否明智?或者,我们利用美国的炮艇是否更好一些?在这样的形势下,容易被许多乱传的谣言搞得人心不安,恐慌气氛四处蔓延,使大脑瘫痪,明智的考虑也会被否决。我们没有动摇信心,还是决定坐许尔特尔的汽车直接赶到芜湖去。

时间已经相当紧张了。我们无法带走全部行李,胡尔德曼必须迅速地重新整理他的箱子,我也为丢下带香肠的箱子感到有些遗憾。这些香肠是从上海带来给卫生部刘部长的,香肠绑在箱子上一直保管得好好的。如果刘先生收到箱子和香肠会说什么呢?据我后来获悉,刘先生本人早已离开南京,逃之夭夭,再也不会收到留在这里的香肠和箱子了。也许日本人后来享受了这些美味香肠。沙尔芬贝格先生迅速浏览了一遍我带来的邮件,将不太重要的挑了出来,将重要的装进了一只新的大信封,由我们将它继续带到芜湖去,大使陶德曼博士就在德和号船上。

虽然我们的时间十分紧迫,我还想去和拉贝先生道别。许尔特尔先生的汽车在大街上拐弯驶向“西门子城”——在南京的德国人就是这样称呼西门子中国公司所在的那条街的,一所德国小学就在这条街上,这所小学的建立主要归功于拉贝先生。约翰·拉贝正坐在办公室里的打字机旁写日记。拉贝不是出于商业利益留下来的,而是为了要给20万难民设立一个难民区而决定留在南京的,类似法国神父雅坎诺在上海所做的那样。我对他的计划很怀疑,因为国际委员会缺乏用来维持安定和秩序、阻止先是中国士兵以后是日本士兵闯进安全区的手段。拉贝说:“我在国外已经工作了30多年,几乎在这里度过了一半生命,值得留在这里为这件事赴汤蹈火。”

在与他简短交谈时,仍表现出他原有的幽默性格,但我觉得现在就像是绞刑架下的幽默了。这时我突然感受到,与拉贝和许尔特尔等人相比,虽然我有足够的理由离开南京,他们却是在创造安全,而我几乎是在百分之百的走向死亡。

此刻,我们城里这段时间,只有一件事没有发生:空袭!奇怪的是今天上午日本人不想来打扰南京。我们没有听到令人心悸的声音,很快就出了城。

我们在去芜湖的路上,没有见到预料中的那种交通拥挤情况。相反,路上车辆稀少,我们对此感到惊讶。我们只是不时地见到一小群一小群带着少量家产的难民。路上没有汽车和人流,这也许同日本人已经到了芜湖附近的谣言有关,没有人再敢朝这个方向来。我们超过了一个在路上缓慢前进的骑兵团,很快来到了一处高地。这里有着南京周围最好的防御工事,却看不到任何军事活动的迹象。我们来到京芜铁路附近的一个地方时,看到那里停着一列火车,车上是军队的野战医院。我们经过的村庄给人一种冷清和被遗弃的印象,田地里见不到往日农民忙碌耕种的景象,只有极少数的人在干活,公路的左右两边是倾翻和毁坏的卡车。我们的眼睛经常朝后面看,观察是否有日本飞机悄悄接近我们的汽车,认为汽车里坐的是离开南京的军官或官员,会用机枪朝我们扫射。我们朝汽车前面两边看,是为了寻找是否有可以躲避的地方。

我们在越过了江苏和安徽两省间的边界后,从公路右边看见了远处青翠的群山,后面不远处一定就是芜湖了。

我们大约又行驶了一个多小时,走完了一半路程。如果继续这样行驶,一定会准时到达芜湖。不过,在我们前面有两辆速度十分缓慢的大卡车。只有它们靠边行驶,我们才能超过它们。我们又激动了半个小时,一再按喇叭也没有用。前面的驾驶员是听不见,还是不想听,或是看不见。每次当我们认为他让了路可以赶快超车时,那家伙却又转到右边来了,许尔特尔不得不急刹车,免得被挤到路边掉下去。那个家伙是想气我们吗?我突然想起一个老朋友遇到这种情况时的做法,他拔出手枪,朝他前面行驶的卡车后视镜打了一枪,大多数情况下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只可惜在这里不可以这样做!真是可惜。我们终于抓住机会顺利地超过了它们。但是我们现在又遇到了同样的事情,又是一辆大卡车,就在我们前面约100米左右。在我们终于超过了那辆卡车后,已经进入了芜湖郊区。

芜湖很热闹,许多中国大学生给它增添了生气。我们在途中没有见到日本人,这里好像也看不到这个迹象。这么说,又是一个典型的谣言!从来也无法杜绝这种谣传!我们飞快地驶过这个地方时,人群在我们的汽车前面赶忙四散走开。许尔特尔熟悉这里的情况。我们沿着铁路,经

过热闹的地方,驶近长江。

铁路线直通到长江边,火车站附近就是码头,旅客下了火车就可以立刻上船,反之亦是如此。沿外滩停泊着数量众多的轮船,怡和洋行轮船的黑色烟囱耸立其中。当我们从跳板上走向德和号时,有几个南京的德国人正站在栏杆旁,他们见到许尔特尔时惊讶得大声叫喊起来:“老伙计,你怎么突然到这里来啦?”许尔特尔带着胡尔德曼和我登上轮船时,大使馆参赞劳滕施拉格尔就站在我的面前。他在看到许尔特尔时瞪大眼睛,蹙起眉头,甚为吃惊,因为后者是应该留在南京的呀!我看得出劳滕施拉格尔的意思是“难道又出什么事啦?!”他看到我也来到这里时则更为惊讶。我们上次是一年前在国内埃尔兰根、纽伦堡和柏林见过面,现在突然出现在芜湖这个地方,就在中国,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为外交部给南京德国大使馆介绍我作为《民族观察报》特约记者出国采访的公函可能还在我自己带来的那只大信封里。这些“古老的”邮件已经在我这里躺了几个月,现在才来到它真正的主人身边。

据说我们还会在芜湖看见日本飞机。德和的起航时间又推迟了,要到傍晚才继续航行。

我和几个以前在南京认识的熟人还到芜湖城里去兜了一圈,看见街上的中国人突然都激动地抬头朝天上看。从长江的另一边飞来了两架大飞机,飞得相当低,可能是轰炸机。奇怪的是没有人逃跑,没有人躲到安全的地方去!所有的人全都好奇地在看两架飞机,难道是中国飞机吗?一位熟悉飞机类型的朋友肯定地说是日本飞机。它们从市中心的上空飞了过去,根本不关心街道上的人,我后来才了解到为什么芜湖至今还未遭到轰炸。经常有飞机飞过来,但也只是经过这里,从来没有投过炸弹,中国人也由此变得满不在乎,漠然视之。我后来在其他城市也有过这种经历。不过,当后来发生了一次空袭,投下了炸弹,人们才惊慌不已,害怕得无所适从。人们就成群成群地逃到农村去,商店白天也关门,谁也不敢上街,直到天黑后才又恢复生气。通常要经过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轰炸后,人们才学会沉着应对。人们看到,每次轰炸只有少数人成为牺牲品,于是空袭也就逐渐失去了它的威慑作用。

汉口是德和号的目的地,它将德国人和中国人从受到死亡威胁的南

京送来暂时安全的汉口。这肯定仅是暂时的安全。因为日本人几天后就会占领南京。日本军舰会不会循着德和号的踪迹溯江而上到汉口呢？

我问一位朋友，这些中国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塞满了整个中层甲板。可以估计，南京的德国人带着他们的佣人，但不可能有上千人啊！德和号是德国大使馆包租的，船上怎么会有如此多的难民呢？别人告诉我，他们都是在南京不问三七二十一冲上船来的，他们坐着舢板从四周像海盗似地爬上船来，根本无法赶走。一旦上船后，感到安全了，他们就表现得很老实。诚然，再也容纳不下更多的人了。

我们的船刚离开芜湖，大使馆的一位先生走来了解我的年龄，说我也应编入德和号的武装部队。这支部队全都由35岁以下的德国人组成，由退役少校布龙德尔指挥。经常有两个人值勤监视甲板上的难民们。每到一个港口，全体职工都是甲级战备，到处都有“流动岗哨”，随时准备阻挡舢板上和木船上的人抢着爬到德和号上来。我们在九江就发生过一起奇特的事件。我们从芜湖起航后，于次日傍晚到达九江，时已天黑。为了让一名德国人上岸，我们在那里停了几分钟。一艘舢板悄悄地从船后接近了轮船，其中的几个人正在爬上德和号，“流动岗哨”及时出现在那里，成功地将他们挡了回去。他们不得不留在舢板上，被潮水冲离了几米远。突然，舢板那里“咚”地一声窜起一条火舌，发出巨大的爆炸响声。爆炸的气浪把“流动岗哨”的人推了回去，撞到船壁上。想必是舢板上有一只或是多只汽油箱飞上了天空。“流动岗哨”的人醒过来后，朝出现舢板的那个地方看去，它已消失在黑夜里，无影无踪。

在九江欢迎我们的蓝天还没有被云彩遮没，带状似的大江在晨曦中闪烁着银光。阳光下两岸的景色不断变换，时而平坦如上海下游附近的入海口，时而是隆起的丘陵和群山朝我们迎面奔来，大木船扬帆安逸地缓缓行进，从岸边可以看到农民们正在田间安静地干活。此情此景，使人几乎完全忘记了战争的残酷事实。一次，我们看到右岸有一个城市，它的位置十分奇特。我相信，这里是马当，就是后来在这里封锁日本军舰前进的，或者也可能是湖口。陡峭的光秃秃的群山一直延伸到岸边。这个城市就是沿着河岸和山坡向上伸展的，但城墙的走向不是在房屋的后面，而是从河岸处向上直到山峰，然后再从那里向下伸到江边，使城市

得到真正的保护。雨水从光秃秃的山上往下流淌,到处受到冲刷侵蚀,这也是中国发生洪水的主要原因之一,那是由于古代过度伐木所致。

在一个小船舱里,看到有两个中国人在工作。一个耳朵上戴着收音机的听筒,手里的铅笔在一张纸上不断地写着;另一个人坐在打字机旁打字。他们在用短波收音机接收来自柏林的国外消息。由此可见,我们在德和号上不仅和外面的整个世界有联系,了解欧洲发生的事情,而且也通过驻上海和香港的记者从中国发回报道,使欧洲获悉中国战争的发展现状。日本人每天都在向南京推进,它的命运不久就会见分晓。只是我们不再能听到来自南京的消息。

南京当然是德和号船上大家谈论的主题。南京有他们绝大部分的宝贵财产,主要是住房和家具等,也有多年来收集的艺术珍品。绝大部分人的汽车不得不留在南京。这里的人都以灰暗的色彩描述处于瓦解状态的中国军队从城里撤退时可能发生的情景。唐生智将军接受了保卫南京的任务,绝大多数人认为此人能力有限,不足信任。他发誓要与南京城共存亡,但谁也不相信他在发生混乱的情况下能够维持秩序和纪律。他们的头脑里已经看到自己的财产被撤退的中国士兵洗劫一空,然后纵火焚烧整个南京城。可是,后来的事实却表明,中国军人在撤离南京时没有损坏外国人的一分钱财产。

次日上午,我们经过的是平原地区,只偶尔有一处延伸到江边的山丘。当时我还不可能知道据说10个月后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战斗。我们从那里经过,却没有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特别的印象。将近中午时,汉口已经在望。

南京这一章结束了。日本人还没有进城,但是距太阳旗在南京城门上空飘扬,只是一个极短的时间问题了。首都被政府抛弃后,南京作为中国的中心就要消失了。新的首都是重庆,但汉口却成了真正的中心,成了一切活动的新中心。这个沿着江岸伸展的城市,现在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还不熟悉汉口,我只知道它的政治历史。我心里涌出一个问题,今天的汉口上空会像1927年的汉口那样同是星光灿烂吗?我朝江岸看去,期待着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有一番特别的经历。

二、帕奈号与英国军舰被炸事件

1.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

1937 年 12 月 12 日

发出：汉口，1937 年 12 月 12 日 21 时 45 分

收到：柏林，1937 年 12 月 12 日 23 时 50 分

编号：364. 12/12/37

英国……(此处脱落词组——译者)告知，日本人今天上午炮击了停泊于南京上游芜湖的英国炮艇，打死一名水兵，另一名水兵和船长受伤。事件的目击证人英国武官登陆后向日本军事当局提出了个人抗议。此外，英国内河轮船黄浦号以及护航的英国炮艇今天下午在南京上游 10 英里处遭到日本轰炸机两次俯冲攻击，所幸未受损失。英国炮艇用机枪火力以及……(此处脱落词组——译者)大炮还击，均未击中。德国大使馆办事处正在黄浦号船上。

相同电文已发东京。

陶德曼

2. 韦尔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

1937 年 12 月 13 日

发出:伦敦,1937 年 12 月 13 日 21 时 28 分

收到:柏林,1937 年 12 月 14 日零时 30 分

编号:766.13/12

艾登今天在下院报告发生的意外事件,英国军舰遭到日本人的袭击,并报告说,驻东京英国大使提出严重抗议。鉴于事件的严重性,他拒绝在调查结束以前发表最终的声明。

韦尔曼

3. 里宾特洛甫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

1937 年 12 月 14 日

发出:伦敦,1937 年 12 月 14 日 21 时 28 分

收到:柏林,1937 年 12 月 15 日零时 40 分

编号:767.14/12

致元首和帝国外交部长

今天和艾登会谈时,也谈到了最近长江上英国和美国军舰的意外事件。艾登的谈话证实了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对这件事情正在紧密合作。艾登叙述中的新情况是:英国舰只不仅受到飞机的袭击,而且还遭到陆地大炮射击。艾登对此的结论是,从实际情况看很难相信对军舰的炮击不是故意发生的。但还正在进行调查,他不能作出最终的判断。从艾登的其他叙述中,我相信可以肯定英国人不想采取诸如撤回驻东京大使的

断然措施。

对石井(Ishii)在伦敦的访问,艾登说,石井的谈话是和解性的,并保证不会再发生损害英国权利的事件。但英国政府认为,事态的总体发展是令人忧虑的。

里宾特洛甫

4. 维希沃夫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7 年 12 月 14 日

编号:1605

附件 1 份,打印件 3 份

内容:长江上的帕奈号意外事件

随函寄上今天美国驻东京大使格鲁(Grew)向日本政府递交的美国照会全文。照会对摧毁美国炮艇帕奈号和日本空军炸沉 3 艘美国内河轮船提出抗议,并提出一系列的具体要求。

东京日本政府立即向美国大使以及这里的日本大使立即向国务院表示道歉,昨天一早这里异常激动的公众舆论遂迅速得到缓和。据今天东京报纸报道,日本民众对这起事件亦表示极为遗憾,也有助于进一步平息情绪。但这起事件并未了结,尤其是华盛顿的官方将事件看得相当严重。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日本政府是否满足罗斯福总统提出的要求,也取决于今后是否会发生类似意外事件。

美国的报纸舆论相当一致地支持总统和政府,但议会里的声音并不一致。就参议员和众议员们至今发表的言论来看,他们绝大多数的意见都是不干预与平和的态度,虽然声明对这起事件表示遗憾,但同时也认为在一个诸如长江三角洲的战区,无论美国军舰还是美国公民都不应该留在那里。只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皮特曼(Pittmann)极为严厉地批评这起事件,他在一份强硬的声明中愤怒谴责日本军方的行径和蔑视

美国国旗的态度。

如同已提到的那样,这起事件的继续发展取决于日本政府和日本军方的态度。此外,英国政府对华盛顿可能作出其他决定的态度也具有重要意义。

维希沃夫(签名)

5. 韦尔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

1937年12月18日

发出:伦敦,1937年12月18日

收到:柏林,1937年12月18日23时

编号:777.18/12/37

接续1937年12月16日的报告(编号:A.5482)

今天所有的英国报纸再次热炒12月12日远东的意外事件,其中以炸沉美国炮艇帕奈号最为突出。发生意外事件时《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正在帕奈号炮艇上。他详细描述了日本飞机对帕奈号进行投弹和机枪扫射的情况,全体船员离开炮艇登上救生艇后仍继续遭受攻击。人员已经撤离的炮艇继续受到日本军方汽艇的机枪扫射,汽艇上的船员随后还登上帕奈号几分钟。其他报纸刊载了它们上海记者写的关于该事件的类似描述。

《泰晤士报》的社论写道:

本报记者的报道千真万确地证实了对第三国军舰进行袭击是蓄意的。日本对汽艇参与袭击一事辟谣是不可信的。这起意外事件玷污了日本军队的声誉,表明日本最高司令部和政府没有履行对日本天皇的义务,即没有阻止下级军官对友好国家的无耻挑衅。

各报还谈及关于日本即将进攻广东的谣言,以及对香港可能产生加

强防卫力量的反作用。

韦尔曼(签名)

6. 柏林德国外交部两份电报

1937 年 12 月

(1) 致汉口德国大使馆

(密码电报)

回复编号 390 的电报

这里没有对轰炸黄浦号事件提正式抗议。外交部官员对这里的日本武官以相应方式谈到了这起事件,日本代办于次日主动作了道歉。

关于希尔施贝格事件至今尚无报告。

魏茨泽克

(2) 致东京德国大使馆

(密码电报)

下述信息供参阅:

外国报纸再次报道说,德国由于黄浦号事件向日本提了抗议。

说明:这里没有对轰炸黄浦号事件提出正式抗议。外交部官员对这里的日本武官以相应方式谈到了这起事件,日本代办于次日主动作了道歉。

魏茨泽克

7. 维希莫尔夫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7 年 12 月 27 日

编号:1666

附件 4 份(双份)

打印件 3 份

接续本月 20 日的报告(编号:1634)

内容:帕奈号事件

因日本飞机炸沉美国炮舰帕奈号发生的意外事件,找到了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日本政府于本月 24 日向东京的美国大使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同意美国的愿望和赔偿要求。美国政府于本月 25 日在一份外交复照中声明,它对日本政府的声明和提议感到满意。虽然美国政府在其照会中表示,美国海军调查委员会查实的这起意外事件原因及其细节与日本政府查实的情况在内容上不完全一致。可以估计,如果没有新的事件给最终的处理制造困难,那么这起意外事件的解决还只有纯粹的技术方式和时间问题。

随函附上美方自己派出的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全文和一份帕奈号炮舰司令的报告,以及前面提到的美国和日本的照会。

维希莫尔夫(签名)

8. 英国大使馆致日本大使馆函

1937 年 12 月 30 日

上海日本大使馆冈村(Okamura)先生

尊敬的冈村先生：

我以英国官方的名义写信给冈本(Okamoto)先生，目的是为了确认我将乘坐皇家军舰蟋蟀号炮艇回到南京的行程。我将于 1 月 5 日抵达南京，请他告知南京的日本陆军和海军当局并要求他们提供必要的方便。

我国大使馆的陆军武官洛瓦特·弗雷泽(Lovat Fraser)中校打算和我一起去南京，随行人员还包括德国大使馆的罗森博士和他的几位下属(沙尔芬贝格先生、许尔特尔先生和一位中国秘书孙先生)。罗森博士将亲自写信通知冈本先生，并请他为德国随行人员提供便利。我还将带来我的两名中国仆人，因此所有成员包括 5 名欧洲人和 3 名中国人。

上海英国使馆办公室

(曹慧敏 译)

三、南京陷落、日军暴行与南京状况

1. 北平市福利局庆祝南京陷落的命令

1937 年 12 月 13 日

命 令

奉局长面谕,庆祝南京陷落举行办法如下:

(1) 南京陷落之日,市内鸣炮,并由各报馆发行特刊及号外,各校一律于次日举行庆祝。

(2) 庆祝之日,上午十时,由校长召集全体教职员及学生讲述南京陷落之意义。

(3) 庆祝之日,上午十二时,校全体教职员及学生齐集天安门,下午一时,出发游行。

(4) 庆祝之日,各校学生每家至少须于门外悬挂纸灯一盏,多挂者听便,于当日早晨悬起至下午十时止(灯笼高十二寸,六寸见方,用红纸糊作,上书“庆祝南京陷落”等字样,由学生告知家长自备)。

以上各条,须严格遵守,教职员及学生一律不得规避,否则以联共论。

灯笼图样:(略)

照上绘图样之实线用秫秸作干,高市尺一尺五寸,宽市尺六寸,用红纸糊成,点洋烛,提线用铁丝。

2. 天津日本军方声明

1937年12月14日

原载《京津报》(Peking & Tientsin Times)1937年12月15日

日本在华北军事当局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建立发表以下声明：

“一旦日本军队发起旨在惩罚蛮横残暴的国民党军队及中国当局的行动，中国南方和北方皆迅速沦陷；在北方已有五个省份被我军控制；在南方我军冲破敌人的抵抗，已经成功占领中国首都南京。

因此，日军已经彻底击败了人数超过一百万的国民党军队，同时也让中国国民政府在过去的四个月里陷入混乱。

这样的重大胜利足以提升日本军队的光辉战绩，但正如我们经常宣称的那样，日军活动的目标本质上是为了惩罚国民党军队和中国政府，迫使他们重新考虑和忏悔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最终恢复远东地区的和平。

这个目标的实现任重道远；特别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发现，尽管中国国民政府几乎名存实亡，但一部分顽固分子仍不肯善罢甘休，蓄意使形势更为复杂化。

目前的情况是，一些中国上层阶级、知识分子，还有那些识时务者已经在北京成立了另一个中国地方政权，因为他们再也无法无动于衷、坐以待毙了。

显然这个地方政府急需推翻无力拯救中国民众的国民党政府，改善东方道德新秩序，推动友好国家之间相互协作，并且为在远东地区建立持久和平开辟道路。

与正逐渐沦为一个地方政府且在中国人心中慢慢失去威望的国民党政府相比，新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自成立之日起目标更明确且发展迅速，目的就是为确立其在中国的合法领导地位。

新政府的宣言和政策表明他们的出现完全顺应了中国目前的形势，

因此新政权是值得中国民众大力支持并寄予厚望的。中国人民乐意接受这个将为他们重新建立幸福、安宁的新生活的政权。

诚然,日军也同样祝贺中国这个新政府的建立。我们不仅祝愿新的政权蓬勃发展,同时也承诺将毫不犹豫地全力支持它。因此,我们真诚地希望新政府的所有成员为实现他们的最高目标而竭尽全力。”

(曹慧敏 译)

3.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7年12月15日

发出:汉口,1937年12月15日18时15分

收到:柏林,1937年12月15日20时10分

编号:372.15/12

急件!

在今天的外交使团会议上,决定向各自国内的政府建议与东京进行有力的交涉,在汉口设立一个安全区,以达到反对日本进攻的目的。这个安全区应包括过去英国的、俄罗斯的和德国的租界,即现在的法国租界以及这个区域前面的长江。在这个区域里有大量的德国财产,数量众多的德意志帝国公民住在这里。因此,请求指示我们驻东京的大使馆向日本政府进行相应的交涉。

东京收到相同的文本。

陶德曼

4. 在南京的西方国家人员名单

1937 年 12 月 16 日

姓 名	国 家	组织
1. 约翰·拉贝	德国	西门子公司
2.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	德国	礼和洋行
3. 爱德华·施佩林	德国	上海保险公司
4. A. 曹迪希	德国	起士林洋行
5. R. 黑姆佩尔	德国	北方饭店
6. R. R. 哈茨	奥地利	安全技师
7. 科拉·波茨希沃洛夫	白俄罗斯	桑格伦电器商行
8. A. 齐阿尔	白俄罗斯	安全技师
9. 查尔斯·里格斯	美国	金陵大学
10. 贝德士博士	美国	金陵大学
11. 刘易斯·斯迈思博士	美国	金陵大学
12. C. S. 特里默博士	美国	大学医院
13. 罗伯特·威尔逊博士	美国	大学医院
14. 格雷斯·鲍尔小姐	美国	大学医院
15. 伊娃·海因兹小姐	美国	大学医院
16. 詹姆士·默克·麦卡伦神父	美国	美国基督教布道团 (目前在大学医院)
17. 魏特琳小姐	美国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18. W. P. 米尔斯牧师	美国	北方长老会布道团
19. 休伯特·索恩牧师	美国	金陵神学院
20. 费吴生	美国	基督教青年会
21. 欧内斯特·福斯特牧师	美国	美国圣公会布道团
22. 约翰·马吉牧师	美国	美国圣公会布道团

5.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7 年 12 月 19 日

德国大使馆

编号:1249

卷宗号:2722/8461/37

附件 1 份,简图 3 份

打印件 3 份

内容:中日冲突

谨随函呈上关于上海周围以及继而直至日本占领南京的战况报告副本。同时附有 3 份简图。

此报告为退役上校内维格尔先生所写,他是冯·法肯豪森将军提供与大使馆联络的军官。

报告的叙述反映内维格尔上校个人的意见和观点。冯·法肯豪森将军声明说,他对报告的内容本身不能承担责任,但他授权内维格尔上校将该报告交给大使馆。

陶德曼(签名)

6.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

1937年12月17日

发出：汉口，1937年12月27日17时24分

到达：柏林，1937年12月28日17时30分

编号：402.28/12

罗根从上海发来电报：日本人保证同意1月初进入南京。然后我将和英国人返回他们的炮艇。美国人可能先到芜湖和合肥，在南京和我们会合。

已通知东京。

陶德曼

7. 庆祝胜利的命令

《京津报》1937年12月24日报道

最近有一件事情让外国人摸不着头脑，那就是中国学校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一起庆祝中国军队的失败和日军成功占领南京城。当然，人人都知道他们是被迫这样做的，也被强加了莫大的耻辱。这是西方人“决不会做”的事情之一，而且人们原本一定认为，鉴于中国人十分爱“面子”，这种庆祝胜利的特殊形式只有日本的孩子才会去做。当然，我们从未听说过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这是“如何赢得朋友和获得影响力”的这种现代经典在东方的再现。然而，我们从北京收到的一份信函显示日本的行动是极端彻底的。下面是信函内容的翻译：

“先生或者女士：

我们从社会事务局主任那里接到口头指示，大意是为了在我市庆祝

南京城的失守,所有市立学校都要认真执行日本特别事务部下达的指示。学校所有教师、行政管理人員和小学生于当日(具体日期待定,即便是星期天也不例外)早晨9点在学校集合。据此,中午在校长的带领下他们将行进发到天安门,等待日本特别事务部对游行路线下达指示。

所有教师、行政管理人員和小学生必须每人手持一面欢庆的小旗帜,同时他们每个人的家庭还必须准备一盏椭圆型的、可以悬挂或者点亮的红灯笼。

在这封信的附件一中,社会事务局公布了灯笼的尺寸和活动的具体安排,而附件二则是对12月12日学校校长们所召开的会议的说明;附上这些内容的目的是要求按规定制作和悬挂灯笼,同时要求大家注意以下三点:

(1) 当日学校所有教师、行政管理人員和所有班级的小学生都必须参加庆祝游行。任何人不得借故离开或者逃避这次活动。

(2) 每个教师、行政管理人員和小学生的家庭务必准备一盏或者多盏椭圆型的红灯笼。这些灯笼到时候需要依照指示来悬挂并点亮。

(3) 如果教师、行政管理人員和小学生中有不积极热情地参加当日的庆典或借故离开者,即意味着这些人犯了故意不服从罪。而且因为他们被视为共产主义的同谋,所以理应受到最为严厉的惩罚,决不手下留情。

我们因此写这封信要求您届时如期地出席并庆祝此次活动。请不要漠视它以免招致责骂和可怕的后果。”

(曹慧敏 译)

8. 沙尔芬贝格：在南京历险的日子^①

1937年12月27日

11月22日，大使陶德曼和大使馆参赞劳滕施拉格尔、领事部秘书施彭勒、霍特和布雷桑，还有女速记打字员布隆尔和齐默尔曼，带着全体德国人登上为紧急情况包租的英国轮船德和号，出发去汉口。

留在南京的有罗森博士、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以及中国雇员孙（启成）。

12月2日，大使和劳滕施拉格尔博士乘海关的一艘快艇再次来到南京，当夜再次离开。

12月11日，英国、美国的外交官们决定集体离开南京。随后，罗森博士、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也登上了停靠在南京上游江面的太古公司的仓库船，船上已有大约20名英国人、几名妇女以及一个孩子，住宿的空间十分狭窄。虽然英国人十分热情友好，但还是很不方便，因为还有500名中国人带着全家人住在仓库船下层的统铺舱，以及他们生活必需

① 译者注：保罗·沙尔芬贝格任德国大使馆行政主管，相当于办公室主任，了解全面情况。从1937年12月起，他从容不迫地写了9篇关于日军占领南京后烧、杀、抢、掠和强奸妇女等等种种暴行的随笔文章。令人感到痛惜的是，他在日本人那里用餐后，因食物中毒于1938年6月19日去世。他的随笔有两篇已收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但为完整起见，此次收录仍保留在本集内。

这九篇随笔的目录为：

1. 在南京历险的日子(1937年12月27日)
2. 1938年1月13日的南京现状
3. 1938年1月20日的南京现状
4. 1938年1月28日的南京现状
5. 1938年2月3日的南京现状
6. 1938年2月10日的南京现状
7. 1938年2月17日的南京现状
8. 1938年3月4日的南京现状
9. 1938年3月21日的南京现状

的100个炉具。

12月11日,从汉口驶来一艘英国轮船,停靠在仓库船旁边,我们德国人转移到了那里去。那里情况非常好,每个人有一个单独的舱房,可以洗澡和自由活动。用过美好的午餐后我就躺下休息。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

这时日本人已经挺进到了南京城外,他们突然从紫金山用两门火炮朝长江上的所有英国轮船开炮!船长们均立即开足马力向上游驶去。这是一次疯狂的赛跑,飞快的速度使我们避免了被击中,只有一些弹片追上了我们。我们继续行驶,直至天黑。日本人向我们所有的轮船一共发射了120发炮弹,仅朝我们的黄浦号就打了24发榴弹炮弹。

我们抛锚停靠后,船长像戴了钢盔的雇佣兵一样来探望我们。我们围绕这次历险同他聊了约一个小时,这时接到了来自英国的返回接应仓库船的命令。我们又重新返回,朝南京方向驶去。仓库船经过很长时间才摆脱炮击,它与英国内河炮艇蟋蟀号和圣甲虫号保持一段距离,并紧随其后。因为它没有铁锚,一定是与两艘炮艇的锚链绞在了一起,在夜里脱落了。直到午夜时分我们才又回到了新的抛锚停靠地,错误地认为这时我们安全了。但是……

12月12日,这是一个美丽而暖洋洋的星期天,我们正在早餐,突然飞来了日本轰炸机,朝所有舰船投弹轰炸,在黄浦号和紧随其后的仓库船附近投下了9枚炸弹,发出巨大的爆炸声,令人相当不安。我们全都卧倒在地,在过道里寻找掩护,躲避碎片。空气压力造成的损坏非常大,例如我躺在餐厅掩蔽处的时候,暖气片几乎倒在我的头上。吸烟室看上去仿佛里面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每九分钟”推一次保龄球柱。所有的门、桌子和椅子——部分还是用螺钉旋得牢牢的——成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杂物!

第一轮轰炸过去后,正是用午餐时间,我们立即朝英国炮艇蟋蟀号驶去,但在登上该舰时遇到了日机的第二轮袭击,两艘英国炮艇随即开炮护卫。在随后的第三轮和第四轮轰炸时,英国炮艇也开炮还击,日本人立刻溜走了。我们在蟋蟀号上经历了最后的两次袭击,每次都要穿过圆形洞口躲到钢板下面去。穿着皮衣的罗森博士和我正好还能通过,因

为艇上的一切设备都是按身体修长的水兵身材设计的。第四轮轰炸后，所有妇女都转移到圣甲虫号炮艇上去，我们则留在蟋蟀号上。如果英国人不开炮护卫，我们的情况会很糟糕。午夜时分还发出过一次警报。

这期间向东京、伦敦和上海都发了电报。次日，我们就安静了，有了安全的感觉。令人遗憾的是，在袭击我们的同时，停泊在上游很远地方的美国军舰也遭到了轰炸和扫射，结果很悲惨，帕奈号炮艇被击沉，两艘油轮起火被烧毁。还有芜湖，即上游更远的地方，英国轮船遭到了扫射。帕奈号的一艘汽艇飘到了蟋蟀号的附近，被用绳索固定在炮舰上，还有几个救生圈也捞了上去。

12月13日，我们仍留在蟋蟀号上。12月14日回到了黄浦号上，但在12月15日又不得不转移到蟋蟀号上，因为黄浦号必须将所有从南京逃难的先前在仓库船上的英国人以及一些来自芜湖和内地其他地方的难民送往上海去。我和许尔特尔留在蟋蟀号上。只有很短时间，然后就转到了滇光号油轮上。我们在那里也受到了十分友好的接待。在蟋蟀号上，我睡在储藏葡萄酒的小房间里；但在滇光号上我有一个很漂亮的舱房。现在我们可以到岸上去在美丽的太阳下长时间地散步。

12月18日，我们又转移到了炮舰蜜蜂号上，海军少将霍尔特同样友好地接纳了我们，把我们带往南京去，但不准我们进入南京城内。

于是，我们在12月20日乘坐英国的瑞和轮船到上海去，不过只准白天航行，而且有两艘日本驱逐舰监视着。

12月21日晚上到达上海，罗森博士住在旅馆里，我住在霍尔内曼先生处，许尔特尔则住在施塔克先生那里。

圣诞前夕，我们在施塔克先生处吃烤鹅，庆祝圣诞。我们在这里耐心等待，不知何时能够重返南京。有可能我们会在明天清晨乘一艘美国军舰离开。

下午继续等待，就是说，今天已决定我们还必须在这里等待日本人决定何时准许我们返回南京。也许是1月上旬。

我还必须对这份报告作些补充。

日本的轰炸机在我们的黄浦号上总共投下9枚炸弹，有一枚没有爆炸。在所有的轮船上总共投下了19枚炸弹。

我们在12月15日来到黄浦号时,船长十分亲切和友好地说:今天夜里你们如果在睡梦中醒来,你们就会知道,有一个舱的5号油箱被炸弹炸飞了。

这是一艘油轮,前景良好,是吗?

但是,一切情况很好。

英国人始终表现良好,沉着、自信、守纪律、冷静和乐于助人,但不是我们的朋友,中国的先生们。

归根到底,我们在这些日子里一共换了9次船,所幸的是我只带一只黄色皮箱,供8天换洗的内衣,到现在已是4周了。

12月8日,登上仓库船。

12月10日,转移到黄浦号。

12月12日,到了蟋蟀号炮舰。

12月14日,回到了黄浦号。

12月15日,又回到了蟋蟀号。

12月15日,不久就登上了滇光号。

12月18日,登上蜜蜂号,直到南京。

12月20日,换到了瑞和号去上海。

12月21日晚上,在上海登陆上岸。

在我们这次惊险的航行中,许尔特尔的云雀号摩托艇一直跟着我们,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服务,转移到另一艘船上去和登陆时都用上了它,中国雇员孙全程都住在里面,经常冷得要命。它离开过我们两次,因为驾驶员想到一个港湾去躲避袭来的浪涛。有一次许尔特尔十分绝望,因为它几乎离开了12个小时。现在它停靠在南京,空袭时被轰炸机的炸弹击中,一块碎片切断了桅杆上的麻绳,德国国旗掉了下去!

沙尔芬贝格

9. 比德尔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7 年 12 月 30 日

编号:2722/4377/37

接续本月 21 日的报告(编号:2722/4336/37)

附件 1 份,打印件 2 份

内容:在占领区庆祝日本胜利的活动

致汉口德国大使馆

本月 24 日的《京津报》发表了报告中所指的这里当局规定由华北被占领地区的中国当地居民庆祝占领南京的活动。随函附上该报的剪报。我将呈送大使馆,因为它证实了前次报告的阐述,表明了本地和外地各居民阶层理所当然的反应。

本报告发送东京德国大使馆和天津总领事馆各 1 份,呈送柏林德国外交部本报告打印件 4 份及其附件。

比德尔(签名)

10. 拉贝致西门子公司经理迈尔的信

1938 年 1 月 2 日

约翰·拉贝

编号:J 979/Vo. 12

事由:迈尔经理先生 1938 年 1 月 3 日的来函

致上海董事会

兹确认收到了由德国大使馆转交给我的上述信函。您当时通知我

应该到武汉去的消息来得太迟了。您的电报到达时,德国人已经乘坐库特沃号驶往武汉。我还认为,我的义务是:我在危难中不能对我们的中国雇员韩先生及其家属以及我们的工人们弃之不顾,因为他们全都逃到了我们公司的房子里来了。

此刻我可以回答您来电询问的事。

我接受了在这里成立的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它是 20 万中国非战斗人员的最后一个避难地。组织起这个难民区很不容易,何况它没有获得日本方面的无条件承认,因为军队的高级军官(中国人)及其参谋班子要一直留在难民区,直到他们逃离南京的那一刻。不过,我们真正的困难是从大轰炸以后才开始的,也就是说在日本人攻下南京以后。从那以后,日本军事机构似乎失去了对自己部队的指挥权,他们在占领南京后对全城洗劫达数周之久,强奸了约 2 万名妇女和少女,残酷屠杀无辜的平民(其中有电厂的 43 名工人)。用机关枪扫射进行集体屠杀已是一种人道的处决方法。他们还毫无顾忌地闯入外国人的房子,60 所德国人的房子中约有 40 所或多或少地遭到了洗劫,4 处房子被纵火烧得精光。南京城内约有三分之一的房子被日本人纵火烧毁。纵火行为还在不断发生。城内没有一家商店不被撬开了门或遭到洗劫。城里到处都躺着被枪打死或被残酷杀害的死尸,[日本人]也不准许我们予以掩埋。(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在离我的房子约 50 米处,有一个绑在竹床上的中国士兵尸体,从 12 月 13 日起就已在那里了。难民区的各个水塘里最多有 50 具被枪杀的中国人尸体,也不准许我们掩埋。

本委员会至今成功地向挤住在难民区的 20 万城市居民实施了食物供应。我们建立了粥厂,设立了大米和面粉的分发点,等等。现在日本人命令我们关闭我们的卖米点,因为他们新建立的自治政府委员会要接收难民营的供应工作,并试图迫使难民们离开难民区,返回他们原来的居住地去。因为前面提到过难民区以外只有少数房子还是完好的,难民们不知道该回到哪里去,更不要说他们害怕日本兵了。后者还一直在全城横行霸道,杀人纵火。本委员会现正在设法争取让日本人和日本人设立的新政府理解:至少使难民们的生活要有保证。

再说,如果日本人或新政府要接过本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当然不会反对,而且是越早越好!只要城内重新恢复了秩序,当局发放离开南京的许可证,我就会去申请。但至今凡是与此有关的全部申请都被拒绝了。

在此我补充申请准许我留在这里,直到撤销难民区委员会。因为留在这里的少数欧洲人确实关系到许多人的痛苦和欢乐。从12月12日以来,仅仅在我的房子和院子里就收容了600多个最贫穷的难民^①,避免了他们受日本兵的折磨和被杀害。绝大部分人住在院子里搭的草房子里,依靠送给他们的每日口粮生活。我们委员会管理着25个难民营,约有7万个难民,其中5万人要依靠我们生活,因为他们穷得一无所有。我们很难想象这里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持续几个月的轰炸,攻下这个城市之前的最后炮击,都无法与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后给我们造成的痛苦和灾难相比较。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我们现在竟然都还活着,而且都很健康。

我请求不要发表这封信,这样做对我们的委员会可能有灾难性的后果。

致以德意志的敬礼!

约翰·拉贝(签名)

^① 避居于拉贝住所的600余名中国难民曾于1938年1月6日写了一封致拉贝的感谢信,这封感谢信原件藏于西门子公司在慕尼黑总部的档案馆。——编者注

11.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8 年 1 月 5 日

德国大使馆

编号:9

卷宗号:2722/1057/38

附件 2 份,打印件 3 份

内容:中日冲突;保护长江上和南京的德国公民及德国财产防止中国空军袭击

随函寄上中国外交部本月 3 日一份备忘录的德语译文和我本月 5 日关于保护长江上和在南京的德国公民、德国财产防止中国空军轰炸的复函。

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已通知在中国的各办事处包括香港总领事馆。东京德国大使馆收到本报告的副本及其附件。

陶德曼(签名)

中国外交部致德国大使馆备忘录

1938 年 1 月 3 日

为避免第三国的船只因中国空军在长江上空实施军事行动时遭受损失,请一切国家的商船停靠在一个确定的地点,并立即将这个地点通知本外交部。

外国船只如要驶往长江下游的某个地方,也请至少在起航前将规定的航行路线通知本外交部,以便转告空军指挥部门。

结束。

中国外交部(公章)

12. 汉口德国大使馆 1938 年 1 月 6 日 报告(编号:11)附件

1938 年 1 月 1 日

卷宗号:2722/1106/38

史密斯先生关于 1937 年 12 月 9 日至 15 日南京战事报告摘要

德国新闻社

12 月 9 日,我们第一次听到了远方传来的大炮声,可以观察到部队在南京周围的调动更为频繁。

12 月 10 日,中国军队大规模后撤。城内的军队也开始移动。整个白天的炮击声明显地更激烈了。

12 月 11 日,城里落进了日本人的第一批手榴弹,击中的地方甚多,但多是无目标地散落在大面积的土地上,没有造成较大的损失。外国军舰都向上游驶去,尚留在南京的外国人与它们失去了联系。晚上自来水供应中断了。南京整天都受到日本飞机的空袭和轰炸。开始时还发出空袭警报,后来空袭接连不断,来得很快,发空袭警报已没有意义了。飞机投弹导致发生许多较小的火灾,但并未造成重大损失。日本飞机的任务似乎主要是侦察。

12 月 12 日上午,大炮几乎成了哑巴,由此揣测日本军队或许被打退了,但将近中午时分,日本炮兵又开始炮击南京,表明这种猜测纯粹是妄想。电厂停电了。我们可以观察到紫金山上的中国军队,他们处于日本军队猛烈的炮火之下,有两个热气球指引射击目标。无数炮弹击中了下面的山坡,那里由日本人燃起的大火迫使中国军队向山上转移。在南京城内,一个师的中国军队松松垮垮地在中山路上朝北走去,他们似乎是在逃跑。突然几声枪响,是 88 师的部队放了几枪,挡住他们的路,迫使他们返回。下午早些时候,大批中国军队开始从城南撤退,纪律良好的

部队有秩序地向北撤退。只有约 1 000 人奉令留守城南,他们勇敢地坚持巷战,直到午夜时分全部被歼灭。在关闭的北门前面(只有一个边门还开着,其他门都被用沙包和拒马作的路障堵住了)聚集着撤退的军队,最后他们只好使用绳梯和缆绳越过城墙去。由于不时有人被日本士兵从北门附近投来的手榴弹击中,部队中的恐慌情绪更为强烈。

12月12日晚上,交通部大楼火光冲天。中国军队放的火也波及到了堆在院子里的弹药储备,弹药爆炸堵住了中山路上撤退部队的道路。次日上午,我看见沿路有逃跑的中国军队丢弃的大量武器弹药。逃跑的路上满是铺盖卷、餐具和弹药箱,等等,北门前面恐慌的结果是堆起了约有一米高的士兵和平民尸体。据我的估计,这里大约有 1 000 人死于非命。

12月13日上午,城内一直没有见到日本军队。城南还在中国军队的手里。南门外在夜里发生过激烈的战斗。阵亡的中国士兵达 1 000 多名。13日凌晨中国军队和平民开始抢劫。首先是米店被洗劫一空,也有中国士兵手里拿着粮食,从老百姓的房子里走出来。不过,要是声称中国军队进行了系统的洗劫,那就错了。在城南中国的服装店门前发生的场景是典型的,数百名士兵拥挤在这些服装店门前,各种平民的成衣销售得很“抢手”。士兵们用自己最后的一点钱好不容易买到了这样的衣服,就在街上换衣服,丢掉了他们的制服,变成了平民,几百名这样的平民后来聚集在军校和国际俱乐部里。麦克丹尼尔(Mcdaniel)先生将近中午时分才在城南见到第一批日本的巡逻队,他们 6 至 12 人一队,小心而缓慢地试探着向前走去。还能听到零星的枪声,有些地方的路边还有被打死的平民尸体,日本人声称他们是在逃跑时被枪打死的。随着日本人的出现,中国的平民百姓似乎有一丝轻松的感觉。这时的日本人如果表现得像人的话,他们是一定会接受的。

在所谓的安全区里,误打的枪弹和手榴弹打死了约 100 名中国人,有数百人受伤。

12月13日下午,日本的坦克进了城,跟随在后面的的是日本的先头部队。这个部队给人的印象十分疲惫。中山门和光华门那里不再有战事,中山门完好无损,光华门受到少些损坏,两道城门的周围没有发现死尸。

夜里,日本军队也进入了安全区,安全区内有大约7000名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他们分别住在军校和其他大楼群里。安全区的警力由于加入了从城南逃来的几百名中国警察得到了加强。

12月14日上午,日本士兵对中国的平民还没有表现出敌对的态度。但在将近中午时分,许多地方组成了6至10人的日本小分队,取下了他们所在连队的标记,开始挨家挨户地进行洗劫。中国人抢劫的主要是粮食,而日本人则是什么都要抢,无一例外。“他们洗劫了这个城市,有系统地一点不漏”,直到我离开的这一天,12月15日。根据我自己和其他外国人的观察,中国人的房屋无一例外和欧洲人的房屋绝大部分都被日本人洗劫一空。飘扬在房屋上空的欧洲人的国旗都被日本人扯了下来。人们看见日本军人拿着各种家用物品离开,当时发现他们似乎特别喜爱墙上的挂钟和那时外国人尚留在南京的汽车。汽车在被日本人劫走之前,车上的国旗都被撕掉了。日本人还没收了外国难民委员会的两辆汽车和好几辆卡车。在起士林点心店门前我遇到了拉贝先生,他在那里帮助点心店老板把扯下德国国旗重新挂上,并将洗劫商店的好几个日本人赶了出去。

在飘扬着国际红十字会旗帜的外交部大楼里,安置了约600名受伤的中国人,两名美国教會的医生被拒绝入内,也不准许他们进去给受伤的人送食品。有几个受伤的中国士兵也躲进了外交部,他们被日本人抓出来当场打死。在鼓楼医院工作的女护士们被命令排队逐个搜身,结果拿走了她们交出来的手表、钢笔等物品。

在下关,日本人带走了被捆绑着的400~500名中国人。欧洲人试图到那里去,都被日本人坚决拒绝了。

12月15日,洗劫仍在继续。安全区约有5000名中国难民被命令集合排队,抢走了他们约180元钱。

这时,根本无法向哪个上级部门去投诉,以制止这种烧杀抢掠的暴行,因为据说南京还没有可以求助的日本高级军官。

许多年轻妇女和姑娘被从她们的家里带走,人们不知道她们的情况如何,因为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们。

总之,城里造成的损坏并不多,德国人的房子“几乎完好无损,只是大多数房子里看来都被洗劫一空”。

明孝陵和中山陵没有受到严重破坏。首都饭店先是被中国人后来又 又被日本人洗劫一空。有 4 个中国平民被打死,在美国领事馆前和惠龙公司门前约有 20 个中国平民被日本人开枪打死。12 月 12 日上午有一颗炸弹落在福昌饭店(老板是礼和洋行的代理人)的前面,炸死了 10 个中国人,施佩林先生的一只手因手榴弹的碎片而受了轻伤。

12 月 15 日,外国记者得到日本人的准许可以乘坐一艘日本军舰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但后来有机会乘坐一艘英国军舰去上海。我们被要求集合在栈桥旁。由于等待出发的时间很长,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再作一次小小的巡视。我们看到日本人让上千名被捆绑着的中国人站在一块空地上,他们被一小批一小批地带走,用枪打死。他们被迫跪在地上,对着他们的后脑上开一枪。我们观看了约有 100 起这样的处决,当时有个日本高级军官发觉了这情况,就要求我们立刻离开。对余下的那些人处置的情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史密斯(Smith)先生高度赞扬留在南京的德国人拉贝、克勒格尔和施佩林为中国难民们所做的仁爱和关怀工作。他以赞赏的口吻说他们不顾自己的安危,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他对黑姆佩尔没有说什么,因为没有见到他。总之,在他离去时,全体德国人的情况都很好。

13. 上海德国总领事馆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电报

1938 年 1 月 7 日

上海德国总领事馆

编号:7

卷宗号:4. L. 18

内容:南京德国人的房子

接续 1937 年 12 月 18 日(编号:132)电报报告

根据 1937 年 12 月 20 日(编号:98)的电报指示

兹附上南京拉贝先生来信的副本,信中报告了截至去年 12 月 30 日

时德国人房屋的状况以及当天在南京的欧洲人名单。

菲舍尔(签名)

14. 外报报道: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回到南京

1938年1月11日

《远东服务报》上海讯:政务秘书罗森博士、行政主管沙尔芬贝格和领事部秘书许尔特尔于星期五乘坐一艘英国炮舰离开上海,现已到达南京。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由此恢复了工作。它最新的任务是管理南京的德国财产和查明遭受的损失。据了解,有12处房子仍完好无损,其他房子的损失程度尚不清楚。

这三位德国大使馆官员是在经历了惊险的航行于星期二(即去年12月21日)抵达上海的。当日本在中国的先头部队挺进到南京并包围了全城时,德国外交官与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登上了英国的炮舰,他们在长江上驶往上海途中,曾多次受到飞机的追踪轰炸,历尽艰险。此刻德国外交官返回的已是日本占领地区。

(原载1938年1月10日《远东服务报》和1月11日《柏林晨报》,德国“远东之友”提供)

15. 礼和洋行致德国大使馆信函

1938 年 1 月 11 日

编号:5719/1190/38

事由:在南京遭受洗劫的德国人房屋

致南京德国大使馆

关于下列德国人房屋在日本军队进驻南京前后的状况,根据我在这些日子里查看的结果可以作出如下陈述,供你们任意使用。

(1) 罗德的房子,位于高楼门 7 号。

我在 12 月 13 日下午查看了这所房子。房屋当时关着,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的国旗和贴在大门上的德国大使馆证明书。佣人们都住到安全区去了。12 月 15 日下午,大门被砸开了,显然是从里面打开的,大门已破碎。所有锁着的房门同样都被暴力打开了。我在那里发现有 3 个日本兵正在整理盗窃的东西。我走进去后指出这里是德国人的房子,他们放下包裹就溜走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再次发现有日本士兵在那里,门上贴的德国大使馆证明书在 12 月 18 日被撕掉了。12 月 23 日,我和日本大使馆的高玉一同去查看这所房子时,德国国旗不见了,房子里的东西已被洗劫一空,但这并没有妨碍后来仍不断有日本士兵去拖走还留下的一些物品。

(2) 博夏尔德、波勒、迈耶的房子。

这座房屋在 12 月 13 日下午还是好好的,佣人还在那里,并不想搬到安全区去住。12 月 15 日,我发现那里有 4 个日本兵,其中 1 人是士官,他们正在忙着将房子里的东西搬走,其中有马靴、衣服、餐具、手表、被褥等。我赶忙追上已经走到街上的 2 个士兵,叫他们把东西放下来。那名士官说了他的名字:和田队水田上等兵。房子里所有房门都被用暴力打开,所有锁着的柜子、木箱、皮箱包括佣人的箱子也都被打开了。佣人受到了严重威胁,害怕会被打死。波勒先生的汽车已经被从车库里拖

了出来,他们显然想把它开走。下午我发现又有日本兵在房子里,17日和接下来的日子里也是如此。汽车在17日被开走了,佣人也搬走了,因为日本人继续威胁他,还命令他做这样和那样的事。这所房子后来尽管贴有日本大使馆的证明、德国国旗和德国大使馆证明的明显标志,日本兵还是不断去光顾。房子都锁得好好的,日本兵或者翻墙进去,或者穿过竹篱笆闯进去。

(3) 孔斯特·阿尔贝斯的房子,位于中央路392号。

我在12月13日下午去查看过这所房子,事先我从佣人那里拿到了钥匙,这个佣人那时已住进了安全区。这所房子当时好好的,一切完好无损。四周的竹篱笆没有损坏,大门的铁门也锁着。这个地方当时看不到一个中国士兵。12月15日下午,我发现房子被砸开了,窗子也已打破,所有的房门都被砸开,木箱和皮箱包括佣人的箱子都被打开着。我到达时,正好看到5个日本兵穿过房子后面的竹篱笆离开。竹篱笆这时有好几处已被撬开或踩坏了。位于后面的房子里已经住进了日本兵。日本兵经常光顾这所房子,因为尽管我把大门钉死并加了锁,但每次来我都发现大门已被砸开。我最后一次去查看时,只有一台冰箱和少数几件家具在那里。连一只浴缸也被拆走了,保险箱被砸开,保险箱的锁显然是用枪弹打坏的。没有用的产品目录、文件卷宗和信纸散落在房间里,遍地皆是。办公室里的大写字桌连同椅子同样已被搬走。这所房子里的东西除去冰箱和几件没有人要的家具全部被洗劫一空。

(4) 林德曼、泽诺克、布瑟的房子,位于中央路寓金新村。

12月13日,我在查看过孔斯特·阿尔贝斯的房子后去了他们的这些房子,两处铁门都好好地锁着,看门人还住在那里,并想继续住下去。所有的房门都锁着,原状没有动过。我于15日下午第二次去查看时,看门人仍在那里,但受到了严重的虐待和殴打,日本兵还威逼他帮助搬抢劫的东西。所有这三处房子的大门都被砸开了,而且损坏得十分厉害,两辆汽车没有了,看门人的财产也被抢光了。后来我再去查看时,看门人已经离开,所有的门都敞开着。这一切都表明日本士兵多次去过那里。

(5) 施特雷齐乌斯和福克特的房子,位于上海路 11 号和 13 号。

12 月 13 日下午,我去查看过这两处房子,发现一切正常,完好无损。佣人们住在里面,只收留了少数几个难民。16 日我再去时发现两处房子的大门已被砸开,并遭到了洗劫。施特雷齐乌斯的佣人在 15 日来找我,报告已被抢劫过一次,并决定不再住那里。我在施特雷齐乌斯房子的一楼看到有个日本兵正在忙着捆扎东西。他在我的逼迫下放下包扎的东西,穿过后面的竹篱笆溜走了。当我正在楼上和佣人收拾东西的时候,又走来两个日本兵,举枪威胁着大声呼叫要找佣人。我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时,那两个日本兵很快就退出去了。我 16 日再来时,这所房子已损坏得十分厉害,一切比较贵重的东西都被劫走,所有的玻璃瓶颈被砸掉,撬开的空食品罐头丢在地上,餐厅里一片狼藉,肮脏不堪。尽管大门上贴有大使馆的布告,日本兵还是不断地到这里来。那些兵痞子爱好从后门进入,也就是越过踩坏的竹篱笆进去。福克特的房子里在 16 日还只被日本兵取走少些东西,但我 23 日再去时,所有东西不是被劫走就是被砸烂,已被洗劫一空。

(6) 海因里希的房子,位于宁海路 56 号。

这所房子在 12 月 13 日还完好无损,佣人只收容了少数几个难民。根据佣人的报告,我在 16 日去查看这房子时,发现许多箱子都被砸开了,箱子里的东西全被偷走了。

上述 1~6 项的房子位于中国军队撤退的马路旁,他们主要是在 12 日至 13 日的夜里经过主干道撤退的。我们曾经担心中国军队会在撤退时砸开德国人的房子进行抢劫。但我在 13 日下午去查看这些房子时,发现它们全都完好无损,表明中国军队遵守纪律非常好。

(7) 黑姆佩尔的北方饭店,位于中山路 178 号。

我是星期二(即 12 月 21 日)中午 12 时和日本大使馆的高玉一同去查看的。后楼已在熊熊燃烧,火势甚旺,前面餐厅里的窗帘也已烧着。大火从辅楼窜了过来。3 个日本兵在监视着。我提出异议后,高玉才和日本兵讲话,然后只说了句“没有法子”。每个人都能看到大门上贴着德国大使馆和日本大使馆的证明,房子上方还飘扬着德国国旗。

(8) 施梅林和埃克尔特特房子,位于中山门外苜蓿园 33 号和 6 号。

我直到 12 月 26 日才有机会去查看这些房子。两处房子受到了严重洗劫。施梅林房子里的家具还在,但大多被扔到了院子里,有几个房间被用作了马厩。埃克尔特房子里的家具几乎都被盗走,一只沙发的套子被撕了下来,部分地板被撬开了。1 月 12 日,我发现这两处房子已被完全烧光。由于这两所房子是孤零零的,周围见不到一个老百姓,那里住着大量的日本军队,可以肯定是日本人纵火烧掉的。

在此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军队是在 12 月 13 日中午前经过山西路撤退的。中央路完全没有中国军人,从中山路到国际俱乐部、高楼门、宁海路和上海路等主要干道也都没有中国军人。

致以德意志的问候!

克勒格尔(签名)

16. 南京办事处 1938 年 1 月 13 日报告附件

编号:5719

南京德国人的财产状况

姓 名	路 名	房子的状况
罗 德	高楼门 7 号	洗劫一空,绝大部分家具严重损坏,几乎已不能使用。
阿尔纳德	江西路 55 号	被盗走了一些东西,还有一些汽车部件,如发动机、发电机、电视机。
瓦茨尔	颐和路 11 号	完好无损。
鲍姆巴赫	珞珈路 3 号	遭到轻度洗劫。
米勒(AEG)	珞珈路 12 号	一些小东西和自行车被偷。
鲍姆加尔特、鲍茨	高楼门 8 号	遭到严重洗劫,汽车不见了,佣人也找不到了。

布卢默	翠微新村 14 号	房子锁着,但显然遭到了严重的洗劫,汽车不见了。
博迪恩	大树根 94 号	房子遭到严重洗劫,看上去中国士兵曾经驻扎过。一名苦力在这里被日本人枪杀。汽车也不见了(假如有的话)。
博勒尔	五台山 46 号	遭到部分洗劫。
博尔夏德	禹清巷 3 号	房子遭严重洗劫,汽车被盗走,迈耶先生放在热河路 37 号房子里的“道奇”(Dodge)汽车未受损坏。
布尔泼里斯	扬州路 21 号	被盗走一些东西。
布瑟	瑯琊路 16 号	被盗走一些东西,在房子里未遇见佣人。
施洛特	高楼门 20 号	房子及花园的门都锁着,看上去房子未受损坏。
埃克尔特	苜蓿园 6 号	房子被完全烧毁(在南京被占领后)。
杨森	普陀路	完好无损。
法肯豪森	西康路 21 号	完好无损。
菲舍尔	汉口路 20 号	完好无损。
盖尔蒂希	天竺路 23 号	被盗走一些小东西。
格力姆普夫	中山北路 446 号	被盗走一些小东西(据佣人报告,放在车库里的一辆动力车被取走了)。
海因里希	宁海路 32 号	被盗走一些小东西,汽车也被盗走。
黑姆佩尔	中山路 178 号	房子遭洗劫后被烧掉,黑姆佩尔的汽车被偷走。
希尔施贝格	上海路 73 号	被偷走少些物品。
雅各布	山西路 81 号	完好无损。
吉斯特	中央路绿欧新村 3 号	遭到严重洗劫,汽车不见了(如果有的话),佣人也不见了。
克莱因	珞珈路 13 号	完好无损。
孔斯特·阿尔贝斯	中央路 392 号	遭洗劫一空,肮脏不堪,一些家具和冰箱未受损坏。
克鲁姆马赫	金银街 12 号	被盗走一些物品,个人估计损失约 100 元。
兰道尔·马丁	上海路 7 号	遭严重洗劫(马丁先生放在皮尔纳处的汽车被偷走了)。

80 德国使领馆文书

劳滕施拉格尔	牯岭路 34 号	偷走了佣人的一些物品。
雷布桑夫特	颐和路 37 号	完好无损。
林德曼	中央门沅江新村 3 号	遭严重洗劫,汽车不见了。
冯·洛竹夫		放在罗森博士处的东西完好无损。
洛伦茨	司背后 5 号	尚未查看房子,(放在拉贝处的)汽车被征用。
怡和洋行	中山北路 244 号	被盗走一些物品以及一辆双座位的福特汽车。
默克	大方巷 4 号	完好无损。
内维格	老采社 68 号	被难民们占用的家具不在房子里,看守人被日本兵拉夫抓走了。
诺尔特	珞珈路 6 号	被盗走少许物品。
皮洛夫	愚园路 6 号	被盗走少许物品。
皮尔纳	珞珈路 16 号	偷走了佣人的一些物品(H. 马丁先生存放的一辆动力车也在这里被偷走)。
拉贝	小桃园	完好无损。
罗森	牯岭路 20 号	饮料被偷走。
沙尔芬贝格	高门楼 33 号	遭到严重洗劫。
谢尔	中山东路 25 号	房子遭洗劫后被烧毁。
施罗德	宁夏路 22 号	被偷走一些物品和一辆汽车。
舒尔策·潘丁	三条巷 10 号	完好无损。
施温宁	瑯琊路 1 号	看上去房子完好正常,佣人无法找到。
增切克	中央路禹清新村	遭到严重洗劫,汽车不见了。
施佩曼	徐家行	看上去房子完好正常。
施本格勒	灵隐路 15 号	饮料被偷走(洛伦茨先生放在车库里的“小马”汽车被占用)。
施塔克	北平路 62 号	房子完好无损,汽车被盗走。
施坦因布雷希	禹清里 6 号	房子遭到严重洗劫。
施坦内斯	瑯琊路 17 号	被偷走一些物品,房子被难民们占用,家具锁在一个房间里。
斯特雷齐乌斯	上海路 11 号	遭到严重洗劫。
陶德曼	萨家湾	完好无损。
福克特鲁舍伟	上海路 13 号	遭到严重洗劫。

维尔克	禹清园	因维尔克先生已不再住那里,故损失未查实。
威廉	黄里巷	遭轻度洗劫,R.威廉博士的信件已被保管好。
齐姆森	瑯琊路 11 号	被盗走一些物品。
齐默曼	楚云新村	遭到严重洗劫。
奥克·洛尔夫	司背后	被盗走汽车及一些物品。
施梅林	苜蓿园 33 号	房子遭洗劫后被烧毁。

17.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电报

1938 年 1 月 13 日

发出:南京:1938 年 1 月 13 日

收到:汉口,1938 年 1 月 14 日 20 时 30 分

编号:1

电报译码:DSB

根据目前的查实,有谢尔、黑姆佩尔、埃克特、施梅林的房子被日本人烧毁。约有 30 处德国人的房屋遭日本人洗劫,其中有几处房子烧毁十分严重。除沙尔芬贝格外,大使馆成员的房子都完好无损,只被盗走一些小东西。大使和许尔特尔被偷走的汽车已归还,后者的汽车被损坏。对于我的汽车和福特公务车,日本人提供了代用车。

请支持我向占领南京后失去控制的[日本]军队所造成损失提出全额赔偿的要求。日本人似乎准备就地处理。

请求向日本政府交涉,给予大使馆官员和其他德国公民以行动自由。我们被以站不住脚的借口阻止驾车到城外去,并被军人指责食言,伪称我们曾对日本人保证“服从”。为此日本总领事冈崎(Okazaki)刚才对我表示了道歉。

报刊对这里状况的报道基本是真实的。

上海总领事馆收到相同的电报。

罗森(签名)

18. 沙尔芬贝格致劳滕施拉格尔的信

1938 年 1 月 13 日

亲爱的劳滕施拉格尔先生：

随信附上一份关于这里形势的随笔，作为从南京对您的第一个问候，请您转送传阅，使每个人能够对此有所了解。因为即使上海距这里并不太远，也不能判断这里的真实情况。在汉口的人也许不会预料到这种可怕的情形。在这里的我们现在不得不适应周围的悲惨情景，不过也许我们对此信心不足。

您的夫人在上海情况很好，也听到过您几个儿子的消息，但我没有见到过他们。

我在此附上双份随笔，以防万一。

在此谨向您们那里的所有人致以问候。

希特勒万岁！

您的沙尔芬贝格

沙尔芬贝格：1938 年 1 月 13 日的南京现状

南京已经不通电报、邮件和电话，街上也看不到汽车、出租车和人力车。自来水已停，电也只通到大使馆的房子里，但楼上不准许有灯光。而英国大使馆目前还没有电。

市内交通已经断绝，因为城外[房屋]被中国人完全烧光了，而城内建筑大部分被日本人烧毁，那里已没有人居住。其余的居民约 20 万人都集中在安全区内，他们住在各处的房子里和院子里以及芦席棚里艰难

度日,每一处最多居住有 600 人,不准他们离开安全区。安全区设有警卫禁止人员出入。

安全区以外的所有街道都荒无人烟,断壁残垣的废墟呈现出一种荒凉的景象。一切都停止了:没有旅馆、电影院、药房、商店、市场等等,什么都没有。生活食品严重短缺。安全区内已经开始吃马肉和狗肉了,许尔特尔昨天还再次通过封锁线从栖霞山水泥厂京特(Günther)博士那里给我们弄来了一头猪和几只鸡。(英国大使馆从中得到了一些猪肉,作为对接纳我们到炮艇上的感谢)除此以外,我们什么也无法买到。

至于货运——如寄送德国难民们的家产和搬运物品暂时已无可能。如果有关人员的房子里没有留下看门人,那就什么也无法捆扎,即使包扎好也无法运走,因为苦力或手工工人都不准离开居住的难民营。

被烧毁的较大建筑物有交通部大楼、新电影院以及旁边的商场大厅(大商场)和下述德国人的房子:基斯林·巴德尔住宅、黑姆佩尔旅社、埃克尔特和冯·施梅林的住宅。被全部抢光的有罗德(Rohde)的公寓,遭到严重抢劫的有沙尔芬贝格的房子(约损失 50 000 元)。

遭到抢劫的房子还有:施特雷齐乌斯、布卢姆、冯·博迪恩、博尔夏德、吉斯特、岑茨策克、林德曼和孔斯特·阿尔贝斯的住宅。这个名单还没有写完,因为抢劫还在不断进行。

其他德国人的房子几乎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抢劫,大部分损失统计中还包括了中国佣人的财产。

沙尔芬贝格的房子那里有一名中国警察被打死,冯·博迪恩的房子那里打死了一个苦力。

目前查实,被征用的汽车有 14 辆,还有一些汽车的零部件被拆走。

其他欧洲国家的财产同样都遭到了抢劫,毫不顾及它们悬挂着哪个国家的国旗。此外,这些抢劫者几乎全都是越过后面的篱笆闯进院内去的,例如在我房子附近的法国大使馆竹篱笆背面就有三个大洞。这个大使馆遭到了少量的抢劫。

大使和许尔特尔被征用的汽车已经归还,许尔特尔的汽车受到轻度损坏。对同时被征用的罗森博士的汽车和那辆旧的公务车,[日军]提供了代用车。

从今天开始,警卫大使馆的 13 名宪兵中经常有一名宪兵坐在我们的汽车里随行。我们在这里就像是生活在铁丝网后面的俘虏,因为他们明确地告诉我们,禁止我们离开这个城市。就是说,谁都不能回到上海去。

约翰·拉贝领导的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国际委员会,做出了奇迹般的成绩,他们把外交部变成了一所医院。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水的问题十分严重,自来水管已经不起作用。也不能请人洗衣服,因为整个水塘都污染了,这里的所有水塘里都抛进了尸体。

新的市政机构——现在实际上是拉贝领导的委员会在行使这些事务的职权——由于日本人的态度无能为力。一名新的自治委员会委员即那个著名的拍卖人吉米居然有勇气对日本人说:如果你们反对我,还不如现在就开枪把我打死!

至于日本人占领这里时的表现还是闭口不说的好。它使人不禁回想起成吉思汗:消灭一切!参谋部的一名大佐告诉我,在进军上海、南京的过程中,供给大队没有一天跟上过部队。这就可以理解,他们在这里就像北欧传说中的狂暴武士那样疯狂地毁坏一切。如果有一所房子是空的,立即就被放火烧光。我完全相信,人们对他们的士兵就像 1918 年对黑人那样许了愿:如果你们坚持下去,每个人都会在南京得到一个花姑娘。因此,所有留在这里的妇女都受到了十分严重的侮辱和蹂躏。对于生活在这里的男人,也不能说他们过得好,因为面对野兽般的暴行,他们都提心吊胆,一再惊恐不已。

现在[日本人]说得倒挺轻松:是部队失去了控制。但我并不相信这个说法,因为亚洲的战争与我们那里是不同的。诚然,情况可能也不会好多少,尤其是在受到煽动的情况下。

我到达这里时看到的情况简直无法想象,例如太平路等街道都遭到了破坏和烧毁,我不得不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是真的。那里的房子被完全烧毁,而且城里的一些地方今天还在燃烧。

还有中山陵旁边的树林,在这个季节我们从远处所能看到的被大火烧毁情景并不很严重,通往那里道路两旁的林荫大道只被砍伐掉少许树木。

可见,南京的肥皂泡沫破灭了。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情况没有像太平军造反后破坏得那样严重。

在这个被占领的城市,城内外的庄稼都烂在地里了。在城里,[日军]不准许任何人去收割;在城外,那里的居民都已逃往他乡或是被杀死了。蔬菜、土豆、萝卜等都烂在了地里,这里是一片饥荒。

沙尔芬贝格(签名)

19. 克勒格尔致日本大使馆函

1938年1月13日

致南京日本帝国大使馆

尊敬的先生们:

根据我在上海的公司寄来的信件,他们强烈要求且急切需要我到那里去。因此我不得不重申我的请求,希望能够获准前往上海,并恳求得到许可。根据我的仔细调查,南京及其环境是相当安静的,没有遭遇狙击手袭击或其他危险。况且这一次我必须冒险前往,因此即使有不幸事件发生,贵方亦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我想要坐汽车去上海,随行的还有参与我公司管理的哈茨先生,他将乘坐自己的汽车前往。同时,我还想带一名中国司机一同前往,但这并不是绝对必要的。

亲爱的先生们,尽管南京被占领已有一个月了,我仍然期待着能尽早得到贵方肯定的答复。

您谦恭的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签名)

(曹慧敏 译)

20.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8年1月15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2722/1002/38

打印件2份

内容:南京办事处与日本当权者的关系

呈送柏林德国外交部

本月9日到达南京时,经过英国炮艇蜜蜂号指挥官阿姆斯特朗(Armstrong)的斡旋,我们[即我的英国同行普里多·布龙领事、英国武官洛瓦特·弗雷泽上校、英国空军武官温·沃尔瑟(Wing Commander Walser)和办事处的官员以及我们的雇员孙启成]一行登上了停靠在下关原津浦铁路轮渡码头的一艘日本军舰。我们在那里受到了日本大使馆官员、军舰指挥官和城防司令部一名骑兵少佐参谋的欢迎,后者在欢迎词中(通过他的翻译之口)选用了不友好的和无礼的“服从”二字,表明了占领当局与我们的关系。英国领事在他简短的答词中当然没有理会这个无礼的态度,而是向日本人保证我们的“合作”。随后我们被用汽车送到了大使馆,那里已经有我们留在这里的以拉贝先生为首的同胞们在等待我们。我上车离开时,本乡少佐用德语和我告别,同时还问我为什么会和英国人同时到达,我简短地回答他说:“为什么不呢?”把这种新的无礼的问话应付了过去。我们在10日晚上到日本大使馆做客时,本乡先生又问我:“难道没有听见我昨天问您的话吗?”我装作不知道。他随即说:“我很遗憾您同英国人一起来。”对此我也没有当面驳斥本乡先生的无礼态度。

本月13日,当我和克勒格尔先生驾车到中山门外的中山陵附近时,两次遇到了我认识的日本大使馆官员以及本乡少佐和其他军官。他们拦下了我,声称我背弃了我的诺言,因为我有义务对日本军队表示服从!

他们是想对我说,我根本不可以驾车到城外来。我在回答时对这些先生提出,我作为一名德国官员,除去对我自己的政府不对其他任何人承担“服从”的义务,而且任何时候都不会这么做。尽管我对证件一事多次提出异议,还是没有得到许可。我认为我完全有理由在信任帝国国旗的情况下,驾着我的汽车外出,我已多次这么做,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本乡少佐对我的“不服从”表示很惊讶。在反共协定的基础上居然是这样的德日友谊!这时,本乡先生和照相机(其中还有一架摄影机)都对准着我。日本大使馆随员福田(Fukuda)拿出了钢笔和纸,写了一份认错书,要我签字!我把它全都划掉了,并在下面简短说明:我乐意一如既往地与日本当局合作,但在其他方面,尤其不会屈服。我说,我感到自己上“罪犯名单”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以此捍卫了我自己形象的权利。我特别反对滥用反共协定。在发生了有计划地轰炸中立国家舰艇,加上南京一再出现日本军方藐视德国国旗的事件后,也只有德方有权在这里提出德日友谊问题。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松井将军的外交顾问冈崎总领事登门找过我,在我对他讲述了本乡先生先前的无礼行为后,他对发生的事件以及我的其他抗议(例如三天前偷走了停在意大利大使馆内的一辆汽车)表示了歉意。当时我对冈崎先生说,我幸而有这个机会同他认真讨论南京的外交官状况,我对在这里受到比日本驻柏林大使馆人员要差的对待甚为不满。针对南京是被占领区这个明显的借口,我指出:我们在占领比利时期间也有过对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如对待布鲁塞尔著名的德·维拉罗伯尔(de Villalobar)伯爵——的经验。同这些外交官的关系是由总督的政治部门处理的,而不是由一位少佐出面接待。我对[日本]一切要求都采取否定的态度:先是单方面宣布要“服从”的规定,而后又要迫使我承认犯了错误的做法。我至今只在华北的日本军事机关见到过这种情况,但它绝不是对待同日本当局有正常的或是有友好关系的外交代表的做法。

我和冈崎的谈话尽管话题很棘手,但态度是冷静和坦率的,对我们今后的合作达成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此我希望在发生了这些不愉快的事件后,我的任务以及我个人在这里的工作不再会受到日本军方的干

扰,例如以前存在的在观察这里情况时所受到的不予配合和不受欢迎的对待等。冈崎先生向我保证,特别是本乡先生不会再提出不受欢迎的批评,而是要竭力满足我们的要求。

[日本人]限制我们自由活动以及至今还存在的限制外国人走出南京城的禁令没有其他的实际原因,只是想要掩盖他们在南京暴行的事实(参见今天编号 2772/100//38 的报告),问题可能出在本乡先生身上。南京是个纯粹的兵站,因此这里已经出现对日本人来讲似乎是不可缺少的日本艺妓。日本人装出他们此举是要保护外国人不被“凶恶的中国人”杀害,而面对真实的现状,这只能说是可笑的,因为这里的[中国]居民们觉得,如果能够和德国人讲上一句坦率的话,诉说他们的家庭成员被抓走的痛苦,就会很高兴。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在日本人日益逼近及其飞机轰炸的压力下,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中国人直到最后都保持着秩序井然,并没有像对待俘虏一样地限制外国人的行动自由。

根据我在满洲国与日本军方打交道的经验,过于让步只会被视为软弱可欺,因此我谨请求外交部重视我做出的努力,南京办事处在公务方面和个人方面一开始就遵守通行的外交往来惯例。诚然,我将尽一切努力避免恶化个人关系,以完成交给我的任务,例如按照友好的精神实现赔偿德国人损失的要求。

由于同汉口的邮政联络不好,我将这份报告直接呈送外交部。汉口的大使先生和上海的总领事以及驻东京德国大使馆将通过可靠途径收到这份报告。

罗森博士(签名)

21.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8 年 1 月 15 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2722/1001/38

接续 1937 年 12 月 24 日(编号:2722/8432/37)的报告

打印件 2 份

内容:南京的状况。日本的暴行

呈送柏林德国外交部

据英国人告诉我,他们的企业大多集中在下关的港口地区,那里由日本海军管理,一般地来讲情况稍好一些,主要是平民对日本军队有某些信任感,但也只有这个地区如此,在整个南京则已完全丧失无遗。

由于与汉口的邮政联络不安全,我将这份报告直接呈送外交部。汉口的大使先生和上海的总领事以及东京德国大使将通过安全途径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罗森博士(签名)

22. 陶德曼致东京德国大使馆电报

1938 年 1 月 15 日

南京德国大使馆

编号:23

1 月 15 日

致东京德国大使馆

收到南京办事处编号 1 的电报报告。我给柏林发去电报,请求给东

京、上海和这里以指示。

陶德曼

23. 陶德曼致上海总领事馆电报

1938 年 1 月 15 日

编号:12

1 月 15 日

致上海总领事馆

南京办事处 1 月 13 日关于在南京的德国人赔偿损失事宜。我已通知柏林,请求给东京、上海和这里以指示。

陶德曼

24. 陶德曼致南京办事处电报

1938 年 1 月 15 日

编号:23

1 月 15 日

电报(编号 1)已收悉。我已向柏林报告,请求向东京、上海和这里予以指示。

陶德曼

25.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

1938年1月16日

发出：汉口，1938年1月16日12时50分

收到：柏林，1938年1月16日11时

编号：28.16/1

关于……（此处脱落词组——译者）电报（编号：1.13/1）。

请菲舍尔考虑先不要停留在向日本政府交涉，菲舍尔本人可在日本总领事冈崎返回南京后与他谈判。

陶德曼

26. 罗森致日本代理总领事福井函

1938年1月17日

先生：

部分日军屡次侵犯德国官方及私人财产，在德国大使馆官员临时外出期间，他们更是对其所有物业上悬挂的德国国旗公然表现出不敬。在保留我国政府抗议日军肆无忌惮的侵犯罪行的全部权利之同时，我有幸向您描述日军非法进入德国物业的两个新例，以期引起您的关注：

（1）1月16日，日军两度闯入我国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处行政主管保罗·沙尔芬贝格的宅邸（高门楼33号），此举仅仅是为了掠走居住于该宅内中国人的一个收音机。侥幸的是，此前沙尔芬贝格先生已经把他自己的收音机拿出去了。顺便说一下，该住所早在1937年12月15日后便被日军洗劫过了。日军最终空手而归，但是其私闯民宅、提出非分要求的行为构成了严重的挑衅，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容许的。

(2) 正如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所附信里所描述的那样:1月11日,相当数量的日军多次闯入宁海路5号,对其反复搜查。这所房子是供我专用的,因而当时也曾向上海的日本当局通告过。之后,我将该房屋移交给约翰·拉贝先生,后者把它用作“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办公室,而他本人就是该委员会的主席。此事说明了一个极其可怕的事实——在这所房子内的中国人备受日军的凌辱。

尊敬的先生,我呼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非法进入德国人房屋的行为。日本当局向来行事妥当,如若它认为此类搜查势在必行,且又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这种必要性,我会很乐意地亲自陪同任何这样的一个搜查团,或者委派一名大使馆官员或另一个德国人代表我本人来陪同他们。

尊敬的先生,如获此信,敬请告知,并速回复,不胜感激。我祈盼就地解决此事及类似事务,而无需将之诉至我国政府。

您恭顺的

德国驻华大使馆留守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 G. F. 罗森博士

(张春美 译)

27. 西门子公司致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公函

1938年1月20日

副 本

西门子公司

总经理办公室

事由:南京电厂事宜

致上海德国总领事馆

我们从南京本公司的拉贝处获悉,他至今未能获准去查看我们在南京建立的电厂,不久前交货的发电机尚未安装完毕。我们十分关心拉贝

去查看发电厂一事,以便对发电厂的状况作出报告。

如果您能采取必要的步骤,准许拉贝先生——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南京大使馆罗森博士先生的陪同下去查看电厂,我们将不胜感激。

我们对您的辛劳预表谢意。

致德意志的问候!

西门子中国公司

普罗布斯特·迈耶尔(签名)

28. 汉口德国大使馆致南京办事处公函

1938年1月20日

汉口德国大使馆

编号:1702/1396/38

致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此副本送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供参阅。

经办人:劳滕施拉格尔(签名)

29. 克勒格尔致施特雷齐乌斯的信函

1938年1月21日

敬启者

今天我终于获准离开南京,就是说,我将于后天在一名日本军官的陪同下出发。反正在这里我常常会有如同生活在拘留营里的感觉,只是这里是一个规模更大的拘留营,尽管我也经常成功地从日本人的视野下溜出去过。

国人和英国人受到的损失更多更大。有几名佣人为了对他们的主人尽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据我所知,德侨博迪恩的房子里就有一名苦力被打死。

在农村,暴行同样十分残酷,最贫穷的人总是受害最严重,他们的一切都被抢光,此后只得靠救济为生。目前在南京约有 5 万人依靠施粥活命。当我们继续加强这个措施后,依靠施粥活命的人立刻增加了 1 倍。

约有 80% 的商店被烧光了……整个太平路约有 20%~30% 的居民区被烧光,已没有人住在那里。不值得再返回那里了,因为在很长时间内,那里都将是一个死城。

我曾采取不同办法来保护您的房子,可惜并不成功,因为人们只重视自己的财产。我只得坐在那里,把进来的日本人都赶走,他们甚至用汽车来拖东西,只留下一些其他的物品。大使馆会有一份详细报告,可能会给您寄去一份清单。

我在这里当然积极参加了安全区的工作。安全区保卫得很好,可惜日本人不肯给予任何保护。

克勒格尔(签名)

30. 魏茨泽克电报指示三则

1938 年 1 月 22 日

卷宗号: V III 101, 140, 141

(1) 致东京德国大使馆

根据汉口德国大使馆本月 15 日来电(编号:25)和本月 20 日来电(编号:35 和 36),请在迄今已经查实并预报的因日本军队不顾德国国旗标志对德国人房屋以及其他德国人财产所造成损失的基础上,向当地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予以全部赔偿。

请借此机会再次强调指出,必须保护德国人在华的财产,以及给予

德国代表和在南京的德国公民以自由。

汉口德国大使馆和上海总领事馆收到相同文本电报。

魏茨泽克

(2) 致汉口德国大使馆

根据本月 20 日来电(编号 35),我已向东京发去电报指示,内容如下:

“请在迄今已经查实并预报的因日本军队不顾德国国旗标志对德国人房屋以及其他德国人财产所造成损失的基础上,向当地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予以全部赔偿。

请借此机会再次强调指出,必须保护德国人在华的财产,以及给予德国代表和在南京的德国公民以自由。

上海总领事馆收到相同文本电报。”

魏茨泽克

(3) 致上海总领事馆

根据您处发给汉口德国大使馆的电报(编号 14),我已给东京发去电报指示,内容如下:

“请在迄今已经查实并预报的因日本军队不顾德国国旗标志对德国人房屋以及其他德国人财产所造成损失的基础上,向当地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予以全部赔偿。

请借此机会再次强调指出,必须保护德国人在华的财产,以及给予德国代表和在南京的德国公民以自由。

汉口德国大使馆收到相同文本电报。”

魏茨泽克

31. 陶德曼的电报指示

1938 年 1 月 23 日

明码电报

编号:19

致上海德国总领事馆

请将 1 月 22 日柏林发给东京的电报指示,通过合适途径告知罗森。

陶德曼

32. 菲舍尔致南京办事处公函

1938 年 1 月 26 日

致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兹随函寄去西门子中国公司关于拉贝先生请求查看南京电厂来函的副本。

请您尝试取得当地日本当局的准许,在可能的情况下由办事处一位先生陪同他去查看电厂,并指出电厂关系到德国的巨大利益。

如能告知采取措施取得的成效,我将十分感激。

菲舍尔(签名)

33. 南京自治委员会致德国大使馆函

1938 年 1 月 27 日

有关难民返家事宜,本委员会已宣布设立第一和第二行政区,现在第三和第四行政区以及下关行政区也已组织完成,并由警察在日本宪兵的帮助下认真维持地方治安,使之不会发生意外事件。本委员会除普遍张贴公告外,也请求大使馆劝说难民们返回自己的家里去。本委员会对大使馆过去对难民们的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

自治委员会公章

34. 美国国务院新闻稿(第 38 号)

1938 年 1 月 27 日

驻南京领事约翰·阿利森昨晚向国务院通报:日本大使馆海军武官中原(Nakahara)大佐于 1 月 25 日下午拜访了阿利森领事,并就 1 月 23 日晚一名日本海军人员非法进入我使馆车库一事深表歉意。他说,事件正在进一步彻底调查之中,并且他们已经公布了严格的规章制度,监管日本海军人员出入南京城。中原大佐承诺日本海军方面决不允许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曹慧敏 译)

35. 美国国务院新闻稿(第 39 号)

1938 年 1 月 27 日

上海美国总领事向国务院报告,他从芜湖收到的消息显示,日本士

兵自12月10日进驻芜湖以来就肆无忌惮地占领飘扬着美国国旗的建筑,尽管这些建筑上已经贴有禁止入内的日文告示。12月13日,他们扯下属于美国医院所有的一艘船上悬挂的美国国旗,并把它扔进河里。医院的管理者捞起了旗帜,并将它交给两名日本指挥官,这两名日本指挥官表示了歉意。几乎是同一天,日本士兵闯入循道宗学校,强行命令看管人把美国国旗降下来;然后,他们闯入学校搜查了整个校舍,还炸开了学校的保险箱,完全无视写着禁止入内的日文告示。更多信息显示:自进驻芜湖以来,日本士兵实施多起抢劫行动;日本士兵接连两晚闯入某传教所寻找妇女和珠宝;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女人和珠宝,因此损失不大;一名醉醺醺的士兵在一位美国女传教士面前挥舞他的刺刀,当时这位女传教士正努力保护一名中国看门人。日本士兵在她的勇气面前尚有所克制,所以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总领事高斯(Gauss)先生提醒日本总领事注意上面的一系列事件,并要求日本当局立即调查这些事件,保护美国人和他们的财产,尊重美国国旗。

上海日本总领事于12月31日写信给高斯总领事称,他已经命令一名军官从南京出发去芜湖调查上述事件,但是由于军事单位调动频繁的缘故,目前他们尚无法与当时驻守芜湖的军事单位取得联系。他表示已竭尽全力。他还表示日本军事当局已向芜湖各军事单位下达了命令,以确保此后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高斯总领事于1月22日向国务院报告,关于在芜湖发生的诸多事件,他至今未收到日本当局任何进一步的回音来证实他们已经采取了令人满意的行动,并查出涉案军事单位。他只好又一次提醒日本总领事关注此事,并要求其通知日本军事当局尽快采取令本国满意的行动。

(曹慧敏 译)

36. 美国国务院新闻稿(第 40 号)

1938 年 1 月 27 日

根据国务院的指示,驻东京的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于 1938 年 1 月 17 日给日本外务大臣写了下面这封信:

“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我不得不提醒阁下重视美国居民的汇报和怨言。日本最近在南京、杭州及其他地方开展军事活动的过程中再三地非法进入美国所属建筑,搬走物品、遣散人员以及实施其他掠夺美国财物的行为。为了表明这些财物归美国所有,我们已经在这些建筑上插上美国国旗,并且张贴了美国政府发布的用英语、汉语和日语书写的告示。根据报告,日本士兵不仅对这些告示熟视无睹,而且还在各种场合肆意撕毁、焚烧和损坏美国国旗。根据我国政府指示,我必须告知阁下,我国政府认为这些行为相当严重,并表示严肃的抗议。我国政府发现,上述日本军队恶名昭著地无视美国权利的表现与阁下在 1937 年 12 月 24 日所发信函中的承诺严重不符:‘已经向陆军、海军及外交当局下达严厉的命令……各部门要比过去更加重视并严格遵守上级反复下达的命令:即不能侵害和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干涉美国和其他第三国的权益。’

鉴于此类事件发生在我国收到日本帝国政府寄来的上述信函之后,并且根据报告,日军这种无视美国权利的行为仍在继续,美国政府观察后发现,日本政府目前采取的措施根本不足以确保今后中国境内美国国民以及美国权利和财产不会遭受日本武装力量的袭击或日本当局和军队的非法干涉。因此,我国政府要求日本帝国政府重新强制执行并保证有效实施先前下达的命令,从而避免类似暴行的再度发生。”

收到这封信,日本外务大臣立即向格鲁大使声明:日本政府已经向陆军和海军下达了尽可能强硬的命令,以避免一切可能对日美友好关系造成危害的行为和举措。

1 月 19 日,美国大使被告知,日本外务大臣已经将格鲁先生 1 月 17 日的信件提交给内阁讨论。

1月20日,美国大使馆从日本大使馆获悉,日本政府正在采取一项措施阻止[日军]对外国权利和财产的进一步侵害。不久,军部将派遣一名高级军官作为其直接代表前往南京。

昨天,即1月26日,格鲁大使向国务院报告说,上面提到的高级军官是一度担任驻伦敦陆军武官的本间少将,陪同他一起前来的还有最近派驻渥太华的陆军武官弘田(Hirota)陆军中佐。他们两位将先前往上海,然后抵达南京。

(曹慧敏 译)

37. 沙尔芬贝格:1938年1月28日的南京现状

这期间,在我们的房子里铺设了自来水管,但管子里的水压很小,因此楼上只有很小的水流——像一条细线。尽管如此,我们已经洗过一次澡。马路上的许多消防龙头都被砸坏并冻起来了,致使外面地上流了许多水。

日本人提供给我们的食物是完全不够的。如果我们依靠他们提供的食物,一定会饿死的。昨天水泥厂的丹麦人辛德贝格又给我们送来了一头小猪、鸡蛋和两只鸭子。虽然他在途中曾被逮捕,但在向哨兵送了一箱鸡蛋后,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掩护他通过了岗哨!

我们分了一些食物给其他的德国人、佣人和警察,他们是靠我们的口袋生活的。

这里完全没有洋葱,只有很少的蔬菜,外国人由于吃了许多大米饭,害怕患败血病,大家都想吃日本人食堂的苹果,但因为苹果要用日元购买,大家都想弄到日元。我们的100日元已经用光了,因为从中分了一些苹果给所有的德国人和几位外国人。

日本人的食堂变得多起来了,主要经营啤酒和清酒。日本人对啤酒的需求十分惊人,一卡车的数百箱啤酒转眼之间就卖光了。

日本人故意杀死所有的牲畜,例如水牛就是如此。假如有农民逃过了这次劫难,但他无法耕种水田,其后果就是饥荒。所有的猪都被砍去

了脑袋,随意乱丢在那里。矮种马和驴子都被征用了。在这里可以看到日本人骑着驴子出行,或者坐在黄包车里用驴子拉着走,真是一副可笑景象!中国人仍然不敢从安全区出来,只有白天是例外,但也都是一些老年妇女和孩子们,现在他们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快活地偷窃和抢劫。我们的印象是日本人乐于看到这种情况,以便推卸他们的责任。他们偷得特别多的是木料,例如路边树旁的保护架和竹篱笆等转眼之间就不见了。从房屋里拖出来的都是日本人留在那里没有取走的东西,安全区这里由此成了一个快活的“小偷市场”。那些拿不到薪水的佣人们也跃跃欲试,这对不寄钱给佣人的德国人来讲,他们的财产面临很大的危险。正如前面已经多次讲过的,由于这些佣人的处境异常困难,致使他们背信弃义地靠贱卖主人的财产维持生活。

姑娘们都不敢走出安全区一步。1月25日晚上,住在紧靠斯特内房子旁边的一个14岁少女出去取蔬菜时落入了日本人的魔掌,她在逃脱时被他们一枪打中脑袋身亡。年老的传教士麦克伦(McCoullun)在这里领导一家医院,1月16日,由于他要求从后门进来的两名日本兵离开医院,结果颈部被日本人用刺刀刺伤。1月27日,美国外交代表阿利森先生和另一个美国人被日本人打了耳光,虽然阿利森日语讲得很好。

日本人在抢劫方面十分出色,例如他们要将一架三角钢琴从银行搬进一个马厩里去,他们就让钢琴从楼梯上滚下去,琴弦断掉了,现在还躺在银行里。阿曼先生的办公室也在那家银行里,日本人在保险柜上方的水泥墙上打开一个洞,将所有东西洗劫一空。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玄武湖岛上的高尔夫俱乐部和日中文化协会被烧得精光,德奥协会和德中文化联合会没有受到损坏,里面住着几百个难民,好的家具都集中在一个房间里。那里还有最后一个煤仓库,我们看中了它。首都饭店被一个参谋部所占用。英国的国旗还在国际俱乐部墙上快活地飘扬着!它还完好无损。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工程师是第一个匆忙溜到上海去的德国人,他坐的是敞篷货车,行驶了12个小时。他的许可证要归功于福田参赞,他是这里最友善的日本官员。

我们的头顶上方不断有飞机飞过去。1月25日,中国人轰炸了飞机

场。1月26日晚上,日本防空保护,到处都黑乎乎地伸手不见五指。

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宪兵陪同不得外出一步,就像政治犯那样!

沙尔芬贝格(签名)

38. 菲舍尔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8年1月28日

上海德国总领事馆

编号:18

卷宗号:4L/18

附件1份

呈送汉口德国大使馆

第52号报告副本呈送汉口德国大使馆,供参阅。

菲舍尔(签名)

关于赔偿损失申报书的指示(副本)

1938年1月28日于汉口

1. 赔偿损失事宜由霍特先生办理,由劳滕施拉格尔先生执笔。
2. 赔偿损失事宜应作为急事办理。办公室收到草案后交劳滕施拉格尔先生处理。
3. 应为每个受到损失的帝国公民设立一个特别档案页,将一切情况登记入册。此外应设立一般损失档案和“南京损失”特别登记册。要特别重视做到尽可能的准确,应注意的有:日期——例如1月13日南京办事处的报告;整体的报告——例如拉贝和克勒格尔的报告;转寄——例如放置在其他帝国公民处的物品;以前的申报书——例如黑姆佩尔在占

领南京前的损失；估计总损失——例如克勒格尔的信函。

4. 应为损失的帝国财产设立特别档案页。
5. 应找出赔偿损失申报书的上海模式，或递交公文照会模式，
6. 对日本人造成施梅林和埃克爾特的损失情况，我以为不是毫无疑问的，请发文询问南京办事处。
7. 赔偿损失申报书至少应缮写或制作 5 份（卷宗、柏林、东京、上海、南京）。
8. 传送。
9. 归档。

39. 美国国务院新闻稿（第 44 号）

1938 年 1 月 28 日

在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城之前，包括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美国公民都被劝说撤离了南京。但有 18 位美国人——他们大多数是传教士、医生、护士和教师——选择留了下来。

美国领事馆仍旧保留，由中国监护人和看守人照管，我们还在建筑上张贴告示，以证明它们是美国官方的建筑。南京城里其他美国财物也都张贴了类似的布告，以此保护美国的所有权和利益。

日本军队于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占领南京城。

此后，12 月 28 日，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约翰·阿利森被美国官方派往南京，重新恢复大使馆，调查南京城中美国人的处境和美国财物的情况，同时履行使馆保护美国国民权益的职责。阿利森忠诚地投身于他的重任；他与留守南京的美国人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已对美国大使馆的情况、使馆人员的财产安全、美国人居住的环境以及美国所属财产状况进行了记录和报告。目前他已经接到并向国务院报告了大量损害美国人权益的案件，其中包括美国财产遭到破坏，美国建筑遭受非法占领以及其他事件。他正致力于搜集、证实和报告与此相关的事实等一系列积极的活动。

尽管阿利森先生的工作困难重重，但在南京这个当前极端暴力事件

频频发生的地方,他只能同另一位军官以及一位职员共同努力;尽管为了成功地开展调查工作——这是他的职责——他已经遭遇了许多困难,然而国务院从中国接收到的报告显示阿利森从未判断失误或草率行事;相反有关报告显示阿利森先生很有信心,而且他已经与他认识的日本公务人员相互合作,共同解决此事。

阿利森曾在日本居住过并会说日语。

下面的报告是阿利森先生目前正在调查的众多案件中的一件:1月24日晚,日本士兵持武器强行进入金陵大学,这是美国的学校。次日,即1月25日,他得知了这一严重侵犯美国财物的事件。在进行了局部调查之后,阿利森先生向日本大使馆就此事提出抗议。随后,1月26日下午,一位日本大使馆警察和其他日本警察来到金陵大学调查此案。调查首先从一名中国籍女性目击者开始,随后他们来到一栋被日军非法占领的美国建筑内,占领此建筑的一些士兵承认他们占有了美国的财产。阿利森先生和美国公民兼金陵大学教师林查理(Charles Riggs)先生一起陪同日本警察进行了调查。阿利森先生于1月27日向国务院报告了调查的详细过程,事实如下:

“昨天在对美国财产被非法侵犯一案的调查过程中,美国公民兼美国学校金陵大学的教师林查理先生和我本人均不幸挨了一名日本士兵一记耳光,且林查理先生还遭受了更为严重的攻击,他的衣领被扯破了。

“这一事件将近期发生的一系列类似冲突事件推向高潮。这些事件证明了美国大使馆在过去这些天里为制止日军对美国财产继续非法侵占行为所做出的不懈努力。1月25日傍晚,在美日双方就此事进行磋商时,日本大使馆福井认为我过于轻信美国传教士的言论。

“我于1月25日11时得知:日本武装士兵已于1月24日傍晚强行进入美国学校金陵大学的农具商店内。在对躲藏在商店内的一名中国人进行搜查后,他们带走了一位中国妇女。该名妇女两小时后被释放,据称她被强奸了三次。1月25日下午,林查理先生和一位美国教授贝德士博士对这名中国妇女进行了访问。她能够辨认自己当时被关押的地点。这个地方正是目前被日军占领的美国天主教牧师以前居住的地方。我们向日本大使馆通告并提出抗议。1月26日下午,身穿便服的日本大

使馆警察和其他日本警察前来调查此事,在林查理先生和我陪同下,他们首先来到中国妇女被带走的地点。在询问了现场的几个人员后,日本警察们将那名中国妇女和另外两名中国人带到这位妇女被强奸的地方。这时他们开始讨论,在那名妇女尝试辨认出袭击者的时候,林查理先生和我是否应该陪同那名妇女进入现场?因为先前中国人指责日本人胁迫他们,因此林查理先生不希望让这名中国女子单独行事。日本警察建议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进入事故发生的场地,但是他们没有说我们绝对不可以这么做。其中一名警察强行押着这名中国妇女走进该建筑中一扇敞开着的大门,林查理先生跟在她的后面,我也紧随其后。刚一进门,我们便停了下来讨论这件事情。就在此时,一名日本士兵愤怒地冲了上来,并用英语嚷着‘后退,后退’,同时将我往门口推。我慢慢往后倒退,但是我还没来得及退出门外,他就猛然扇了我一记耳光,然后转过身去也打了林查理先生一记耳光。和我们同行的警察似乎无力阻挡他,他们中的一个人用日语说着‘他们是美国人’或者带有这种意思的话。然后我们被推至门外的街道上。当袭击我们的日本兵听说我们是美国人时,他的情绪更为激动,在嘴里重复说着‘美国人’的同时,企图再一次袭击离他较近的林查理先生。日本警察试图阻止他,但他还是扯下了林查理先生所穿衬衣的衣领和几个衣扣。这时,该部队的指挥官出现了,他也十分无礼地朝我们吼叫。即便如此,林查理先生和我决没有碰任何一名日本士兵,也决没有跟与我们同行的警察之外的任何人说话。”

阿利森先生进一步报告说,他们然后去了日本大使馆。

“在那里我们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福井先生。福井先生的态度是,我们不应该进入士兵看守的这栋建筑内,即使当时我们正在调查上述有关日本士兵非法占领美国财产的案件。他认为他们的士兵已经警告我们离开,因此掌击我们似乎也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我告诉福井先生,日本士兵的这一行为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并且我要求日本军方打电话就此事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他承诺会立即向日本军事当局汇报此事。”

阿利森先生对此事的后续报告内容如下:

“今天早上 11 点钟,本乡少佐来到大使馆并代表日本军队指挥官对上述事件的发生表示道歉。他说,他们正认真调查参与此事的这支部

队,而且这支部队离开南京的日程也已经确定,目前尚未离开只是因为要对他们进行几天的调查。我对本乡少佐的来访表示赞赏,不过我强调说,尽管我个人愿意接受他的道歉,但我无法保证我的政府能够接受这样的解释。”

阿利森先生在1月28日给国务院发回的电报中这样写到:

“今天下午我在广播中听到一则让我震惊的消息。日本官方对当日事件的描述是这样的:当日本士兵要求我离开场地的时候,我表示拒绝并且还侮辱了日本军官。

“正如我在1月27日的报告中所叙述的那样,当我遭受袭击的时候,我退出了那座建筑。而且从当时站在一旁观看的林查理先生的视角来看,我事实上被迫后退直至背倚着大门。遭到攻击之时我根本就无法向前迈进一步。

“关于侮辱日本军官的说法,当本乡少佐昨天早晨前来大使馆道歉时,我就表明决无此事。今天晚上,我问福井先生我是如何侮辱日本军官的,他的回答是,我未经允许擅自闯进那座建筑内。我于是向他保证,我无意侮辱日本军事当局并要求他澄清此事。”

(曹慧敏 译)

40. 魏茨泽克致伦敦德国大使馆指示

1938年1月29日

卷宗号:Ⅷ 126,Ang. 11

内容:关于去年12月1日的指令(卷宗号:Ⅷ 126,Ang. 11)

致伦敦德国大使馆

长江上的英国海军舰艇在南京发生战事期间,一再给予留在那里的德国大使馆人员和其他德国公民以帮助,但直到现在我们才从在华机构的书面报告中获得全面的了解,因而未能及早表示赞许。

我请求以适当的方式,向所在地政府表示德国政府的谢意,同时请

求向在华参与帮助的英方海军舰艇转达我方的谢意和赞赏。

随函附上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对前述情况的报告副本,供参阅。

魏茨泽克(交办)

副 本

1938 年 1 月 31 日

德国外交部

编号:2722/2250/37

卷宗号:Ⅷ183

此副本发东京德国大使馆,供参阅并请通过可靠途径告知下属领事馆当局。对中国被占领地区的办事处由东京大使馆有目的地转发。

经办人

W. 冯·施米登(签名)

41. 陶德曼致汉口总顾问处公函

1938 年 1 月 31 日

编号:5720/1509/38

接续大使馆本月 27 日(编号:5720/1509/38)关于南京损失的函件

我谨请总顾问处的先生们告知留在南京的财产遭到损坏或毁坏的情况,同时附上下述格式的赔偿申请书宣誓声明:

“兹宣誓保证列出的物品全是我的个人财产,存放在第三者处的财产没有列出。所有陈述诚实可靠。”

陶德曼(签名)

42. 菲舍尔致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电报

1938年1月31日

通过英国炮艇从上海发给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下述电报：

大使请求与本间将军进行友好会谈。本间是东京总参谋部的部门负责人，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将去南京几天。

如果您向所在地总领事表示希望会见本间将军，他乐意接待您。

供您个人参考信息：此人是个魁梧的军人，语速缓慢。

菲舍尔(签名)

43. 美国国务院新闻稿(第48号)

1938年1月31日

1月28日傍晚，国务院指示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对1月26日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约翰·阿利森先生在南京遭到日本士兵扇耳光事件，向日本外务省发表口头声明。

国务院命令东京的美国大使馆与日本外务省高层官员口头交流阿利森先生于1月27日和28日发回电报的实质内容。国务院强调美国政府相当重视这起事件，而且美国政府有理由相信整个事件，包括美国外交代表遭到日本士兵扇耳光一事决不是孤立的，它与美国财产遭到非法侵犯、美国权利受到漠视等一系列事件息息相关，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典型代表。美国驻东京使馆还强调，鉴于连续发生的所有类似事件和南京的日本大使馆官员福井先生的言论——即阿利森先生过于相信美国传教士的话，美国政府在南京的代表有必要查明关于美国财产遭到侵犯等一系列报告是否属实。国务院还建议驻日本的美大使馆指出这样一些事实：阿利森先生当时正在调查一桩未经授权同时也是不正当侵占美

国财产的行为；阿利森先生是在日本大使馆的警察及其他日本警察的陪同下前往美国所属建筑进行调查的；调查从一幢美国所属的建筑转移到另一处，这里以前是天主教牧师的居住地，而现在却被日本士兵所占有；[阿利森]前往上面所提到的那幢建筑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是否有可能询问那些未经授权就侵占美国财产的人员；在没有遇到任何岗哨或警卫的情况下，阿利森先生和林查理先生跟随日本警察进入了被日本士兵占领的那幢建筑的大门内；日本士兵一命令他们后退，他们就立即依照其指示做了；日本士兵是在阿利森先生设法退到门外但尚未来得及完全退出大门的过程中掌击了他。

还应告知日本外务省，美国政府期待他们作出郑重道歉并保证日本政府将严惩肇事者。

格鲁大使于1月29日报告说，大使馆已经全面贯彻了国务院下达的指示。1月29日傍晚，他已经与日本外务省次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格鲁大使强调了服从美国政府精神的重要性，同时表示，1月30日（星期天）他将整天守候在家中，希望尽快收到日方的回音。

格鲁大使昨晚报告，日本外务省次官邀请他于1月30日（星期天）晚上10时在他的官邸见面。他代表日本政府就阿利森先生受到袭击一事向格鲁先生表达深深的歉意，并表示在对此事进行严格的调查以后，日本政府将采取适当的措施严惩肇事者。大使将日本外务省次官的讲话内容翻译成英文，内容如下：

“1. 不管当时的情形如何，我们对日本士兵袭击美国大使馆官员这一事件深感抱歉。一位日本少佐已经代表其军队指挥官向阿利森先生表达了悔意和深深的歉意。尽管阿利森先生已经接受了道歉，在此日本帝国政府亲自对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表达深深的歉意。

“2. 考虑到这起事件的严重性，日本帝国政府承诺，在经过严格的调查以后，他们将采取适当的措施严惩肇事者。

“3. 每当此类性质的事件发生、牵扯其中人员时双方意见很可能会产生分歧。具体到这件事情上，关于日本士兵掌击美国领事的情形，美国政府所提供的阿利森领事的汇报和日本政府收到的汇报之间有着实质的性差别。事实究竟如何，尚待正在进行的周密调查结果来确定，并

且他们愿意通报调查实施的情况。”

大使馆三等秘书约翰·阿利森日前向国务院汇报,本乡少佐于1月30日下午告知初步的调查结果,日本军队指挥官和20多名士兵正在军事法庭接受审讯。本乡少佐还表示,他意识到阿利森先生侮辱日军的说法完全是一个误会,而且他们已经向日本军事当局高层解释了这件事。

(曹慧敏 译)

44.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8年2月1日

德国大使馆

编号:67

卷宗号:2722/1112/38

附件1份,打印件3份

内容:1938年1月中旬的南京形势

呈送柏林德国外交部

谨随函呈上行政主管沙尔芬贝格关于1938年1月中旬南京形势的个人随笔。

东京德国大使馆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陶德曼(签名)

45.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8年2月1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5

卷宗号:2722/1076/38

关于今年1月20日的报告(编号:2,卷宗号:2722/2011/38)

打印件2份

内容:自治委员会的困难;日本人一再制造暴行

致柏林德国外交部

据办事处的中国雇员刚才获得的消息,这里的自治委员会会长陶锡三先生递交了辞职申请书。辞职的原因是日本人继续给自治会的工作制造困难。自治会想要谨慎地逐渐解决难民们从安全区返回其他市区的问题,日本人却要使用暴力,计划在本月4日由日本兵将难民们赶出安全区,并把他们的茅草房和小卖店摧毁。

如果说难民们还不敢返回其他市区,那是因为日本人每天还在制造暴行。例如有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女儿重新回家的事件,日本兵要强奸她两个女儿时,由于她们反抗而被刺死,因而这个母亲又回到了安全区。

有位24岁的姑娘躲在拉贝先生的房子里,当她壮着胆子到伯父家里去取食物时,在那里遭到了日本兵强奸。

上星期日,即今年1月30日,拉贝在去教堂的路上听到中国人向他呼救,有个喝醉的日本兵把一名妇女拖进了司法部附近一所只有一口棺材的空房子里进行强奸。拉贝立刻跑去把那个日本兵赶走了。

自治委员会新开了一家浴室,日本兵闯进去抢走了职员们的钱,并开枪行凶,其中一个职员被打死,两个人受伤。

一个有13口人的家庭几乎全家被杀害,只有两个小女孩幸存下来。她们亲眼看着母亲遭污辱和蹂躏,最后被残酷杀害,她们在母亲的尸体旁

坐了14天,后来是邻居收留了她们,拉贝是从邻居那里把她们接走的。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理解为什么有许多难民说,他们宁愿在安全区立刻被杀害,也不愿“在家里受折磨”。

因为与汉口的邮路不畅通,我将此报告直接呈交外交部。汉口和东京的德国大使馆及上海总领事馆通过可靠途径收到本报告的打印件。

罗森(签名)

46. 评论:1937年7月以来在 中国战争中的日本国防军

1938年2月1日

(1) 在战争开始前的几年里,日本国防军不是抓在国家领导层手里的一件武器。几年来,它——尤其是军队——被政治化了。各个政治派别,特别是军队内的政治派别一再直接干预下级组织的政治,直至发生军事叛乱和政治谋杀。

除去军队内部的这种骚动情绪外,国防军的不同军种过去和现在都有着各自的政策,绝对不是相同的政策。陆军和海军的矛盾由来已久,这是传统性的,其基础依然是武士阶层制度原有的嫉妒。

在陆军内部,驻满洲的占领军最高司令部拥有一个完全独立的地位。最高司令官同时也是驻满洲国的日本大使和关东地区的总督,是满洲的真正统治者。这里一直奉行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其基础依然是田中奏折。

这种政治主要运用一种简单的手段,即制造“意外事件”,利用它作为军事干预的借口,将官方的政策置于既成事实面前。这些意外事件大多导演得相当拙劣,手法都是老一套。对幕后操纵者来说,目的是通过“中国事变”——虽然理由站不住脚——进行军事干预。

(2) 显然,军官团政治涣散,军风军纪最差。从历史上看,这种政治化对各个军种造成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在这方面,探讨日本国防军内的政治活动是否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是没有意义的。日本的内部状况肯定是不理想的。陆军与海军相比,在分配军费上肯定是吃亏的,某些军界人士的不满情绪肯定有一定的合理性。尽管如此,在上层建筑没有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只有担当责任的最高机构能够和可以决定这些有分歧的要求。总之,这是明明白白的事。

(3) 日本的政治领导在中国军队现代化的活动中,见到了一根所期望的避雷针,这完全是可能的。但可能只有在中国北方的那帮人希望看到这个活动,在地区局部的范围内,不必投入太多力量。这个计划被海军的嫉妒搞黄了,后者不让陆军独享荣誉,于是在上海制造了“中国事变”,可能也不是故意要引起大规模行动的“中国事变”,而是想要以现有力量取得一个廉价的成就。

(4) 我们可以这么说,日本忧虑地注视着远东苏维埃俄国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见到随着中国不断统一和军事力量增强,面临着一个新的大国因素。这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日本在中国不断无理地侵犯其主权,促成了以更有力的方式来统一中国。不需要一个特别的宣传,它使甚至最不关心(政治)的中国人也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统一以及和平发展的敌人哪里。

中国的国家领导在 10 年斗争中,实现了镇压谋求独立的各省军阀,打击了共产主义。其国防军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

尽管中国内部会有许多阻力和干扰,但可以估计,其在短时间内就会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有战斗力的部队,主要是步兵。三年内火炮和特种武器也将达到足够强大的程度。空军力量正处在发展阶段,虽然暂时没有确定一条明确的路线,因为这里也有各个派别在争斗。海军也还只是开始制订一个必不可少的保护海岸线的计划。

从这些认识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虽然这可能不是日本政府领导人的主意,但实际的掌权者都有意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

(5) 如同上面已谈过的,日本方面可能有人估计北方的目标是想以驻扎在河北和满洲最高司令部所指挥的部队达到占领河北、察哈尔和沈阳的目的;在上海则通过驻扎在那里的登陆军团和第三舰队来加强阵

地。但众所周知,情况的发展却走了另外一条道路。

(6) 根据这里掌握的情况,日本通过秘密恢复从前解散的师团建制,在和平时期就已在扩大它的军队。战争爆发时显然是为了防备苏俄,通过将动员的部队分成现役、预备役和后备役三个部分,各占三分之一,使陆军翻了三番。运送师团大多不是单一兵种,而是混成旅的形式。

我深信,这种动员的方式是不成功的。无论如何,由于将年轻的和年长的混合编在一起,大大降低了部队的战斗力。例如,对一个作战舰队必须按照最慢的单位确定速度,一个部队是按照最年长者的作战能力确定其重要性的。按照自然规律,年长者的身体及精神方面在训练中与年轻者相比有着重大的区别。不论怎么说,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日本的陆军在作战能力、纪律和士气方面并不很高,无法与 25 年前相比。我曾有机会在那里作过四年之久的深入研究。纪律涣散和士气低落最令人堪忧的标志是不断的侵犯行为,持续的和经常增多的抢劫事件、纵火、强奸和大屠杀。根据一致的报告和观察,上级领导完全无力制止这些行为。

那些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少量报告,只有极少一些是符合实际的,我这样讲绝对没有加以扩大。(日军)上层指挥官对此是否进行了认真的干预?尤其是那些严重的侵犯事件是在日军最高指挥官眼皮底下发生的,那些抢来的私人财物不仅有现钱和贵重物品,而且还有家具、钢琴、钟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并在上海大量地装上船运回日本,就更值得令人怀疑了。

值得注意的是,海军登陆部队具有非常好的纪律、表现和秩序。

(7) 战斗的勇敢精神在日本步兵那里也是成问题的。一般来说,日本人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勇敢精神。无数个人行为——它在外国是与“武士道”和“武士”的概念相等的——早在过去的战争中,更多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虚荣心和装模作样地做戏。日本人对“无声的英勇气概”无论如何是不熟悉的。对此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中国士兵的英勇精神在本质上要远胜于日本士兵。

(8) 这并不是说,日本人在战争中都是不勇敢的,例如那些军官,他们在极度虚荣心的驱使下也是身先士卒的。但相反的情况是,在没有大

炮和飞机火力掩护的情况下,即使是日本军中最强大的分队,也会经常扔掉手里的武器,不认真进行作战,甚至开小差逃跑。一般地说,步兵只有在投入坦克时才敢跟随上前,但也只坚持到有强大反击火力支援的时候。不过,对此也体现出由现役军人和年轻的预备队员组成的日本部队也能有较强的战斗力。

(9) 日本步兵的武器装备不符合现代战争的要求,中国改组后的教导师其武器装备在组织和质量方面无疑也是超过他们的。

日本的大炮大多不是现代化的,中国方面的博福斯山地炮和德国产的15厘米高炮有巨大的优势。日本的大炮从来没有能够压制过我们那些哪怕是微弱的炮火。

尽管如此,日本人取得了巨大的战斗成绩,其原因除去中国方面的特殊因素外——我将对此作专门论述,还在于日本拥有巨大的材料优势。

(10) 日本的领导层向来是死板和迂腐的,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自己的有才智的主意,他们更多的是根据制订的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一旦遇到了某些紧急情况,一切会自动停止。因此不用仔细观察,也能看出日本领导层预先确定的措施。总之,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令人惊讶的情况。这种公式化显得死气沉沉,导致日本人至今从未利用有利时机取得更大的成绩。我经常想起俄罗斯领导层的迟钝无能,我深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应对现代化的战斗,日本的领导层对此就束手无策。

(11) 日本在战术领导上也是死板的,不符合领导现代战争的要求。这里也可能是符合敌方的特点。我怀疑日本人是否了解另一种对战争的领导。

他们对此的战术是把所有的武器和物资集中在狭小的范围内,然后发起一次预定的几乎是插入式的冲锋。在对方的火力下,它最终会在一个划分得很好的纵深区域内失败。不过,即使是在成功的突破时,也不能迅速利用和评估成绩,直到最后才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形势,但已无能为力了。

虽然炮弹组合是正确的,但它大多距离前线很近,可能是出于射程较短的原因。它不按计划将打进纵深地区的火力与后方远程火力相配

合。而这恰恰是上海地区的战斗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

还有,日本人显然喜欢夜间休战,大多情况下只投入少量的坦克,士兵容易成为它们的牺牲品,从来没有取得过真正的成绩。

关于航空兵的情况我将作特别报告。

日本的舰队首次参加了上海的战斗,它们在这里发射了无数的炮弹,却没有取得过值得称道的战绩。特别是8月那几天的上海战斗,在对付部署在浦东的配合上海的战斗的山炮群时,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的火炮在整个战斗期间从船舷不断发射炮弹,却没有损坏一尊中国大炮,中方也只有极微小的损失。

高射炮的火力无论是陆地的还是军舰上的同样成绩微小,火力引导不好,尽管投入大量的弹药还是成效不大。

(12) 我注意到,在评论日本国防军时是以欧洲现代化的军队来作比较的。这种尖锐的评论虽然对中国军队的价值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但应该看到中国的国防军不仅在组织方面还是武器和装备方面均处于起步阶段,而且首先必须转变整个思维方式,何况还有来自内政的和个人的以及因战争造成的经常性阻碍。但我的判断,也有这样的事实可以证实中国方面主要是领导层无能。领导人大多是在日本接受的训练,他们的思维方式像日本人那样也是迟钝的。对他们来说,日本的领导层所以取得成绩,主要应归咎于物质领域方面有太大的区别,日本领导人统一的全面培训自然是大有优势的。

日本国防军的重要意义不一定在于质量,根据欧洲标准衡量,日本的陆军——根据我在大战中的经验——不能与任何欧洲的陆军相匹敌,除意大利的陆军外。它的优势更多也仅仅在于日本国防军目前在远东还缺乏具有现代化组织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对手。

47. 罗森随笔

1938年2月1日

据自治委员会总务课长杨九鸣告知,委员会无权对任何事务作出决

定,就连最小的事情也是如此。它只能做日本军方特高课命令的事。有关难民返家的事宜,日本军方特高课尽管答应保证他们的安全,但当委员会要求对此作出保证时,军方的特高课说了以下的话:

“南京是一个在战争中被日本军队占领的城市。你们必须懂得,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任何意外事件都应视为一件普通的事情。”

委员会十分感激德国大使馆的帮助和建议,它将按照所建议的条件与日本人进行谈判。由于工作十分困难,委员会会长陶锡三提出了辞职申请。他是否能够离开尚不得而知。

48. 迪克霍夫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8年2月2日

华盛顿德国大使馆

编号:219

接续1937年12月27日(编号:1666)报告

打印件3份

附件3捆

内容:美国向日本政府抗议其损害美国的在华利益;阿利森事件

呈送柏林德国外交部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向国务院报告日本军队一系列侵犯美国权利和利益的事件,总领事据此与当地的日本军方机构进行了谈判,没有取得令美方满意的结果。国务院于本月17日指令美国驻东京大使向日本外务省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中明确指出,在调解“帕奈号事件”的同时,日本政府作出的保证显然不足以保护美国的公民及其利益并制止日本军队侵犯美国在华的财产,因此要求日本军队完全杜绝再次发生这种侵犯情况。这份照会由于其语言异常尖锐,起初并未公布。

上月26日,DNB报道了此前发生的事件。当时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三等秘书阿利森和另一个国家的公民正在对日本军队袭击一家美国学

校的中国雇员事件进行必要的情况调查时,受到了一名日本哨兵的殴打。

国务院完全同意阿利森先生的态度,在公布本月 17 日给日本照会的同时,指令驻东京美国大使根据这起事件向日本外务省进行口头交涉。交涉取得了结果,有关部队的指挥官将一批士兵提交军事法庭审讯,日本政府向驻东京的美国大使表示了道歉。报刊报道说,驻东京美国大使格鲁的行动几乎具有最后通牒的性质。总之,美国大使向日本外务省次官明确表示要求在 24 小时内给予答复。

这样,如果对阿利森事件可以视为已经解决的话,那么对本月 17 日的照会尚未有答复。这里的公众意见并未由于该事件的解决得到平息,更多是担心新的事件随时都可能会再次发生,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存在继续复杂化的危险。

随报告附上有关中国报纸对政府部门反应的报道。

迪克霍夫(签名)

49. 吉斯特致比德尔的信函

1938 年 2 月 3 日

副本

北平报告的附件

卷宗号:2722/1282/38

亲爱的、尊敬的比德尔博士先生:

昨天我们离开了日本占领区上海,我有着类似离开苏联时的感觉。我在上海见到的遭到疯狂破坏的情景和听到目击证人讲述的关于南京以及日本军队所到之处的情况,令人毛骨悚然。人们不得不问,在 20 世纪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 与之相比,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只是一场儿戏,因为战争参与者牺牲的并不很多。也许我还没有感觉到亚洲的数量

观念。从您的中国历史知识中,您肯定能举出一系列事例来说明被杀害的人和实物损失为数甚巨。尽管如此,从“平等权利”的日本外交官嘴里听到,这一切都是“为了赢得中国人民的友谊”才这么做的,真是太可怕了。但不可改变的事实是,日本人一直是形势的主宰者,有谁能够来阻止他们的为所欲为呢?由此再度得出这个冷静的政治结论,即只可以和他们做买卖(政治的或经济的买卖),唯一不能和他们做的是文化的买卖!我们还有三天将面临香港的政策——我在北平给《德国总汇报》写的那篇文章被大洋彼岸退了回来,导致我在上海采访不到一个日本人,一定是他们也不很喜欢我。

我同时也以我妻子的名义非常感激您,她还会亲自给您写信。在北平的14天也许曾经依然是我们那次旅行的高潮。因此,我们在北平和周边地区看到的美丽风光是双倍的享受,因为我们在那里特别是在您那里受到了友好的接待,使我们在精神上感到如同是在家里一样。

再次向您表示十分感谢,并致以我们的衷心问候!

阿尔图尔·吉斯特(签名)

50. 沙尔芬贝格:1938年2月3日的南京现状

P. 沙尔芬贝格

编号:4

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困难:不再接受所有银行的纸币,只有①中国中央银行、②中国银行、③中国农民银行、④交通银行的纸币可以使用。日元十分吃香。今天我用上海寄来的钱帮助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美国人。

德国人的身体都很好,只有黑姆佩尔患有风湿病。这里天气既寒冷又潮湿。

2月1日,日高先生和本间邀请了全体外交官,除我们外,还有英国

领事杰弗里(Jeffery)、阿契伏斯特(Archivost)和米里安斯(Millians),美国大使馆阿利森和珀尔西(V. K. Percy)。还有日本参谋部的许多军官参加了宴会。本间的身体结实而高大,很像著名的牧师克纳普,一点也不像日本人。他在伦敦当过武官,曾全程陪同皇太子秩父(Chichibu)参加伦敦的加冕活动典礼。我和武藤(Akira Muta)大佐交谈了很长时间,他在德累斯顿待过两年。据说他不久肯定会担任陆军大臣。还有位十分年轻的空军少佐值得一提,他是个既亲切又十分粗野的家伙。我们坐在3张桌子旁,每张桌子10个人,我们的身后是一排专为斟酒的艺妓。这次从开始起就大量喝酒。本乡少佐声称清酒“就像是水”,许尔特尔喝得烂醉。当时也唱了歌,除唱日本歌曲外,还有《莱茵河畔的哨兵》。接下来是跳舞,又喝了酒。到了11时,全体日本人都喝醉了,变得疯狂粗野起来。11时30分我们在十分融洽的气氛中相互告别!

宴会是于下午6时开始的,按照日本的时间是7时。时间不同有时会产生麻烦。

2月1日清晨,又响起了空袭警报,但我们对此已不再关心了。除此以外,日本的飞机出动异常频繁,机群轰隆隆地不断从我们的上空朝北方飞去,然后又从北方飞回来,无论是下雨、下雪或刮大风,天天如此。从前线飞回来时他们经常是一架接一架,链条似的接连不断,可见它们十分活跃。

令人遗憾的是城内的驻军又更换了,年老的士兵换成了年轻的士兵,由此又发生了许多新的洗劫事件,他们强奸妇女后往往加以杀害。在19号房子的附近,住着一位精神错乱的母亲,我们不能朝边上打开窗户,因为她一直都在大声哭诉叫骂:“洋鬼子!小鬼子!”叫人简直受不了。穷人们都十分贫困,处境悲惨,据说安全区在2月4日就要撤销了,可能是强行拆除。现在如果有哪一位牧师或是拉贝这样的人到难民营去,年轻妇女和姑娘们就会跪在地上,不断地磕头,恳求让她们留在难民营。委员会做过努力,打算先让年长的妇女离开。但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居住地的卫生状况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恶劣,人们几乎无法穿过去,臭气熏天,人行道上堆满了垃圾,根本不能走路,房子里的情况看上去更为糟糕。

关于日本人的后勤补给我必须再写一笔,它运转得非常好。最近我们看到一个车队,从巴伐利亚广场^①到波茨坦广场^②,汽车一辆接一辆,车轮似乎装上了滚珠轴承,一切货物包扎得很好,使老马、小马或骡子都能将重载物牵引上山和下山。每辆车上有一个士兵,可见是大批消费品。此外,许多卡车也往来穿梭不断,驾驶员当然也是小心驾驶。

我还没有写过:鼓楼上面飘扬着五色旗,在其下面的山墙旁是一面新的国旗,与日本的太阳旗交叉着。我们附近的庚子赔款机构墙上也挂着这样的旗。城里其他地方很少见到这种情况。说到底,南京也还只是一座空城。

在城里,中国人大都在白天出来抢东西。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宪兵的陪同下外出,在很多情况下是必不可少的,大有好处,因为经常有哨兵见到一只喜鹊或是一只鸽子,就会快活地朝它开枪。都是一些疯狂的年轻士兵。宪兵见到后就会制止他们的胡闹行为。

1月29日,我们又从日本人那里收到一批从上海寄来的食物,我们大方地进行了分配,也给佣人们分了一些。这批食物总计182元。

P. 沙尔芬贝格(签名)

51. 汉口德国大使馆 1938 年 2 月 7 日报告附件

沙尔芬贝格:1938 年 1 月 20 日的南京现状

卷宗号:2718/1715/38

上周我们的状况有所好转,但隔离居住的中国人^③——据国际委员会拉贝报告有 25 万人——状况极为恶劣。

① 新街口广场。——编者注

② 鼓楼广场。——编者注

③ 指安全区的中国人。——译者注

礼和洋行房子里的自来水情况正常。现在我们每天用公务车送去4桶装在石油桶的水,或者叫他们来取——当然是在一名日本宪兵的陪同下。我们不时也到礼和洋行那里去洗个澡。两天来我们的房子里白天也有电了。

我们可以付钱从日本大使馆那里得到一些牛肉、鸡蛋、苹果、橙子和水果罐头。他们也预付给我们100日元,使我们能够向随军小贩买东西。每个可能来南京的人随身带些日元看来是很重要的。

日本大使馆里的伙食非常丰富,艺妓们帮助那里的官员们度过困难的时期。

我们大使馆终于试图争取日本军方准许我们不时地到玄武湖去活动活动身子。在城里,只准许我们坐汽车外出,再说每条道路上都堆满了垃圾,臭气熏天。也不能在居住地的周围散步,因为路上有成百上千的中国人,他们挨次站在那里。上海路上设立了一个市场,驾驶汽车在那里几乎无法通过。

今天我們不幸和警卫发生了争执,因为13名宪兵中有一人在罗森博士的窗口小便,我们不准他这么做时,全体警卫就威胁要撤走。他现在改在莫尔博士的房间里工作。室内有一只火炉,因为自来水管里没有水,我们无法给锅炉生火。

被隔离居住的中国人状况十分糟糕。先是整天下雨,昨天起又不停地下雪,但没有结冰,下的是烂雪,尽是烂泥浆。难民们在挨饿。国际委员会的拉贝非常担心如何解决接下去的生活供应问题。日本人还加以干预,要让新的自治委员会来操这份心,但它们既没有权威,也没有行动自由,更没有钱。再则,难民们必须在5点钟就起身,还不准点灯,南京就像一个悄无声息的坟墓,像待在棺材里一样黑乎乎的,没有一丝光亮。

新的市自治委员会已开始活动。在唐山路到吉米拍卖公司去的十字路口处站有一名警察,白天可以看到街上有零星的中国人。他们是去寻找他们以前的家,从烧毁的房子里收集木料,傍晚再回到安全区去。就是说,他们已不再像被追赶的兔子那样胆战心惊,但他们并不相信情况会有好转。现在还不断发生许多事件:我前提到过的水泥厂丹麦籍工程师辛德贝格最近将一个孩子送进了医院,他是被到村子里抓鸡的日

本兵打伤的,而且用的是手榴弹。

新的自治委员会还在完全被烧毁的夫子庙招来一些姑娘,设立了一个正规的妓院,现在安全区几乎不再发生故意骚乱的暴行了,抢劫事件也很少发生,安全区的警卫工作十分严密。

最近,拉贝先生再次驾车在全城进行了一次巡视,同他以前的叙述相反,他事后承认全城四分之三的房子都被烧毁了。礼和洋行的克勒格尔先生希望日本人准许他乘火车离开南京。

根据拉贝先生的报告,占领南京的日本部队都是后备军人,他们被经由上海调回到北方前线去了。经过这里到芜湖去的部队也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士兵,许多人留有胡须,患有脚气病。马匹也都疲惫不堪。但给养供给情况肯定十分出色。

沙尔芬贝格(签名)

52. 南京 1937 年 12 月 8 日至 1938 年 1 月 13 日大事报告

1938 年 2 月 9 日

1937 年 12 月 8 日,最后一批欧洲人离开南京城,登上了怡和洋行的仓库船。南京城里总共只留下了 22 名欧洲人^①,作为南京国际委员会成员,他们设立了于 11 月中旬酝酿的安全区。尽管这个安全区并没有获得日本人的承认,但总的来说,它在南京被占领以前得到了日本人的尊重。安全区里只落下少数大炮的炮弹,战争期间牺牲的人也很少。12 月 8 日,日本人已经到达麒麟门,城里清楚地听到了大炮的轰隆声。

12 月 9 日,飞机轰炸了一整天,空袭异常激烈,但空袭主要是针对城外中国军队的阵地,针对城南的城门和城内的军队集结地。城南的城门

^① 这里用词有误,用西方人比较准确,因为这 22 人当中有 14 名美国人和 1 名奥地利人。——编者注

在12月9日早晨就已关闭。后来我们获悉,日本的一股小部队差一点成功地从中山门进入城里,只是一个偶然的情况得以及时地关闭了城门。下午,根据唐生智将军的建议,由欧洲人组成的国际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目的是要求日本人停战。他们打算从当时还停靠在下关的帕奈号上向统帅^①发一个电报,以取得他的同意进行和平谈判。但这份电报没有能发出去,因为唐将军不同意这么做。唐将军却建议国际委员会自己与日本人进行谈判,目的是建议停战,尽一切努力避免在城内作战。委员会也表示同意这么做,做了一切准备,并通过一名国会议员与日本人取得联系,提出下述建议作为谈判基础:停战3天,中国军队带武器从城内撤出,将南京城和平地交给日本人。但是,委员会在送委员到日本人那里去之前,要求唐生智将军写一份书面声明,保证一定遵守这份口头建议。但唐生智将军没有写这份声明,[委员会]因而无法直接与日本人进行谈判。

1937年12月10日,日本军队继续挺进,直接进逼到城门外,兵临城下。步兵的机枪子弹和大炮打到了中山路上,这里到处可以见到飞机轰炸造成的严重破坏景象。

12月10日晚上,紫金山遭到大火焚烧。11日早上,日本人已将几门大炮架在紫金山上,从那里朝南京城和中国军队的阵地开炮。

12月12日是星期日,开头十分平静,日本炮兵不再朝城里开炮,只飞来过几架飞机。只要日本飞机出现在城市上方低飞时,中国的防空部队便开炮射击。将近中午时分,战斗重新激烈起来。日本人集中炮火对着城门和他们计划突破的地方轰击。整个下午,日本飞机疯狂地轰炸浦口,其目的是要堵住中国军队的退路。几乎所有的英国船只——还有仓库船——都在轰炸中受到了严重损坏。长江上还出现了武装的日本摩托艇,但它们主要停在江中心。当天下午,中国军队逐步开始撤退,首先是城南的军队后撤。所有的高级军官已在下午5时离开了总部,而军队撤退的命令却于当晚8时才敲定,但实际上,军队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撤退,而且是乱糟糟的,毫无秩序可言。

^① 指蒋介石。——编者注

据外国观察家对军事形势的判断,他们认为南京从12月9日起就不再有统一的指挥,他们得到印象是前线的每个部队都是在独立作战,与邻近的阵地不接触,不保持联系。下午5时前的撤退还是有秩序的,队伍整齐,十分平静。但下午5时后,撤退的速度加快了,队伍开始散乱。到将近午夜时分,撤退变成了真正的溃逃。看来[卫戍司令部]对撤退本身及如此庞大的部队渡江没有做过充分的准备。总之,12月11日下午,下关只有3艘小拖轮、一艘浮船以及极少数的平底帆船和舢舨。此外,由于[中国军队]在挹江门(去下关的城门)设置了路障,也使撤退异常艰难。那里只开了一道边门,且边门前面还有堆砌的沙包,变得十分狭窄,刚好能通过卡车。铁道部门前也设置了路障,结果堵住了一半的路面,这在12月11日就已造成交通大拥堵。

12月12日,日本飞机将它的主要活动范围转移到了江边。傍晚时分交通部大楼开始燃起大火,照亮了撤退的马路,这条路此时已经完全堵塞,马路上到处都是停下来的卡车、伤兵、马匹、骡子、弹药、米袋、制服、步枪、机枪和手榴弹。

12月13日凌晨,撤退潮平息了,下关的城门被关闭了,并设置了路障,还在城里的人都被关在里面。城内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集合在一起,可能是最好的部队,因为他们是同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才撤出来的。但是,这些有着良好纪律和良好装备的部队,十分疲惫地撤出阵地,分成一支支小部队,向西撤进山里去战斗,或是寻找其他出路。这些部队有些经过三次突破日本军队的阵地后才摆脱了后者的包围圈。相反,另外一些部队则扔掉了他们的武器,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急忙躲进了安全区。

在一些个别地方曾经再次燃起战火,但日本人使用了大量坦克,很快就将中国军人的这些反抗镇压下去。

12月13日中午时分,城内完全平静了下来,中国老百姓蜷缩在家里或防空洞里,等待还没有到来的日本人。下午,日本军队渡江去了浦口,继续追赶中国军队。后来获悉,这些部队迟到了24个小时。日本人原来打算于12月12日晚上就渡江到达浦口。还有日本军舰到12月13日下午才出现,它的炮火主要针对铁路和军队撤退的道路。

据提供信息的人称,城里在12月13日下午很晚才看到第一批日本人。这些日本人起先表现很规矩,一定程度上还是友好的。国际委员会立刻同日本人联系,试图再次获得日本人对安全区的承认。虽然他们拒绝承认,但日本军队的态度是犹豫的。这时他们已经挺进到了波茨坦广场。

12月13日下午,委员会还接管了外交部,并将它改设成一个野战医院。那里的状况是令人寒心的。中国伤兵们已有2至3天没有得到任何护理,所有护理人员都逃走了。而且大楼的所有房间里都堆满了武器和弹药,委员会立即把它们清理出去,避免日本人以此为借口杀害伤员。安全区组织的中国红十字会立刻表示愿意合作,当天晚上终于把绝大部分垃圾和死人运出了这个野战医院,使日本的巡逻队夜里来查看时没有进行干预的理由。

12月14日,日本军队的态度突然发生了转变:禁止委员会照料外交部野战医院里的中国伤员,并拒绝他们进入安全区。由于挺进太快,后勤补给跟不上,日本军队就在12月14日在城内肆无忌惮地进行抢劫,其表现难以描述,根本不像是正规的军队。他们抢走难民们带在身边的所有粮食,睡觉用的毛毯、衣服、钟表等。总之,只要是能够带走的东西,他们都要,看见就抢。[市民]不仅不可以反抗,甚至交出得慢一点,[日军]立刻就用刺刀相向。许多人因为不懂他们的语言,立刻就被刺倒,成了牺牲品。这些可恶的兵痞,还一再闯进安全区,闯进住满难民的房子里,寻找他们前面来的那些人可能是不屑拿走的东西。过去和现在,他们仍然不尊重外国国旗,如果人们试图以坚决的态度保护我们的佣人或我们的财产,那就得忍受日本人的威胁或侮辱。一个日本兵在后面驱赶4个苦力,这些苦力费力地替他们搬运抢来的东西,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景象了。这种有组织的偷窃和抢劫持续了14天,即便在今天也无法保证不会有一批批的士兵为着某个原因外出搞“征用”。中国军队撤退时,曾出现过个别食品商店被撬开、货物被抢劫一空的现象,甚至还有纵火焚烧事件发生。但[南京]城里的绝大部分商店和房屋在南京被占领时仍完好无损。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城市的景象完全改变了,没有一天不发生纵火焚烧事件。目前太平路、中山路、国府路和珠江路正处于这种

情景。整个城南和夫子庙地区已被完全抢光和烧光,如果用百分比来表达,可以说[南京]全城的房子被烧掉了30%~40%。众多被抛弃的军人制服正好给日本人提供了完美的借口,他们声称安全区内有许多中国士兵。他们一再闯进安全区,并不是为了寻找所谓的中国士兵,而是首先不加选择地抓走所有的年轻人,然后制造一个理由,指称他们都是可疑的人。尽管如此,城里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朝日本士兵开过一枪,但日本人却至少开枪打死了5000人,而且大多数是在江边枪杀的,这样做不必掩埋尸体。被枪杀的人中有无辜的市政府工友,有发电厂和自来水管厂的工人。在交通部附近的路边,到12月26日还横陈着30具被捆绑枪杀的苦力的尸体;离山西路不远处的一个池塘里塞进了约50具尸体;在一所寺庙里发现了20具尸体。直至1938年1月13日,我们在江苏路尽头的地方还看到了20具尸体。

此外,最悲惨的一幕当数[日军士兵]对大量[中国]妇女和少女的强奸与蹂躏。无比残暴的行径和使人致死的事件接连不断,即使对孩子他们都不放过。

日军禁止所有欧洲人离开南京,他们只有在日本宪兵的陪同下才准许在城里走动。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位先生于12月28日成功地驾车到栖霞山去购买食物。如果说,这位先生以前相信日本军队的惩罚只是落到南京首都和抗日运动中心的头上,那么现在他发觉农村的境况更为糟糕,这部分是由于中国军队在撤退途中出于军事的原因,纵火烧毁了村庄和一些房屋,但日本人现在却有计划地继续纵火焚烧房屋。蹂躏、强奸和抢劫的事件每天都有发生。许多被打死的水牛、马匹和骡子躺在公路两边的农田里。绝大部分老百姓都逃到山里去躲了起来。这位先生在1小时的行车过程中没有看见一个活人和动物,即便在人口密集的大村庄里也是如此。千佛岩的山旁有个难民营,聚集着约10000人。但驻扎在这里的日本军人个个都像野兽。据中国人说,从上海到芜湖地区的整个农村都同这里的情况相似。农民在春天没有农具,没有水牛,更没有安全,这样怎么耕种他们的田地呢?而水牛对种植水稻是必不可少的,安全则是田间劳动的先决条件。人们可以设想,情况如此严重,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地区肯定会爆发一场饥荒。

1938年1月1日,临时性的自治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在古老的鼓楼城楼上升起了一面五色旗。与此同时,苏联大使馆被大火烧毁。自治委员会经历了巨大的困难后才得以成立,但到今天还无法行使其政府的职能。日本人根本就不相信中国人,他们一方面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又拒绝支持。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中国人完全持观望态度,只有红卍字会声明愿意合作。

12月9日,南京的供水中断,直到次年1月7日,水厂才由日本人组织开工并全面供水。而电厂不停顿地工作到12月12日夜里,也是在日本人组织下,电厂于次年1月7日重新供电。这两个设备就像是完好无损一般,过了这么长时间又重新供水、供电,但这不能表明是由于日本人组织得好。

最严重的问题是全城的粮食供应。我们担心它不是改善而是恶化了。老百姓靠自己一点储备食物为生,谁也没有收入,而且很长时间不可能从事生产劳动。

12月12日,有8000包大米和1000包面粉成功地运进了安全区。但这些粮食现在几乎已全部用完了。城里和城外大约还有100000包大米和40000包面粉,但全被日本军方没收了。尽管我们一再进行交涉,但日方经常是当面答应,事后却一粒米也不运来。看上去他们似乎要让全城的人饿死,使老百姓更加服从他们,特别是发现他们想找个解散安全区的理由。从上海运粮食来则取决于日本人的恩赐,但他们直到1月13日也没有签发许可证,虽然上海方面已经备好了粮食。安全区今天也还在收容逃来的难民,南京绝大部分老百姓都住在安全区。

南京的悲惨日子清楚地暴露了两个事实:

- (1) 南京要塞的保卫工作体现出中国领导人的无能。
- (2) 纪律涣散、残暴和强盗行径,这并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日本军队的行径。

将这架禽兽般的机器视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先锋,它表面上吵吵嚷嚷叫喊要支持中国的改革和解放,但其结果却是繁荣了真正的共产主义,所有劣迹斑斑的坏分子都飞黄腾达,这显然是一种嘲讽。

53.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8年2月10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8

卷宗号:2722/1113/38

附件2份,打印件3份

内容:日军在南京暴行的纪录影片

日本人在南京恐怖统治期间——而且持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美国圣公会布道团的约翰·马吉牧师——他已在这里住了四分之一世纪——拍摄了这部影片,它对日本人犯下的暴行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马吉先生——我提请注意对他的名字要严格保密——在一所德国顾问的房子里尽力照顾着中国的难民。他比他的大多数同事更为关心德国的事情,因为他死去的妹妹曾嫁给一个奥地利外交官。他拒绝将自己拍摄的影片用于商业目的,他向上海柯达公司代表处支付了拷贝费用,并自动向大使馆提供一份拷贝。这些事实表现出他的无私和高尚品质。该影片将通过可靠途径呈送外交部。

该影片按整个时间的过程进行编排,分段加以描述,并附有英语译文。如同影片本身那样,它是一部令人惊心动魄的时代文献。

恕我冒昧地请求将影片的描述予以准确翻译后放映给元首和帝国总理看。

此外,我在上个星期天亲自去看了4个无辜死者被日本人杀害的现场——日本人最新的英勇事迹!这里有一位老人,他挑着两只椅子,有个日本兵无缘无故地对他开了枪。他的妹妹看到日本人走来就在附近躲了起来。她叫来了两个熟人,用竹子和几根绳子绑在一块门板上,做成一个担架,想把受伤的老人抬走。那些日本人随即朝4个人——受伤

的老人、老人的妹妹和两个抬担架的人——开了枪。拉贝(国社党地方负责人)于星期一(1938年2月7日)去看现场时,死者还躺在原来倒下去的地方,一位老太的女儿哭诉道,老人经常藏在鞋里的全部财产10元钱不见了。拉贝随即送给她10元钱表示安慰。我在星期二和拉贝再到那里去时,我还看见了一摊血迹和担架,死者被用席子草草地包起来,埋在一个山丘上,我们在埋葬地的附近作了默哀。

上个星期天,拉贝同样看到了红十字会的人从一个水塘里捞出120具尸体。他们先是遭到日军机枪的扫射,然后被[日军]用火焚烧,但由于火不能很快把尸体焚化,于是日军就把他们扔进了水塘里。这些英勇的牺牲者双手都被铁丝绑在背后。

日本军队的高级军官是否能够成功地如同许诺的那样制止住他们今天还在作恶的部队,我们将拭目以待。

不知道天谷将军(参见本月7日编号7的报告,卷宗号:2722/1096/38)是否还记得日俄战争时的情况,在当时的日本军官团里确实充满着严守纪律和自我克制的精神,部队士兵始终是军官们的楷模。一个在美化政治谋杀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军官团,对艺妓的声色娱乐在现阶段似乎比武士道的传统美德更为重要,除了在南京发生的暴行外,对于他们的士兵没有比这更好的要求了。如果说日本要想给东方送来光明的话,首先必须将这个光明在自己阵营所有的黑暗角落里好好地照照,并在那里认真地清理打扫一番。

购买影片的费用将由汉口大使馆根据本报告的叙述列入支出项目。

由于与汉口的邮路不畅,我将本报告呈送外交部,汉口和东京的大使馆及上海总领事馆通过可靠途径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罗森(签名)

54. 汉口德国大使馆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8 年 2 月 10 日

编号:5

卷宗号:2718/1811/38

附件 1 份,打印件 3 份

内容:1938 年元月末的南京形势

随函谨呈行政主管沙尔芬贝格个人写的另一份关于 1938 年元月末南京形势的随笔。

东京大使馆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陶德曼(签名)

55. 罗森随笔

1938 年 2 月 10 日

关于日本松井的邀请一事,自治委员会杨九鸣课长告知了如下情况:

日本松井石根大将于 2 月 8 日邀请了自治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但既不是宴请也不是喝茶,而是听他的讲话。将军的身体似乎不很健康,讲话有气无力。他讲话很短,内容大意如下:

“十分抱歉,日本军队进入南京以后做出了一些不诚实的事情。我十分同情那些贫穷的难民们。我希望自治委员会进行有力而实际的工作。我决定给予委员会以必要的帮助。”

56. 沙尔芬贝格:1938年2月10日的南京现状

P. 沙尔芬贝格

编号:5

日本人最近邀请我们的社交活动十分频繁。2月1日是本间的邀请,对此我已在编号4的随笔里叙述过。2月3日又是大使馆参赞日高邀请全体外交官,没有军人参加,在座的只有福井总领事和一名武官。英国人到得很晚。后来表明,有一家英国木材公司的代表比索普里克(Bishoprick)先生经常偷偷单独溜出英国大使馆,去查看他的木材仓库,导致日本军方的恼火,命令警卫没有宪兵陪同不准任何人离开大使馆。因为宪兵已经下班,两名英国外交官不得不交涉了半个小时,才准许他们驾车到日本大使馆去。接待的这些官员性格温和,只把事件看作是开了个玩笑。

这次晚宴不仅饭菜丰盛,酒也很好,只是勃艮第葡萄酒太凉。与本间宴请不同的是这次很安静和适度。日高经常与三位官员插话,常用的话语是:“我们今天不谈公务!”

2月5日邀请全体外交官。这次是作为驻军司令官天谷少将的客人受邀去喝茶,在座的有日高、所有的日本外交官,本乡少佐还带了几位其他军官。我们先是十分随便地聊了很长时间,突然大家静了下来,气氛变得十分庄重,所有人都坐下,丢掉了手中的香烟……这时,天谷戴上了眼镜,掏出讲话稿,开始致辞,那位年轻的——再说一次——友好的、总是乐于助人的武官福田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但遗憾的是他毫无准备,翻译时卡了几次壳。这位将军——身体很胖,平时总是挺和气的——在讲话中狠狠批评了我们这些外国人。他提出的论点是:南京要是没有外国人,情况会好得多,中国人躲到了外国人的衣摆后面,相信他们会进行

干预,所以敢于反抗日本人。他在扬州——他以前是扬州地区的司令官——只有几天就把一切搞得服服帖帖,商业活动几乎没有中断。他讲话中最尖锐的句子是:“请您们别再帮中国人干预我们的日常事务!”我认为,他的话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但他没有把讲话的真实含义吐露出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直是他们的眼中钉。2月4日以来,已有一大批中国人离开了安全区,在城里的某些地方找到了栖身之处。作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拉贝先生,其功绩是十分了不起的,但我认为,他太相信美国人了,当了美国人的马前卒,为美国的利益和来此招魂的牧师们服务。他完全可以在规定撤销安全区的2月4日卸下自己的职务离开南京。这时达到了他杰出工作的最高峰,他可以异常光彩地卸职。在这里,拉贝光辉的历史终结了!拉贝自己看清了这一点,也在争取日本人签发出境许可到上海去,但他还一直在工作,还在为最近一段时间内再次发生的日本人洗劫和血腥暴行奔走呼号,全力以赴。

我以为,这事与我们德国人毫无关系,何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中国人指望日本人时,就会立刻同他们结盟,所有一切暴行我们不过是只听一面之词。这里的德国人——除去拉贝外,不过他原有的观点也已有所改变——全都认识到,亚洲的战争与我们的战争确实是有区别的。他们不抓俘虏,而是必不可少的残酷屠杀、大肆抢劫等等,就像欧洲三十年战争时的状况,尤以妇女受害特别严重;这也许可以追溯到通州(Tungchow)的大屠杀,日本妇女和儿童在那里遭到残酷的屠杀,因此必须给予上千倍的报复。

尽管这里发生的一切可能更为悲惨,但只要撤销了安全区,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松井最近来过这里整顿秩序,他当着天谷将军的面,向自治委员会的委员们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此外,自治委员会也在大使馆附近的汪精卫公馆里开了会议,我不知道是否因为那里保密得好。不过,人们也感觉到了天谷在采取行动。例如他派人清除道路上的一切“汽车尸体”:撞翻的卡车、公交车和散落四处的已成了废铁的各式车辆,把它们全部浇上汽油烧毁,余下的也都被拖走。城里有许多军人在劳动:拆除电线杆上垂下来的电话线和电线,换上了新的电线和电话线。就此而言,情况有了改善。红十字会得到准许掩埋散落在四处的无数尸

体。例如,几天前他们在施罗德博士房子附近的一处池塘里就捞出 120 多具尸体,它们的双手还被用电线捆绑着,拉贝先生亲眼看到了这个情况。还有,我自己曾多次看见,日本兵从这个小水塘里取水倒进锅里去:祝他们食用健康!天气就要转暖了,真担心会发生最糟糕的情况。

这里的中国人生活肯定十分艰苦。据这里的传教士们估计,目前有 30 万被从家里和房子里赶出来的人,带着他们的孩子和家产在农村到处流浪。

2 月 8 日下午 4 时,所有外交官又集合在我们已经熟悉的日本大使馆房间里,听军人音乐会。这个专程从东京来的乐队阵容强大,演奏人员有 42 人,他们坐在大餐厅里,演奏得很好,要比我们那些爱发牢骚人的预言好得多。乐队指挥兼领队大沼(S. Ohonuma)在巴黎学过音乐,专业水平相当好,还加演了几首他自己作的乐曲。我们都很高兴。

外交官们坐在大会客厅里。他们坐定后,“大使馆班子”的艺妓就递上茶来。分派给我们的四个艺妓最漂亮,令人赏心悦目。然后开始演奏。每人都有一份演奏节目单。演奏过第四号乐曲后休息。阳台上放满了丰富的小吃,长长的桌子上有蛋糕、甜品、糕饼和水果等等,一切排列得如同接受检阅一样,艺妓们给我们又是递茶,又是递香烟,她们在点烟时的姿势十分迷人,无数的报刊摄影记者竞相拍照和摄影,为了以后通过电影和报刊给不了解真相的世界各国展示日本人和南京的外国人之间一幅亲切和睦的景象。奖章的背面就在这里,魔鬼!

在许多传教士中,我也见到了麦卡伦(McCallun)先生,他是菲舍尔先生的房东,他颈部的伤口此时已经痊愈。除去日本大使馆的全班人马、外国大使馆官员和所有外国人外,还来了许多日本军官,但前面经常提到的御厨(Mikuriya)少佐没来,他和本乡少佐一样会说德语。

2 月 8 日,荷兰公使馆秘书博施作为信使带了一大批食物来到南京,我们今后一段时间的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他住在罗森博士先生那里,后者借此机会邀请了两个英国外交官、两个美国人和我们在 2 月 8 日到他那里共进晚餐。

不幸的是博施先生连一份日报也没有带来。1 月 7 日以来我们再没有读过报纸,只能听收音机的广播。

真倒霉,自来水管里已经12天没有水了,通常来讲,德国人的生活一般说还是比较好过的,更何况日本人的食堂一直有货物进来,我们也还收到过日元。

这时也常有空袭警报,我们怀疑可能是来了中国飞机。丹麦人辛德贝格今天说,他们在江南水泥厂附近投下了一枚炸弹,那里只住着少数几个日本人。典型的中国式作风!

2月6日是星期日,许尔特尔和我去游玄武湖。突然,一支尖头标枪从我们边上呼啸而过,我们立刻“卧倒隐蔽”起来。可能是河对面的一个哨兵在打野鸭子。这些老爷们毫不关心他这样是会闯祸的。

日本人后来还造访了我住的房子。为了消磨时间,他们推倒了花园南面几米高的宽大墙壁和很高的竹篱笆。连日本的宪兵队长也为这帮大力士的成绩感到惊讶!此刻我在彻底整理房子,将家具分散到劳滕施拉格尔、杨森和施彭勒先生们的房子里去。为此我诚恳地请他们准许这么做。

可惜在汉口的顾问先生们还不了解南京的情况。福格特·鲁舍韦先生还在1月17日要他的仆人到汉口去,但中国人根本不可能进城或出城,也就是不能通过城门。例如他不能到轮船码头去,再说我们也去不了。还有,一个中国人只有带着一张日本人的证明才可以走出安全区,证明上写着:“他没有反对日本人。”即使是外国人,进出南京城先要动用整个官僚机器和外交工具,然后他还得耐心等待!

运送东西的事情就更困难了。为此我重复地说:这里没有木箱、手工工人和钉子等等,一无所有!佣人们几乎无法做准备。如果以后终于有一天可以装船运往上海去了,但这里要是没有一大笔预付款还是什么也办不成。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有一位顾问太太想让她的财产由国家花钱作为“难民货物”运回国去。从上海到汉堡的运费可以收到货后再付款,但从南京到上海的运费一定要在这里先付清,不可动用公款。顾问们也可以用外汇付款。

佣人们的状况是所有人中最最困难的人,他们拿不到薪水。他们跑来找我们,纠缠不休,但我们不能什么都揽到自己的头上。他们已经在靠掏我们班子的人和警察的口袋生活,我们也从我们储备粮食中给他们

一部分。我们力所能及地帮助那些顾问的佣人们,但也难以为继。

预付的款额必须用现金通过信使从上海送来——但没有人这样做,从汉口可以通过付款凭证汇来。到现在只有福特·鲁舍韦这样做了。我们不得不一再请求,也使我们失去了许多时间。

此外,这里虽然十分困难,但中国过新年时白天和夜里都放了爆竹和焰火。日本人没有动作,因为看来他们和中国人一样“喜欢热闹”!

沙尔芬贝格(签名)

57. 南京办事处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附件

1938年2月12日

编号:102

卷宗号:2718/1789/38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附件1份

致汉口德国大使馆

随函呈上德意志帝国公民安全区警察总监爱德华·施佩林关于日本人的暴行和洗劫德国人住宅财产的随笔原件。

由于施佩林先生的随笔^①是在信使礼和洋行的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工程师先生即将离开之前写成的,来不及再制作副本。克勒格尔先生获得准许,在日本宪兵的保护下乘火车从上海来的。

罗森博士(签名)

^① 施佩林先生的随笔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⑥》第392~395页。——编者注

58.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8 年 2 月 14 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10

卷宗号:2722/1121/38

打印件 2 份

内容:日本人的宣传方法

密件

日本的“军方发言人”散布说,目前在南京进行 3 天访问的法国空军武官对南京的情况很赞赏,特别是对大使馆完好无损的状况表示十分满意。

对此可以肯定,我在一个月前和大使馆行政主管沙尔芬贝格去巡视过法国大使馆——是一位上海的法国同行请我这么做的,因此可以肯定那里的每个房间都已被洗劫一空,许多容器都已被打开,里面的东西不是被偷走就是散落在地板上。留在那里看守大使馆的警察们将日本兵在 4 天内越过篱笆闯进去的地方指给我们看,同时他们胆战心惊地请求我们不要将这个情况告知法国大使馆,因为日本人威胁会打死他们,要他们说都是中国人干的。当时我将这些警察的要求告知了上海的法国大使馆,现在也对空军武官当面讲了这个要求。日本人立刻将这个情况用来作为他们的宣传手段,并以这里的外交代表和其他外国人作为他们不断宣传的对象,例如最近举行了一次军人音乐会(我没有能参加),日本媒体的摄影记者对着参加音乐会的各国客人连同在场服务的艺妓们不停地拍照和摄影,因为日本的宣传电台对这次聚会活动已在日前作了大肆鼓吹,估计会将这些照片和摄影用作广告式的宣传。最低的政治节奏一定会告诉日本人,对于这类企图而言,南京完全不是合适的地方,如同对在中国国民政府派有全权大使的各

个办事处进行反对这个政府和试图掩盖自己罪行的宣传一样(参见天谷将军的谈话,今年2月7日的报告,编号:7,卷宗号:2722/1096/38)。对这里的外国代表机构来说,他们因此不必要地给自己的脸上抹了黑。我认为,日本人在南京最好的宣传是消除每天还在不断发生的暴行(昨天一位母亲不肯将自己11岁的女儿交由日本兵强奸,日军点燃了房屋,结果母女二人都被烧死),并对因受到损害失去生存条件的德意志帝国公民尽快予以全额赔偿。

由于与汉口的邮政联系不畅,我将此报告直接呈送外交部,汉口和东京的德国大使馆以及上海总领事馆通过可靠途径收到本报告的打印件。

罗森(签名)

59. 柏林德国外交部指示

1938年2月15日

柏林德国外交部

编号:5719/2816/38

卷宗号:Ⅷ 275

致德国大使馆北平办事处,上海、天津、广东、汉口总领事馆,青岛、济南府、重庆德国领事馆(分别按具体情况发送)

这里已获悉日本军方试图对几起德意志帝国公民证明系由日本军队造成损失的赔偿要求在当地以和平方式予以处理。这种在当地处理的方式符合有关人员的利益。如果同时要求我们领事机构参与的话,德方的各领事单位对赔偿损失的问题要坚持采取法律立场。从法律上不存在战争状态这点出发,我们对日本政府指出,对一些分别能够查实的损害事件应由造成损害部队的国家承担全部赔偿义务。

日本方面对此则以贸易原因进行自卫为借口,拒绝承担任何赔偿义

务。这是一种我们不能接受的法律观点。因此,日方对至今已查实要作个别处理的事件声明说,支付的赔偿款额只能以慰问金的方式进行。

在此期间,我们坚持法律立场的明确观点,促使在当地开始处理赔偿程序,以有利于各受损害的德意志帝国公民。

承办人:冯·施米登(签名)

60. 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副本

1938年2月15日

德国外交部

编号:5719/2816/38

卷宗号:V III 275

附件1份

此副本送汉口德国大使馆。济南府德国领事馆今年1月15日的报告送上供参阅。

上述指示由于事件紧急和目前的交通状况不好,北平办事处和在中国的各领事机关均由这里直接发送。

承办人:施米登(签名)

61. 罗森致福井函

1938年2月16日

南京日本代理总领事福井先生

尊敬的福井先生：

关于2月15日我写给弘田少佐的信件，我很感谢您为鲁佩特·哈茨先生乘坐万通号轮船前往上海和稍作停留后返回南京的行程所做的安排。

您最忠诚的

罗森

(曹慧敏 译)

62. 罗森致孟买德国领事馆公函

1938年2月16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2722/1135/38

打印件

致孟买德国领事馆

这里的原日本总领事福井不久将离开南京，赴孟买担任新职。

福井先生以前曾在外务省条约局、驻华盛顿大使馆和驻渥太华公使馆工作。显然是由于他对于军方的绝对服从(类似他任职时的日本大使川越茂)，才被挑选担任这个职务的。如同他的班子那样，他至今的主要任务是举办宴庆活动，他们试图蒙骗外交代表们无视这里存在的状况，

以此掩盖现实。相反，他们对任何形式的公函均不答复，即使是请求答复的紧急公文也不理睬，连收件回执都不给。

至于与德国的关系，福井先生几乎像所有的日本人那样，将德日友谊只是视为一种对日本单方有利和支持他在中国工作的关系，即强使南京的德国代表对日本的要求绝对服从和接受军方的屈辱对待，并为日本的宣传目的服务。

外交部及汉口、东京和伦敦大使馆收到本公函的打印件。

罗森(签名)

62. 沙尔芬贝格：1938年2月17日的南京现状

P. 沙尔芬贝格

编号：6

今天凌晨，我们被中国人可爱的炸弹声所惊醒，然后是日本人持续很久的高炮开火。不过，太阳十分刺眼，使我们什么也看不见。2月12日空袭时，日本人的炮弹没有爆炸，落在靠法国炮舰的长江里。走运的是法国人不必进行抗议，日本人也不用进行道歉！

法国的空军武官曾到南京来查看房屋，蟋蟀号上的3名军官也被准许登陆。罗森博士邀请了他们，我由此得以又见到我的救命恩人阿什比(Ashby)，他的情绪很好。

2月13日是星期日，我和许尔特尔先生到富贵山去玩，为的是亲眼看一下那里可怕的景象。卡西诺赌场烧得精光，布吕德尔的房子烧掉了，山上的其他房子也被炸弹和榴弹毁坏得面目全非，年轻单身汉们的房子也是如此。山上房子的围墙上有一个缺口，用沙袋堵了起来。中央医院的主楼被日本人占用了，房子未受损坏，但从前面看主楼右边裙楼后面的三幢楼先前已被飞机炸过，没有再进行修缮。奥马(Omea)俱乐部医院对面一幢较小的楼烧光了，其他两幢楼还在那里，完好无损。旁

边的展览馆被打中了好多发榴弹炮。然后我们走进一号公园去,那里的大厅放着供展览的日本飞机,礼堂烧掉了,但飞机的部件还放在那里。日本人在收集缺乏的材料,例如可以看到满满一仓库的铁丝网等等,在公园的地上甚至还放着大炮的炮筒。

2月15日,我们获准驾车到中山陵地区去,我们一直到了游泳池那里。宝塔路附近路两边美丽的倒挂杨柳全都被砍伐掉了,几乎所有的亭子都被烧光了。我们不能在这个地区随意乱走,因为这里地上还有许多死尸,已经变成了黑色,部分已被野狗啃食过。

在返回的路上,我们走进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这幢大楼没有被烧光,虽然外墙上被榴弹炮破坏得很严重,千疮百孔,但还是可以维修好的。那里的情况看上去很可怕,也令人感到惋惜。人们一定不会相信,在二楼的接待厅里,在漂亮的花岗岩地面上竟有一具矮种马尸体,其尸体的四分之三已被人吃掉,由此我也找到了漂亮的花岗岩楼梯为何损坏得如此严重的解释。我们赶快悄悄地离开那里,带着一位日本大佐进城去。这样,我们几乎一直开到了他在和平门的住宿地,那里是公共汽车的坟地,我们无法穿过这个坟地,不过我们数到那里有40辆报废的公交车。以前,奔驰汽车由于其漆得闪光发亮的外壳而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线,现在却涂层灰暗,显得很可怜,面临它可悲的命运:在少数还能使用的部件拆卸完后,被浇上汽油烧光。

在城墙外面的行车途中,我们注意到森林被大火烧得伤痕累累,大片过火的树木现在是一片黑色。不过我不知道,那些仅仅略微烧焦的树木是否还会发芽恢复过来。

驾车穿过市中心时,发现有了一些生气,当然大多是比较年长的人。自治委员会声称,已有10万人回到了城里,就是说离开了安全区。我们甚至看到了一辆黄包车和一辆马车!遗憾的是在难民中发生了脚气病,自治委员会赶忙从上海运进大豆。我个人对这种疫病很悲观,一方面是因为饮用水,另一方面是由于垃圾,最后是由于到处都有尚未掩埋的尸体。气候现在又变化得很快,例如今天很暖和,尸体发出的臭味使人无法走到街上去。只是要到安全区大部分撤消后,情况才会有所好转。

新的自治委员会有些人敢于出来冒险了,为了它的活动购买了汽

车。它的钱当然不多,但那些逃跑的将军等人在12月初给出的价格现在已远不是这个价了。

下面的一件事使我们感到很郁闷:自治委员会把俄中文化联合会和巴伐利亚广场之间的土地,即中国雇员王的房子左右两边及英国庚子赔款委员会大楼另一边的土地划分成了几小块,分给了商人们。在那里一夜之间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许多小商店,一家紧挨另一家,一直占到人行道边上,如同外国的年市一般。据说可能会成为一种市场模式。这个地方在此以前是我们附近唯一能通行的道路。

2月16日,邮务长李齐(Ritchie)到达这里,想要设立5个邮政局,据说一个就设在居民区里。

为了说明南京的情况:

福尔斯特向日本人报告被抢走了一架钢琴,随即他被领到一个仓库里,那里总共放着17架各种品牌的这类乐器。其中是否有他的那一架?

——没有!

——那您就给自己挑一架作替代吧!

福尔斯特拒绝了这个提议。

第二件事,最近我们看到一辆日本的运货汽车,装着许多崭新的电冰箱!

全体德国人的身体都很好,我们都乐意互相帮助。如果有了日元,就能帮助别人。但我们最近只能在宪兵的帮助下买东西,因为有些商人说:我们只准许卖给日本兵!于是只好由宪兵替我们买了。

奥地利人哈茨先生在这里经受住了考验,表现出色。他试图获得准许到上海去。

我们不时从玄武湖这边看到有上海来的火车进站。据说每天有3列火车进站。它们行驶的速度相当快,但晚上没有灯光。由于空袭,这里一直都要遮光。南京的夜里是漆黑一片。当然,这里反正根本就没有路灯照明。

沙尔芬贝格(签名)

64. 德国外交部致驻东京和
汉口德国大使馆公函

1938年2月17日

卷宗号: VIII 332

副本连同附件寄送驻东京德国大使馆和驻汉口德国大使馆各一份。
供参阅。

承办人(签名)

65. 东京德国大使馆报告副本

1938年2月17日

东京德国大使馆

编号: 2718/2717/38

卷宗号: Ichi. 5 Zw

接续 1938年1月25日来函(编号: 5719/1040/38)

致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这里的外务省根据该信函精神, 讨论了关于德国公民个人进出南京的批准事宜。

日方就此事指出, 普遍批准这类旅行还存在很大困难, 但是保证将支持我们的请求, 他们将致电上海的日本当局, 同时提出这类愿望应该有目的地通过上海德国总领事馆直接提交给日本的主管部门, 以便予以就地处理。

大使馆方面对此表示, 上海总领事馆会像处理所有类似事件那样对

此事进行研究,可能此时已主动采取了相应步骤。

诺贝尔(签名)

66. 冯·温特费尔德致南京办事处公函

1938年2月21日

驻华德国大使馆商务专员

编号:18

接续 1938 年 2 月 10 日南京办事处致外交部报告

编号:2722/1113/38

内容: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记录影片

为购买上述记录影片的拷贝,这里的总领事馆付给伊斯曼·柯达公司中国法币 60 元。该款项已经计入 1938 年 1~3 月结算的 III/III 部分。

南京办事处以及这里的总领事馆收到本报告的打印件。

冯·温特费尔德(签名)

67. 陶德曼致柏林外交部

卡岑贝尔格先生公函

1938年2月22日

编号:2722/2055/38

附件 1 份

亲爱的卡岑贝尔格先生:

我十分熟悉的《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驻中国记者

田伯烈(Timperley)先生,他于今年1月15日寄给我一份他写的随笔副本,是他有机会在这里停留时写出的关于有关政治和军事状况的印象。

我将这份随笔寄给您,它描述的情况尤其是关于南京情况的过程基本上是正确的。附件供参阅。

此致敬礼

希特勒万岁!

陶德曼(签名)

68. 陶德曼致菲舍尔公函

1938年2月22日

编号:2722/2055/38

致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参赞菲舍尔先生

亲爱的菲舍尔先生:

田伯烈先生最近给我寄来一份他于今年1月15日写的文章打印件,并请我予以转发。

您如能代我向田伯烈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我将十分感激。

此致敬礼

希特勒万岁!

您的陶德曼(签名)

69.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8年2月25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5719/1543/38

根据上月31日指令(编号:5720/1543/38)

关于埃克尔特和冯·施梅林的房子(参见今年1月28日报告的附件,无编号)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它们是被日本人烧毁的,因为城区内的主要洗劫事件已经查实是日本人干的。主要的实际情况表明,埃克尔特和施梅林遭洗劫和毁坏的实物损失也是日本人干的。至于南京发生的中国人洗劫事件,据目击证人的报告,都是在比较小的范围内,主要是一些重要物品,尤其是粮食和必需的生活用品。对被日本人逼得陷入绝境的中国人来说,也不存在搬运较大数量洗劫物品的条件,日本人是用车装运的,例如洗劫沙尔芬贝格的房子时就是如此。除去“战略性”烧毁的某些地方外,中国人没有理由也没有时间去毫无意义地“消灭”那些实物,如同日本人强加给他们罪名所说的那样。

我认为,日本人在南京的肆虐情况到了很难能够找到目击证人的程度。中国政府在这里能够行使其职能期间(除去“战略性”烧毁和少数较小的违纪事件外),南京的秩序堪称典范。直到日本人进城后才出现众所周知的混乱情况。

罗森(签名)

70.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电报

1938年2月25日

发出：南京，1938年2月25日

收到：汉口，1938年2月25日

罗森于25日给德国大使馆发出如下电报：

根据今年1月31日的办事处文件(编号：5720/1509/38)，已收到众多缺少文字说明的申报。

谨遵建议，或者不必加以说明，因为他们放弃对受到严重损害的佣人的赔偿要求，或者至少应聘人员后面加上“我的佣人除外”的文字说明。

请电报指示。

请敦促日本政府，指示即将来此的新任领事尽快解决德方的赔偿损失要求。

罗森

71. 陶德曼致南京办事处电报

1938年3月1日

编号：5720/2132/38

(1) 请在一张特别的信笺页眉写上：

“德国大使馆致罗森。我们不能连带为中国佣人提出损失赔偿要求。我已建议德国人自己以某种方式赔偿给他们的佣人。”

(2) 附信请以明码电报发给贝克先生。

(3) 致柏林外交部

3月1日(编号:49)我已向柏林发去电报,内容如下:

罗森南京来电称:日本人拖延在当地的谈判,主要事关尽快解决一些已经失去全部生活条件的德国人赔偿损失问题。

东京收到相同文本电报。

(4) 致东京德国大使馆

罗森南京来电称:日本人拖延在当地的谈判,其主要议题是尽快解决一些已经失去全部生活条件的德国人赔偿损失问题。

陶德曼

72. 德国大使馆致南京办事处公函

1938年3月1日

汉口德国大使馆

编号:5720/2197/38

致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中国外交部次长徐谟^①博士请求这里是否可以由南京办事处的一位先生调查一下他的房屋(地址:高楼门11号,财政部长公馆对面)及其设施的现状,请能再查询一下他的陈姓厨师及其家属(他的妻子和5个孩子)的下落。

据他所知,他的房屋完好无损,由一个日本军官住着。他的厨师在南京被占领前逃到了安全区去。

徐谟博士请求在作调查时,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他是一位中国政府的高官。

① 徐谟博士,中国外交部次长,住汉口新时代酒店。——编者注

如在可能的情况下,能够满足这位次长的两个请求,我将十分感激。

承办人:劳滕施拉格尔(签名)

73. 阿利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电报

1938年3月4日

美国大使馆

下述电报请转德国大使馆的罗森:

2号电报:

在此谨保证理所当然地要实现德国受损人的权利。对于在中国的德国人意味着日本要赔偿损失,此种损失是由于日本人无视德国国旗非法侵入德国人的房屋造成的。请注意,日本人对大使馆成员的佣人损失完全没有提出异议,为什么不要求对其他外国人相应的损失作同样的对待?那时,当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将他们的人员送上船时——对此当然没有估计到[日军]会公然对第三国的船只开炮,德国人的佣人们不得不十分痛苦地承受了日本人长达几个月的恐怖暴行,日本人至少同意过作其他的赔偿吗?

尽管在这里提交了严厉的照会,但是毫无动静。

阿利森(签名)

74. 沙尔芬贝格:1938年3月4日的南京现状

P. 沙尔芬贝格

编号:7

上次的信件已于2月22日由信使送到这里。

约翰·拉贝先生已于今年2月23日离开南京。在他离去之前,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为他举行了许多次留下深刻印象的和隆重的集会,[对他]讲了许多赞扬的和令人感动的话,对他为安全区作出的功绩表达了感激之情。他自己也不得不讲了许多话,特别是在2月21日晚上美国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为他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他对日本总领事福井找到了正确的话语,表示感谢他对国际救济委员会——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现在的名称——的支持。

然后,在2月27日离去的还有奥地利人鲁佩尔特·哈茨先生和巴尔特·曹迪希,还留在南京的德国人只有旅馆老板里查德先生和[安全区]警察总监爱德华·施佩林先生。

哈茨很愿意再回到南京来,但我不相信日本人会准许他回来。

安全区现在已有半数难民搬走了。傍晚时分看到城里有许多人,但只有个别的黄包车,没有马车,不时也出现一只拉车的驴子。

交通警察也增多了,可以看到日本的巡逻队穿过安全区,有两个中国警察陪着,手里拿着一面白旗,上面写着“清理安全区”的字样,可见对此没有使用暴力。我们看到少数日本哨兵那里经常有一些孩子在和他们做游戏。

除去上面所说的搬离安全区的半数难民以外,日本人还用火车运走了从农村逃难到沪宁线城里来的2000人,要他们返回自己的家乡去耕种田地,据说还要继续遣送这类人。中国邮局包租了万通号轮船将大豆运到南京来,同时有200人被送回上海。

美国医生布拉迪(Brady)已到达,国际救济委员会委托他去检查所

有的 36 个难民营,给全体难民打防疫针,他已给成千上万的人注射了防疫针。警察总监施佩林受委托与他一起工作,负责指挥清扫所有的难民营。施佩林现在组织了一种“清扫垃圾队”,因为人们很难想象这里的一切是多么肮脏,垃圾堆在房子和居住处之间的空地上,有数米高,外面地方的情况比这里还要糟糕。

城内的尸体也在积极地加以清除,现在红十字会得到准许掩埋下关的 3 万具尸体,每天的定额是 6 000 具。尸体将被用草席加石灰包起来,只有脚还露在外面,然后被运走,埋入城里的集体墓穴里,同样也撒上石灰,大约要埋入 1 万人。

卫戍司令官天谷少将进行了铁腕治理:暴行事件已不再听到,秩序也大有好转,所有中国人砍下用来阻挡坦克通过的树木都已被搬到了路边,因此中山陵附近的道路又畅通了。但是这里的整个地区范围非常大,其面积可能同有 48 公里长的南京城墙里面的市区面积一样大,看不到有一个农民在田里耕作,所有的农作物都烂在了田里。

军事物资也被收集起来运走,它们全都堆放在下关火车站至已被烧光的惠龙公司一线——根本就不准许我们到那里去,那里堆放着准备装船运回日本去的成千辆各式各样的汽车和铸铁等等,部分已是锈迹斑斑,成了废铁。不过,被征用的消防车辆已经发还给了中国人。

国际救济委员会保留了几个医院:大学的医院、外交部的医院、波茨坦广场旁边大报社里的医院、鼓楼医院。

日本人除了中央医院外,还在司法院旁边的中国银行分行里设立了另外一个医院。

接着,日本人将波茨坦广场附近前面提到的那家大报社边上巷子里的小剧场对中国人开放。日本人给每个演员每天发一张银票,价值 10 分钱!

从 1 月 3 日起,这里的《南京公报》(Kung Pao,音译)出版一页小型报纸,两面印刷,印刷得相当清楚,报道日本的新闻,由中国编辑部组稿。报纸价格是 2 分钱。

这里日本大大小小的商人数目越来越多。

总的来说,这里的情况有了一些好转。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是这里

的自来水管一直还不正常,楼上只是偶尔有水滴落下来。

黑姆佩尔和施佩林先生千方百计地想让福昌饭店开业。他们估计日本军官和自治委员会的中国人会赞成这么做,这有利于他们和日本人的宴庆活动。

这里的日本人对进出南京的事还是控制得很严,就是说,严格控制外国人进出南京。武官福田又到上海去了,这次是驾驶汽车去的,他用了8个小时,声称道路修复得非常好。但我们却困在这里,就像是蹲在老鼠洞里,日本人就是猫!

沙尔芬贝格(签名)

75.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8年3月5日

德国大使馆

编号:2014/2324/38

接续1937年12月29日编号1263的报告(卷宗号:2014/8607/38)

打印件2份

航空信发出

内容:有关大使馆暂时由南京迁往汉口经济补偿事项

致柏林德国外交部

由于大使馆暂时从南京迁往汉口,影响到大使馆搬迁官员和职员薪酬问题。由于对此不明确,为避免引起误会,因此至今尚未确定和支付旅差费及平日的补贴。

如果尚未发出相应的指示,我请求指示对这里的此种情况应如何处理,也特别希望知道是否要承担随行家属的分居补偿费和旅行费用。

陶德曼(签名)

76.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8年3月5日

编号:2718/2241/38

接续今年2月8日和2月10日南京办事处报告

卷宗号:2722/1113/38

打印件1份

内容: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纪录影片

为购买前述报告中提到的纪录影片拷贝,由上海总领事馆支付中国法币60元。该款项将在上海总领事馆——不是大使馆——计入1938年1~3月的公务结算第三部分,作为非公务支出——委托支付——款项。

陶德曼(签名)

77.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8年3月5日

有关DOS俱乐部和中德文化协会的房屋问题,南京自治委员会总务课长杨先生答应我,他将专门指示第四警察所照看好那些房屋。如果自治委员会急需使用该房屋,一定事先与大使馆进行商谈。

杨先生还对我讲了一些关于自治委员会的困难处境。他说:“工作的困难就在于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我们认为必须做的事日本人不许我们做。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有害无利的事,他们却一味地要我们快办。例如,日本人开了许多军人商店,中国人也可以什么都购买,但条件是只使用军票。日本人给了自治委员会军票,命令开设许多兑换

站,以此大量吸收中国的钱,发出日本的军票。我们可以设想,过一些时间南京就没有中国的钱币了,只流通那些一文不值的军票。另外一个例子是,日本人想要不久就实行鸦片专卖。特别困难的是财政状况。自治委员会预计3月份已没有一分钱收入,但它每个月的经常开支需要8万多元。”他提到的可以令人欣慰的消息是:经日本人准许,自治委员会争取到可以在今后一段时间,从芜湖运15万包大米来南京,这样就使南京居民在一段时间内不会饿死。

孙[启成](签名)

78.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8年3月7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23

卷宗号:2722/2113/38

接续今年1月20日编号2的报告(卷宗号2722/1011/38),以及今年2月1日编号5的报告(卷宗号2722/1076/38)

附件1份,打印件2份

内容:南京自治委员会的组织和状况

呈送柏林德国外交部

随函谨向外交部呈送一份关于雇员孙启成所写的由日本军方建立的“自治委员会”组织和目前状况的记录。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陶锡三的全部财产失窃——其中有他的祖先牌位和所有收藏的佛像,这显然是被一名日本军官偷走的。他痛心疾首地向公众告知了他的损失,而正是他在新年这天宣布成立了亲日的“自治委员会”,并按照[日军]指令痛骂了所谓倒向共产主义的国民党政府。

由于与汉口的邮路不通畅,我将此报告直接呈送外交部,驻汉口和

东京的德国大使馆以及上海总领事馆收到本报告的打印件。

罗森(签名)

79. 南京办事处 1938 年 3 月 7 日报告 (编号:23)附件

关于南京自治委员会的简要概况

南京自治委员会的成员有会长一名,副会长两名,设有一个办公室和 6 个课,即:总务课、财务课、救济课、工商课、交通课和警务课。

自治委员会的主要任务:

(1) 完成军方特高课命令它做的一切事情,因为它原本就是受军方特高课领导的。

(2) 筹集资金,支付高额的公务费用,因为委员们的薪水相当高。为此,计划收取房租以及市场税和其他税收。由于这样做还不能立刻筹集到所需的经费,委员会必须每天派出众多官员调查哪些地方还留下贵重的东西,哪些地方有储存的货物。他们只要发现一些重要的东西,不管物主是否在这里一律没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可以估计有许多侵吞贪污事件。自治委员会的坏名声很快就到处传扬。下级官员们相互戏谑地说:“我们现在是官方抢劫。”陶锡三会长——有人说他年纪虽老但很明智——早已借口患病请求辞职,现在副会长孙[叔荣]先生是自治委员会的首领。陶锡三昨天在《南京公报》——今年 3 月 1 日新出版的报纸——上发表了关于他自己住宅遭到抢劫的一封信。此信甚为有趣,信的内容如下:

“今年元月 29 日我得到报告,我在市府路 37 号的房子,以前曾被军方占用过,现在已被洗劫一空。查看房子的结果是:贵重物品、家具、箱子和全部物品(估计总价值超过 5 000 元)均荡然无存。但是,使我感到特别痛心的是丢失了佛像和我 16 年来收藏的一批菩萨图。我祖先的画

像和祖宗牌位也都丢失了。由于十分痛心使我的疾病更加重了。几天前我哭着恳求孙会长和警务课王课长追查这些物品。我要特别感激警务课王课长,他根据我的请求,立刻派出警察和我的佣人们一起搜查穷人的每个破房子,但是到现在一无所获。在我的房子里找到了一张遗留的明信片,上面写着“致中岛本部部队野田支队天野分队天野先生”。由此可见,天野先生一定在我的房子里住过。我请求自治委员会也许考虑是否能向日本军事的和民事的上级单位提出这件事,以便询问天野先生是否见到过这些佛像和书籍。或者,因为属于相同的文化和信仰,是否他将这些东西保管起来了。如果通过这个途径能够找回这些宝贝,我的心就会平静下来,我的身体也就能比较容易得到康复。”

罗森(签名)

80. 罗森随笔

1938年3月7日

通过多方打听得知,昨天在颐和路37号发生的事可能是一场“官方抢劫”的骗局。许多房子同时都有人去,人们被告知要在下午2点前腾出房子。有几家的房主人请求帮忙,给了他们几元钱辛苦费。这些人虽然没有接受请求,但也没有拒绝收钱。据人们说,城内几天接连发生这种事情。每次他们都规定一个时间,说下午2至3点钟以前或是上午10点以前日本宪兵会来,但直到今天也没有日本宪兵来过。因此人们估计,所谓的“皇军命令”是假的,日本人可能根本不会来。这些骗子或是另一帮骗子还会再来。已通知颐和路37号的警察,在这些人离去之前立刻到大使馆来,让这帮笨蛋懂得这种骗局不可上演到一个大使馆的头上来。

随笔下方有许尔特尔手写的如下内容:

3月6日下午,有几个中国人来到颐和路37号,通知根据母本特高课命令,要在当天下午2点前将房子腾空。看守大门的警察告诉他们,

这房子是德国大使馆使用的。他们说,不论谁的房子,这是日本皇军的命令,必须执行。

到了规定的时间,并没有什么人来强迫腾空房子。

许尔特尔(签名)

3月7日

81. 劳滕施拉格尔致汉口所有 以前住在南京的德国人信函

1938年3月7日

德国大使馆

编号:5720/2132/38

致汉口所有以前住在南京的德国人

大使馆接到多方面的询问,是否能将留在南京的佣人们遭受的实物损失一并纳入德意志帝国公民的赔偿损失要求。由于这些佣人是中国公民,大使馆抱歉地认为,不能向日本当局提出赔偿佣人们损失的要求。这事必须由佣人的雇主权衡他们是否愿意并以何种方式、多少款额赔偿自己佣人所遭受的损失。考虑到佣人们是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留在南京的,为奖励他们的服务,对他们遭受的损失予以适当赔偿看来是正确的和合理的。

承办人:劳滕施拉格尔(签名)

82.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8年3月7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5719/2111/38

打印件1份

可以预计,大部分离开南京的德国公民不会再回到这里来,他们提出申请运走或出售他们的财产。因此我现在必须指出以下事项:

将他们的财产运走在目前是不可能的。首先是在包装上有很大困难,因为这里既没有木箱和钉子,也没有包装和捆扎所需的材料。此外,长江和铁路都还没有恢复私人的货运和客运交通业务,此类交通服务可能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

出售家具则是完全不可能。南京现有居民的一半已经离开他们所住的安全区,暂住在没有被大火完全烧毁的大楼里,用日本人洗劫后还留下的少许东西布置他们的住处。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是,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家具和各式各样家庭日用品,家具等物品的价格降到了零点。

由此看来,以前住在南京的德国人的财产目前既不能打包捆扎,也不能装箱托运,更无法在这里卖掉。

还有,以后可能会由于运费昂贵,对托运他们整个住房的家具等设备不太合算。由于无法估计出售家具的情况会不会有所好转,因此对那些想要处理留在这里家产的人,为避免继续支付房租,最好是尽快将他们比较珍贵的和轻便的财产物品请人包扎好,并将家具送给他们的佣人。为了避免[佣人们]以后不会惹上盗窃的嫌疑,有关财物的主人必须给他们写一个相应的字据——尽可能用英文和中文写。

如果以后最终有了运往上海的条件,还在这里的里夏尔德·黑姆佩尔和爱德华·施佩林等先生们已经作过相应的表示,只要货主们汇款预付南京至上海的运费,并支付相应的报酬,他们才能承担此项任务。

如果以前住在南京的德国人明白了以上情况后,请告知他们是否愿意自己承担将他们的财产从南京运到德国的一切费用,我将十分感激。

随函附上给总领事馆的副本一份。

上海、广东、香港和天津办事处分别收到一份具有同样请求的本报告打印件。

罗森(签名)

83. 罗森随笔

1938年3月8日

南京

编号:5719/2210/38

昨天晚上,我到南京自治委员会副会长孙叔荣那里去。他叫来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①和第四行政区区长,针对德国大使馆关于山西路81号房子的公函,他对要没收德国人房屋一事表示个人的道歉。但他同时请求[我们]理解委员会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日本军方有时会直接办理一切事务,而根本不告知委员会。他说,因此也请德国大使馆向日本军方进行交涉,不得侵犯德国的财产。委员会理所当然地将尽一切努力避免发生此类事件。然后,第四行政区区长说,日本可能特别注意外国人的房子,因为他们认为有些国民政府高官的房子这时可能都挂上了受保护的第三国国旗。最后杨课长请求给他们一份这里德国人房屋的清单,以便委员会能够准确知道是哪些房子。对此我回答说,德国人的房子很容易辨认,因为那里挂有德国国旗,这些房子确实是德国人租用的,已经住了多年。这里不存在所谓的“用外国国旗保护”的问题。根据杨先生的愿望,我将查阅一下,如有可能就交给他一份清单。

^① 应为总务课长。——编者注

对于颐和路 37 号房子的事件,杨先生解释说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误会,因为颐和路 34 号房子昨天也接到同样的要求,规定应在下午 2 点以前腾空。这座房子有官方用房的标记,自治委员会会长住在那里。委员会要封自己的房子,这真是十分可笑。因此第四行政区区长被叫来了,他以后应该对他的手下人交代清楚。

后来,孙先生讲了他的履历和现在的痛苦。

“我上过日本的学校,尽管我以前在民事部门和军事部门工作过,但从来都不是一名高官。我的最高职位是副官。有好多年我是中国家庭里的日语教师,也在日本家庭里教授过汉语。就是说,我也不是一个富人。我的房子位于太平路附近。我将近 70 岁的大哥是被大火吓死的,我的侄子是被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刺死的。人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痛苦。昨天我对一个即将到上海去拜见日本驻军司令官的和尚说了下面的话:南京的中国居民这次从日本军队那里得到的只有烧、杀、抢掠和强奸。请司令官考虑一下,全体[南京]居民对此会有何种印象?我敢对这些话向上帝和法庭宣誓保证。”

告别时他答应我,今天晚上他要和杨到我这里来。他同时还说,日本人一直在监视他的行动,不准他与日本圈子以外的人来往。

罗森(签名)

84.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的公函

1938 年 3 月 8 日

此副本呈送汉口德国大使馆。

上海总领事馆和商务专员先生将收到本报告的打印件。

罗森(签名)

罗森随笔(副本)

1938年3月9日

卷宗号:2722/2311/38

本月7日南京成立了一个商会,会长是自治委员会的副会长程朗波,他以前是国华银行的经理。^①两名副会长是胡启闳和王鸣梧(Wang Ming-wu,音译)。会长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商会的四项重要任务:

(1) 以前由商人抵押给银行的所有货物在军方特高课的批准下予以没收和拍卖,通过拍卖取得的收入除留下一定比例由商会代货物的主人保管外,其余钱款都借给贫穷的商人,以促进商业市场尽快地繁荣起来。

(2) 经军方特高课批准,设立商品平衡运输处,将这里仓库贮存过多的货物如皮革、骨头等能够运到上海去,并在那里运回[南京]需要的货物。

(3) 在商会内设立一个国际货物推荐处。从日本或其他友好国家运进南京的货物应该首先向商会报告,然后由商会分配给相关的公司,商会负责收取这些货款。

(4) 在商会登记注册的公司即被承认为商会的会员,商会的注册证书和[日本]宪兵签发的证明起保护作用,以此避免军方和商人的误会。

已经制订了一个有18章的章程。令人奇怪的是在第12章中,标题为“组织与权限”的第4段内容说:会长和副会长应该根据章程的规定和军方的指示行使其职权。在第6段的“费用”中一个备注解释说,商会的经常性开支和特殊开支必须先经军方特高课批准。

罗森(签名)

^① 应为副行长。——编者注

85. 罗森随笔

1938年3月12日

自治委员会会长孙叔荣和自治委员会杨课长刚才来我这里喝茶。他们告诉我,这里不久将成立一个常设的省政府,新政府的成员正从北京来这里,已经到达上海。他们的名单至今尚未公布。据猜测,其人选有前江苏省督军齐燮元,还有几位以前是安徽省财经界和军界的要人。

罗森(签名)

86.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8年3月12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25

卷宗号:2722/2325/38

附件1份,打印件1份

内容:日本承认他的斗争是针对白人的

本报告呈送柏林德国外交部。

驻汉口和东京大使馆以及上海总领事馆将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罗森(签名)

87.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8年3月14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26

卷宗号:2722/2330/38

打印件3份

内容:组成一个省政府

呈送柏林德国外交部

据这里自治委员会副会长和办事处的雇员报告,证实了这里流传的谣言,据说将于本月16日在南京组成一个省政府,新政府的成员正从北平起程到这里,已经到了上海。他们的姓名至今尚未公布,但人们猜测,过去的江苏省督军齐燮元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还有几个过去是安福系的经济界和军界人士。

据最近上海无线电台广播说,现在组成这个政府的时间被推迟了,这也许清楚地表明日本人遇到了在组成中国傀儡政府时要符合他们意愿那样一如既往的困难。

这里的日本总领事馆成员在讨论这些问题时表现出极大的克制态度,他们自己可能对军方的计划也知之甚少。日本军方早就怀有分裂中国的图谋,他们要把中国分割得尽可能小,使之成为每个地方日本军方指挥官的隶属单位。

目前尚无进一步的报告。

由于与汉口的邮路不畅通,我将此报告直接呈送外交部,驻汉口和东京的德国大使馆及上海总领事馆将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罗森(签名)

88. 菲舍尔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8年3月15日

上海德国总领事馆

编号:120

卷宗号:4L

打印件3份

内容:更换日本最高指挥官。回顾松井时代

呈送柏林德国外交部

调离松井石根大将和由畑俊六大将接替华中日本部队的最高指挥权,据东京媒体的报道,此举被解释为是一个组织措施,绝对不意味着方针的改变,而是为了适应华中地区形势变化的必要措施。现在进入了日中敌对行动的第二阶段,实现日本派遣的远征军的战略目标是政府的坚定政策。但这里的外国人士都认为,日本政府调离松井将军原因有:他在军官中缺乏权威,对发生在上海和长江上严重的国际事件有过失;他对部队缺乏严格的军纪和在占领南京后造成的破坏负有责任,从而降低了日本军队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威望。

事实上,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战争政策的组织者和执行者,松井将军虽然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但他对中国人民缺乏根本的了解。因为,如果对下半年[中日]在华中地区的冲突进行总结,其影响归根结底是负面的。过去繁荣的上海以及富庶的苏、浙、皖广大地区变成了不见人烟的荒凉地带。农业、商业和工业均冷落衰败,学校和其他文化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城市秩序完全瘫痪,一切试图重新恢复的努力都告失败。与此相反,军事成绩诚然是巨大的,但冲突持续越久,其呈现出的问题越明显。

松井在政治使命上的失败尤其明显。人们只要想一想,对于一位屡战屡胜的军事统帅来讲,通过和解的态度争取中国居民的信任,使他们

感受到日本统治的好处并不是一项艰难的任务。相反,尽管松井将军一再声称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但由于他部下毫无军纪的所作所为,他很难获得人们的信任。因此,中国居民被吓得离家出走,避入安全区也就不足为奇,[他们]只有在异常困苦的情况下才会被迫重返家园。上层人士没有居民们的配合也就无法恢复社会秩序。对日本人的仇恨越来越深,今天再没有人敢于低头承受日本人的奴役。

在处理与管理外国租界和海关事务有关的复杂问题时,如何施加越来越强烈的日本影响,松井将军表现出自己的顽固和无能,在继续实施日本的企图时遇到了外国阵营尤其是英国的强大阻力。

由于新的最高指挥官畑俊六大将过去担任过军事教育工作的领导,人们希望他会重整日本军队的风纪,华中的重建主要取决于此。大家知道他过去处事以作风稳健著称,将会有助于抹去松井的败笔。

驻汉口和东京的德国大使将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菲舍尔(签名)

89. 罗森的报告

1938年3月15日

编号:2722/2365/38

1938年3月15日《南京民报》发表了自治委员会会长陶锡三的辞职申请书。

签名:罗森

陶锡三的辞职申请书^①

由于我身体有病,不能继续工作,我已于元月 25 日向委员会提出了我的辞职申请。委员会也在元月 25 日的全会上对此作了讨论。根据日本领事田中(Tanaka)的建议让我去疗养休假,由孙叔荣代替我的工作。我患病请假后,会长的事务已于元月 11 日根据委员胡启阁的建议,由副会长孙叔荣负责。一个负责的人已经产生,我已两个月没有尽义务了,也没有关心委员会的工作。为了治愈我精神上的疾病,我需要休息。在这期间,我得到报告说我在市府路的房子已被洗劫一空,安放在佛堂的佛经、佛像、画和祖宗牌位全都失踪了。经受过这次精神打击后,我的病又加重了。我再次请求委员会向日本领事和日军特高课试着说明这件事。现在我已收到了委员会的一封公函通知说,根据日军特高课小岛先生的亲口告知,无法找到那些失去的物品。因为天野先生在该房子里住过,在询问时,他说对此一无所知。这个消息加深了我的痛苦,我的病体变得更虚弱了。我通宵不能入眠,我变得精神衰退,身体也瘦了。按照医生的建议,我必须长期休养,否则我的健康无法恢复,因此我真的不能再履行职务了。此外,我还需要说明这个情况:我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从 16 岁起我就在福利会的红卍字会工作,我与政治问题毫无关系。为了确保社会治安,我和其他先生们一同在委员会工作。已选出了正副会长,不料在日本领事馆的会议上,军方的前领导人提议由我担任会长的职位,田中也同意这个意见。尽管我一再说明红卍字会的成员不可以加入任何政治组织,但我无法推掉这个提议。我立刻声明说,我只能临时担任这个职务,直到选举出一位相应的接班人。因为我违背了不干预政治的誓言,我的良心日夜都不安宁。看来我已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上帝的惩罚。此外,我已故的父亲通过思想教育一再告诫我只可以为上帝效劳。十多年来我没有沾政治的边。为了避免误解,这次我参加了自治

^① 南京市档案馆有陶锡三的中文辞职书,收录于《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5 册。此篇是从德文翻译而来,俾研究者比较参考。——编者注

委员会,违背了我的誓言和我父亲的告诫。疾病和精神对我的痛苦折磨是上帝的严厉惩罚。尽管这件事看上去有些迷信和神秘,但我必须公开说出来,以此证明我真的不能参加政治组织。我绝对放弃这个会长的荣誉职位,使我能够安心休养。请求你们将这件事转告日本领事和军方的特高课。随函附上一个袖章,以供除名。

90.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8年3月16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32

卷宗号:2722/2365/38

附件1份,打印件2份

内容:南京自治委员会会长陶锡三终于下台

本报告呈送柏林德国外交部,接续今年3月7日(编号:23,卷宗号:2722/2113/38)的报告。

汉口和东京德国大使馆以及上海总领事馆将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罗森(签名)

91. 罗森致天津德国总领事馆公函

1938 年 3 月 18 日

编号:5719/2318/38

内容:关于今年 2 月 21 日的询问

致天津德国总领事馆

德国大使馆汉口路 2 号房东冯先生家属的房子虽然完好无损,但住着 80~100 名难民,因而这里十分肮脏。

因此,如果以后要出租的话必须进行彻底修缮。

除了房子的现状外,由于它的位置不适宜,大使馆办事处已对该房子没有兴趣。该房屋的看门人要给冯先生写信。

罗森(签名)

补记:看门人于本月 19 日到这里来,迫切地请求敦促他的主人给他寄钱。钱可以汇到上海大使馆的账户上,再由这里付给他。对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认为,许多雇员普遍被他们的主人弃之不顾,因此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D. O. (签名)

92.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电报

1938年3月19日

编号:2722/2380/38

DSB 电报(通过美国大使馆发送)

致汉口德国大使馆,上海德国总领事馆

根据密报,新政府将在3月20日组成。在消除了驻上海和天津的日军参谋部之间的分歧后,据说该政府起中央政府的作用。新政府首脑的名字仍然保密。与此相反,次要的卖国贼已经到达这里。张学良过去的秘书沈……(原文无下文——译者)

汉口德国大使馆的上海总领事馆将收到相同的电报。

罗森(签名)

93. 罗森的报告

1938年3月19日

昨天晚上,自治委员会杨课长告诉我关于新政府的情况如下:

新政府推迟成立的原因是因为驻上海和天津的日军参谋部之间意见不一致。因为,根据驻上海日军参谋部的计划,南京应该是新政府的首都,新政府应该是中国的最高政府。相反,驻天津的日军参谋部却支持北平的临时政府。现在正在进行调解,据说新政府3月20日即明天成立,但国家首脑至今还没有到南京来。也许他会于19日到达这里,他的名字也还没有公布,可能不是齐燮元。重要的二流人物已经到达南京,他们不是政府的首脑就是部长。这些人员中几乎没有一个过去政界的名人,例如陈群是上海的前警察局长,据说现在将担任内政部长兼南

京市长。沈能义(Shen Nenyi, 音译)过去是张学良的秘书和赌博协会的成员,等等。

关于牯岭路和颐和路上拐角处的垃圾问题,杨先生答应我一定会告知主管地区,尽快清除马路上的粪便。

罗森(签名)

94.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的电报

1938年3月20日

编号:2722/2381/38

DSB 电报(经美国大使馆发出)

致汉口德国大使馆,上海德国总领事馆

维新政府的建立已推迟,似乎因为还没有找到有意愿的领袖人物。根据中方的信息,这里已准备参加的人员有:梁鸿志、陈锦涛、陈策。

罗森(签名)

95. 罗森的报告

1938年3月20日

自治委员会副会长孙叔荣于今天上午来到我这里。据他告诉我,新政府的成立庆典又推迟了。如有可能,据说将在3月22日或24日或4月1日举行。主要人员名字显然他不肯说。但他告诉我,据说将参加新政府的人已经到达南京,其中有许多是以前重要的政治家,例如有曾是段祺瑞首任秘书长和北京政府总长的梁鸿志;袁世凯时代的财政总长陈锦涛;前驻法国的中国公使和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陈策。此外,孙先生

说,不管北平的临时政府是否存在,这个新政府肯定是中央政府。按照日本人的计划,据说中国会组成3个政府,即华北政府、华中政府和华南政府。

罗森(签名)

96. 沙尔芬贝格:1938年3月21日的南京现状

P. 沙尔芬贝格

编号:8

从上海发出的邮政联系一直不通畅,几乎只有通过英国炮舰才有可能进行。上次的信件是3月11日到南京的,前一次的信件是2月22日到。不过,这期间信件从这里寄出的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但毕竟积压得太多。

邮务长李齐今年3月初到过南京,他情绪是乐观的。他希望这里的5处邮局能在今年3月25日开业,其中一处邮局设在居民区里。

这时,许多以前的邮局职员都不会来,他们不敢从上海到南京来。

还有,李齐先生提醒不要由于日本人检查而放弃官方的邮局。我自己认为暂时还不可能取消至今采用的方法,即充分利用信使的机会。

新任日本总领事花轮于今年3月6日到达南京,在此以前的主管即总领事福井于今年3月10日经过上海去孟买就职。今年3月18日,罗森博士邀请日本总领事馆的官员们共进午餐,来的客人有总领事花轮、领事田中(以前在宜昌任职)和随员福田。我的印象是他们相处和睦,交谈甚欢,这是大有好处的。

我们这里其实只有一个令人操心的大孩子,这就是电厂,自来水厂是依靠电厂的。电厂在3月初完全停顿了,最近重又费力地修理好了。但在夜里时常会停电,我们必须在手头备好一盏煤油灯。水的问题当然更加糟糕,有时整天都没有水,现在流出来的水细得像一根线。断水的

主要原因是在被烧光的房子里和许多没有人住的房子里自来水管断裂了,因而那里不断地流水,还有许多消防栓也断裂了。简直无法想象何时能将自来水管修理好,炎热的时间即将到来,想到疫病的事就令人不寒而栗。

在难民营里,两位美国医生在紧张地注射防疫针,但两名医生怎能应付得了成千上万的人呢?

清扫广场的工作也没有进展。不过,在躲避空袭的防空洞里,所有尸体已经被清除和掩埋掉了。放在住宅之间空地上的许多棺材也被运走了。

上个星期日,我和许尔特尔先生又一次到市中心去。那里非常热闹。从巴伐利亚广场到波茨坦广场这一段路上,我已经数到有 25 辆黄包车。这表明已有许多人离开了安全区。

为了说明情况,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海外俱乐部原来住有 2 000 名难民,现在只有 906 人;金陵女子学院里原来有 6 000 个姑娘,现在还有 3 000 个。

前面提到的那一段路上只有一名交通警察,而以往蜜蜂似地有许多穿制服的人。

日本人从波茨坦广场(那里的交通银行是他们的的主要住宿处)至下关的这段路上投放了三辆公交车运行,为日本人和中国人服务,车费是 10 分钱。从火车站到太平路为终点的有轨电车也运行了。但与过去有些不同,它带有一个快车的火车头和运货厢,但只供日本人使用,可能是运送后勤供应物资。

总之,南京的城市景象从今年 1 月以来有了很大变化。据说这里已经有 3 000 个日本小商人,家眷都带来了。小饭馆和小酒店里都是中国女人为日本士兵服务,在这方面也变得比较人性化了。

中国人主要是在安全区里的道路上做生意,那里到处都设有小卖部,特别是在山西路到巴伐利亚广场的路上和庚子赔款委员会的大楼旁更多,中国雇员王的房子完全被包围在里面了,因为他的一部分花园也被占用了。

3 月 6 日起,在这里出版的报纸名称是《南京民报》,由于它的信息只

能依靠电台广播和上海来的《新闻报》报道,因而经营十分艰难。

除了波茨坦广场旁边的一个小剧场外,在夫子庙地区又开办了一家小的中国剧场,不过中国雇员孙说,没有人进去看戏。

还有,日本人在黑姆佩尔被烧光的饭店附近开了一家日本的大饭店,但只供军官们享用。

通往上海的公路据说现在的情况很好,此外日本人还在京沪铁路线上提供了参谋部交通专用的机动车,行车时间7个小时。但公路和铁路至今仍不对外国人开放。可能要等待这里真的有了一个省政府或是其他政府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还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用火车向上海方向的农村等地遣返了6 000人,至今总共已遣返了8 000人。尽管如此,安全区还有着蜜蜂窝似的人群。这些难民占据着很好的房子,把那里搞得破败不堪,对他们却毫无办法。

江南水泥厂的丹麦人辛德贝格得到了返回上海的指示,这样留在那里的只剩下京特博士了。辛德贝格说他们那里有了强盗帮,约有60个人,配备有机枪等重武器。昨天到这里来的京特博士也证实了他的说法,这些强盗都是一些逃兵和他们的亲属,在此以前都躲藏在山里。这对留在那里的少数农民极为不利。

我在开头说过,这里的供电很不正常,因此通过收音机传来的消息也是时断时续。它是我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我们能够听到元首在林茨、在维也纳和在国会的讲话,纯粹是一个奇迹。于是,这些庄严的时刻驱走了我们外国人在这里或多或少患上的“铁丝网病”。

沙尔芬贝格(签名)

(此文末尾有下述手写的附注)

沙尔芬贝格在日本人那里用餐时,因食物中毒于1938年6月19日在南京去世。

97. 罗森的报告

1938 年 3 月 23 日

今天早晨我去了新政府的驻地。梁[鸿志]先生已于昨天夜里乘飞机去了上海。于是我去拜访了未来政府的另一名主席温宗尧,新政府成立庆典已从 23 日再度推迟到 3 月 26 日。新政府的组织既不像旧北京政府也不像南京政府,而是很像满洲国,有 3 个院以及各个部。温先生对新政府怀有美好的梦想。他声称,日本与新政府共同铲除了蒋介石政权以后,将与新政府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军队就会撤走,不要求战争赔偿。根据“五五准则”的 45 条进行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合作。

罗森(签名)

98. 罗森随笔

1938 年 3 月 27 日

致大使先生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却是站不住脚的主意。

(1) 理论上可以考虑“维持和平委员会”的保证。

(2) 没有哪个国家的市政机构或占领部队会对发生洗劫事件予以保证。要是德国首先就必须有一个特别法令,例如骚乱法。

(3) 现在南京的中国人的行为不是洗劫(使用暴力),而是偷窃,没有哪个国家的警察会对此予以保证。

(4) 可见,只有请求日本人经常切实地加以保护。办事处肯定已在这样做了。

罗森

99. 陶德曼致罗森公函

1938年3月28日

德国大使馆

编号:6603/2563/38

致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

亲爱的罗森:

我这次去函不是专为编号 6603/1691/38 寄来转交给诺尔特上校的信,只是为了写给诺尔特上校信中打字机打印的部分。根据形势,我认为在写给私人的信件中谈及反日言论的公务信息是不恰当的,它于事无补,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当然,在您写给诺尔特的信中让第三者知道您寄来的公务报告同样是不恰当的。

顺致问候

希特勒万岁!

您的陶德曼

100. 菲舍尔致驻东京德国大使馆公函

1938年3月28日

上海德国总领事馆

编号:4L/18,3160/38

致驻东京德国大使馆

关于 1938 年 2 月 17 日寄给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的信函副本 (Pol. I. Chi. 5 Zw) 中的最后一段,现谨告知:为促使当地日本驻军准许

德意志帝国公民旅行事宜,这里已向日本军事当局采取了许多步骤,但所有努力均毫无结果。相关的申请报告至今没有答复。经一再催问后他们先是回答说,对于在被占领地区访问问题的一般规定正在拟订,在公布之前无法对单个申请报告作出决定。以后再去交涉时他们干脆告知说,签发通行证遭到了军方主管部门的拒绝,因为有关地区目前正在清剿零星的中国残余部队和盗贼,结束清剿行动和开始签发通行证的条件尚无法预告。

由此表明,这个努力遭到了日本军事当局的拒绝。几乎无法估计以后的步骤会在这里取得另外的结果。

但德国公司对此十分关心,因为这关系到查看和保障德国的贵重货物,尤其要防止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这些货物已在保留所有权的条件下售出或委托销售,但仍是德国公司的财产。因此到南京、杭州、苏州、无锡、浙江这些地方去很有必要。如果能在当地继续施加一切压力,使之能够实现我们的愿望,将十分感激。

M. 菲舍尔(签名)

101.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信函

1938 年 3 月 28 日

共 2 页,并入编号 2722

十分尊敬的大使先生:

请原谅我昨天通过无线电报转达我对 1937 年至 1938 年的休假请求。由于仅靠电报可能表达不清楚,为此请允许我在此补充说明理由。

因为按照现行的休假规定,可以在预算年度内回国休假,由于战争的原因很难成行。对此如有可能,我想要在 1938 年的预算年度内回国休假。现在我并不想按照规定利用一切可能的短期来躲避今夏南京的气候。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估计日本人会对赔偿问题一直拖下去,以致

我不得不在中国度过第5个夏天。如果我能够为帝国公民的赔偿事宜尽力,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当然,我的这次休假会服从公务的需要。这里的情况在夏天一定会平静下来,以致许尔特尔先生一个人就能对付得了。我估计不会因为我的一次特别休假而使在中国服务的人员中缺少较高职位的官员。

借此机会,我要十分感谢您批准许尔特尔的休假。在沙尔芬贝格先生6月初离去之前,在许尔特尔重回南京的夏天之前,还能够好好地休息休息,这对他是十分宝贵的。

我要走了,科尔德先生。但愿冯·温特费尔德先生不会生我的气。

对于科尔德而言,也许对大使馆本身来说,短期工作是有好处的。

我们这里尽管有日本人,但还是享受着南京春天的美丽景色,无数树木枝繁叶茂,欣欣向荣。诚然在“太阳的孩子”日本人统治下,它们大多成了满头乱发。

关于这里建立新政府的报道及邻近地区的情况,我已与拥有一个无线通讯台的阿利森约定,由我提供材料,请他将信息同时发给我们在汉口、东京和上海的主管当局。我们的孙启成先生过去就与几位知名人士有良好的关系,他给我们送来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一旦有了某种结果(尽管至今尚无国家首脑,今天终于成立了),我会对这场荒唐的闹剧作出综合报告。

我从妻子那里获悉,她在乡下您女儿玛丽娅那里度过了美好的几天。这期间您的女儿已经勇敢而无畏地登上了来中国的路程。

十分尊敬的大使先生,向您尊敬的夫人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永远恭顺于您的

罗森(签名)

102. 劳滕施拉格尔致南京办事处公函

1938 年 3 月 28 日

编号:5720/2798/38

致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根据南京办事处不久前送来的报告(参见如 5719/1893/38 博迪恩和 5719/1146/38 孔斯特·阿尔贝斯的情况),帝国公民在南京租用的房子一再遭到洗劫,对此却没有目击证人能够肯定进行洗劫的是中方人员还是日方人员。但估计一般都是日本人干的。

我估计,办事处会尽一切努力,请求日本的主管单位保护还留在南京的德国财产。请就此事给我报告。

承办人:劳滕施拉格尔

103. 罗森致日本总领事花轮函

1938 年 4 月 5 日

先生和亲爱的同事:

提及 4 月 4 日的会谈,我有幸告知各位:4 月 3 日下午 4 时,一辆日本军用卡车驶进宁海路 32 号的院子里,企图抢走两只钢制保险箱。该车载有若干名身着中式便服的人,而其头目似乎是由一名日本浪人乔装的。这所房子里原先居住着一些在此开办小学的法国修女,现被用作中国贫民的收容所。

或许诸位已经了解,整个南京城里中国居民的私有财产正被日军以上述方式掠劫,而该对此事负责的人则声称:他们不知道这些是外国人的财产。然而,尽管插在宁海路 32 号屋顶上的法国国旗可能不够醒目,

但是鉴于房屋管理员曾告知该幢房屋为法国修女们所有,他们也应该撤离。

房屋管理员打电话给史密斯先生,后者恰巧在附近的国际救济委员会办公,便立即携我同往。我亲睹一只保险箱已被搬到卡车上,而他们正在往车上拖拽另一只。经由我们的一番劝说,这帮掠夺者才最终作罢,撤离该地。当然,他们也并没有按照我所要求的那样把保险箱放回屋内。

我也将递交一份关于此事的描述给法国驻上海的领事馆,以便敦促它采取必要的措施进一步保护上述财产,譬如,配备一面新的国旗、提供一份大使馆的证明,等等。

同时,假如此事能上报给日本军事当局,对上述涉嫌掠夺者给予应有的惩罚,我将不胜感激。

您恭顺的

罗森博士

(张春美 译)

104. 罗森致日军弘田大佐函

1938年4月9日

南京首都饭店弘田大佐

尊敬的弘田(Hirota)大佐:

我受法国大使馆的委派,前往位于中山路351号的国际联盟办事处办理一些事务,主要是取回一位技术专家莫克斯(Maux)先生遗留在那里的书籍与文件。

该办事处此时被日本的一座随军医院所占据,但是我猜想我前去那里应该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在此之前,荷兰领事馆的博思(Bos)先生和美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曾为了同样的差事去过那里。

能否烦请您为我们安排一个方便的时间一同前往那里?

鉴于本人有关莫克斯先生私人住宅调查的其他工作已经结束,如果能尽快前去国际联盟办事处,我将不胜欣悦,我将可以给法国大使馆一个全面详尽的回复。

您的诚挚的
罗森博士
(张春美 译)

四、维新政府统治时期的南京

1. 关于维新政府的情报两则

1938年3月23、24日

(1) 1938年3月23日情报

我们从即将担任立法院院长的温宗尧先生那里获悉，南京新的中央政府将于3月26日正式成立，其形式将同满洲国政府一样，由三院和部长们组成。

日本承诺，一旦蒋介石政权倒台，日方即同该政府议和。据说议和的条件包括：在经济合作方面，中国占55%，日本占45%，没有（战败国必须支付的）赔款。

北京政府不愿让步，而且它正受到北方日本军事当局的保护。陈中孚已乘飞机前往北平洽商此事。

梁鸿志已经飞往上海同那里的日本官员协商。（新政府）就职典礼是否召开将取决于这些洽商的最终结果。

(2) 1938年3月24日情报

贝德士博士今天早晨向我们通报了下面这则消息，消息来源于齐燮元（该省前任督军）的前办公室秘书。这位秘书与正准备组建新政府的那群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是他所报告的同这群人的部分谈话内容：

“梁鸿志打头阵,三个月后由唐绍仪接替。广东派系正努力拆散李宗仁、白崇禧两人同蒋介石的关系,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可靠突破口。日本方面已正式向中国人宣称,他们将要把其征服地区交给中国人治理。同时他们还重申,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决不会承认现时的政府。新的地区政府将于 25 日或 26 日宣告成立。此后,将在严格的地方自治基础上对地方自治委员会进行重组。”

(曹慧敏译)

2.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8 年 3 月 31 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打印件

编号:41

卷宗号:2722/2476/38

附件 1 份,打印件 2 份

内容:日本人在华中建立了一个分裂政府

呈送柏林德国外交部

经过数周之久的讨价还价,终于今年 3 月 28 日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华中政府。

这件事原本应该早在本月 16 日就完成,传单已经印上了这个日子。日本人为这场分裂闹剧拉到的一些名人早已到了南京,至今仍被日本军官占用的南京最大和最现代的宾馆布置了彩旗和国旗。在这个宾馆附近的主干道和所谓的波茨坦广场上悬挂了原中华民国的五色国旗。沿街道路不需要更多的装饰,因为“人民的解放者”通常不准离开他们住的宾馆,少数例外的情况也只有在日本人的监护下才可以走出宾馆。例如他们中有一个人,在一名日本宪兵的陪同下,两次走出宾馆去看他被日本

人烧毁的房子。他们对南京“自治委员会”的委员们和其他人士也许只准在宾馆里作拜访,但也必须遵守安全规章,私人是绝对不可以的。在办公地点只有2个神秘人物是例外,他早就认识其中几个名人,根据他们的愿望登门拜访了几次,可以和他们谈论政治形势。

在开头提到的推迟成立政府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和北京政权的争论,与此有关的是为了争取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有代表性的领袖人物。如果我们将满洲国——不无道理——和木偶戏相比较,那么这个中国新木偶戏有着一个特别的乐谱,两个不同的演员,一个是天津的日军司令部,一个是上海的日军司令部,他们用北京的棋子和南京的棋子在同一个舞台上进行对弈,这时(类似里查德·施特劳斯所作纳克索斯岛上的阿里阿德涅中那样),两个演出团体,都把自己看作是具有优势的人物,对方是次要角色。

在这里的日本人先是作了徒劳的努力以后,骗这里的分裂分子说北京的政府很快会归他们领导,同时对北京的分裂分子作了相反的保证。现在这个问题仍是悬而未决。

随函附上的“宣言”译文中,维新政府对老百姓只是谨慎地谈到一旦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恢复通车后,两个政府就合并。中国军队最近几天发动的猛烈反攻使出现这种条件至少是推迟了一些时候。

人们用不着去看中国军方的报告,更多是从以往讲话喋喋不休的日方“发言人”突然变得说话克制起来就表明,这次猛烈的反攻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

如果津浦铁路全线都控制在日本人的手里,那他们至少就有可能在地理上和交通技术上将整个占领地区连接在一起。然后也许就会证实日本人自己是否对在这个地区建立一个“统一政府”感兴趣。根据多方面的因素以及从当年满洲国日本当局提出的未来远景看,我暂时对此表示怀疑。对于广东的日本军队和与他们抱成一团的那帮人——从大工业家直至毒品贩子们,至今的原则“利益就是命令”起着决定性作用。

当前对此的所有疑问和困难所在,也许是被选作新政府首脑的唐绍仪至今尚未作出接受这个最高职位的决定。众所周知,这位现年78岁高龄的政治家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曾于1911至1912年间,受袁世凯委

托作为清政府的代表在上海同革命党人进行谈判,令人惊讶的是当时他和其他各界人士一样承认了民国。于是,他后来成了民国的首任内阁总理。就是说,他在审时度势后改变政治信念方面不是没有经验。因此,他也许对尤其是要背叛正在进行着生死存亡艰难斗争的民族担任这样一个职位是合适的人选。由于缺少一位总统,众多的注意力转向了行政院院长梁鸿志,这位 65 岁的政治家出生于福建的一个显赫门庭,祖先几代都在清朝担任高官。他曾是安福系的创始人段祺瑞将军的首任秘书长。

选中担任新政权外交部长的是陈篆,他也是福建人,现年 60 岁,清朝时就已当过外交官,他比较高的职位是驻墨西哥公使(1914)、恰克图中俄蒙会议的全权代表(1914)、驻库伦都护使(1915—1917)、外交部次长(1918—1920)、驻巴黎公使(1920—1927),其间担任过国际联盟代表(1923)。1927 年退休后从事历史和政治研究。

立法院院长温宗尧,现年 72 岁,出生于广东,1930 年为英中贸易协定谈判的代表,1908 年曾在拉萨担任清政府的驻藏副大臣。他参加过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参加了颇受重视的上海谈判,成为了民国政府的外交部次长。1915 年他反对袁世凯的政变,而后担任广东政府驻上海的代表。1917 年他成了南京外交事务的代表,1920 年担任上海和平谈判的广东代表。

司法院院长章士钊,生于湖南省的长沙,在日本和英国攻读法律和社会科学。1911 年辛亥革命后他出版一种杂志^①,在作为南方的代表参加过当时的上海谈判^②后,去了德国、英国和法国继续进大学攻读^③。1922 年他成了北京国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以后担任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

财政部长陈锦涛 1870 年生于广东,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已在清政府担任过国家银行的多个职务,1912 年成为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总

① 即《甲寅》杂志。——编者注

② 指其 1919 年任南北和平会议南方代表。——编者注

③ 指其 1912 年至 1922 年赴欧洲考察事。此处记载有误。——编者注

长,1916—1917年兼任盐业专利局长,1916年6~10月担任外交总长。期间,他由于贪污公款被起诉,但在1918年通过总统令被免责。1920年任广东政府的财政部长,1926年再度担任北京政府的财政总长。有一部词典称他是“资源的分布”文章的作者。

教育部长陈则民生于江苏,现年59岁。他在日本大学毕业后担任过段祺瑞政府的顾问,以后任上海律师协会理事长。日本人占领苏州后他成立了“自治委员会”。

所有这些新政府的大人物都是一批年长的、且已于多年前退出政坛的一辈人,只有两个人即内政部长和教育部长是比较年轻的一代。

内政部长陈群1890年生于福建省。他在日本读的大学。1921年起担任过下述职位:孙逸仙大元帅的秘书,广东政府的议员,福建省警察局长,上海财政委员,国民政府内务部次长,南京市警察局长。

绥靖部长任援道是江苏人,毕业于保定军校,曾任第40师中将师长,国防部武器局局长,津浦铁路北段交通司令、京汉铁路警备司令,不久前在北京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任职。

由上述知名人士组成的政府至今只出现在日本人准备建立的仪式中,已提到的“告民众书”完全按照日本军方既有的思路,激烈批判那个敢于以本民族领袖自居反对日本权力欲的人。宣布保持领土的原来状况,没有谈到预料的对日本隶属的问题,尤其是被占领的极其重要的地区和交通枢纽。据说将和“友好的”日本进行谈判,同时保持与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友谊。

他们对政府向上帝和民众保证紧迫要做的失业救济工程似乎并不特别着急,因为新政府成立后政府最重要的成员都坐飞机赶往上海去了,80名随员是坐一辆专列去的,由此当前南京一切吃力不讨好的任务都重担似的压在空架子的“自治委员会”肩上。据说这个自治委员现在已改组成一个市政机构,随之降低了委员会成员至今的地位,因此他们对这种改变并不感到高兴。

日本人心理笨拙的标志是,他们在友谊的新时代一开始就要求在南京实行货币的强制汇率,即1元等于日币70分。这个汇率要比被日本阴谋打压的上海汇率还要低得多。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商人垄断了生活

资料运输,排斥当地生产的农产品,从而一开始就专横地限制了经济本来已经破产的顾客购买力。自治委员会根本无法反对这种荒唐的行为。未来将表明新政府原来有经验的财政部长对这点是否会进行干预。

由于同汉口的邮路联络不便,我将此报告直接呈送外交部。驻汉口和东京的德国大使馆、北平办事处以及上海总领事将通过可靠途径收到本报告的打印件。

罗森(签名)

3. 陶德曼致罗森公函

1938年3月31日

德国大使馆

编号:2718/2582/38

致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博士

亲爱的罗森先生:

就您本月10日寄来的给拜耳公司通知的副本(编号:5719/1149/38),我想对您说几句话。

您对拖延处理我们的赔偿要求肯定很恼火,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应该导致在公务往来的信函中作不必要的议论。

我以为,上述来信倒数第2段除去被收件人认为是批评我们政府的态度外,几乎不会有其他理解。

顺致问候

希特勒万岁!

陶德曼(签名)

4.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8年4月2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5720/2380/38

关于今年3月11日的指示(编号:5720/2380/38)

和(1937年10月19日的指示(编号:5719/7275/38))

致汉口德国大使馆

关于德国财产在南京遭受的损失问题,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损失——除去日本人飞机轰炸造成的损坏以及后来又被日本人故意纵火烧毁的帝国公民黑姆佩尔所有的北方饭店(见1932年7月8日外事办公室的备忘录第2项第2段)外,都是日本人占领南京后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抢劫和纵火造成的。

因此,我从一开始就拒绝日本人所坚持的、相当荒唐的“自卫权”论。因为即便善于强词夺理和歪曲清清楚楚的事实,也不可能会把在占领南京14天后依然砸保险箱和纵火看作是中国人强加给日本人的“军事行动”。

与此相关的是,我曾在书面和口头上一再强调,如此频繁地偷盗汽车绝对不是符合手续的征用,而应该被视为完全是[日本]军队一些成员的个人偷盗行为,例如他们从退役上尉克鲁姆马赫的房子里偷走4只烟灰缸。偷盗汽车既可以用“军事行动”也可以用“自卫权”来掩盖,以此逃避抢劫保险箱里的贵重物品或是洗劫帝国公民房屋及其佣人财产的赔偿义务。

为了保护德国的利益,日本人的“自卫权”理论迫使我更加强调这些损失的刑事犯罪方面,而不是不可避免的行为。

上海德国总领事馆收到本报告的打印件。

罗森(签名)

5. 劳滕施拉格尔致南京办事处公函

1938 年 4 月 4 日

德国大使馆

编号:5720/2989/38

致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博士向这里请求能否请所在地的办事处一位先生为他调查南京大树根 88 至 92 号的房屋状况,并查询当时留在他房子里的佣人居住地址。

罗先生请求在调查时千万不要对人说出这房子及家具等物的主人是中国国民政府的一位高官。如在可能的情况下,能够满足罗先生的愿望,我将十分感激。

承办人:劳滕施拉格尔(签名)

6.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8 年 4 月 4 日

编号:253

卷宗号:2722/2981/38

附件 1 份,普通

打印件 3 份

内容:日本的宣传

呈送柏林德国外交部

谨随函附上一本由中国情报委员会出版的关于日本宣传的小册子。

建立在仇恨基础上的所谓“神的使命”(传布其文化的神的使命)以南京的作战情况作了图解。

日本人的关键词“维护东方文化”表现其意图是阻止中国的现代化,将剥削的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日本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解释为在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时由于日本人的卖力给后者制造了最大的困难。日本声称自己是遏制东亚共产主义泛滥的真正力量。

为了嘲笑日本的宣传,在德文报纸上发表了日本航空兵少佐忠一(Chui)自述的英文译文,未作任何评论。

陶德曼(签名)

7.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8年4月6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46

卷宗号:2732/2704/38

附件1份,打印件2份

内容:1938年4月10日公民投票事宜

本附件呈送柏林德国外交部并告知,目前仅有7名帝国公民居留在南京(名单见附件)。

汉口德国大使馆及上海德国总领事馆收到本报告的打印件。

罗森(签名)

8.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1938年4月6日报告附件

1938年4月2日

编号:46

卷宗号:2732/2704/38

副本

值此1938年4月10日即将全民表决之时,在南京的全体帝国公民表示一致高兴地赞成扩大东部边境为大德意志帝国。

签名人:格奥尔格·罗森博士

保罗·沙尔芬贝格

工程师卡尔·京特博士

阿尔夫雷德·许尔特尔

弗里茨·科尔德

理查德·黑姆佩尔

爱德华·施佩林

9. 菲舍尔致罗森的信函

1938年4月8日

亲爱的罗森先生:

这里的中国大使馆参赞谭伯羽到柏林学习以来成了我的朋友。他请求我打听一下有关他伟大的父亲谭延闿墓目前的状况。您如能写信告知我这方面的情况,我将十分感激。

致以亲切问候!

忠于您的菲舍尔

10. 南京将建立一条日人街

上海《新申报》1938年4月10日报道

读卖新闻社消息：在南京的日侨讨论预算时已决定在南京的中心区建立一条日人街，因此将以前预定的8万日元费用提高到30万日元。根据计划，日本区应该包括下述街道：中山路、中正路、国府路、江南路、白下路、中山东路、太平路。供使用的30万日元将按下述计划分配：10万日元用于整修被烧毁的房屋，3万日元用于修缮贫民的房屋，5万日元用于建日本公园与南京神社，设立一个救火会，2400日元用于支付10个消防员的薪水，3500日元用于其他开支，2万日元用于建立一所医院，2万日元用于预防传染病，2000日元用于消毒杀菌，1.6万日元购买一辆洒水车，30日元用于清道夫清扫马路。

11.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公函

1938年4月14日

编号：5720/2989/38

内容：关于今年4月4日的指示(编号：5720/2989/38)

大树根88至92号罗家伦博士的房子没有人住，完全是空的。假如那里留有家具的话，那它们全都被人搬走了。

我私下里说，据这里有人观察到，家具等物品被整车整车地运去了机场，可能是用作布置这里无数日本飞行员的住处。

尚无法肯定该房子是否如同其他许多官员的房子那样已经被没收。

查询罗家伦博士的佣人一事，至今尚无结果。因为没有告知佣人的姓名，所以查询起来非常困难，但目前仍在继续查找。

罗森(签名)

12.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公函

1938 年 4 月 14 日

编号:5720/2197/38

内容:关于今年 3 月 1 日的指示(编号:5720/2197/38)

致汉口德国大使馆

徐谟博士先生的房子仍被日本人占用着。由于这里的现状,可惜无法了解到进一步的详情。根据我们的经验,房子里的家具设施可以视为已经丢失。

查询厨师陈及其家属下落一事,至今尚无结果,但仍在继续查找。

罗森(签名)

13.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8 年 4 月 18 日

德国大使馆

编号:294

卷宗号:5720/3188/38

附件 1 份

打印件 3 份,以普通航空信发出

内容:对在南京德国人的赔偿事宜

致柏林德国外交部

谨随附件呈上刚才收到的南京办事处今年 3 月 26 日报告(编号:5719/2132/38)关于在南京德国人的赔偿事宜。

对事情的陈述到今天——4月中旬——为止还是完全可靠的。我对此不断通过电报和书面作过报告。但我想提请注意,我们那些因日本人的抢劫而遭受损失的德国人目前分别住在汉口、香港和上海,由于日本人拒绝让他们回到上海和南京地区去,更使他们越来越感到不满和气愤。那些因遭受日本人洗劫和纵火而失去整个生存基础的德国人更是如此。

我只能一再对他们指出,大使馆及其在中国的下属机构办事处将再次竭尽所能地作出一切努力。

东京德国大使馆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陶德曼(签名)

14. 汉口德国大使馆 1938 年 4 月 18 日报告
(编号:294)附件
1938 年 3 月 26 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5719/2132/38

根据本月 7 日的指示(编号:5720/2132/38)

1938 年 3 月 26 日于南京

致汉口德国大使馆

关于佣人损失问题谨报告如下:

在这期间,我向日本人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要求,其中包括了这类损失及对此的附加说明。

日本人显然知道他们不应该到有德国国旗保护的房子里去搜寻,知道闯进这些房子是违法的暴力行为。因此,我不揣冒昧地认为,赔偿损失义务应该延伸到由于无视德国国旗而产生的一切损失。

关于外国官员住房里佣人的损失问题,日本人对此根本没有表示过

异议。在美国人的事件中,我的美国同行还根本没有到达南京,事先也没有对此讨价还价就赔付了!

我在这里还没有能讨论为德国人服务的中国佣人的其他损失,问题在于日本人——撇开相当含糊的前景以及 1932 年处理上海损失拖了四年之久的经历——对此根本就没有什么反应。如果驻东京德国大使馆没有站出来实实在在地施加强大的压力,这种情况也不可能会有改变。

在这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认真地汇集一起又一起事件的材料,提供一切足以佐证的情况,恰当地突出刑事犯罪的所有细节,并把这些告知日本人。除此以外,我们就无法再有什么其他行动了。赔偿的意愿——归根到底这是主要的——只有通过帝国政府对日本政府作十分有力和毫不含糊的交涉才有可能被唤醒。只要东京的德国大使馆容忍警方(Geimusho)^①的那些站不住脚的借口,尤其对就地查实情况一事,问题发生所在地的日本当局在等待东京的决断。根据东京的决定,地方上的日本机构对待这个问题只是演出一场空泛的喜剧,安排给我们的是傻瓜角色。我在此要特别请求坚决反对日本人对严重事件作为施舍处理的一切企图(参见东京德国大使馆今年 3 月 5 日编号 34 的电报)。德国人的财产不是被一个真正作战部队的战争行动而是战后很长时间才被举着火把和枪托外出强奸的一个罪犯团伙摧毁和抢光的。虚情假意地表示保证给予“安慰金”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真正友好的态度必须是:不仅对赔偿的问题,也对德意志帝国公民到这里来的问题和将搬家货物的运出问题,在东京得到根本的解决。目前状况是,日本人对所有德国人的要求持视而不见的态度。我以为,除去日本以外,没有哪个地方会对我们持这种态度,即使在苏联也不会如此。尽管有日本学童在德国代办面前把《莱茵河畔的哨兵》这首歌唱得美妙动听,但假如长江畔的哨兵至今仍以漠然态度继续无视德国人的要求,那么它对在此遭受伤害的德意志帝国公民决不是一种安慰。

① 这里疑为“Keimusho”的误写,即“警务所”、“刑务所”之意。——编者注

如果说,尽管吹嘘日本皇军纪律严明,却发生了“大规模”的纵火和洗劫(参见大使馆本月5日编号34的电报),最终的要求也应该相应地“大规模”。如果对此事还要用不成立的借口来搪塞我们,那政治上的狂妄就是达到了极点。显然,这时的外交政治友谊只能设想是隶属关系。

罗森(签名)

15. 汉口大使馆致徐谟博士公函

1938年4月19日

编号:5721/2550/38

亲爱的徐谟博士:

根据昨天与段木兰(Tuan Mou-lan,音译)的谈话,现将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留在南京的德国人名单报告如下:

1. 约翰·拉贝,南京安全区委员会主席,后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2.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前述两个国际委员会委员。
3. 爱德华·施佩林,前述两个国际委员会委员。
4. 鲁佩特·哈茨,前述两个国际委员会委员。
5. 里夏尔德·黑姆佩尔,北方饭店老板。

致以

敬礼!

陶德曼(签名)

16.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8 年 4 月 19 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内容:根据今年 3 月 28 日的指示

编号:5720/2798/38

致汉口德国大使馆

除了努力争取赔偿已经损失的德国人财产,办事处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保护德国人财产不再继续受侵犯。

日本人的立场是:中国的私人财产尤其是国民政府官员的财产不受保护,“出于疏忽”侵犯了外国人的财产总是有可能的。由此发生了例如本月 3 日,宁海路 32 号——以前法国修女们在那里住过——的看门人跑来找我帮助,他说,“这时有一个穿了中国衣服的日本浪人带着几名苦力,正在将这所房子里的两只保险箱装上日本宪兵的一辆卡车上”。我赶去及时制止了这事。日本宪兵回答看门人的异议说:他们并不知道那里的情况,是日本总领事馆的一位官员告诉他,宪兵得到秘密情报,保险箱里藏有中国政府的秘密文件。

就在同一天,日本宪兵来到施特雷齐乌斯的房子里,我再次提醒日本人注意我今年 1 月 17 日照会(1 月 17 日报告,编号:5719/1004/38)倒数第 2 段所强调的立场。日本副领事田中回答我说,宪兵有权进入除大使或使馆成员以外的德国人的房屋。我对此作了有力的驳斥,指出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这一切“权利”都是成问题的。如果随便哪个日本人没有事先与我约定就踏上德国的领地,我就不能对德国政府负责保护德国的财产。各个房子的佣人肯定知道没有德国人的陪同,日本人不可进入,在发生了法国人的房子事件后更是如此。为了避免这些“误会”,也为了日本人自己的利益,就要严格遵守今年 1 月 17 日的友好建议。

对那些佣人们已经离开的房子就无法加以控制了,因为日本人收购

废钢铁——可能以后生产成手榴弹和炸弹又回到中国来,所有被遗弃房子里的管子和暖气片等物品都被卸下送到了位于牯岭路劳滕施拉格尔和我俩房子之间的废钢铁收购站去了。这样,在老百姓那里,“我的”和“你的”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清楚了,这本来与反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协调的。

东京德国大使馆和上海总领事馆收到本报告的打印件。

罗森(签名)

17.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8年4月19日

编号:5720/2197/38

内容:接续今年4月14日的报告

致汉口德国大使馆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徐谟博士的厨师陈士成(Chen Chi—cheng, 音译)已找到。他今天来到我这里,讲了下面的情况:

他现在住在自治委员会委员王先生的新富(Hsin Fu)拍卖公司大楼里,5个孩子都很健康。据他说,他在日本人占领之前就将高楼门101号房子里的东西全部包扎好,贴上了封条。但在房子里住进了日本兵后,所有东西都被打开了,一部分财产已被拖走。现在还有3名日本军官住在房子里。

根据厨师的猜测,日本人已经知道这房子是外交部次长的住房。

厨师将给徐先生写信报告详细情况。

罗森(签名)

18. 关于南京的情报

1938 年 4 月 19 日

南京迅速复苏

超过 40 万人口,公共事业正常运转

(《字林西报》1938 年 4 月 19 日)

据《上海日本人》昨日报道:由维新政府统治的南京地区,目前日本居民人数迅速增长,已接近 1 000 人。该报称,截至 3 月末,该地区已有 430 名日本男子和 390 名日本女子,而且每天都有几十名日本男女来此居住。

该报报道,这个城市正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目前总人口已逾 40 万。水、电和电话恢复正常运转。该城市的部分地区正在开通自动电话服务。五家邮局也开始受理邮政业务。

扬子面粉加工厂(Yangtze Flour Manufacturing Company)——一家中日合资公司——的建立将满足城市对面包和蛋糕的需求,该工厂日产面粉量达到 4 000 袋。炎热的夏季即将来临,日本军队控制的鼓楼冷饮制造公司(Kulou Ice Manufacturing Company)和九龙制冰厂(Kyulung Ice Plant)也将重新开工。该日报称,现在沟通南京与芜湖、扬州两地的水路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将向船只开放。

七所学校重新开学

为了迎合市民学习语言的需求,两所日本语言学校和五所中国语言学校开学,而且形势空前繁荣。日发行量达 2 000 份的《南京民报》在“引导公众舆论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日本人口与日俱增,总部设在上海的汉口银行不久将在南京开设一家分行。居住在南京的日本人于 4 月 11 日召开了首次大会。

(曹慧敏译)

19. 罗森致上海总领事馆公函

1938 年 4 月 22 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5719/2706/38

附件 1 份,收据 1 份

材料 4 份连同补寄的 100 元收据送德国上海总领事馆,并附带告知:关于查看存放在前国际联盟办公室里毛克斯先生的财产一事,到今天我既没有得到花轮总领事对我口头请求的答复,也没有收到本月 9 日写给广田大佐公函(见附上的副本)的回信。

因此我建议,法国大使馆或可敦促日本人同意我的查看请求,或可直接将存放物品的清单寄给他们。

谨请按照附上付给毛克斯先生佣人 100 元款额的收据,尽快汇入中国银行。

罗森(签名)

20.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8 年 4 月 29 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53

卷宗号:2718/3100/38

打印件 2 份

内容:1938 年 4 月来的南京状况

呈送柏林德国外交部

今年3月28日新成立的华中政府领导成员(参见今年3月31日编号41的报告,卷宗号2722/2476/38),在作过短暂的客串表演后就再没有在这里露面,连日本陆相在这里作短暂访问时也悄无声息。与此同时,南京又建立了一个市政机构,据说它应该替代今年元月1日成立的“自治委员会”,市长是已在报告中介绍过的绥靖部长任援道。

这个新机构对真实的力量对比没有影响。日本人控制了以前被他们洗劫过的、大部分已被纵火烧毁的商业街,并毫不顾及那里的私人财产关系或中国与日本以及其他国家订立的协定状况,宣称它是日本人街。按照日本人的官方通告,截至3月底,南京已有日本平民820人(其中女性390人),他们从事的职业有商人、医生、演员以及少数餐饮工作。现在已批准一个日本公民联合会高达30万日元的年度预算,除去用于必要的重建费用外,规定要建造一个有神社的日本公园,建造一个日本人的医院和一个大市场。

在将一个国家的首都满洲化同时,依然想拒绝外国人进入这个城市来,声称“这里还不安全”!

《读卖新闻》社在上海报纸上别有用心的报道对这里的状况给人提供了一个错误的印象,例如说恢复了电讯业务。对此有一点是真实的,即这里的日本各单位除去军用电话外,还使用城市的电话线路,但根本不是普遍恢复了电讯业务,根本不考虑中国人和外国人的需要。

在玄武湖公园里和中山陵周围的设施处竖立有约2.5米高正方形的木柱,上面写着“大日本军事用地”。这块用地的主要成果如同沈阳市满洲的皇陵附近那样,无非是用破酒瓶、麦秸和食品罐头“美化”这个以前维护良好、现在已破败不堪的设施,卡车将人行道弄得坑坑洼洼,植物和树木都被拔了出来。就在这些木柱附近还有去年12月作战中被打死的已经腐烂的中国人的尸体。如果按照对待敌方阵亡人员的尊重程度来评价一个军队的精神,对“大日本”决不会是有利的结论。将中山陵周围地区被打死的中国人尸体集中起来,集体埋葬在这个森林茂密的公园似的国家纪念地里,不让他们成为野狗和乌鸦的食物,这原本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与此相反,他们对每个日本士兵会在他阵亡的地方竖立一

块狭长的木头墓碑，并献上鲜花，骨灰则被运回家乡去。

陵墓的下方，有一个别墅区位于两个山坳里。根据战壕和炮位等以及前面提到的木头牌位来判断，这个别墅区正位于作战区域，大部分已被大火烧毁。日本士兵驾着军用卡车，从这些房屋已被烧毁的花园里运走名贵树木、灌木和岩石等用来美化他们的住处、酒馆甚至马厩。贫穷的居民则从房子里拆走木头和金属部件等，日本人收购这些东西。大使馆附近就有一个收购站，院子里都是机器、管子、暖气片以及其他已经锈蚀的东西。

最后我想指出，日本人继续坚持漠视全体德国人要求和愿望的态度。德国公民黑姆佩尔的饭店在南京沦陷两周后被日本士兵烧毁，施佩林的全部财产主要是衣服等被抢光，还有其他受害者都没有得到赔偿。此外，对上述两位提交的申请和另一家有德国人投资的且基本上没有遭到破坏的饭店恢复营业报告几个月来石沉大海。黑姆佩尔先生要求准许他短期旅行去北京的申请已过去了4周至今没有批准。上周末他到日本总领事馆去询问时，在楼梯上就被一名中国仆人打发走了。

根据德国外交人员的经验，日本人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是很独特的。南京办事处在将近4个月公务交往中，它写出给日本总领事馆和联络军官的公函至今没有答复，连临时通知也没有收到。

由于与汉口的邮路不畅通，我将此报告直接呈送外交部。驻汉口和东京德国大使馆以及上海总领事馆将通过可靠途径收到本报告的打印件。

罗森(签名)

21. 罗森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8年5月3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2718/3101/38

内容:德国军医访问南京

致汉口德国大使馆

日本总领事馆于今年4月29日简短告知本办事处称:正在上海访问的德国少校军医蒙茨博士、少校军医克里茨勒·科施博士、少校军医博士里希特教授和上尉施密特博士将于5月1日下午到南京来,由办事处安排住宿,德方不必作特别登记。

这些先生到达后,其中两位安排住在我的房子里,一位住在沙尔芬贝格和科尔德先生的房子里,一位住在黑姆佩尔先生的房子里。然后我驾车陪同游览了中山陵地区,参观了被日本人烧毁的商业区以及被烧成废墟的北方宾馆和起士林洋行。继而在我的房子里共进晚餐。晚餐时我在即席致辞中回顾了5月1日的重要意义,强调我们特别欢迎德国国防军的代表来到南京,因为这使我们想起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南京的那段时间,他们为南京的德国侨民印过他们自己的纸币。在结束致辞时,我们为伟大祖国德国的富强及其领袖而干杯。

次日,先生们主要参观了日本的野战医院和其他设施。傍晚时我打算带他们参观美国的教会医院,但先生们在征询过陪同他们的日本军医后,为了不引起日本人的敏感,认为不去参观为好。我随即改为邀请美国医生来我家喝咖啡。尽管有语言交流的困难,但交谈还是很热烈。通过交谈,他们对我方介绍的日本人在南京的所作所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事后沙尔芬贝格先生和黑姆佩尔先生告诉我,这些先生们感到在我的家里聚会也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要服从日方的安排。晚上,全体德国人在我家里共进晚餐。

与我原来的担心相反,这次来访没有日方的社交宴请,这样在南京就不会像其他地方那样有那种德日兄弟亲密情谊的场面。面对数月来毫不理睬德国人的一切要求,即使对我方最不足道的愿望也是如此,参加这类宴请活动是不会愉快的,除非是考虑到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某些反作用。由于这次访问仅限于业务方面的活动,其实也不至于会通过读卖新闻社不受欢迎的宣传损害我们同中国政府关系的业务基础。

对于办事处的官员和以黑姆佩尔为代表的南京德国侨民(两位客人去探望了正在患病的施佩林先生,他对此十分高兴!)来说,德国国防军的代表恰好是在德国国庆日来访,是极受欢迎的客人,在并不光彩的孤立日子里我们会长久地怀念这次访问。今后如果有类似的来访,恰当的做法当然是由德方通知这里,使我们不是先从日本的接待机构获悉此类信息。如果来访者过多地考虑日本的感情如参观美国教会医院的事,这不符合德国的利益。以此他们就会不知不觉地支持了日本人的企图,外国人在中国被非法占领地区的一切活动都掌握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了。迎合日本人的习惯,无视第三国争得的权利,最多只在偶尔的例外情况下给予恩准,即使这是一种间接的认可,那也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一个德国的军医代表团能够到南京来,其本身是十分值得欢迎的,但对德国人由于个人的和经济的需要且理由充分的人境申请继续拒绝的态度显得就太侮辱人了。我多么希望在这里哪怕只经历到唯一的一次:仅仅是为了一起涉及德国利益的事,德国和日本的友谊能够经受得住考验。

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将收到本报告两份。

罗森(签名)

22. 南京市 1938 年第一季度的人口统计数字

1938 年 5 月 5 日《新生报》

1938 年 5 月 10 日《南京民报》

<u>区 名</u>	<u>月 份</u>	<u>户 数</u>	<u>人 数</u>
第一区	1 月	8 251	43 018
	2 月	15 653	43 018
	3 月	18 031	78 639
第二区	1 月	10 674	38 256
	2 月	18 067	64 551
	3 月	21 454	77 694
第三区	1 月	1 483	4 509
	2 月	6 219	19 806
	3 月	10 926	36 036
第四区	1 月	(缺)	
	2 月	3 125	12 007
	3 月	7 739	32 437
第五区	1 月	884	2 647
	2 月	2 624	6 921
	3 月	2 934	10 214

统计总数为 235 056 人。此外,现在还有许多住在难民收容所的妇女未统计在内。至 5 月 31 日难民收容所撤销以后,人数肯定会突然增多。

23. 科尔德致总工程师函

1938年5月10日

十分尊敬的总工程师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告知收到了您今年4月2日的亲切来信。我每天都在盼望能逐步解决永利硫酸铀厂的问题，因此耽误了给您的回信。但我以为没有理由再拖延下去。对于您的情况我很抱歉，日本人完全无视所有德国人的要求，这里的办事处也是无能为力。

众所周知，即使是南京的大使馆官员也不准许自由行动，更不用说没有证件停留在城外了。

我从美国和英国炮艇的军官以及中国船员那里获悉的情况可以证明，工厂设备受到了严重损坏。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随日本总领事及一艘日本巡洋舰的军官们在扬子江上作半公务航行时，我提请日本人注意我们的设备，发现那里除受到过飞机轰炸外，证实也发生过激烈的战斗。设备的损坏程度只有到现场才能查实，我不知道是否会有这样的可能性。根据前述日本人的态度，还有实际情况的原因，我对此表示怀疑。这里还不时听到枪声和机枪声，甚至大炮声，证明南京城外还很不安定。

我将您的询问告知了南京办事处的罗森博士先生。他的意见是，如果您有很大兴趣的话，可以尝试通过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去找住友（Sumitomo）那些人。这一步肯定对您会有好处。

一旦得到关于永利硫酸铀厂设备损坏程度的最新情况，我会立刻写信向您报告。

希特勒万岁！

弗里茨·科尔德（签名）

24. 罗森致日本总领事花轮函

1938年5月17日

亲爱的花轮先生：

自本月初开始，本国大使馆南京办公大楼以及使馆官员们的私人住宅所在区域的自来水供应被切断了。目前我能够确定这是日本军事当局的所作所为，其目的是要增加日本人居住区域的供水量。我不知道日本军事当局是否意识到，这样做给德国大使馆带来相当大的不便。尽管如此，德国大使馆仍尽量满足了由日本总领事馆转达的该军事当局的要求，多次为他们的德国客人提供住宿。

考虑到南京过去自来水供应的良好状况，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要牺牲德国大使馆所在区域自来水的供应来为南京其他个别区域提供自来水。

我从日本报刊上看到了驻另外一个国家的日本领事馆对类似事情的抱怨，因此我希望相关当局能够充分了解给本使馆造成的不便并为我方提供充足的自来水供应。

您最真诚的

大使馆秘书：罗森博士（签名）

（曹慧敏译）

25. 魏茨泽克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电报

1938年5月27日

发出:柏林,1938年5月27日21时33分

收到:汉口,1938年5月28日7时53分

编号:5719/3978/38

致汉口德国大使馆

最近我对驻这里的日本大使指出,应尽快解决德国人赔偿损失的要求。当时我强调日本的态度明显违背德日友谊的精神,更何况如已知的那样,日本人出于政治原因已满足了其他国家的同类要求。最后,东乡先生表示准备将我的指责向政府报告,并建议日本政府在保留法律立场的情况下,保证给予相对高的安慰金。

请指示上海总领事馆,要在那里不断提交赔偿损失申请,并由驻东京大使馆继续关注动向。

魏茨泽克(签名)

26.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

1938年5月30日

发出:汉口,1938年5月30日17时17分

收到:柏林,1938年5月30日15时30分

编号:224,30/5

卷宗号:Ⅷ 921

复告28日电报(编号:112十):

根据上海的通知,南京的损失也应该交给东京办理吗?这些损失是由于日本人的洗劫造成的,因而既没有要求保留司法追诉权,也没有要求安慰金。

原本有 80 多起事件应该在南京当地处理的。每一起损失的款额有一部分才准确查实。

陶德曼

27. 罗森致天津德国总领事馆公函

1938 年 5 月 31 日

编号:5720/2318/38

致天津德国总领事馆

对今年 4 月 13 日来函(24K/38)附件最后两段关于南京汉口路陶谷新村 2 号的房子一事,现结合今年 3 月 18 日我的信函(编号:5719/2318/38)告知如下,并请转告大使馆的房主 Z. C. 孟先生(Mr. Mon)。

再次去查看了该房子,目前还有 5 户难民住在那里——总共约 40 人,房子情况正常。看来让难民们住在那里是可行的,因为根本就租不出去。

除了大使馆的官员外,南京还只有两名德国人,其中一人也在争取离开南京。如果以后再度准许德国人住在南京,将会推荐这所房子。

这房子的地理位置很不利,因此 Z. C. 孟先生可惜暂时还不可能收取房租。

上述房子的看门人通过这里的斡旋,定期收到孟先生答应给他的工钱,但办事处几乎无法再做其他事情。

罗森(签名)

28. 比利时总领事致菲舍尔函

1938年6月7日

致上海德国驻沪大使馆参赞与总领事菲舍尔先生

尊敬的先生：

就比利时驻南京大使馆遭劫一事，比利时总领事馆已与日本总领事馆进行了一系列书信沟通。我们的日本同僚宣称，我们大使馆的一男孩于1938年3月24日告知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秘书许尔特尔先生，几乎所有失踪的文件都是被中国难民劫去的。

能否烦请您向许尔特尔先生询问此事，以确认其真实性？我将感激不尽。

尊敬的先生，十分抱歉因此事烦扰您。

您恭顺的仆人

比利时总领事：范·卡特西姆(A. van Cutsen)(签名)

(张春美 译)

29. 罗森致巴尔策函

1938年6月10日

编号：5720/3901/38

亲爱的巴尔策先生：

我过去常在谭延闿墓周围散步。您今年4月8日的来信由于是从汉口转寄的，所以我到现在才收到，并再次认真地阅读了一遍。您肯定在北京就认识荷兰公使馆的博施先生，他让我向您多多问候。许尔特尔

先生曾和我去过墓地,总的说来,该墓在南京发生变故时受到的损坏相当轻微。墓的本身和各处建筑物以及石像雕刻和蒋介石元帅赠送的美丽石碑还完好无损。相反,纪念堂前的青铜雕动物像以及大厅里的所有瓷瓶和其他赠送的祭器已被——显然是被日本兵——疯狂地摧毁。此外向上通到一个位于墓地下方边上亭子里的诸如桌子、椅子等木制家具都被摧毁无遗,有的被扔进了缓缓流过的小溪。离此约 20~30 米远的一个图书馆里所有书籍被散落在院子里,经过风吹雨打都已破烂不堪。

罗森(签名)

30. 许尔特尔随笔

1938 年 6 月 14 日

编号:5720/3910/38

上海的日本总领事对比利时总领事声称:南京比利时大使馆的男仆对我说过,南京比利时大使馆房子里丢失的全部物品是被中国难民们抢劫走的。这个说法的来源肯定是错误的。我个人从没有和比利时大使馆的男仆谈过话。这个错误的产生源自我今年 3 月底(3 月 24 日?)和日本副领事福田的一次交谈。福田先生登门来找我,询问办事处是否作过关于比利时大使馆遭受洗劫情况的报告。我回答说,罗森博士根据一个私人的请求,在我的陪同下去查看过比利时大使馆。(福田先生随即根据陪同我们的宪兵所写笔记讲了这次查看的正确日期)因为大使馆的大楼是锁着的,我们只能说是透过窗户看到底楼房间有明显遭洗劫的迹象。据我所知,罗森博士通过同样的私人途径向询问者告知了看到的情况。对福田的一个有关问话我补充说,罗森博士对此肯定没有写过抢劫是谁干的。因为没有任何证人,我们也无法对房子进行详细查看,根本就不知道是日本人干的还是中国人干的。福田先生随即说,日方已经查明,抢劫是中国的难民们干的。已抓到了一些抢劫者,他们也已经承

认了。

最后福田先生表示,他对比利时大使馆在一封信函中有丢失物品的准确细节感到惊讶。我回答他说,这些情况不是我们提供的。因为如同刚才说的,我们只是从外面看了一下,也许那是大使馆的男仆说的。

我们去查看比利时大使馆时,还不知道那个男仆住在哪里,何况他在日本占领南京时就已逃进了安全区。据我现在从雇员孙启成那里听说,那个男仆有一次对他说过,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参加了抢劫。办事处方面当然没有将男仆的说法转告过日本人。

根据在南京的一般经验,可以这么说:在日本军队或多或少洗劫过南京以后,中国老百姓几乎在安全区以外的所有房子里捡拾过剩余的东西,日本占领军对此一般都不作任何干预。

A. 许尔特尔(签名)

31. 罗森致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公函

1938年6月14日

编号:5720/3910/38

附件 1 份

内容:根据本月8日的来函(卷宗号:4. L. /6789/38)

致上海德国总领事馆

谨随附件奉告政务秘书许尔特尔对上海比利时总领事馆查询有关南京比利时大使馆大楼情况的答复。

荷兰公使馆秘书博斯先生那时来过这里,他和比利时大使馆的男仆谈过话,因而当时我在给大使馆参赞菲舍尔先生的信中谈过此事。男仆说的一切情况曾给博斯先生一份书面材料,并通过这个途径送给了比利时大使馆。

此外,这个地方是军事区域,没有平民居住,因此除去日本人外根本

不可能怀疑到难民们是作案者,而中国军人有着他们自己的操心事,不会在仓促撤退途中还拖走笨重的家具等什物。

据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的介绍,罗德位于附近的房子在日本人占领南京时还是完好无损的。

罗森(签名)

32. 陶德曼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报

1938年6月21日

发出:汉口,1938年6月21日17时58分

收到:柏林,1938年6月21日15时45分

编号:265.21/6

卷宗号:Ⅷ,650

关于4月1日该页的电报(编号:81十)

南京6月19日电报:

“日本人想付给大使馆损失费,但只是用贬值的中国币,沙尔芬贝格对此不同意。”决定对德国人全部赔偿损失要求的支付再次坚决地进行交涉。

东京收到相同文本的电报。

陶德曼

33. 菲舍尔通报致东京德国大使馆电报全文

1938年7月2日

上海德国总领事馆

编号:5720/4794/38

编号:171

卷宗号:4L/4

东京电报:

根据今年5月27日的电报指示(编号152),我于今年7月1日给柏林发出如下电报:

1. 在对(日本)外务省所作口头的和书面的外交照会以及大使馆参赞诺贝尔两次向(日本)外务省次官进行口头交涉时,一再指出日本必须对赔偿损失问题在近日作出答复。现收到令人极不满意的简短答复,内容如下:

(1) 南京的德国人所受损失还不清楚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干的。即使查明是日本人干的,日本政府也不承担责任,因为日本士兵的行动是对中国挑衅的反应。对英国人、美国人及其他国家造成的损失可作某种特殊处理。德国人的赔偿损失要求目前不予考虑。

(2) 关于同济大学教师的损失已指示当地的日本当局查实,查明是谁干的和损失数额。如果确定是日本人干的,就在当地进行处理。

(3) 对于上海比尔特教授的事件,日本政府表示恳切的道歉,准备予以赔偿。已指示那里的日本当局调查损失和数额,由地方当局给予适当的损失(赔偿)。

对第(2)、第(3)点:建议德方和所在地的日本当局进行谈判。

2. 由于拒绝在安慰金的基础上对德国人的要求优先处理,另一方面……(此处脱落一组词——译者)对上述两起特殊事件作照顾处理。在当地进行谈判的建议,看来是对这期间收到大量德国人赔偿损失要求

的继续。如果德方不安排施加更大的压力,大使馆也无能为力。对其他国家的策略请见今年5月25日的报告(编号:1122)。

3. 上海收到相同内容的电报。

科尔布(盖章)

译电日期:1938年7月13日,两份。

34. 菲舍尔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电报

1938年7月2日

发出:上海,1938年7月2日7时19分

收到:汉口,1938年7月3日晨6时

编号:206

致汉口德国大使馆

东京来电:

我于7月1日给柏林发去电报(编号:244)告知:在一再催促并指出日方必须给予赔偿损失的情况下,收到了令人异常不满的简短的答复。

日方拒绝对南京的损失承担责任,对上海同济教师和比尔特的问题建议与地方当局谈判。

东京认为,如果柏林不准备施加更大的压力,继续进行谈判是徒劳无益的。

此电报全文从邮局发出。

菲舍尔

35. 许尔特尔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8 年 7 月 5 日

编号:5720/3878/38

内容:根据现在才收到今年 5 月 25 日的指示(编号:5720)

查看剑阁路 19 号房子证实,该房子已被完全洗劫一空。

谢米安的两本照相册踪迹全无。据现在尚住在房子里的难民们说,房子里的家具设施一部分是被日本宪兵拖走的,一部分是被南京自治委员会第四区公所搬走的。该房子目前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肮脏不堪。

A. 许尔特尔(签名)

36. 科尔布致南京办事处公函

1938 年 7 月

汉口德国大使馆

编号:J. 1790/38

根据 1938 年 6 月 25 日来函(编号:5720/2491/38),副本 1 件寄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供参阅。

科尔布(签名)

东京德国大使馆致日本外务省口头照会(副本)

1938年7月7日

德国大使馆

编号:141

德国大使馆继1938年6月28日(编号:130)口头照会,谨再提请日本外务省注意下述另一起日本士兵洗劫南京一所德国人房子的事件。事实真相与前面提到的一份口头照会第3点叙述的过程有密切关系。

德意志帝国公民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于1937年12月13日查看时证实,三位帝国公民林德曼先生(参见前一份口头照会第3点)、增切克先生和布瑟先生在中央路东江新村的房子是锁好的,里里外外都没有被人动过,没有受损坏。但克勒格尔先生于1937年12月15日下午再去查看时,三所德国人房子的门都被砸开了,已经遭到严重洗劫。看门人受到了日本人的殴打,并强迫他们搬运抢劫的东西。

上述三所房子的主人之一增切克先生现在向汉口德国大使馆提交了随函附上的南京房子因被洗劫造成损失的清单,损失的总额达中国货币1411元。

德国大使馆再次强调指出,本国政府面临在中国的德意志帝国公民一系列对因遭日本士兵洗劫造成的损失提出赔偿的要求。

(签名)

37. 汉口大使馆公函 (编号:5719/4429/38)附件

南京的赔偿损失要求实录表

顺序号	损失者姓名	报告损失额 (中国货币:元)	附带报告的 佣人损失额	报告日期	备注
1	施梅林	5 682		38. 3. 7	南京向东京德国 大使馆报告日期 1938 年 3 月 2 日
2	博迪恩	2 832	325. 20	38. 3. 19	
3	H. W. 西格尔	6 304. 70		38. 4. 22	
4	阿道夫·鲍茨	6 939			
5	E. 兰道博士	1 914		38. 5. 12	
6	弗兰次·波勒	1 536. 10	557. 80	38. 3. 15	
7	布鲁默博士	2 720		38. 3. 30	
8	福格特·鲁舍维	6 753. 70	24 930	38. 3. 14/4. 5/4. 19	
9	鲍姆巴赫	250. 80	118	38. 3. 15	
10	林德曼	3 520. 40			
11	维尔克	1 110	135	38. 3. 19	
12	黑姆佩尔	34 813		38. 1. 24	
13	卡洛维茨公司	1 498		38. 1. 22	
14	施佩林	2 544. 10		38. 1. 31	
15	施塔克	1 000		38. 3. 18	
16	谢尔	38 836. 88		38. 2. 3	
17	E. 施罗德博士	1 211. 50		38. 3. 22/4. 19	
18	阿尔纳德	1 711		38. 2. 24	
19	海因里希	232. 70			
20	希尔施贝格	731. 62		38. 2. 15	
21	卡尔·马丁	1 995		38. 6. 1	
22	施特雷齐乌斯	466			

续 表

顺序号	损失者姓名	报告损失额 (中国货币:元)	附带报告的 佣人损失额	报告日期	备注
23	布龙德尔	727		38.4.7	
24	克鲁姆马赫	2 009	73	38.3.29	
25	内维格	115.5	413	38.4.6	
26	博夏尔德	2 710	447	38.3.29	
27	齐默曼	1 191			
28	洛伦茨	875	3 768	38.3.30	
29	伯勒尔	1 422	157 10	38.3.30	
30	蒂姆	1 197		38.5.24	
31	萨克曼	——	——	——	参见实录表
32	罗德	30 000		38.2.24	
33	施蒂洛夫	7 541.95			
34	施托尔策	3 250	62	38.4.12	
35	E. 列希滕施泰因	23 530.40			
36	洛曼	2 061			
37	奥托·沃尔夫	748.10		38.3.1	
38	盖尔芬布	241.80		38.2.28	
40	埃克特	a) —— b) 3 198.38			a) 参见实录表(二) b) 预计将有减少
41	增切克	1 411			
42	K. 迈耶	672		38.4.2	
43	米勒	88.50		38.3.19	
44	S. 威廉	890	189	38.3.18	
45	孔斯特· 阿尔贝斯	a) 2 837.28 b) 7 032.90	170.10	38.3.22	
46	E. 哈蒙	7 696		38.3.23	
47	施密特公司	3 708		38.3.23	
48	E. 尤斯特	1 467		38.5.24	

续 表

顺序号	损失者姓名	报告损失额 (中国货币:元)	附带报告的 佣人损失额	报告日期	备注
49	O. 鲍尔	a) 3 000 b) 431(美元)		38. 4. 5	
50	C. 施罗德	431(美元)		38. 5. 4	

向中国人申报损失要求实录表

顺序号	损失者姓名	报告损失额 (中国货币:元)	附带报告的 佣人损失额	报告日期	备注
1	玛丽·奥托	7 833. 30		38. 4. 9	
2	施瓦特曼	583		38. 4. 11	
3	萨克曼	332		38. 2. 25	
4	埃克特	529. 50		38. 4. 27	

38. 许尔特尔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8 年 7 月 12 日

编号:272/4512/38

附件 1 份

内容:南京周边地区的游击队活动,南京的形势

致汉口德国大使馆

最近几天来,南京周边地区中国游击队的活动明显地越来越增多了。据住在栖霞山江南水泥厂的德国工程师京特博士上周末报告说,从江北来的一个较大的中国部队在龙潭那里越过了长江,他们是来和驻扎在沪宁铁路线上的日本部队作战的。

本月 9 日下午,中国部队和日本部队在离南京几公里处的尧化门火车站附近发生了战事。在城里可以清楚地听到机关枪声和零星的炮声。前两天也听到了从不同方向传来的炮声和机关枪声。根据日本方面在

《南京民报》上发表的报道称,那是对小股中国匪徒的清剿行动,但在中国居民中一再谣传说有几个师的中国军队重创了日本。

南京到上海的公路交通已经中断了约2个月。一名俄国的安装工早就想随一辆日本人的卡车从这里到上海去。他告诉我,他到了汤山地区又不得不返回,因为汽车遭到了猛烈射击。出现了一些较小的反宣传迹象。在爆发冲突的纪念日即本月7日,新街口的一些房子上被人贴上了号召反抗日本人和维新政府的标语。中国的飞机也在南京上空撒下了据说有类似内容的传单。南京第四区的区长何缉之^①自杀身亡,据我从可靠的中国人那里获悉,他不断收到恐怖团伙的恐吓信,促使他走上了绝望的一步。

谨随报告附上《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本月10日通讯员报道的剪报,它正确地描述了南京的形势。

德国大使馆上海总领事馆将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A. 许尔特尔(签名)

39. 冯·温特费尔德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8年7月15日

驻华德国大使馆商务专员

编号:AA95

打印件4份,附件1份(一式5份)

内容:关于南京的贸易和经济情况随笔

呈送柏林德国外交部

谨随函附上科尔德(Cordt)先生撰写的一份关于南京经济情况停滞的随笔。

^① 应为第一区区长。——编者注

科尔德先生在南京代理两个月工作期间,有机会充分认清南京仍然处于前景黯淡的经济形势。

驻汉口德国大使馆和南京办事处以及上海总领事馆将收到本报告的打印件及附件。

冯·温特费尔德(签名)

南京的商业与经济状况

1938年7月15日于上海

前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从来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和工业中心。至于那些经济的和工业的企业,不论是私营的还是国营的,也不论是南京市内的还是邻近周边地区的,主要是浦口的,都被有计划地——不可能有其他结论——彻底摧毁、洗劫和纵火焚烧掉,遭遇到了和城内整个商业区同样的命运。对此必须肯定,虽然有几个工厂如浦口的永利硫酸铔厂和南京的水泥厂遭到过日本人的多次轰炸和破坏,但有系统的摧毁直到南京陷落(几乎未经战斗)后约8天才开始。

被吓得一片惊慌的居民只是缓慢地从随之而来的混乱状况中恢复过来。今天还根本谈不到重新恢复即便是最低级形式的商业和经济活动,城里尚存的那些惨不忍睹的房子里已经住进了专横的日本商人,他们出售的食品大都是日本产的食品、香烟、糖以及日常生活必需的小商品。这些商品用特殊的卡车从上海运来,卖给日本军人,但也卖给少数还有钱的中国人。以此方式搞到的商品转到了中国的“流动”商贩手里,然后转手卖给真正的消费者,以此赚几个钱。除去鸦片和海洛因的买卖以外,这就是今天南京的商业状况。

与此同时,如同一切最简单的生存本能那样,中国人以其令人无比钦佩的精明头脑进行自助。为了促进商业的恢复和重建,中国银行一度曾考虑恢复在南京的业务,但似乎在决策时担心日本人会进行干涉以及形势还一直不稳定,因而又放弃了这个意图。两家日本银行几乎都是日本军人专用的,只有少数是日本商人。电厂和水泥厂至今都是由日本军人管理和经

营。几个优待地区的用水和用电是不付费的——可能那里缺少任何管理或组织,今天已由所谓的中日公司接管了这些企业,在那里除了日本人以外,我在办公室只见到一些中国的苦力。供电已比较正常,供水情况也逐渐正常了,电话网被完全摧毁,正在开始修复工作。日本军队和几个享受优待的官方单位装有电话,一家日本的电讯代理公司已于上月底开业。南京的邮政情况和其他占领区一样特别好,其经营可以被视为恢复正常。

综观南京的商业和经济,根据我的经验,也在某些最小的领域里一再出现一个著名的“开放门户”政策问题。但现实的情况是:门是打开了——南京就是如此——只可惜开得还不够大,不仅从它那里走不出去,更不用说走进来了。遭受疯狂破坏的南京情况毫无改变,令人不可理解的是今天的重建政策又是那么短视,或者说是片面。给外国人的旅行许可,只对特别例外的情况才签发在南京的短期居留证。例如几周来,有一位西门子公司的工程师想来南京检查一些尚未付款的机器,但旅行许可遭到日方拒绝。甚至德国公民要想离开南京都有困难。沪宁线上的交通几乎只对军人服务。日本军方以完全站不住脚的理由阻止他们出行,日本海军还一直在阻止扬子江上的航运,就连装在南京英国航运公司轮船上外国人的财产也不准许运送。

他们也不准许我去查看前面提到的浦口永利硫酸铀厂的设备,德国氮肥贸易公司与它有利益关系。下关一个巨大的养鸡场供应整个英国的鸡蛋,幸而未受损坏,但至今未能恢复经营。亚细亚火油公司(Asiatic Petroleum Co.)、祥泰木行有限公司(China Import & Export Lumber Co., Ltd., 该公司损失高达10万元)以及颐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Yee Tsoong Tobacco Co., Ltd.)——前英美烟草公司的企业也是这种情况。

总而言之,尽管南京自陷落和被摧毁以来,前中国首都的日常生活、商业和交通有了一些进步。但这个成绩更多应归功于中国居民的生存本能,而不是日本人和中国维新政府有计划的重建工作。外国人的活动即使只是关心一下他们原有的利益,至今仍然不被准许。因此直到今天还谈不上恢复商业和经济。

弗里茨·科尔德(签名)

40. 科尔布致南京办事处公函

1938 年 7 月 18 日

东京德国大使馆

编号:J. 1440/38

致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此副本寄送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供参阅,并请继续向这里发来查实是由日方造成损失事件的报告。

科尔布(签名)

41. 东京德国大使馆致日本外务省口头照会

1938 年 7 月 18 日

德国大使馆

编号:147

附件 1 份

致日本帝国政府外务省

继今年 7 月 18 日致贵部的口头照会(编号:145),德国大使馆谨提请日本政府注意日本军队占领南京时下述一位南京的德意志帝国公民受到严重损失事件:

[中日]发生冲突时,德意志帝国公民特许工程师奥托·洛曼先生正在德国休假,他存放在成贤街 53 号的科技图书全部损失。今年 5 月底查看房子时以及后来的调查表明,该房子在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后被全部抢掠一空,连房子的大门、房门和窗户都不见了。

再有,奥托·洛曼先生存放在德意志帝国公民弗里德里希·格列姆普夫中山北路446号房子车库里的汽车也丢失了。格列姆普夫先生留在南京房子里的佣人陈述说,那辆无法启动的汽车是在1937年12月15日被3个日本士兵用一辆卡车拖走的。

现将奥托·洛曼先生写的各项赔偿损失要求总表作为附件送上,款额为中国法币2061元。

德国大使馆谨此再次请求并期待日本政府能对南京的德意志帝国公民登记报告的赔偿损失要求尽快予以友好地解决。

(签名)

42. 东京德国大使馆致日本外务省口头照会

1938年7月18日

德国大使馆

编号:145

致日本政府外务省

德国大使馆继今年7月7日的口头照会(编号:141),谨提请日本政府外务省注意下述另外两起南京的德意志帝国公民因日本士兵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物质损失。

(1) 日本士兵侵入德意志帝国公民阿尔夫雷德·施特雷齐乌斯先生位于南京上海路11号的房子,造成的损失总计折合中国法币466元。

发生上述事件时,一位正在南京逗留的德意志帝国公民对此提供了下述情况:

“我在12月13日下午去查看这所房子时,发现它完好无损,男仆们都住在里面。16日我发现门被砸开了,(房屋)遭到洗劫。施特雷齐乌斯先生的男仆们在15日曾来向我报告说,那里已经发生了第一次破门入室的抢劫,于是我决定去那里查看。我在2楼发现有个日本士兵正在捆扎一包东西,在我的指责下,他丢下包扎的东西溜走了,而且是穿过后院

的竹篱笆溜走的。当我正在和男仆们忙着包扎东西时,又走进来两个日本士兵,他们大声叫喊男仆们,并举着刺刀进行威胁。由于我的干预,促使他们很快退了出去。这所房子在我 16 日去时已受到严重损坏,所有比较好的东西都被偷走了,所有玻璃瓶的瓶颈都砸掉了,食品罐头全被撬开丢在地上,餐厅里肮脏不堪。尽管后来贴有日本大使馆的布告,日本兵还是多次去光顾那里。日本兵总喜欢从后门闯进去,就是说踩着倒在地上的竹篱笆进去。”

施特雷齐乌斯遭受损失的详细清单作为附件送上。

(2) 帝国公民威廉·齐默曼先生在高楼门楚营新村 1 号的住房,在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后被用暴力砸开,里面的财物被洗劫一空。齐默曼先生放在车库里的汽车也同样不见了。齐默曼先生提供的一份关于总共损失中国货币 1191 元的详细清单作为附件送上。

德国大使馆再次请求并希望日本政府对上述赔偿损失要求以及在此之前提交的同类要求尽快做出满意的处理。

(签名)

43. 许尔特尔致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8 年 7 月 26 日

编号:2722/4837/38

接续本月 12 日的报告(编号:2722/4512/38)

内容:南京的恐怖活动

致汉口德国大使馆

我从可靠的中方人士方面获悉,昨天中国的恐怖分子试图暗杀南京维新政府的官员。据说事件发生的经过情况如下:

上午 10 点钟,穿得像苦力的 5 个中国人闯进位于山西路附近中山

路上过去的高等法院内督办办公地点。他们中一个人用手枪控制了值班的几个警察,其他人走进了大楼,里面正在举行一个由任援道主持的会议。有一个警察试图逃跑时,等在外面的那个恐怖分子朝他开了枪,其余的4个作案者还没有走到会议大厅时,就盲目地投掷了带来的手榴弹。据说手榴弹炸伤了几个办公室的差役。凶手都逃掉了。

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将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许尔特尔(签名)

44. 许尔特尔致汉口瓦尔特·埃克尔特公函

1938年7月29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5720/4816/38

致汉口瓦尔特·埃克特(由汉口德国大使馆转交)

您今年6月29日关于总额中国货币10 767.38元的赔偿损失要求,已连同在这里查明的事实情况报告书转交给主管此事的驻东京德国大使馆。

许尔特尔(签名)

45. 许尔特尔致驻东京德国大使馆公函

1938 年 7 月 29 日

编号:5720/4816/38

附件 2 份

事由:德意志帝国公民瓦尔特·埃克尔特关于(中国币)10 767.38 元的赔偿损失要求

致驻东京德国大使馆

继今年 6 月 8 日发去的函件(编号:5719/3852/38),现再寄上报告副本和 3 份附件,请驻东京德国大使馆收阅。

埃克尔特先生的房子位于苜蓿园 6 号,在中山门城外约 1 公里处,于去年 11 月 29 日曾遭到中国士兵的轻微抢劫。当时的损失款额为中国法币 529.50 元,已向中国当局报告。遭受抢劫后,在本办事处的帮助下,男仆已将珍贵的奇特收藏物品转移到埃克尔特先生在城里的住房内。由于当时缺乏运输工具,埃克爾特的绝大部分物品只得仍然留在苜蓿园房子里。那个佣人在这所房子里一直住到日本军队日益迫近,于去年 12 月 9 日逃进了城里。

根据德国公民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以下的叙述,埃克爾特的房子和相毗邻的冯·施梅林先生的房子(参见今年 3 月 7 日寄往东京的报告附件,编号:5719/1881/38)显然是受到了日本人的洗劫,后来又被纵火烧光:

“我于 1937 年 12 月 26 日才有机会去查看这些房子。两所房子均遭到了严重洗劫。施梅林的房子里虽然家具还在,但大多已被拖出来扔到了院子里。有几个房间被当作马厩来用。埃克爾特房子里的家具几乎已没有了,一个沙发上的套子也被撕了下来,一部分地板也被撬开。1938 年 1 月 12 日,我发现两所房子已被完全烧光。因为这两所房子是独立的,那里没有老百姓居住,这大火可能是日本人放的,因为那里住有大量的日

本兵。”

根据住在埃克尔特先生南京高楼门 13 号房子的男仆叙述,埃克尔特先生在赔偿损失要求中列出的牧羊犬是被一个日本兵开枪打死的。

许尔特尔(签名)

46. 科尔布致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公函

1938 年 8 月 11 日

东京德国大使馆

编号:J. 1551/38

致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根据 1938 年 7 月 26 日来函(编号:5720/4821/38),此副本寄送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供参阅。

科尔布(签名)

47. 科尔布致日本外务省口头照会

1938 年 8 月 11 日

日本德国大使馆

编号:169

附件 1 份

致东京日本政府外务省

德国大使馆谨提请日本政府外务省注意由于日本军队的行为而造成的另一起在南京德意志帝国公民的损失事件:

一位德意志帝国公民于 1937 年 12 月 26 日查看(位于南京的)各处德国人房产时,查实德国公民瓦尔特·埃克尔特在苜蓿园 6 号(位于城外,离中山门约 1 公里处)的房子几乎已被洗劫一空,家具几乎没有了,沙发上的套布被撕了下来,一部分地板被撬开了。由于 12 月 9 日前即日本军队逼近之前还有人住在该房子里,证明可以视为上述损失是日本军队干的。

1938 年 1 月 12 日,上述德意志帝国公民再次去查看时,发现瓦尔特·埃克尔特先生的房子此时已被全部烧光。由于该房子位置是独立的,周围不再住有老百姓,因此纵火只可能是日本兵干的,因为那里曾经住过大量的日本兵。

瓦尔特·埃克尔特提交的损失总额为中国币 10 767.38 元,该项损失总额的分项列表作为附件送上。

(签名)

48. 施托勒致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公函

1938 年 8 月 26 日

德国大使馆天津办事处

编号:24K/38

附件 11 份

致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此原文寄送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请通过贵处中国雇员宋先生予以查实,并恳请用汉语复告为荷。^①

施托勒(签名)

^① 公函中所指原文附件系用汉语写成,内容是当时在天津的王宗植请求查明他在南京汉口路陶谷新村 2 号房屋的情况以及房产登记事宜。——编者注

49. 许尔特尔致重庆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8年8月26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2718/5259/38

附件1份

内容:对《南京新报》社论关于“维新政府”的思考

致重庆德国大使馆

《南京新报》昨天的社论——随函附上社论的译文——令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字里行间对维新政府至今无所作为进行了相当多的批评,对维新政府在成立宣言中提出要与北京政权联合的计划斥之为一些无知者的空话。

尽管要看到由于战争造成维新政府内部的解体和日本在许多领域的干预,实际上确也很难说维新政府的工作有何建树,其政府成员自今年3月28日成立以来几乎都逗留在上海。虽然在日本人交给维新政府的南京一些大楼挂着牌子,从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出大楼是某个部的办公楼,例如海外华人俱乐部的牌子上是“外交部”,至于大楼内是否有人在办公,公众就不得而知了。人们也许在报纸上不时读到任命新的部长和地方官员,如新的交通部长梁鸿志,他的名字过去曾出现在旧北京政府的外交人员名单上;还有新的司法部长胡志泰(Hu Chi-tai,音译)据说曾经是一名法官,但无法在《名人录》中找到(不过,人们不必对不是名人感到惊讶。只要看一下,例如日本军方任命的南京市政府高级官员,其中部分人员是从他们家里赶出来的,以致他们在南京要到处找住房)。例如人们在报纸上也读到财政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如在一篇报道中自豪地宣称南京的财政收入增加了10倍,现在每月收入达5万元(居民约有40万!)。另外一篇报道称,为了打击苏北地区的盗贼,派出了数千人的部队,等等。不过,即使人们相信这些报道是真实的,但几乎没有

谈到维新政府行使政府的权力。如果将随函附上的政府文章算作是政府的政绩,即“重新恢复了地方秩序”,文章作者自己在它的后面又加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至于难民重又获得了安定的生活,也许更多出自居民们的美好愿望及其自我生存的本能。诚然,即使在城内恢复了“地方秩序”,但几天前又发生了抢劫事件;当时第一区和第二区的区长和几位朋友在一起搓麻将,被武装匪徒抢走了1200元。在农村,即使是离南京城最近的地方也极不安全。生活在南京郊区一家水泥厂的德国工程师京特博士估计,在他工厂周围几公里的地方活动的盗贼有800~1000人之众,他们横行不法,恐吓和敲诈当地居民。在省内其他地方,在远离沿铁路线和大城市没有日本驻军威慑作用的地方,其情况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关于维新政府至今未能振作起来有效地工作,一个原因可能是政府成员之间存在个人的和工作方面的矛盾。政府内部有三个主要派别即以行政院长梁鸿志为首的福建帮,还有以立法院院长温宗尧为首的广东帮和以绥清部长兼南京市督办任援道为首的江苏帮,据说后者正积极活动,使其同党获得尽可能多的职位。在这场为争夺好职位和好收入的斗争中,现在还有日本的任人唯亲也加入了进去。据说就像上海大道政府的头头那样,维新政府很想分得政府收入的尽可能大的份额,梁与日本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据这里传说是近卫首相)关系十分密切,由此他的实力地位胜过维新政府的其他人士。

对于今后中国对日本关系的政治观点方面,领导成员们似乎意见也不一致。梁鸿志在最近一次记者采访谈话时说:“中国和日本是同一个种族,具有相同的文化、宗教习俗和科学等,来自同样的来源,只是由于地区原因分成两个国家,产生了误解、意见不一致和相互仇恨。这对两个民族是很大的不幸……我们,即维新政府的目的,希望消除两个民族之间的一切障碍,建立牢固的合作和永久的和平。”

这些话似乎表明想要完全臣服于日本统治之下。与此相反,温宗尧却在一次对记者的谈话时,表示主张两个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他的谈话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现在可以视为已被战败。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只可能有两种,

就是说,对中国人或是作为奴隶或是作为兄弟对待。按照第一种,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仇恨,它只会等待机会再次奋起进行反抗。尽管日本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到处都会出现无数的起义。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两国都不会安定,只有第三国会从中获益。相反,如果日本对中国以兄弟相处与平等相待,抗日运动就会自动消失。如果不是这样,政府就没有理由压制人民的内心仇恨。”

对日本人来说,是否会成功地消除困难,使政府有效工作是值得关注的。为了彻底改组维新政府,据说土肥原(Doihara)不久前在过去的国外代表北平的孙志元(Sun Chih-yüan,音译)和上海的陈中孚陪同下已经到达,未来情况尚须拭目以待。不过,已经提出维新政府成员的办公地点要在下个月从上海迁到南京,它会给各方面工作带来改善的估计,可能是一个十分虚假的乐观主义。文章的作者如是说。

驻东京德国大使馆和上海总领事馆以及德国大使馆北平办事处将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A. 许尔特尔(签名)

50. 许尔特尔致重庆和上海办事处公函

1938年8月29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5720/5271/38

此副本寄送(1)德国大使馆重庆办事处、(2)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各1份。

许尔特尔(签名)

口头照会(副本)

东京德国大使馆

编号:168

附件 1 份

致日本帝国政府外务省

德国大使馆谨提请日本政府外务省注意下述一起由日本军人的行为造成南京的德国人财产损失事件:

1938年2月初,对芦席营232号西门子南京公司营业处房子查看的结果表明,该房子遭到了彻底的洗劫,凡是没有被劫走的家具都已严重损坏,不再能使用。放在房子车库里的公司汽车同样也不见了,车库的门已被砸开。

在现场所进行的调查表明,西门子南京公司财产的损失事件毫无疑问是日本军人干的。此外,房子里发现一批日本产的物品使人猜测这里的房间曾经用作日本军队的营房。

西门子南京公司提出的损失总额为中国法币7921元。

该损失款额的各单项损失列表作为附件送上。

德国大使馆再次请求并期待日本政府外务省通过友好调解,尽快对中国被占领地区德国帝国公民的赔偿要求给予满意的处理。

(签名)

51. 许尔特尔致重庆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8年9月2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2722/5415/38

内容:南京的反蒋游行

致重庆德国大使馆

如同在日本占领地区的许多城市那样,南京也于上月31日进行了“反对蒋介石——促进和平运动”的大游行。群众集会在装饰着中华民国五色旗的鼓楼举行。据《南京新报》称,参加者有10万人。根据我的估计——我亲自观看了集会——这个数字至少多了一个零。为了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参加,给每家发了一面国旗,为此还要向警察当局交保证书(每5个家庭为一组,相互作联保),要到集会结束时交还国旗后才重新发还。此外,发给每个成年参加者2磅米,每个孩子两块糕饼。

据说通过游行表达了民众自发要求蒋介石下台恢复和平的意志。集会上的讲话主要内容如下:

由于蒋介石的抗日态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他现在甚至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把全体中国人民作为牺牲者。我们必须逼使蒋介石下台。我们希望然后组织一个能够恢复东亚和平的政府。

驻东京德国大使馆和上海总领事馆以及北平办事处将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A. 许尔特尔(签名)

52. 关于南京经济困境的情报

1938 年 9 月 10 日

(部分)

贸易：

目前各种燃料严重缺乏。每月由商人协会批准销售的煤只有 200 吨。城市内外大量树木正被砍伐。被毁家庭的生活费用到达最低点；煤油价格已超过 10 元一听，而且还不易买到；煤炭价格也已经超过 40 元——而且部分还是煤渣。

棉布相当稀缺，而且大部分都是日本人生产的。中国纱线根本就找不到，以前市场上卖的细线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市场上只能买到劣质的日本肥皂和火柴，而且都很贵。蜡烛的价格也高。尽管人们抱怨电价太高，据说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每月每度电竟然要支付 1 元钱。由于难以保证线路畅通，所以能够用上电的人依然很少。原棉几乎买不到，而且据说城里只有一家轧制棉花的商店。

整个南京城没有一家真正的布料店，没有货币兑换店或银行（除了两家为日军和日本居民服务的日本银行），也没有当铺。

街上几乎没有象样的商店，人们通常在自家门口或沿街叫卖东西。真正商店中米行显得最为重要，其次是杂货铺，然后才是茶馆和酒店。小贩们销售的大多是日本商品，但是由于价格变动和激烈的竞争，所以销售并不景气。从日本批发商到小零售商都是困难重重。对于业主来讲，100 元的资本常常无法维持买卖。外行人通常都会失败，但是他们给市场带来的竞争给经验丰富的老商人造成巨大的打击。

交通：

这个问题显然跟上述短缺的商品息息相关。举例说明：大米的价格为 6 元左右（每十石）；芜湖的米价大约在 3.5 元左右；六合约 2.5 元上下；在和县，品质精良的大米约 1.5 元；而在上海则高达 16 元。

包裹邮寄运用广泛,当然价格相当高。没有从上海来的货车运输,中国人也不使用日本船只运送货物。火车上的销售员只能靠卖烟挣些微薄的利润。

金融:

日本人不允许也都不愿意在交易时收取除标准日元以外的任何币种(也许是为了提高日元的重要性,并将军用票投放到中国人的手中)。此时,中国货币和军用纸币在使用时地位是同等的。时间不同和交易不同时日元的兑换率也不尽相同。通常 1.1 元能兑换差不多 1 日元,但是在特定的时候,要兑换 1 日元可能需要 1.2 元甚至 1.3 元。

(曹慧敏 译)

53. 许尔特尔致德国大使馆天津总领事馆公函

1938 年 9 月 15 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附件 2 份

内容:复告今年 8 月 26 日来函(24K/38)

随函附上雇员宋先生对上述来函询问的答复,以及房屋看守人 C. C. 黄先生的一封信。如尚需继续查询,乐意效劳。

A. 许尔特尔(签名)

54. 许尔特尔致上海德国总领事馆报告

1938年10月5日

编号:2718/5990/38

打印件6份

内容:南京的状况有了普遍好转

致上海德国总领事馆

南京的情况在今年夏季不断有了好转。一部分日本军人对居民的态度与占领初期相比已变得更能承受了。诚然,还不时会发生喝醉酒的日本士兵们胡作非为——我本人在几天前亲眼见到日本士兵闯入德国公民施佩林在这里的住房,找佣人要花姑娘,在经过劝说后就自动离开了,但也经常看到日本士兵们与平民百姓在友好地交谈。日本哨兵对平民百姓的检查以前在街头到处都有,现在主要只在城门口还有检查。城内的警务已由越来越多的新培训出来的中国警察担任,现在部分也已配备手枪。因此,有希望成功地对付那些藐视法律的盗窃和抢劫事件。

卫生情况主要由于绝大部分难民离开所谓的安全区重新返回到了各个市区后有了好转。与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相比,出乎一般预料地南京今年没有发生疫病,根本没有出现霍乱,伤寒病也相当少见。尽管清扫马路拖运垃圾还在起步阶段,但都已有了组织安排。自来水供应情况也已好转。

火车的交通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京沪线和京芜铁路线不久前已通车,现在每天有两班客车和快车,并挂有二等车厢。京沪线上的货运列车已启动,但数量尚很少。公路交通还只有南京的周边地区和到芜湖去有了恢复,因为游击队和部分新四军封锁了通往上海和杭州的主要路段。扬子江上至今只有日清汽船会社(Nisshin Kisen Kaisha)的轮船能够恢复到南京的航运。尽管按照日本当局的设想不能从事商业经营,但有时也假借日本人的名义装运外国公司的货物。帆船交通尚未开禁。

旅行的人还需要一份特别批准书。对中国人现在由这里的市政当局发放。外国人近来经常从日本当局得到离开南京和进入南京的批准书,主要是对传教团的成员而言。但也批准英国和美国的商人到南京来查看他们搁下的商务,目前还不可能恢复贸易,因为外国公司还不能作大量的货运。缺乏货运条件,一方面使周边地区生产的粮食价格比正常情况要低(一担米在上海约卖 16 元,这里却只要 6 元);另方面必须进口的货物如煤、煤油、棉布以及诸如此类商品由于缺货而价格猛涨。

居民们的经济情况仍然很糟糕,大部分居民还要依靠国际救济委员会和市政府的救济生活,主要提供大米和面粉。总的说来,与占领初期的几个月相比,出现了一些明显好转的情况。占领军成了许多人主要的收入来源。

车辆如黄包车和马车现在不再被征用。日本军人也给大量的苦力创造了许多工作机会,他们对提供的服务也都会付费。中国人按照日本人爱好开设的众多啤酒和清酒馆及娱乐场所有许多顾客是士兵。建筑业和手工业工人因为到处都在重建被烧毁的房子忙得不可开交,建筑材料取自被摧毁的房屋,它们的主人都已逃走。生产手工产品的小手工企业也已恢复,南京城内和周围地区种植蔬菜的农民又可以耕种自己的田地了。

经济情况的普遍好转也表现在市政府预算的数字上,10 月份预计的支出达到 11 万元。

可以估计,形势会逐渐继续好转,居民们将在今年冬季摆脱困境,因为南京周边地区收成很好,会有足够的粮食供应。

政务秘书:A. 许尔特尔(签名)

55. 许尔特尔致上海德国大使馆的报告

1938 年 11 月 30 日

编号:2718/8118/38

接续通过大使馆转来的本月 22 日上海德国总领事来函

卷宗号:4. L. /12620/38

附件 1 份,打印件 2 份

事由:1938 年 11 月 18 日《华北新闻日报》“关闭扬子江,开放南京”的读者来信

致上海德国大使馆

上述提到的读者来信中包含有各种错误的和普遍化的倾向。

确有大量日本商品输入南京的情况,但也有日本商人——可能是由于已知某些产品进入日本的困难——进口了符合这里数量的英国和美国商品,主要有香烟(骆驼牌,也有英美烟草公司的产品)、肥皂、咖啡、糖、布料、汽油、煤油、蜡烛等。据寄信的人称他观察到有 17 艘日本商船在下关码头卸货。寄信人的这一点可能有误。这里的日本商人对运货一般都依靠日清汽船会社的少数船只。前面提到的商船可能是运输工人在卸下给日本军队的供给。至于声称南京的商业十分兴旺完全是不正确的。城里的和南京周围的绝大部分居民已经穷得只能购买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主要是本地生产的粮食。

这里的商人和农民们乐意收下日本的军币。目前的兑换率是 1 日元换 1.2 元中国币。寄信人声称强迫收下日本军币是完全不正确的。

寄信人声称对外国商品征收一种“厘金”也是子虚乌有的。

在公众场合和学校里进行某种仇外的宣传是有的,部分是受日本影响的“大民会”干的。在许多政治性的主要是反蒋和反共的宣传招贴中,据说有一些将白人说成是强盗,但我现在无法再找到,因为所有以前的宣传招贴都被“要求建立中央政府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招贴盖掉了。

对于日本军方特高课通过中国市政府发放的身份证不收费用,但可能偶尔也有下级官员为此收取贿赂钱的情况。

拍摄照片一般是准许的。据这里的邮政委员不久前对我解释说,不对外国人的信件进行检查。电报必须使用明码,如要密码拍发需经批准。

大都会宾馆现已更名为“亚洲宾馆”,寄信人似乎把它和“南京宾馆”——也称“中央宾馆”——混淆了。后者主要接待中国官员下榻,前者则是由日本平民经营,主要接待日本客人住宿。

至于广泛吸食毒品问题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办事处对此已作过报告,但报告人称鸦片和海洛因像烧饼那样在街头出卖,当然是报告人的文字夸张。

附上给上海德国总领事馆的一份打印件和剪报。

政务秘书:A. 许尔特尔(签名)

56. 南京警察厅厅长命令

1938 年 12 月 12 日

顷准

督办公署密令第二号内开,着即停止国际救济委员会活动,并将全体工作人员驱逐出境。除指令第四局长协同切实执行外,仰贵督察长照为办理并呈复。

此令。

警察厅 厅长

57. 许尔特尔致上海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8 年 12 月 13 日

编号:2718/8375/38

接续 1938 年 12 月 12 日(编号:2722/8335/38)的报告

打印件 1 份

内容:当局反对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行动

致上海德国大使馆

上述报告中提到的逮捕 7 名国际救济委员会中国工作人员以及对委员会办公室的搜查,是这里的政府当局以及在其背后的日本军事当局反对委员会行动的序幕。

今天上午,市政府当局的两名官员出现在委员会的办公室,送来了两份书面文件,乃市长根据内政部的指令发出的指示,命令委员会停止工作,并将其成员驱逐出南京。委员会主席美国传教士 W. P. 米尔斯牧师询问送文件来的人是否驱逐也包括委员会的外国委员,来者作了肯定的回答。米尔斯先生对两位官员声明说,这一定是个误会。他拒绝接收这个文件,为此对他口头宣读了文件的内容。

米尔斯先生和今天报告事件经过的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索恩(Sone)教授对我解释说,他们作了一切努力,以促使中国和日本当局准许委员会继续工作。如有可能,委员会准备接纳一名日本人作委员。两位先生暂时还不相信会驱逐委员会的外国委员。他们估计,这次反对委员会行动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个别委员撰写的稿件,例如最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了违背贝德士教授原意的“关于反对毒品问题的公开信”。

如果发生可能驱逐委员会成员的事件,也会涉及到德国的公民爱德华·施佩林,刚才还收到了对他在委员会的工作授予的红十字会荣誉奖章。此外还涉及到西门子中国公司的代表中国人韩湘琳。我谨请求指示——如有可能通过发电报的途径,我对驱逐施佩林和韩先生之事是否

应该采取某些步骤。

政务秘书:A.许尔特尔(签名)

58.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致许尔特尔公函(副本)

1938年12月14日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南京天津路4号

亲爱的许尔特尔先生:

谨将此封文件送上,供你个人参阅。我已将副本寄送美国大使馆和英国大使馆。

致以友好的问候!

又及:他们告诉我,情况有可能好转,双方态度会在最后24小时内有变化。

W. P. 米尔斯(签名)

59. 许尔特尔致上海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8年12月15日

编号:2718/8381/38

下述副本连同附件1份送达上海德国大使馆,接续本月13日编号2718/8335/38的报告。据传教士索恩刚才的报告,事情似乎将得到圆满

解决。

政务秘书:A·许尔特尔(签名)

60. 许尔特尔致上海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8 年 12 月 19 日

编号:2718/8490/38

接续本月 15 日编号 2718/8318/38 的报告以及同一天的电报

事由:国际救济委员会

致上海德国大使馆

这里的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 W. P. 米尔斯牧师与日本特高课课长以及日本总领事进行了会谈。情况对委员会很有利。委员会有望不久重新恢复工作,被捕的委员会中国工作人员不久将被释放。据米尔斯先生告诉我,特高课课长在会谈时说了如下的话:“我已指示市长不要干预外国人的活动。”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还要找到一个处理这起事件的途径,以保全这里中国政府当局的“面子”。

政务秘书:A. 许尔特尔(签名)

61.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报告两则

1938 年 12 月

(1) 克勒格尔关于施特雷齐乌斯先生和福格特·鲁舍韦先生 在上海路 11 号、13 号房子情况的叙述

我在 1937 年 12 月 13 日下午去查看这些房子时,看到一切情况正常,仆人们还住在里面,只接纳了少数几个难民。12 月 16 日却发现两处房子都被砸开了,并遭到了洗劫。施特雷齐乌斯先生的仆人于 13 日来找我时,报告已经遭到第一次闯入,于是决心从那里迁走。我在施特雷齐乌斯房子里二楼发现有一个日本兵正在忙着打包捆扎。他在我的斥责下丢下包扎的东西溜走了,而且是穿过后院的篱笆出去的。正当我和一个仆人正在楼上包扎东西时,又来了两个日本兵。他们大声呼叫找仆人,举着刺刀进行威胁。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就很快退了出去。这处房子我在 16 日到来时已经受到严重损坏,较好的东西都被偷走了,所有玻璃瓶的瓶颈都已砍去,砸破的食品罐头散落在地上,餐厅里十分肮脏。尽管贴有日本大使馆的布告,日本兵还是一再来光顾。日本兵最喜欢从后院闯进去,就是说,踩着被砸倒在地上的竹篱笆进去。

福格特·鲁舍韦的房子在 16 日只受到日本兵的少许损坏,但我在 23 日去查看时,一切都被砸坏和打碎了。

(2) 克勒格尔关于龙园 11 号房子情况的叙述

1937 年 12 月 13 日,这处房子还完好无损,仆人们还住在里面,并不想迁到安全区去住。12 月 15 日我看到有 4 个日本兵——其中一名是下级军官——正在将房子里的东西搬走,有马靴、衣服、餐具、钟、被子等物品。我及时追上了两个已经走掉的日本兵,要他们把东西放下来,那个下级军官说了他的名字。房子里的门都已被强行砸开,所有的木箱、橱

柜和皮箱包括仆人的箱子都砸开了。仆人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十分害怕被杀死……下午,我又发现有日本兵在房子里。17日和接下来的日子里也是如此。后来尽管有日本大使馆的布告,日本兵还是一再地闯进这所房子里去,不顾那里有德国国旗和德国大使馆证明等明显标志。再说,这所房子原来关锁得好好的,日本人只能爬围墙或是穿过竹篱笆才能够进去。

波勒先生龙园 11 号房子的仆人徐泽民报告被日本兵抢走的东西清单:

- | | |
|------------|--------------|
| 2 只放有古董的箱子 | 3 把大刀 |
| 2 条地毯 | 46 只大大小小的碗 |
| 1 台唱机 | 32 只大大小小的碟子 |
| 2 双马靴 | 4 只台灯 |
| 4 双皮鞋 | 145 只酒杯 |
| 12 只皮椅 | 1 只放有夏天衣服的箱子 |
| 2 张小桌子 | 5 副刀叉餐具 |
| 8 只锅 | 1 听煤油 |

仆人被抢走的东西:

2 张床铺	价值:22 元	1 只金手镯	价值:140 元
4 张桌子	32 元	2 袋面粉	10 元
1 只装有衣服的箱子	35 元	2 件大衣	22 元
1 只大钟	12 元	1 辆自行车	24 元
1 只手表	14 元	4 床被子	24 元
3 只金戒指	82 元	现金	140 元

62. 许尔特尔报告附件二则

1938年12月20日

编号:2718/8426/38

(1) 维新政府的主要纲领

(1) 切实执行三权平等的结构体系。取消党派统治。

(2) 彻底消灭共产主义,使东亚不会受红祸的危害,以巩固国家的基础,铲除不安定的根源。

(3) 外交政策的原则是平等和不损害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权利、要求和友谊,保证东亚和平以及目前的世界现状,与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友谊。

(4) 应该使从各省和地区来的难民尽快回到家乡和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在非战争地区应该建立和平监督组织,以反对盗贼和整顿社会治安。

(5) 支持受损害者,发展经济,促进工业,改善农业,在国家的领导下吸收外国资本,与支持我们的友好国家紧密合作。

(6) 支持现有的工业和商业以及经济组织,使之稳定地继续发展,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

(7) 在保持中国自身的道德和文化基础上接受世界的科学,使之能够培育出一个聪明的强大的民族。应该清除以前非理智的教育体系和非理智的学说。

(8) 建立一个收支平衡的财经体系,以减少人民的负担,降低国家的开支,提高国家的福利。以前一切不必要的建设和危及人民的税收应该取消或停止。

(9) 吸收有才智的人,使学者能为国家工作。开放言路,使人人都能评论政治。

(10) 严厉惩办贪官污吏,整顿公务员制度,取消不必要的机构,使之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行政管理体系。

原文手注:此项纲领于维新政府建立时即已产生,将在《南京新报》上逐步公布。

许尔特尔

1938年12月20日

(2) 立法院温宗尧论中日经济合作(译文)

1939年1月13日

今天的战争因何种原因爆发的?日本想在中国出售生产过剩的商品,蒋介石煽动中国人民抵制日货;日本想从中国得到它需要的商品,蒋介石煽动人民什么也不卖给日本。日本的活命之路也由此被堵死了。日本不能坐着等死,于是战争爆发了。战争只有经济意义。在战争中,日本占领了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如果日本想保持这些地区,就可以做它想做的一切,根本不会有经济合作。但日本是慷慨大度的,想要归还全部占领区。如果日本归还被占领地区,两国承诺建立永久的兄弟情谊,就会产生一个完全的合作,不仅仅是经济的合作。不过,如果讲到合作,当然就要理解一个原则性的前提条件:平等和互利。中国人民愿意提供自己的力量和金钱,而不要求日本这么做,因为合作的精神不只是给对方有利,而是也会使自己有利。如果中国人民在这样的条件下还不想和日本合作,就意味着也想放弃自己赢利。中国人民还不会笨到这个地步。但是,如果不存在上述条件,那只是名义上的合作,其实这是一种垄断。中国人民虽然笨,但它不想将自己的力量和金钱提供日本使用,自己却得不到权利和赢利。

追求生命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人一切都可以让步,但如果放弃了生命,他就死了。日本为了生命,进行了浴血战斗。中国人民是一个最能让步的民族,蒙古人和满洲人曾经是中国的统治者。当他们并不危害人

民的生命时,中国人民就让他们安静地坐在龙椅上,甚至到今天人们还在想着满族的皇帝。中国人的性格现在没有改变,飞机和大炮比刀剑和弓箭厉害得多。不过尽管如此,中国人现在正在进行艰苦的反抗,因为他们相信蒋介石和共产党人的宣传,说日本要通过经济侵略完全吸干中国人民的血,使自己的后代不能活命。如果日本人能在占领区明确地表明经济合作是平等互利的,中国人民就会安下心来,并理解蒋介石的宣传不是真的,立刻就会改变抗日的态度。人民就不再支持蒋介石。如果经济合作的方法不正确,它就成了蒋介石的宣传材料。不仅非占领区的人民会继续进行自卫,被占领区的人民也会继续不安定。应该想到经济合作会给战争以很大的影响。也许人们会提出这个问题,如果经济是平等和互利的,日本就不会有特权了。这意味着还是特别友好吗?这是一个误解。因为日本至今生气的是蒋介石的经济上不平等对待。如果现在平等和互利对待,它就达到目的了。此外,“友好”这个词的含义是互相友好不是互相损害。如果通过不正确的经济合作使战争继续延长下去,只会对双方造成损害。这样的一种友好意味着只是不友好。对个别的人来说,不平等的和单方面有利的经济合作很有利,但对两个国家来说,它是一个大错误,它会给大家造成不幸。可见,合作的前提条件——平等和互利——不只是个经济问题。

63. 霍尔特致上海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9年1月16日

编号:2718/2105/39

致上海德国大使馆

本月13日的《南京新报》发表了立法院院长温宗尧写的“论中日经济合作”的较长文章,其要点如下:

中日战争有纯粹的经济背景,日本想向中国出售它生产过剩的产

品,再用中国的过剩产品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个贸易政策遭到了蒋介石政府的反对。日本现在手握大权,继续占领着被占领地区,任意地进行经济剥削。不过,如果中国准备经济合作,它就愿意让出这些地区。如果这种合作保证做到双方平等互利的原则,那中国人民肯定是准备这么做的。如果日本在被占领区的表现证明它是认真对待这个原则的,在蒋介石强大的反宣传情况下,也就不会产生中国人民的反日态度。反之,敌视就会继续存在,被占领区就会继续不安定,这对双方都不利。

有了前述的合作,日本就会达到其目的,即消除蒋介石政权经济上不平等的对待,就会有两国之间持久的友谊。但这种友谊的前提条件必须相互平等和相互有利,而且是在一切方面,不是仅仅在经济方面。

政务秘书:霍尔特(签名)

64. 洛伦茨致上海德国大使馆函

1939年1月26日

副本

律师 H. A. 洛伦茨博士

附件 1 份

事由:日本控制中国占领地区有关商标事件经过情况

致上海德国大使馆

很久以来,被日本占领地区的所谓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在极力争抢商标权,想控制到自己手里,迫使公司申报商标或使商标合法化。

有兴趣的人士和法律顾问们先是以极大的保留态度关注着这件事情的发展进程。但这些进程逐渐变得紧凑了,使我觉得需要对其加以更多的关注,并从原则上表明态度。在这个意义上请允许我最诚挚地报告下述情况:

(1) 在此以前我认为,从法律上说还只能向目前在重庆的中国国民

政府申报。我对此的立场请见随函附上的1939年12月8日致委托人和律师们的公开信副本(附件一)。对这个立场我甚少从理论上加以考虑,我以为所谓的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至今并未得到承认,更多只是事实上的行为。一方面,这两个所谓的政府除去其他缺陷以外,并没有贯彻计划和措施的任何行政机构;另方面重庆国民政府的行政机构仍在一如往日地继续工作,仍然如同以前在南京那样正确地处理着我在那里代理的案件。

(2) 关于这期间在日本控制的地区进行极力争抢商标权的情况,在随函附上的上海总商会1938年12月7日公开信(附件二)副本中作了极其简要的概括,它对此区分为①北京的立法措施和②南京维新政府的立法措施。根据这封公开信,北京政府的立法措施摇摆在两个法律之间,①基本上是国民政府的商标法翻版的法律,但规定在国民政府注册过的商标要在北京再注册,②是更多接近日本的商标法。对于南京政府的立法倾向当时还毫不知情。

(3) 不过,关于这事后来的态度请见随函附上的1939年1月5日上海总商会信函的副本以及附上的一封(据猜是英国的)全国工商业联合会1938年12月31日信函(附件二)的副本。虽然1938年12月31日的信中包含有令人吃惊的“正宗信息”,称所谓的南京政府已于1938年11月8日颁布了一个当天即生效的商标法,尽管社会公众对有关的公布还一无所知。但工商业联合会手头已收到了该项法律文本的副本,随即召开了一次工商业联合会商标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委员会的立场是:在目前情况下,应该对这项法律置之不理。否决的理由中指出,该项法律中规定的排除期限即1939年1月9日反正已无法遵守,何况也不可能如期上交国民政府的商标证。再者,还没有任何形式的司法行政机构以及缺少这项法律本身的实施细则。

委员会当时也没有忽视——工商会的报告继续说——不注册会给关心的人提供机会为自己争取著名商标的优先地位。但也有相反的观点,即估计在欧洲政府肯定承认南京政府的情况下,保护一切至今在国民政府注册的商标是欧洲政府承认的条件之一。我对1938年12月31日的这份报告与我中国的法律工作同仁进行了讨论,对此收到了随后附上的刘律师博士的意见(附件四),他建议继续观察。

(4) 这期间,这事在北京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对此指的是随函附上的新京满洲国专利与商标局法务官有川藤吉(Tokichi Arikawa)的通函(附件五)。根据这封通函,北京至今尚未颁布一项法律,但可能会在1939年5月宣布,将在1939年5月或6月生效。对此据说规定办理手续的领导权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法律圈子里的代表人需要一个特殊的许可证,据说它只发给少数被选中的人(应作:日本人)。

(5) 上面提到的南京政府1938年11月8日的法律,现在有英文译本。这项法律确实规定在此前注册的商标——除最高权力者例外——必须在宣布之日起两个月(即1939年1月9日之前)内申请合法化,任何人错过了这期限,就被视为放弃该商标的专用权(第2款)。过期的申请将全部退回并宣布失效(第12款)。这些严厉的最后期限规定有着互相矛盾的可笑逻辑,该项法律本身表明的事实是没有分级标记的商品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进行申请,而这是应该在实施细则中加以说明的(第26条)。这个细则本身在公布法律时还没有颁布(第40条)。据我所知,到现在也还没有颁布。

这就是事情的实际情况。

(1) 面对这些情况,首先产生的问题是:应该给德国商人和工厂为保护他们在日本人控制的中国地区的商标能提些什么意见?建议他们继续等待是负责的吗?为此十分希望能知道是否可以期待德国政府承认一切以前(可能不只是在这些政府建立以前)在中国国民政府注册的商标,如同上面提到的1938年12月31日报告坚信对中国政府的估计那样。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因为经验表明,德国政府对所有这些问题经常采取一种特殊的立场,在一定情况下,德中贸易的重要问题也会顺应多数的观点。无论如何,我认为——我相信也以在中国的德国工商会名义这么说——是大使馆提请帝国政府注意这一点并请表明态度的时候了。

(2) 1938年12月满洲国专利与商标局法务官的信函,也促使德方有可能要求至少使生活在中国的德国合格律师获得代理商标的许可权,使德国公司不至于去指望日本代理人。

我在此这么说不只是为我自己,而是坚决认为纯粹是出于实事求是的考虑。我在满洲国的经验证明,日本代表是绝对不可信赖的。我可以

从我的实践中举出至少十余起案例,其中就有有川藤吉先生,他干脆延误申报法定期限(是疏忽还是故意,我没有去深究),他在写给我的信中也毫不掩饰地承认,许多著名的大企业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商标不通过自己在这里的商业代表机构从德国直接申报(例如克鲁伯、蔡司、戴姆勒、奔驰、博施公司等)。更有甚者,这些日本的专利律师根本无法用欧洲语言表达清楚,以致连福格尔博士先生和我虽然与马特里夫(Matriw)有过多年的亲密交往,也常常看不懂他们信件的含义。我对商标案件十分熟悉。尽人皆知,许多商标案件由于日本专利律师的无能或是恶意拖延了5年或是更长时间,有的到今天也没有结果。对此我要特别指出我在信函中谈到的新京德国公使馆汇票事件。如果德国政府想要德国公司和德国工厂将商标交由日本的代理机构办理,那就是被误导了。谁要出于节省费用的原因想走这个途径,可以这么做。不过,如同其他法律事务一样,必须也在这方面保证有德国代表机构的存在。

如蒙大使馆能及时复告,例如第1点,我将不胜感激,因为工商界人士对上述情况的不安情绪日益增长,不断有人向我询问诸如会采取何种措施等。

律师:洛伦茨(签名)

65. 菲舍尔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9年2月14日

编号:Sh. 139

卷宗号:2718/1496/38

打印件3份

内容:反对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措施

致柏林德国外交部

根据南京方面的命令,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而改名的南京国际救济

委员会不得不在去年12月中旬停止工作,经过与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的主管单位长时间谈判后才重又恢复工作。由于许多德帝国公民参加过它诞生的工作,因而受到了德国红十字会的表彰。帝国公民施佩林作为委员现在还在继续工作。我拟在此报告一下这起虽然并不特别重要的事件及其背景。

去年12月7日,有人朝南京督办高冠吾打了一枪,凶手的子弹打偏了,被当场抓住。此外,当日还有国际救济委员会的7名中国工作人员被逮捕,称他们与刺客是熟人。国际救济委员会立刻与市政当局、日本总领事馆以及日本军方的特高课进行谈判,要求释放被捕的中国工作人员,但这次努力毫无效果。相反,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一位美国传教士——于12月13日收到了两名市政府官员送来的南京市督办的一份书面命令,命令委员会停止工作,并将委员会的委员驱逐出南京市。委员会主席拒绝接受这个命令,并说明这肯定是一个误会。两个送命令的官员带着书面命令又离开了。接着委员会和日本当局进行了谈判,当时利用了一位刚从东京来的青年基督徒协会代表参加谈判,最后的结果是日本人指令市政府不再阻止委员会不声不响地恢复工作,委员会表示准备接纳一名日本人作为委员会委员。这名新委员是由东京的中国事务局派来中国研究阻碍日中合作的原因,据说证明他对委员会很有好处。因此救济委员会认为,从此可以保证不受干扰地工作了。诚然,被捕的中国工作人员至今尚未释放。

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委员们相信这些工作人员是无辜的,逮捕委员会的中国工作人员是反对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一个借口,当然不能肯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当局从一开始就对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后来是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工作不满,声称国际委员会从中国中央政府当局得到的大笔资金分给了南京居民,由此可能加强了后者对新政府当局某种程度的消极态度。再是国际救济委员会个别委员撰写的文章例如贝德士(Bates)关于对中国毒品问题的“公开信”(参见1938年12月30日编号Sh. 133的报告,卷宗号:8330/8464/38),肯定使日本人感到不满,它本来就对委员会有怀疑。市政府的领导成员中部分在日本人占领南京初期曾为国际委员会工作过,内心里对外国人所做的工作是感激的,要是没有日本人的指示,不可能

主动采取反对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步骤。看来市政督办在执行这些指示时走得有些太远,由此他的上司不得不重又收回了成命。

这起事件的整个过程让人看到了一些日本占领区的环境,它肯定不会帮助提高南京维新政府当局在居民中的威信,受害者最终是老百姓。

东京德国大使馆收到本报告的副本。

菲舍尔(签名)

66. 霍尔特致上海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9年2月16日

编号:8601/1728/39

附件1份

内容:复告本月14日收到的本月6日指令(编号:8601/1728/39)

致上海德国大使馆

“维新政府”1938年11月8日的商标法发表在第29期的《政府公报》。这一期的公报无论是在商界还是官方部门都搞不到。

就我至今手头掌握的资料可以肯定如下情况:

已经有了实施细则的草案,估计今后会发表在这里出版的《实业月刊》。去年7月预告的文本已经付印。现在正在立法院的文本推测将被通过,然后由工业部公布。据立法院的官员透露,该文本只有少数并不重要的几点作了修改,例如有关收费多少等,因此可以视为它是预告公布时间推迟的理由。我在此寄上这方面的剪报。

主管实施该项法律的商标局为工业部的下属单位,办公地点在上海,办公室至今仍在圆明园路。这里并不清楚在上海市区搬迁的计划是否已经实现。

南京没有专门的商标局,有些申请均由工业部收下,再转交给在上海的商标局予以办理。

一份商标报刊至今尚未出版。

政务秘书：霍尔特(签名)

67. 霍尔特随笔

1939 年 2 月 27 日

关于本月 16 日的报告(编号:8601/1728/39)

致上海德国大使馆

这里的工业局没有公布在上海圆明园路 50 号的商标局是否已经收到商标注册的申请。工业局至今尚未研究商标法的实际操作和解释。

主管机关的部门领导人对于申请截止期限和保护著名商标的提问回答如下：

根据他的意见，申报以前已申报过的商标期限将从公布实施细则之日起，但即使错过了这期限，该商标也不会立即被第三者使用。第 2 款第 8 点具有对此的保护能力，因为这项规定的含义是：

有下述情况者不得作为商标注册：

.....

8. 一个相同的或类似的商标以及一个第三者注册的商标其失效声明还不到一年者，除非虽没有声明失效但已一年不再使用的。

这里还没有该法律的文本，因此我的上述意见纯粹来源于洛伦茨律师来信中的 1、3、5 点。

政务秘书：霍尔特(签名)

68. 罗森致柏林德国外交部报告

1939 年 3 月 24 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36

卷宗号:2718/2404/39

接续南京办事处今年 1 月 22 日给汉口德国大使馆报告(编号:5719/1019/38)

(汉口德国大使馆今年 2 月 12 日编号:102,卷宗号:2718/1789/38)

附件 1 份,打印件 2 份

内容:日本军人的新暴行,日本军队贩卖毒品

致柏林德国外交部

我谨将帝国公民爱德华·施佩林信函中有关日本军人新暴行作为附件呈送德国外交部。

施佩林在信函中提到的施密特公司房子里的情况,系去年 12 月发生的事件(参见施密特公司关于索赔损失的报告,本月 23 日编号:35,卷宗号:5719/1970/38)。

美国传教士也报告了今年元月 19 日日本人所犯的新暴行事件。我在此仅从我手头现有的材料中摘录两起事件:本月 19 日,一位安置在美国教会大学难民营的 19 岁少女,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日本士兵的强奸。金陵大学的历史教授贝德士及时赶去把那个似乎喝醉的兵痞赶出了美国的领地,那个兵痞还用刺刀威胁他,嘴里喊着“要找姑娘去”。

本月 10 日,5 个日本兵闯进一个中国人家庭。2 个兵站在外面看门,3 个兵在里面向房主要钱。全家人吓得跪在地上求饶。日本兵拖来一架梯子靠在房门上,将房主的两只手绑在梯子上面,然后抢劫他们的钱和贵重物品,并用刺刀朝房主的腰部和肩上乱戳,最后朝脑袋上开枪把他打死。房主的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员也被刺刀刺伤。

如同施佩林先生在信函中写的,日本军人的行为恶劣之极。经常可以见到一些陆军士兵和海军水兵喝得醉醺醺的,手里拿着清酒瓶,在街上踉踉跄跄地到处闲逛,或者——通常是两个人一伙——醉后坐在黄包车里呼呼大睡。看不到有监督军纪的军官们的身影。

南京城内和城外居民的经济状况依然异常糟糕,他们的牲畜、种子和农具几乎被全都摧毁了,什么都没有了。令人极为担忧的是毒品侵入到了南京,以前的国民政府曾经全力反对毒品瘟疫。美国传教士们在毒品贩子中作了调查,发现毒品是由日本浪人提供的,交易地点就在日本军队特高课所住大楼的一个房间里。对于熟悉华北地区和满洲国情况的人来说,这种日本军队毒害民众和黑社会坏分子紧密合作的做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汉口和南京大使馆以及上海总领事馆通过可靠途径收到本报告和附件的打印件。

罗森(签名)

69. 德国外交部致上海德国大使馆指示

1939年4月3日

德国外交部

卷宗号:B 1x 320

内容:复告上月3日的报告(编号:5456/2358/39)

致上海德国大使馆

元首和总理于1939年3月31日签发命令,批准在南京的德意志帝国公民爱德华·施佩林接受授予他的中国红蓝镶边白色授带采玉勋章。

随函附上批准证书,请将它亲手交给被授予者。

承办人签名

70. 劳滕施拉格尔致霍尔特公函

1939 年 4 月 17 日

上海德国大使馆

卷宗号:5720/3244/39

致政务秘书霍尔特先生

南京扬州路 21 号和愚园路 6 号的两处房子当年是由你们雇用的布尔普斯和皮劳先生居住的,但至今未作任何处理。南京被占领后,南京的中国难民们住在里面,房子里只有少许价值低廉的家用物品,很久没有给佣人付工钱。为了保护过去由南京的帝国公民居住过的房子,尽可能有个了结,谨请尽快告知,我应该对上述两处房子里的家用物品作何处理以及同谁联系。

承办人:劳滕施拉格尔(签名)

注:原信发信人为香港 122 号邮箱 L. 维尔纳先生,后由上海德国大使馆转由南京办事处办理。

71. 霍尔特致德国大使馆公函

1939 年 4 月 25 日

编号:1702/3410/39

内容:南京的德国人财产

在南京受大使馆保护的房子还有:

(1) 鲍姆巴赫:珞珈路。据增切克的男仆说,房子里还只有中国政府

留下供使用的东西。增切克先生不久前已把自己的东西卖掉或寄了回去,如果他不提出对剩余东西的所有权,这所房子就可以放弃。

(2) 布尔勃里斯:扬州路 21 号。为了使用还留在房子里的东西,已给合步楼公司写了信。

(3) 礼和洋行:中山北路 244 号;中山路 55 号和 57 号;山西路 1 号、2 号、3 号;三步两桥 5 号。这些房子由施佩林先生照管。

(4) 大使馆:颐和路 15 号、颐和路 19 号、颐和路 37 号、宁海路 5 号、萨家湾 8 号。宁海路 5 号的房子宋先生住在里面,颐和路 37 号以前是易北生的房子,里面还有德国社团捐赠的东西。

(5) 埃克特:瑯琊路 16 号。合步楼公司。

(6) 埃魏特和齐姆森:瑯琊路 11 号。合步楼公司。

(7) 法肯豪森:西康路 21 号。冯·法肯豪森先生不想放弃这所房子。

(8) 盖尔蒂希和蒂姆:天津路 23/25 号。女房东请求不要放弃该房子。

(9) 施密特和哈蒙:三步两桥 4 号。施密特的东西卖掉了,哈蒙的东西尚未作出处理决定。

(10) 海因里希:宁海路 56 号。东西尚在,如何处理悬而未决。

(11) 黑姆佩尔:中山东路 178 号。黑姆佩尔先生不想放弃该房子。

(12) 希尔施贝格:上海路 73 号。过去的房客又住了进去。

(13) 雅各布:山西路 81 号。对使用房内物品问题已作特别报告。

(14) 杨森:普陀路 2 号。

(15) 克莱因:珞珈路 15 号。贵重物品尚在。

(16) 克林贝格和维达:颐和路 12/14 号。

(17) 孔斯特和阿尔贝斯:中央路 392 号。房子里已没有东西。

(18) 马丁:上海路 7 号。房子里只有少量东西。

(19) 劳滕施拉格尔:牯岭路 34 号。

(20) 列希滕斯泰因:中央路 599 号、傅厚岗 6 号。

(21) 米勒:珞珈路 12 号。已给上海的 AEG 公司写信。

(22) 内维格尔:四卫头 11/4 号。处理悬而未决。

(23) 皮尔纳:珞珈路 16 号。对房子里物品的使用问题已向皮尔纳先生征询意见。

(24) 皮劳:许昌路 6 号。处理事宜悬而未决。

(25) 施罗德:宁夏路 22 号。

(26) 施罗德:高楼门 20 号。由传教士们在管理。

(27) 舒尔策·帕丁:大方巷四条巷 10 号。两个俄罗斯人住在该房子里,并负责管理。

(28) 施温宁:瑯琊路 1 号之 A。一位可靠的中国人住在房子里。

(29) 中国西门子公司:干河沿小桃园。

(30) 施佩曼:许府巷 13 号。房子里只剩施佩曼先生的一架钢琴。

(31) 施本格勒:灵隐路 15 号。

(32) 施佩林:大方巷 21 号之 A。施佩林住在该房子里。

(33) 施佩林:朱雀路 45 号。

(34) 施佩林:南门里桥(Nan Men Li Chao,音译)。

(35) 施塔克:北京路 62 号。处理悬而未决。

(36) 施泰因布雷希内:上海路云景里 6 号。

(37) 施特内斯:瑯琊路 17 号。关于处理事宜已告知施特内斯太太。

(38) 施托尔茨内:普渡路 11 号。房子里也存放有林德曼的东西。

(39) 施特雷齐乌斯:上海路 11 号。修女们住在该房子里。

(40) 天富洋行:中华门大街 592 号。施佩林参股的煤炭行。

(41) 福格特·鲁舍魏:上海路 13 号。修女们住在该房子里。

(42) 瓦茨尔:颐和路 11 号。瓦茨尔不想放弃该房子。

(43) 奥托·沃尔夫:慈悲社 12 号。

(44) 德国奥地利协会。

(45) 德中文化联合会。

(46) 布鲁姆博士:四卫新村(Sze Wei Hsin Tsun,音译)。处理事宜悬而未决。

(47) 谢新波特利:和平门外水泥厂。

政务秘书:霍尔特(签名)

72. 劳滕施拉格尔致霍尔特公函

1939 年 5 月 8 日

上海德国大使馆

卷宗号:5456/3681/39

附件 1 份

此副本及附件 1 份寄送南京政务秘书霍尔特先生,并将批准书亲手交给施佩林先生,并寄还收件确认书。

承办人:劳滕施拉格尔(签名)

73. 霍尔特致上海德国大使馆公函

1939 年 5 月 10 日

编号:5456/3681/39

附件 1 份

内容:回复本月 8 日的指令(编号:5456/3681/39)

致上海德国大使馆

根据命令,寄来的批准书已于今天亲手交给了施佩林先生,现将收件确认书寄上。

政务秘书:霍尔特(签名)

74. 施佩林的收件确认书

1939年5月10日

元首和帝国总理1939年3月31日批准接受由中国政府授予我的中国红蓝白色授带采玉勋章的证明已于今天亲手交给我。

爱德华·施佩林(签名)

75. 吉布里希致上海德国大使馆报告

1940年1月4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卷宗号:6502/10095/40

打印件4份

内容:南京办事处的工作情况

致德国大使馆

南京城于1937年12月被日本人占领。日军继续向汉口方向推进,南京由此成了如同还是今天这种情况的阶段。

德国大使馆迁走后,留在南京的办事处其主要任务是保护德国在南京的财产,实际上就是照料逃离南京的德国人没有处理完的房子和家具等。

安置在这里的办事处办公地点相当简陋。在租用的3个房子里还放着大木箱,去世的办公室主管沙尔芬贝格、大使馆其他官员和职员们的家具及家用什物,还有无数从德国人房子里抢救出来的东西,例如一架钢琴,多辆摩托车,以及诸如此类的物品,至今也没有使用过这些东西。

德国人的房子全都损坏得很厉害。由于投炸弹和高射炮发射时的震动,天花板上的涂层都掉了下来。气候变化的影响使屋顶都损坏了。对预防疟疾十分重要的纱窗已是千疮百孔,不能再使用。在缺乏建筑材料和专业修理人员的情况下,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自来水厂重又开始工作,但供水还时断时续,正在努力争取多生产。电厂也已修复,但重新投入生产又遇到了日本人的官僚主义,每次恢复送电时他们都要制造困难,另外缺少修理住房电灯设备的专业人员。日本人批准一个俄罗斯人开了一家汽车修理所,但谁要是到他那里修理过一次,就一直要到他那里去,因为修车的人都不是懂专业的。

大使馆比较好的办公家具这期间已运到上海去了,因为大使馆迫切需要使用它们,留下来的使用设备屈指可数,办事处来了新人后就更不够用了。每次有人来时都要请到我的办公室里谈话,总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虽然一再向这里的日本总领事馆进行交涉,但大使馆的电话至今没有接通,使开展业务很困难,因为有些通过电话可以办好的急事却不得不亲自去,到了那里还有可能主管官员根本不在他的办公室。去拜访比较高级的官员或军官时常会遇到封锁道路的情况,每条道路的交通要停顿几个小时,对外国的代表也是如此。

南京的经济一直依赖上海,扬子江的航运交通至今也没有开放。铁路交通由于飞机轰炸经常中断。对寄送外国人在南京的财产需要特别的批准书,旅行同样也有批准的义务。对外国人的申请一开始就表示怀疑,经常或者是被拒绝,或者是无限期的拖延不办。外国的商品越来越被日本的产品挤走,使指望本国商品的外国人更加依赖上海。

南京的中国当局过着一种影子般的生活,情况不允许他们自由发挥作用,开始着手干的少许工作中途就停下了。一切决定权都控制在日本军方的手里。日本总领事馆对此显然也只是一个“过道”而已。大使馆因公务要与这个“过道”打交道,而有决定权的部门却隐身在幕后。即使与总领事馆官员有良好的关系,在这种体制下,理所当然地任何活动都很困难,连最小的事也会被拖延和有困难就可以理解了。

稳定南京的周边地区措施至今也未成功。城门看守得十分严格,即

使是外国人也要有特别的证件才能通过。

南京的老百姓很穷。抬高物价、欺骗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已经习以为常。因此对待住在仍受大使馆保护的房子里的那些中国佣人必须十分小心。他们很不可靠,懒惰、偷东西和搞阴谋。放弃这些房子必须规定一个明确的界限,因为它们中有一部分以后还可以供大使馆或德国公司使用,由此这个重担还必须继续挑在办事处身上。

南京是个半拉子城市。重建工作已经开始,但尚未完成,缺少一个完整的重建计划,尤其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和统一的领导,缺少一个认真关注将所有事情纳入正规道路的行政领导。不管是日本当局还是中国的官方机构都缺少认真关注的态度。前者是这里的占领者,后者是没有自主权的,他们都不知道会在这里统治多久,总是把个人利益放在事业的前面。

所有这一切困难不仅影响了外国人的生活,当然也影响了这里办事处的公务活动。目前还看不到这里的情况有改善的可能。很长时间以来,南京一直处在伴随着一切坏现象的阶段。

吉布里希(签名)

五、京特、辛德贝格与江南水泥厂^①

(一) 京特与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工厂

1. 德国大使馆和驻沪总领事馆 给京特博士的证明信^②

1937 年 12 月 1、7 日

查本国侨民昆德^③，奉派前往南京附近江南水泥厂驻守，以便保护上海德商在该厂之利益，合行给照，证明须至执照者。

德国大使馆

1937 年 12 月 7 日

[京特博士夫人埃迪特·克尔讷·京特(Edith Koerner Günther)提供，金存桐受托征集]

① 本部分内容为戴袁支主持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4LSB009)和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成果。

② 原件中英文对照，英文部分日期为 1937 年 12 月 1 日，落款为德国驻沪总领馆。中文部分毛笔竖写，无标点。——编者注

③ 即京特，又译昆德、孔德。——编者注

2. 京特博士营救夏毓华 暨他和辛德贝格到南京时间的记载 1938 年 4 月 23 日

江南水泥公司南京总店及栖霞工厂职员避难通讯处

中华民国廿七年四月廿三日

姓 名	最近通讯处	住 址	避难经过情形
夏毓华	南京栖霞山摄山镇江南水泥厂	同左	廿六年十二月初逃往六合,廿七年一月中旬被拉至龙潭力役,经驻厂德人营救回栖 ^① ,驻厂保护厂机并任运输职务。
沈济华	同上	同左	任农场主任。廿六年十一月眷属随石埭组赴石,本人驻厂保护农场及工厂产业。十二月四日 ^② ,德、丹二外国人抵厂后,继续负责办理给养事务。

(余略)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41-1-17)

① 据夏毓华的子女说,夏毓华跟工友在摄山镇河口被日本兵抓夫,日本兵命他们去龙潭干活挑东西。那时,日本兵常将干完活的苦力杀害。当日本兵押送他们走到九乡河附近四段圩时,同被抓走的江南水泥厂职工王长顺逃脱。王逃至一农民草房阴暗卧室的蚊帐后面,躲过日本兵的追捕搜查,后迅疾溜回工厂向京特报告。京特急忙驱车赶到四段圩,与日本兵交涉说,这是我厂里的工人。结果,一共救回 4 人。——编者注

② 1938 年 1 月 14 日徐莘农致江南水泥公司经理们的函,称京特和辛德贝格到厂时间是 1937 年 12 月 6 日。——编者注

3. 卡尔·京特博士致舒尔茨先生^①函^②

1937年12月12日

苏滋^③兄：

今日由火特君交来台函及启新款一千元，弟因环境关系不能多写，仅书几句要紧的话。

厂中情形至现在为止，一切均好。颜君^④请转告他的唐山家中，他本人安好。

赵君^⑤来函嘱办之件已办过，我们很想把露天各种机件油漆，不过现在无法得到红铝（此处原文难以辨认，似“铝”又似“铅”——编者）油及黑油等，煤及铁料均已迁至屋内。江边之木材约半数被焚，昨日蛇头君^⑥（Mr. Sait）[东京商会副会长（Mr. S. Gwasaki）之秘书]来参观，蛇头君与天津袁君^⑦甚熟，我曾极力声明此厂系外商资本，此厂资本为50万镑，蛇头君已于今日飞回上海，由上海而至大连，这事不知有什么关系，请特别注意。

关于日本军人方面，我们感情狠[很]好，每日来参观的人很多，厂外约有难民四千人。

我很欢喜，因为知道磁厂^⑧仍存在，将来命运如何，甚难预料。我狠[很]想到上海来一次，但现在不可能。

① G. Shulz, 京特的表哥，其时在上海。——编者注

② 1938年1月18日赵庆杰译自德文原函。有“中华民国廿七年一月廿五日收到”的戳记。——编者注

③ 即舒尔茨。——编者注

④ 指时任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山厂交际员、日语翻译的颜柳风，又名颜景和。——编者注

⑤ 系指该公司时在上海的副经理赵庆杰。——编者注

⑥ 原文如此。——编者注

⑦ 当指江南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袁心武。——编者注

⑧ 当指京特家族租赁经营的唐山启新瓷厂。——编者注

关于食物,我们需要加非[咖啡]、糖、豆、山芋、及皮[啤]酒等。此地有成衣匠,请购四人所需之厚呢及加绒布衫等,请购 39 号及 40 号皮鞋各一双,缝纫用各物件及长统[筒]袜数双。以上各件,谅启新公司定能代付各款。以上各件甚需要,苏滋兄请设法购此。

以上各件请转告启新当局,我想将来不致再发生若何变动,厂内仍有四十二人住[驻]守。

署名者
卡尔(Karl)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41-1-19 之二)

4. 驻栖霞厂颜柳风报告^①

为呈报奉命南下保护江南水泥厂经过及工作情形,仰祈鉴核由。

窃自淞沪失陷,京镇动摇,公司为顾及江南水泥厂安全起见,特派职随同昆德先生南下赴栖保护。自到厂后,屈指五月有余,理合将南下经过及在厂工作情形,呈报鉴核!

1. 南下的经过

职于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命后,当即随同磁厂昆德先生及王总技师^②由唐到沪,后由王总技师向史密芝公司接洽,派洋员辛

① 原文未注时间。史料显示,京特、辛德贝格、颜柳风、李玉麟到厂时间为 1937 年 12 月上旬。从文中提及“自到厂后,屈指五月有余”,“南下至栖(霞)以来,已五月有余”来看,当写于 1938 年 5 月。当月,颜柳风经上海回唐山探家。标题《驻栖霞厂颜柳风报告》为收阅者所加。——编者注

② 王总技师即启新洋灰公司唐山工厂总技师王涛,又名王松波,江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之一、技术筹备专员,曾分别向德、丹、美、英各国厂商征购工厂设备。——编者注

波君^①及译员李玉麟君随行。时战事在苏锡一带,京沪间不能通行,于是乃绕道江北,经通、如、泰、扬,渡江至镇江,转车到栖霞。当职等行至江北,情况极为紊乱:军队云集,难民塞途,船只封差,交通梗阻,日机轰炸,人心慌张,士兵检查,到处留难。职等沿途几经危险,数受惊吓,但以职责所在,虽艰苦备尝,终于抱定牺牲精神,不避危险,而达栖霞厂。

2. 到厂后的工作

栖霞地近首都,国防要区,为军事必争之地。上海失守后,日机不时轰炸;待战事告急,接近战区,厂中职员均先后离厂,时农场沈先生^②及贾司夫[师傅]^③在厂未去,职抵厂后,即与沈先生商讨整理厂中内部及其他应办工作。

(1) 树立德丹国旗。到厂后第一步工作,即在厂的前后门,高悬德丹国旗,避免日机轰炸的危险。

(2) 建筑避难室。时战事紧张,日机整日盘旋天空,多则二三十架,少则亦有五六架,为安全计,特招工建筑避难室。

(3) 埋藏铁球。接总理^④来电,嘱将厂中所有铁球运往汉口,但其时赴汉交通断绝,无法运往,现已埋藏地下,妥为保管。

(4) 整理木料及搬运煤炭。厂内外木料及煤炭,散于各地,既易被宵小偷窃,亦且有发生火患之危险。特与昆德先生计议,招工搬运,安放在妥善的地方。经费由农场沈先生垫用存款一百五十元,至不足之数,容后清偿。招工事宜,系由工头王庆云负责办理。

(5) 拆除小铁路。厂内外所铺设小铁道,在时局不靖之际,唯恐为人所破坏,故令工拆除,一并安放厂内。

(6) 分配工友工作。时在厂机工及长工,共二十余名,依照现时厂内之需要,分别支配看守、巡夜、管理、清除等工作。

① 即辛德贝格。——编者注

② 即沈济华。——编者注

③ 即贾瑞林。——编者注

④ 即总经理。——编者注

(7) 整理房屋。自职员离厂后,室中什物零乱,到处呈现紊乱状态,乃指导工友一一加以整理。

(8) 埋葬死尸。栖霞一战后,死人不少,尸身无人过问,职与昆、沈二君组织红十字会,领导农民干埋葬工作。

(9) 设立医院。地方民众,避乱难民,受枪弹之伤,以及患染疾病者,不知凡几。职目睹心伤,特设立医院,以供施疗。医士及药品,由辛波君赴京,向鼓楼医院、红十字会接洽,派护士二名来厂担任诊治,药品亦由该会供给。成立以后,活命无数,此职堪告自慰者也。

(10) 招待日军。日军占领栖霞后,即不时来厂骚扰、捣乱。一日或来数次,或数十次,职皆殷殷招待,相与周旋。与招待日军之余,职乃从事于整理工作,及维持难民事宜,职虽忙碌,但精神上尚愉快也。

(11) 收容难民。十二月九日战事迫近栖霞,公路附近,竟成一片焦土,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因此来厂避难者,数以千计。职因同属国人,为良心所驱使,不得不设法收容。自十一日起至三月下旬止,共收容难民有一万五千之多。俟局势稍定,乃遣散回籍。

3. 厂中所受损失

(1) 震坏窗户玻璃。当日军进攻栖霞,日机曾抛掷炸弹多枚,有一弹掷于厂的附近大窑地方,故厂中窗户玻璃致有被震坏。

(2) 日海军焚烧洋松。堆存江边之洋松木料,价值约七千余元。日海军在一月十二日纵火焚烧,事为职闻悉,急率领农民趋往营救熄灭,并向日海军官提出交涉。烧毁木料约三分之一,其剩余者概运厂保管。

4. 今后的工作

职奉命南下之使命,在保护厂房,及招待日军。自到厂后数月期间,除招待日军外,暇时则帮同昆德先生办理厂内事务。最近日军到厂足迹渐稀,今后可有多余时间,专力于整理工作,以期厂内外任何一物不遭损失。

职在厂工作情形,前已由昆德先生函陈,当邀洞鉴。窃职此次奉命南来,对于责任方面,自问无负公司之重托,而厂方能得保安全,未遭损失,固赖昆德先生及沈、贾二君暨诸工友之努力,但在厂其他少数职员亦莫不苦心苦诣,现厂内颇呈宁静状态,惟附近土匪猖獗,通

宵达旦，枪声不绝，厂内已作戒备。职自南下至栖以来，已五月有余，理合将经过情形，及厂中状况具文呈报，至详细情形，容再一一面陈，敬乞

鉴核！

谨呈

总理袁[心武]

协理王[仲刘]

协理陈[范有]

职颜景和^① 谨呈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41-1-17)

^① 颜景和，号柳风，辽宁开原靠山屯乡人，1899年7月17日出生在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信仰天主教。1919年毕业于奉天甲种工业学校，学制4年。1926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专业，学制4年。回国后，自1927年起在辽宁本溪湖煤铁公司造砖工厂兼洋灰工厂主任；1931年8月，在唐山花砖厂任技师；1937年12月，在江南水泥厂任交际员；1944年10月，在启新洋灰公司任运输科副科长；1945年7月，在该公司劳务部任福利课长。颜离开南京时，江南水泥厂附近当年的难民们，曾赠送“救灾惠黎”的锦旗等纪念品给他。解放后，颜先后在唐山、北京工作，“文革”前年老退职，在津、唐两地居住，1974年2月21日因病在津去世。——编者注

5. 徐莘农^①致江南水泥公司经理信函十则

1938年1~7月

信函一^②

1938年1月14日

经副理钧鉴：

十二月三日职等到六合，即照原定计划，于城中及瓜埠、划子口三处税屋居住。四日震寰赴京办理卡车交涉，悉卡车已损坏于内政部，车夫已渡江，下午返栖厂，电报电话均不通。于五日晨离厂，曹（诚之）、郭（仁旺）偕行。六日勤^③等派长工再过江探厂，悉西人已到并需款用，遂偕胡、王二兄雇舟返栖。及划子口遇曹诚之先生，悉战事已在梅墓村，不能再去，遂折回六合，郭赴扬州，曹赴舒城，勤等居六合。五日，日军已迫近仪征，六合居民纷纷走避。勤等商议避走滁州，于十一日晨雇小舟二溯江而上，中途失散。十三日，勤与震寰以找刘、胡等四兄复折回六合。是时日军已过仪征，六合县长、公安局长等均已走去。勤等见势已迫，连夜步行，避入六合北乡山中，居凡十日，常伤人探渡江消息。及十二月二十三日，戴庄到划子口得渡江，返厂中途三遇日军，未遇危险，于二十四日返

① 即徐蕴勤，字莘农，江苏常熟人，1900年出生，其父徐念慈为同盟会会员。徐莘农先就读于北洋大学工科，后转学复旦大学商科，曾任江南水泥公司董事会会计科副主任。日军进攻南京时，暂避至江北六合，局势稍定后回到江南水泥厂，任会计，驻厂保护工厂设备，并参与江南水泥厂难民区的管理。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在江南水泥厂从事财会工作，经济（工程）师，其水泥生产成本核算方法曾在水泥行业推广。1960年退休，1992年去世。——编者注

② 信首右下方有“廿七年二月五日午后收到”的字样。徐莘农签名处有收阅者签名的“杰”。原文共3页，用毛笔竖写于以传统“八行书”为专用笺的“江南水泥公司建厂工程处用笺”上。——编者注

③ 即徐莘农。——编者注

六。报告厂方案全，西人不欲职员返厂。沈先生嘱缓日回去。勤以返厂为勤职务，途中危险，西人拒绝，在所不计，与震寰兄于二十五日首途返厂，步行二日，于二十七日午到厂^①，晤昆博士报告一切，未遭拒绝。震寰兄任管工，勤仍司出纳，惟勤所有千元均交昆博士掌管。厂中职员只二人，工人三十余，且由多数眷属，栗陆异常。厂大概情况尚为平安，另[零]星损失在所不免。望经副理早日来厂主持一切，并祈将大概情形报告天津，以天津颇挂念也。刘、胡四兄去后，了无消息，携去三千元之谱，此间需款，尚祈接济，石埭队、汉口队可有消息否？深念。草此即请大安

职徐莘农 手上

(1938年)一月十四日

在六合每日曾以快信报告，想多(都)收到，六合于九日起快信不通。

信函二^②

1938年3月9日

宗濂、庆杰、柏轩经副理大鉴：

顷接二号手教，欣悉一切，兹将垂询各项分述如左。

(一) 难民在厂周者数约万数，庞杂之虞，令人不安。前月初弟返栖后之数日，即办连环保结，并于每区着其选出负责代表六人，计厂南自竹笆至蒋生记推泥车轨终点止，包括曹园在内为南区，厂北自大门口起运河西边至工房北止为北区，对于搜查违禁物品等，早已着负责代表分别办理，每天与震寰去视察一周，于今二阅月，幸无重大事故。对于火禁，已发生三次，以草蓬[棚]故，危险特甚，亦一再警告。其外，对于卫生事，

^① 1938年2月9日工厂致公司董事会函称，徐莘农到厂日期为1938年1月27日。——编者注

^② 可见收阅者的签“杰”字和所盖收时日戳“中华……”等字。原文用钢笔由右向左竖写，基本无标点。——编者注

尤为注意,终日为难民事忙碌不堪,职是故耳。

(二) 摄山镇有自治会于三月三日成立,主办者为余士和、郭仁旺、李功霖等。虽尚无妥善办法,以对付殊非易事,即花姑娘一层,亦即毫无办法矣。

(三) 总店已请辛波先生前去,房屋未毁,什物无存。

(四) 中孚及魏宅,今日昆先生前去,托其办理。

(五) 经济方面,辛波君一人每月三百元,厂方工友(“工友”旁有小字:三十八人)伙食约三百元,职员、农场等二百元,昆、颜约一百元,其外酬应日军之费为最巨,约须三四百元。另[零]星工资约数十元,共约四千二百余元,呈现所存无几,急待接济。

(六) 煤乙[壹]千六百吨业已运入厂内,扬子[江]边木料运入厂内,铁板桩亦运入厂内,包工者为王广云,工资付其大半,尚余尾数,待哥^①返厂结算。

(七) 机件之未拆箱者在露天,已运入厂房内,容详细调查一表,再行寄奉。

昆先生立即赴京,不及详细写信,容后再行细谈。即颂
大安

职徐莘农 敬上
(1938年)三月九日

信函三^②

1938年3月13日

宗濂、庆杰、柏轩经副理钧鉴:

前书匆匆,未尽所怀。辛、昆冲突危机,令人日夜不安。所办医院进出之人,庞杂异常。每日病者七八十,抬者三倍之复,有探望住院者,际

① 徐莘农姐姐系庾宗濂原配(去世),故徐称庾为“(姐夫)哥”。——编者注

② 信首、信末均盖有“中华民国廿七年三月十九日收到”的戳记。有阅后签字“濂”、“杰”、“柏”。——编者注

此土匪横行之时，设或有乔装病人混入厂方，何堪设想。且职员宿舍，死人过多，似亦不宜。虽属迷信，然病室如无相当药品消毒，遗[贻]害亦不浅也。是以弟意迁在厂外较为妥善，苦无想[相]当房屋耳。救济病苦，事属慈善事业，前者以天寒非有水汀房屋不可，此后天暖，即工人住宅亦无不可。惟此事昆先生尚不愿与闻，弟更有何置喙之地。经副理或有以善其后也。

难民迁回十分之二，其外，男子回家，女子留此者亦不少。若能渐入轨道，则回家当必更多。现限其于月底前离去，事实上恐不易做到也。

摄山镇自治会，昆先生对付甚当，盖厂方与日军有相当感情，可以保护他人，自不用自治会之保护。且自治会在者，需昆先生等之助，所以对于经济等绝对不合作。中孚银行房屋被焚无存，留守人员避去何处，无从探悉，信仍在此南门内；魏君住宅尚无人去看，待昆先生下次去京时再去探看。

油漆机器并不急需，运费过昂，不如待诸将来。

厂内长工、机工于二月一日起，每星期发白米十四磅、每月洋二元。惟有程舟、陆祖生、马永兴、梅大宽以曾逃赴江北，现不能入厂工作，在工房住宿，无生活费，应否救济，尚祈核夺。

樊家积稻，于弟返厂时由夏君来云，各家稻子已洗劫一空，请设法保存，遂与昆先生商，即由厂方购入，言明三元一担，昆先生自率人前往运回厂内，未遭劫去，亦云幸矣（共计 14056 市斤）。

打米用稻 11990 斤，得白米 7747.23 市斤，足敷二三月之用，糠及余稻充沈先生喂猪鸭之用，现继续购稻，价只每担二元五角，较樊家稻便宜多了。

附上工作表一纸，可略见运料等情形。

经济将告尽，希于最近之机会中与以接济。

此间工作甚忙，以办事人员只弟与震寰二人，其他终日醉（醇）酒妇人，逍遥于竹林之游，若难民不能多数回家者，殊不堪设想。

汽油、柴油均将告罄，汽车屡次受伤，已不成样子（辛先生每日自己出去）。

余容续告。敬颂

近安

职徐莘农 手上

(1938年)三月十三日

(汽车胎均破了,最好购办二个)

(原件藏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

附:1938年3月13日高寿南函(残件)^①

……孤单不敢转动,并屡受欺压……性命之忧,务望设法回来一人,粮食可能追……被卖尽、搬光,即无办法。如有兄等一人维持……亦能保险。现在曹母、夏毓华、樊先生夫人、陈国海、郭仁旺等全家均住厂内,十分安全,一切日用所需之物,皆由小本贩卖齐全。惟价目稍昂,决(绝)无缺乏之虑。现在有数十里范围难民二万多人,均靠近厂方搭棚居住,均以厂方为救命圈,西人爱护。安全难民区(指江南水泥厂难民区——编者)小本生意将迁移摄山镇为营业地点。惟患地方邪神众多,正人缺少,市面难以维持。一班不良之人,大出风头,身藏凶器,明敲暗抢,成群结党,无所不为,惟稍惧西人。如果有人报告,即行重办,现在无人敢出头报告。一漏风声,即无性命,只弄得善人不能活生,惟一班土匪发财,惟望兄等回来,即不难解除。万一不能回来,乞速来复示到上海,请庾先生转厂交弟,以免注念。专此敬祝

旅安

阖府均安

弟高寿南 泣上

(1938年)三月十三日书

樊老伯伯、吉甫先生处请代各请安。

本街房屋只烧王传宗、戴永保两家,幸西人救护,余均未动,本街不曾死人。

(原件藏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

^① 信末均盖有“中华民国廿七年三月十九日收到”的戳记。——编者注

信函四^①

1938年3月18日

宗濂、庆杰、柏轩经副理钧鉴：

前寄两书想达左右，兹将最近厂中情形报告如左。

（一）难民于最近一星期中返家者甚多，以勤等与日本军官接洽，每家给以证明书一纸，证明其为良善农民，与[予]以保护，以便难民返家耕种。

（二）车夫（沈）高秀以辛先生不满意其工作，时常声势汹汹，且将用武，不愿工作，声明辞去，于今晨辛先生驱其出厂。

（三）医院日益扩大，来就医者日益众多，门禁毫无办法。辛先生所主办之事，昆先生亦不愿顾[过]问，以免无谓之冲突，且醉翁之意不在酒，苟加以干涉，且将生意外之变。

（四）李兰盛报告云，有难民之女，夜间被辛先生强拖入厂，越宿释出，与以洋二十元、糖烟各一包。现该难民来云，将以是女赠彼云。

（五）厂内露天材料石膏、煤及芦席棚内麻袋时有被窃之事，现拟先将长工家属遣出，住工房，机工稍待。

（六）昆先生与辛先生意见不合，与日俱增。昆先生已函致天津云，于四月初不解决者，渠于四月七日决计离去，此间保厂有昆先生一人已足，宜速与天津商定办法，否则厂不毁于日人之手而毁于保厂者之手矣。

（七）工人无法生活者甚多，当否救济，祈示南针。[以前包工头及蒋生记留下工人（二人）、沈生记留下工人（二人），侯培基□倪河东□长工程丹[舟?]等]

（八）经济方面，十分拮据，此时稻价低，如不购办，将来断粮之时，工人生活益难支持。每月用米甚多，约须[需]廿四五石，即三千五六百斤，尚祈早日接济。

① 日戳为“中华民国廿七年三月廿八日收到”。——编者注

其他各事,想昆先生、济华兄等均有详细报告。勤私人家属在石埭,如有机会,能绕道返申者,尚希设法相助,无任感禱。此间事忙,甚当尽力做去,交通恢复,希早日来厂主持,以释重负,草此即颂
大安

职徐莘农 敬上

(1938年)三月十八日

信函五^①

1938年4月8日

宗濂、庆杰、柏轩先生钧鉴:

前星期六,昆先生赴京寄书,报告近况,藉获来书,□总一一,良深欣慰,兹将近况略陈于后。

一、厂南、厂北难民十去七八,所留亦系孺妇,现已布告,着其于十五日前一列[律]离去,惟其中有申苏常锡一带难民约三十余,一时难以离去,□盖一再与日军商量,以火车送彼等回籍,均未能办到,即一纸通行证亦未能发给。

二、土匪蜂起,夜不安枕,日益加厉。勤等夜间更番查夜,盖看夜长工殊不可靠,往往睡觉也,以□(后)厂外难民均将离去,看夜无人,益觉可虑,岂不惜小费,多增看夜长工,方保无虞。

三、摄三[山]自治会郭、余、李君以[已]惩办土匪五人后,闻其余党日谋报复,日夜不安。日昨更甚,现购备自卫器械。惟现住工人住宅内,与厂安全颇有关系,昆先生意欲请其离去,而彼等正在万分恐慌之中,若不准其住,则惊惶更不知到何地步也。进退两难,不易处置也。

四、苟厂安全,即稍化[花]费,亦所不惜,诚如所云。惟事无大小,非昆先生签字不办。勤即欲通融,亦不可得。且经济亦不充裕,时恐不给,固难应付裕如也。蒋生记工人、沈生记工人杜明聪、侯培基及吴德铭等,

① 日戳为“中华民国廿七年四月廿二日收到”。信末亦有收戳“中华民国廿七年四月廿二日收到”并有收阅者“濂、杰”签字。——编者注

多留有工人，现无工作可做，更无工资可得，势有绝食之虞，若铤而走险，则变生肘腋，殊为可虑也。

五、难民中孤儿寡妇生活无着者更难尽言，勤等私人周济力薄，毫无办法，医院中贫病者，多亦惨不可言，伤心惨目，可忍言哉。

六、樊、陈、曹三公意欲返栖，嘱办通行证事，昆先生一再与日军商请，均未得允准，即彼西人自身通行证亦无办法，后与摄三[山]自治会郭、李、余言，渠等饬舌人赴京请求，一去三日，至今未返，不知能如愿否。

七、厂内本有杂人住入，为数约二十，现一一请其离去。有迁入工房者，有返其自家者，惟工友多娶妻。孙太昌于一月之中三易其妻，且绸衣锦被，失其本来面目。后山西瓜地，有萧祥原伙计一人，张广生亦然如此。其他新工吕秀斌、高子荣亦皆娶妻。按厂方日给米二磅，月给洋二元，何以维持其生活？令人不可思议。此种工人与厂之安全亦颇有关系也。

八、总店公役王章等，闻避居难民区沈举人巷六号舍弟旧寓，待与接济，当如何办理之，以见示。

勤之家属现在石埭，回申惟艰，一则人数甚多，二则行李亦伙，惟恐战争延长，经年累月，此时尚可绕道而返。尚有本厂同仁沿途照顾，将来交通益阻，本厂同仁均以[已]离去，独在石埭，危险更甚，欲行不得，甚或火线迫近，无法逃生，则不但家破，而且人亡矣。旅费虽巨，家慈尚有微款，即有不敷，亦属无几，到申后亲友众多，当无问题。尚祈设法通知与其他同仁一起返申，是所至祷。厂方事务，惟力是视，当不负所托。承蒙优待，无任感激。专此。敬请

大安

职徐莘农 敬上

(1938年)四月八日

信函六^①

1938年4月15日

宗濂、庆杰、柏轩先生钧鉴：

前星期六昆先生赴京，未获来书，甚深驰系。郭、高二君到申，想当见面。此间情形，无甚变动，分别报告如左。

一、沪宁路亦已通客车，震寰念家甚切，兹已定于明日返里，一行大约请假二星期之谱。机工廉、宋等以此间开工期遥，生活费过少，不够生活，意欲返唐山，请示办法。

二、难民自动返家约占十分之九，现限期十天迁去，今日业已到期。日昨与昆先生逐家催促，盖时实无法迁去者，登记清查约有二百数十人：孩占十分之四，女占十分之三四，男占十分之二。多病而老者准其再住半个月，逐渐设法肃清。难民现少，厂方查夜看更者人数太少，危险加甚，颇为焦虑。

三、曹先生等均已安抵栖霞，拟住入厂内，惟未见手示，颇费周折。与昆先生一再言之，尚未见允准，容再商之。

四、闻牛门与李先生^②不日来栖，旧地重游，当可应付裕如。又闻经副理不日来厂一视，颜先生与昆先生有待经副理到厂将离去之说，未知果否。

草此数行。敬请

大安

职徐莘农 手上

(1938年)四月十五日

① 开头及信末皆有印戳“中华民国廿七年四月廿二日收到”。信末有阅者签字“濂、杰”。——编者注

② “牛”当指牛尔生，“李先生”当指李玉麟。——编者注

信函七^①

1938年4月22日

宗澍、庆杰、柏轩先生钧电：

第四、五号信均于上星期六收到。

曹、樊、陈三公返栖，未有手书，陈住工房，樊住厂内。经[沈]济华与勤一再解释，告以本有来书在李君处，不日可到，始勉强允准。然对于住厂人员增加，心中十分不快，去函天津抗议。樊先生恐经副理为难，遂即迁去，现住摄镇。

石埭同仁均已到申，与所云不符。济华与勤身为厂事所羁，不能顾其私人家属。然保厂岂只为济华与勤私人利益？实为全体同仁前途幸福、全体股东董事权利。想我同仁当不致视若无睹，不稍援手，不料竟然如此也。若石埭而遭难，则经副理将何以善其后，且远走高飞者少则六七百元，多则八九百元。济华与勤履行原定计划，冒万死而保厂者，牺牲其家属，此岂经副理奖励忠于职务者之本意哉？

嘱代办到栖通行证，高君未能办到，试向德国使馆一询，然十之九亦无希望也。

难民在南厂者亦已肃清，北厂留有百余人，多系一时不能返家者。

河边打桩，木排入水，种植柳条，均已开工。

丹国西人仍未见来栖，岂通行证仍未取到耶？

震寰返里，百事猬集于勤一身，应付无方，苏家闻已为本地人偷窃一空，损失不资[费]。

此地土匪仍多，夜间枪声不绝。

拉杂书来，报告左右。此颂

大安

职沈济华、徐莘农 同上

(1938年)四月廿二日

^① 信首、信末有收戳“中华民国廿七年四月廿七日收到”，阅者签字“杰”。由沈济华、徐莘农分别签名，信为徐莘农笔迹。——编者注

信函八^①

1938年5月12日

宗淮、庆杰、柏轩经副理钧电：

牛尔生先生及李翻译一再云来，未见前来，不悉何故。兹将此间事缕陈于后。

（一）北厂难民只余三家，不满三十人，闻以人少，均将离此他去。

（二）南厂难民由曹先生办理，甚为安静。

（三）樊先生交下陈先生名下款项八百元整，祈在[再]申拨八百元是荷，由仲文先生亲自到申领取，不必交其家属。

（四）南京叶先生家之五十余元业已送去，由其夫人收下不误。

（五）南京总店茶房曾来厂，以行将绝食，恳求接济，并报告总店房屋为日本人占据，设立洋行（借去洋五元）。

（六）花匠返里，不再到厂，已告知农场沈先生，渠已预备另雇花匠。

（七）张二于星期一首途赴申，未识已到申否，乞示。

（八）曹银记工人、沈生记工人倪阿东等均已离厂，闻倪阿东拖欠本厂工友二百余元云。

（九）以前韦厨房由江北来厂，云拟去江北将其家眷接来，请求准其住厂。昆先生未允，现住厂外，经济恐慌异常。请告赵副理，恳其接济云。

（十）围厂河岸打桩已将告竣，植树业已工竣，铺草皮已铺其半。

（十一）水泥仓地下储藏室以天雨水积，遂设法与昆先生将封闭之门凿开，职员之行李多件均已霉烂不堪，木箱内账单亦甚潮湿，现均取出，晒后藏于俱乐部理发室内。各物列表，附呈以备查核。

（十二）有不能通用之纸币一百三十七元，拟记陈仲文先生带申，请调换后便中带回栖厂。

（十三）张[樟]桥高压电方棚间、方棚内机油，被本地农民偷去，经昆先生追究后，现在东阳镇自治会。曾与昆先生前去查看，恐被自治会暗

① 收阅者签名“淮、杰”。——编者注

中售去,要求准厂领回保存。据云须与龙潭自治会商妥后回复,至今未得其复音。

(十四)柴油尚有十九桶,每桶可用六夜,(以现在开自 8.30 至 10.45)尚可支持三个月余。

(十五)欲购防火器,昆先生亦以为是。惟价值较前为贵,约在□元左右,至今尚未办到。

拉杂书陈,即颂
大安

职徐莘农 手上
五月十二日

(摄山镇自治会请来吃饭的)①

↓
十三日晨,南京特务机关派员到厂调查,当由昆、颜、沈接洽,其大旨如左。

问:厂之主人翁?

答:系中国人。

问:厂之资本?

答:约五千万磅(五千磅?五十万磅?)。

问:厂之土地及税赋?

答:扬子边车站附近皆有税赋,由公司照纳。

问:厂之经理?

答:余等看厂经理在天津。

问:经理姓名?

答:袁某。

问:德、丹国人之关系?

答:因建筑期内,德、丹国人尚未交货,尚未付款,于事变中二国人各系其产权而已。

① 原文此处括号内的话是说明特务机关与自治会关系的,原文有一箭头。——编者注

问：德、丹国投资多少，尚欠多少？

答：不甚明了。

其来意如何，殊难推测，故特函告。

又及

十三日

□等与自治会颇联络。舌人高时去南京，何所事难以推测，深引为忧虑。

庾、赵经副理回厂之空气，到处有人宣传，其消息从何而来，令人不得其解。夜间樊先生来云，渠等别有作用，现极力设法代办通行证，办到拟到申相迎，嘱职函告，以不来为是（原文如此——编者）。盖摄山镇方面之情形，樊先生较为明了，渠亦来了，去不得矣。

信函九

1938年6月22日

宗淮、庆杰、柏轩先生钧鉴：

土匪横行日益加甚，于六月二十日午夜，厂南曹先生桃园突有大批土匪光顾，曹家住有避难老者李某，被土匪火烧棍打，迫取财物。渠以有款百数十元，但已交王传宗君购办元麦，与曹先生合营糟坊，所余只一元有零。土匪初不置信，后找王传宗家，王母及妻女承认有百元购麦，担保于三天内将麦售后送去，前去土匪始鸣枪而去。时有多人目睹，见携有轻机关等利器。幸而曹先生、王传宗均不在家。土匪去后二小时始有人报告厂方，时李某已伤重毙命。土匪声势过凶，乡民均不敢报告日军。此事颇有向厂探试意味，以后危机颇堪忧虑。所购猎枪不甚适用，双管已坏，不能用。所有徒手工友毫无抵抗能力，现弟等集中一处轮流守夜，并发口令，每夜三人，惟只昆、牛、李、沈及弟五人，常此难以维持耳。如能寄款，祈多寄千元，以备购办各种武器。蔡、徐诸兄均不见返，颇念。连日大雨，到处皆水，大窑有被水淹之虞，各机器房屋顶到处皆漏，山水之大得未曾有。现拟于山腰开沟，导之入谷流出。大窑后新沟、老沟均被泥塞，水泥管小，不及出水，现竭力设法防范。山泥崩溃，篱笆全倒，修

理工作忙碌异常。曹先生于今日拟迁入厂居住,昆先生已允可。土匪如此,昆先生拟请日军驻厂保护,惟恐引狼入室,亦当考虑而行。农场佃户以天雨水大,向沈先生要求贴工资若干,昆先生以无此理由,拒不签字,沈先生意非付不可,争执其剧,成为悬案。李先生于上星期日在厂正式订婚,未婚妻全家住入工房。蔡先生家又来借款,由昆先生准可借支五元。昆先生对于蔡先生十分不满意,行将向天津提出抗议。石埭可有信息否?弟之薪水津贴全部发给弟之眷属,弟只须膳费足矣。以数月来弟在此稍有积蓄,另[零]用有限,可对付也。专此。敬颂
大安

弟徐莘农 敬上

六.廿二

樊、夏安返栖厂,带来什物点收无讹。发票十一纸寄奉,请检收是荷。由龙潭寄来快信已收到,工人职务表业已寄呈,想已收到。看门守夜为不敷用,最好有可靠之卫士武装守卫,否则实力太薄,危险太甚。廿二日夜,距此三里之小村又被劫三家。

信函十^①

1938年7月6日

柏轩、庆杰、宗濂经副理钧鉴:

自厂南被劫后,同仁集中俱乐部,亲自轮流守夜。不料不及一周,昆先生即卧病。越三日,沈先生亦卧病。牛先生亦觉不适,尚能勉强支持。勤以睡时少,终日头昏。如此非善策,急须[需]另想办法。德使馆向日当局商,非常[长]久时间不办。勤意先雇可靠卫士,代勤等守夜,白昼解除武装,休息,器械由昆先生保管,夜由昆先生发给,一方再由德使馆进行。日军对于外侨自卫尚不干涉,若登记或可办到,惟时间恐非一二星期所能办到耳。龙潭来信(信均拆开)均受检查,如有要语,仍祈由德使馆转寄。龙潭公安局刘文才现已调去,此后龙潭由同仁裕号收转。三井

^① 信末有收阅者签名“杰”。——编者注

洋行米君于三号来此,渠云日本将与我们合办,勤唯唯而已。煤与石膏此次不曾领看,惟前次来时,详细看过,并携去样子二块。厂中用款将尽,且须购办器械。盒子^①每件须[需]一百五十元,兰福^②亦五六十元,非千元以上不可,祈寄款来为荷。日军已得南陵,距石埭不过数十里,其西马鞍山亦有战事。石埭可有信息否?若温州交通未绝,沈济华君拟去接眷,祈以温州交通消息见告。震寰仍未来厂,蔡君亦然。夏君带来什物均收到。发票一纸仍寄奉。橘子、面包未曾带来,想当无误。国货手电不二日均以毁坏,现看夜人多,尚须添购三只(老牌)。车夫高秀带回调换钞票均收到,前函已提及,祈勿念。此颂
大安

职:徐莘农 手上
七.六

(十封信函除标注收藏者外,均由徐莘农之女徐尔欣提供)

6. 江南水泥公司栖霞 工厂致公司常务董事会报告

1938年2月9日

一、三井将派办事员一人及小野田水泥厂(Onada Cement Co.)营业部办事员增田贯一君(Mr. Masuda),于一二日内乘火车往栖霞工厂参观,我方拟请陈同佑君(由汉口经香港来沪)偕往,会同驻厂机匠工目贾君伴同参观,业由仲尝先生竭力帮助办妥。中国水泥公司亦派事务员及机工各一名同往。

敬启者,三井洋行派往栖霞工厂之参观人员以接洽领取通行证等等需时甚多,至2月2日始克成行,业已安然返沪,兹将调查所知近状奉呈。

(一)二月二日晨七时,三井派 Messrs. Masuda & Oto、中国水泥厂

① 指盒子枪。——编者注

② 指来福枪。——编者注

派温君及机匠一人暨我厂职员陈同佑君同往上海北路,乘军用火车前往,下午五时抵龙潭。是夜宿于中国水泥厂内,翌晨再乘火车至栖霞山车站,换乘揸车^①入厂参观。

(二)厂内各种机件及一应房屋绝无损失,董庄口储存之脚手木料仅被军队焚毁小木料数十支。驻厂昆君、辛君、颜君暨工人四十余名均安吉,留厂组同仁中,仅徐莘农会计于一月二十七号在兵匪中逃回厂中,继续担任会计职务(胡庆泉、刘汉增君赴济南,刘绍卿、王士华君经汉、港、沪回天津)。去年十二月初往六合,为留厂组同仁预备避难处之徐震寰、夏毓华君亦于上月下旬回厂协助。昆君运输屑煤等物入厂。厂内现收容难民约五千人,住于席蓬内及工人宿舍中。

(三)南京及栖霞山附近一带仍不许华人由外埠前往居住,栖霞山未驻兵,但亦无居民,间有流落之老幼难民,摄山渡等镇内商号均被乡民抢劫一空。

(四)龙潭水泥厂中驻扎军队,厂内机件被乡人毁坏甚多(据云 Steam turbines & Transformers 均被毁,疑系该厂工人所为),物件则抢劫一空,厂外职员宿舍及厂内修机间均被焚毁,损失甚巨。

(五)昨日三井洋行以电话请仲尝先生前往接洽,其结果悉系小野田水泥厂派支配人(恐是经理)渡部生一君及三井洋行负责人米泽嘉次郎君来沪,拟与我方接洽优先合作产销等事,请仲尝先生电请常董来沪洽商。此事颇严重,能在天津磋商条件较为妥善,盖上海公共租借[界]一切现状甚混乱,无安全保障也。草此。即请

常务董事会 台鉴

江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栖霞工厂 敬启

二十七年二月九号

上海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41-1-17)

^① 以手抬压为动力,在铁轨上行驶的车。——编者注

7. 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工厂 致公司常务董事会函

1938年2月20、22日

.....

(一) 小野田厂支配人渡部生一君及三井洋行水泥经售主任米泽嘉次郎君已来沪数周,与各方接洽,无甚结果,并鸿生及锡舟先生等赴港,对于华商及中国(水泥)厂无法进行磋商,乃将于日内回国.....

(二) 送往栖霞工厂之衣服、药品及食物等等,共六大木箱,分两批运往,昆君均已收到.....惟华人仍不准前往及自由出入。

此致
常务董事会

栖霞工厂
廿七年二月二十号
书于上海

心武
范有 常董仁兄赐鉴:

核确息,现以龙潭厂驻有军队,某方拟收保管费,并拟加入资本五十万元,否则没收财产,短期内即须与该厂谈判。对于龙华厂亦将同样进行。至栖霞山厂,因情形不同,可不照上述办法。闻龙华厂刘君赴港,近有人向华润泉君交涉,坚称刘不在沪,华系经理应负完全责任云。专此。

祇颂
筹绥

弟庾宗淮、赵庆杰、孙伟寿 敬启
廿七年二月廿二日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41-1-17)

8. 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工厂 致公司常务董事会函

1938年3月5日

.....

一、关于三井洋行拟为江南、中国华商各厂销售水泥事，曾以同一约定书分向各厂商洽。敝处意见，厂中目前尚未出货，实谈不到销售。如需预先商订，似应由联合营业总管理处出面办理。倘总管理处感觉困难，以由厂方出面为佳，将来请示钧会核定后遵办。

二、三井洋行所拟约定书有意义欠明了处，业经总管理处汪经理详加研究，并与庾经理等商讨，予以修正，其内容与启新在津所订者略同。修正本已送交三井，据该行表示，修改各点大致可以接受，俟考虑后寄交天津该行商酌。兹将原本抄件寄请呈阅，修正本俟在沪洽商就绪后抄寄。

三、.....

四、据三井云，传闻三菱派人与史密芝公司东京分公司接洽，对于江南（水泥）厂所欠机价完全由三菱承付，此点我方应加注意。倘三菱如此进行，三井亦可照办等语。顷庾经理与此间史密芝女秘书晤洽，据云前项消息绝对不确。今晨三井亦有人来询有无其他洋行与沪公司或阎生接洽江南厂机价事，伊答称从无此事；又询江南厂究欠机价若干，伊谓仅记得付过一次为数若干，记不清晰；又询何时可以出货，伊云安装机师因战事回国，须待时局安定，机师来华到厂方可开机，江南厂绝对不能自行开机；又询阎生何时回沪，伊谓当无确期，并据女秘书云，史密芝东京与上海两分公司权限分明，如甲分公司代乙分公司处理任何事项，必须[需]先得乙分公司同意，否则乙分公司可呈请丹国总公司作为无效。

五、顷据汪经理云，今晨三井向中国（水泥）厂总经理提出产销合作

办法五条,并闻有同样办法提交江南(水泥厂)云云,该办法副本已由汪经理直接寄津,兹不赘叙。

此致
常务董事会

附约定书抄件一全份。

栖霞工厂 谨启
廿七年三月五日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41-1-17)

9. 江南水泥公司经理致该公司 (天津)常务董事会函

1938年3月9、14日

再启者:顷接昆德先生暨徐莘农、沈济华先生函件,兹摘要如下:
① 厂内仍甚安全。② 驻厂职工及厂外难民均安吉。③ 难民区管理方法尚属妥善。④ 摄山渡由余士和、李功霖、郭仁旺等组织自治会(三月三日成立)。⑤ 辛君在厂行动益恶,屡与昆君冲突,几动火器。昆君已决定在四月七日前辛君不走,昆君必须离厂。现拟与阎生书记商议,迅捷妥善调回辛君。⑥ 总店房屋未毁,惟什物无存。⑦ 职工撤退时所到之屑煤乙[壹]千六百吨(当时一切工人均急于逃命,不肯继续工作,暂堆存于便民[河]边岸上临时煤场内),堆于董庄口之码头木料(十一月二十日左右,曾包于当地小工运入,后因乡民均渡江逃走,无人工作,乃停止运入),及存老虎头钢板桩,均利用收容之难民逐渐运入厂内。又上。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七时

再启者：据确息，华太师厂内^①近因驻军退出，被□浪人抢劫，颇有损失云——弟等鉴于华厂此次之损失，吾厂难民过多不无可虑。

弟庾宗淮、赵庆杰、孙伟寿 敬启

廿七年三月九日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41-1-13）

10. 言继毅^②对3月5日栖霞工厂来函的回复

1938年3月12日

宗淮、庆杰、柏轩仁兄先生大鉴：

迭接宁江字第五、六号函，均呈阅。关于代销出品约定书草案事。当轴诸公以为：（一）此时尚谈不到出货之期，虽代销，只系空约。但如草案第四条尾开“而江南社对三井售出之数额及交货期限当负责供给办法”之文，倘签约后，前途进一步来商出货期间，或一面将售出之数额及交货期限遽予通知，纵使宽留数月之期，彼亦可据此催促出货，此点最当注意。（二）为妥当起见，应俟出货后方可谈代销契约。而出货时期在本厂应保留充分之自由权，俾可妥酌决定，不宜受人催促。（三）此时既有商洽条文，自以仿照津分处之原则为妥。惟按照营业总管理处之成案，各公司均不便自办营业。江南不可自乱其例，否则津分处之契约即应以启（新洋灰公司）为对手，此点并望执事与仲尝先生熟商为要。（四）前途虽表示热心，我方只可以（A）出货尚难定期、（B）应由董事会决议、（C）应由总处处理等等理由，使此事由沉静而入适当之轨道。以上各节，统希

① 指龙潭中国水泥厂。——编者注

② 言继毅又名言申夫，时任江南水泥公司董事会秘书。——编者注

台鉴为祷。谨此布达

祇颂

台绥

弟言继毅 手启

廿七年三月十二日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41-1-17)

11. 江南水泥公司经理致
该公司(天津)常务董事会函

1938年3月14日

宁江字第七号第一页

敬启者:

七日奉津江字第三号大函敬悉。报载华中临时政府行将成立,预测下月间京沪交通或许可安全恢复,庾、孙、赵经副理届时拟同赴厂中。因鉴于徐莘农君入厂时无钧会函,经昆德君查询至再。夏毓华君现仍住厂外,特预请钧会备介绍函寄沪备用。据半月前由栖霞逃沪之难民许君云,厂外有难民一万六七千人,且日有增加。此事似颇严重。庾经理已函告昆德君如何管理难民,以及嗣后不宜增加……此项疏散难民一节,拟恳钧会函知昆德君注意将来,并与庾经理等视当地情形商酌进行……

此致

常务董事会

江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栖霞工厂 谨启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四日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41-1-13)

12. 江南水泥公司常务董事陈范有致 庾宗淮、赵庆杰、孙伯轩函

1938年3月19日

宗淮、庆杰、伯轩吾兄惠鉴：

关于江南厂中情形，此间股东时有询问。诸兄到沪已久，可否设法有一人赴厂，在厂中住若干时，对于厂中情形以及环境详为考查后，作一较详之报告书，俾此间之股东均得明瞭。又昨阅九日致申夫再启，吾厂难民日增，似宜一面设法救济，一面妨[防]患于未然，统希□□办理为幸。匆布，顺颂

筹绥

弟良^① 敬启

廿七年三月十九日

(原件由陈范有之子陈克俭提供)

13. 栖霞工厂经理致 江南水泥公司常务董事会函

1938年3月30日

.....

二、牛尔生君因通行证未领到，迄未果行。庾经理晤询史密芝女秘书，据云，丹使馆称日领馆谓军部不允填发，一再商量，军部正考虑中。

三、庾、赵、孙经副理亟思赴厂，以不获通行证，兼之京沪水陆交通均

① 陈范有又名陈汝良。——编者注

未恢复,不克成行……

五、附上史密芝公司致该沪公司电抄件,祈查收呈阅(此点旁有收阅者用毛笔所批:“要件”,该抄件见本文文末)。

六、顷接徐莘农君廿五日来函,兹摘录于后。

(1) 厂中安谧。(2) 医院已缩小范围,专医外科。诊治时间上午八时至十二时。(3) 厂南门封闭,非紧急事不得出入。(4) 现难民回家者甚多,约居留四千余人,男子占十分之一。(5) 附近村落土匪横行,其暴行言之寒心。(6) 军队时常调防,交际较前困难。

……

此致

常务董事会

栖霞工厂 谨启

廿七年三月卅日

附:史密芝公司电报抄件(1938年3月27日)

哥本哈根海底电报如下:

小野田、浅田均分别向东京史密芝厂接洽,拟将江南厂接管,并询东京史密芝公司江南何人所有,欠款若干及价格等。业已电告东京公司,请其向天津启新洽商矣。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41-1-17)

14. 栖霞工厂致公司董事会函

1938 年 4 月 4 日

敬启者：

宁江第十号函计达。

大览启事列后。

(一)关于牛尔生君暨翻译李玉麟君由沪赴厂通行证,丹使馆自上月二十四日起屡次交涉,迄未领到各节,前经函陈丹使馆与史密芝公司女秘书史丹伦氏。[他们]坚持该国机器产业在丹旗保护之下,其看守之责,绝对不愿任何国人庖代。且在南京附近现在环境之下,更不得不派丹人前往看护。女秘书并以通行证迄未领到,至深焦虑。现牛尔生君另托外籍商人设法,已阅时四五日,尚无眉目,仍继续觅取中。西人由沪赴厂如此困难,华人不易前往更可想见。

.....

又据李玉麟君云,昆德君仅能于每星期六去京一次。

.....

此致

常务董事会

栖霞工厂 谨启

廿七年四月四日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41-1-17)

15. 江南水泥公司 栖霞工厂致公司常务董事会函

1938 年 4 月 6 日

闻某洋行负责人向姚厂^①称,奉当局命,将至该厂开厂,并查询工程师、工人及图样。该厂答谓,既然如此,一切费心,职工业已遣散,无法召集,图样请在厂中查询。上海方面如能觅得,自可检送,惟该厂完全商营,为望加意保护。翌日忽有该行派员向姚厂表示,前一日所谈奉命到厂开机,稍有误会,实系奉命与厂方合营,而非由该行独办也。该厂代表当云,合作亦无不可,惟为使股东明瞭实际情形起见,甚盼将当局命令见示。该行派员略加考虑,答称必要时不妨交阅等语。又闻太师处近有军队前往驻守,所悬外旗已被取下,并嘱该处仅有之同人一人召回工厂,以便开工。诂该同人去后,即不知所之云。关于吾厂厂外材料,由辛君建议,利用居留难民闲暇无事搬运入厂,经昆德君同意,业已完全运入。近据徐、沈二君将所运材料列表寄沪,此项材料在职工未离厂以前未能运入,原因兹于原表附注栏详加说明,并以原表,寄请呈阅……

又据李玉麟君云,昆德君仅能于每星期六去京一次……

此致

常务董事会

江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栖霞工厂 谨启

廿七年四月六日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41-1-13)

① 应指在龙潭的中国水泥厂,因该厂创办人之一为姚锡舟。——编者注

16. 天津西门子公司致 江南水泥厂京特博士公函

1938 年 11 月 10 日

天津西门子公司

致栖霞山江南水泥厂卡尔·京特博士

您在栖霞山江南水泥厂维护我们的利益时,多次遇到许多困难。我们谨此给您寄上一份英文证明书,希望能以此排除有关部门对您的一切怀疑。我们请求您在任何情况下继续坚守您的岗位,使我们有希望最后能收回我们的货款,不致受到损失。

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西门子公司工程技术部(公章)

17. 拉尔曼致上海总领事馆和德国大使馆公函

1938 年 11 月 16 日

德国国社党中国部

La/K

致驻华德国大使馆、上海德国总领事馆

如蒙告知大使馆或德国总领事馆于去年 11 月末为保护工程师卡尔·京特博士维护南京江南水泥厂(栖霞山)的德国利益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对此我将十分感激。

希特勒万岁!

中国部主任:拉尔曼(国社党公章)

18. 许尔特尔致上海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8 年 11 月 21 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1702/8051/38

打印件 3 份

内容:复告保护德国公民卡尔·京特博士及江南水泥厂德国利益事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于去年 11 月末得到一位丹麦公民辛德贝格的告知,他和德国公民工程师卡尔·京特博士从上海到栖霞山去。辛德贝格先生在 12 月初(4 日或 5 日?)从栖霞山步行到南京购买食品和饮料。由于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我驾自己的汽车将辛德贝格先生和他购买的储备食品送到了栖霞山去。当时——附带说一下——此行相当危险,行驶途中一部分路程要穿过大火燃烧着的一个又一个村庄,道路狭窄,日本飞机不断飞临上空。我在返回途中还遭到中国士兵冲锋枪和机枪的射击。

在当时的情况下,办事处已完全不可能承担保护京特博士的事宜,除非如同为保护留在南京德国人所做的那样,设法将京特博士安置到扬子江上的一条英国船上去。我在栖霞山与京特博士讨论形势时,他没有提出有关这方面的申请。中国的老百姓当时已经离开南京和周边地区,如果向中国的军队当局提出保护的话(如果真这么做的话),那肯定就会要求京特博士尽快离开江南水泥厂。京特博士极有可能不欢迎与军方当局正式打交道,因为——在此私下里附带说一下——他意欲“说服”中国的炮兵部队将他们设在水泥厂附近的阵地移走。也可以估计,军方当局如果知道京特博士还在当地的话,一定会坚持要他离开。由此他就无法完成他的使命,虽然他完全知道自己的危险处境。

为了使德国的利益有明确标记,京特博士在他的房子上挂出了德国国旗,还在房子前面的空地上放了一张画有德国国旗的大草席。在当时

的情况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办法。因为要求作战双方不在水泥厂地区打仗是不会有丝毫效果的。

政务秘书：许尔特尔（签名）

19. 天津西门子公司致京特博士公函

1938 年 12 月 2 日

天津西门子公司

致栖霞山江南水泥厂卡尔·京特博士先生

现在我们打算年底前收取江南水泥厂的利息和开支费用。显然他们根本就没有流动资金，因而请求我们为他们出售存放在工厂里的原材料煤、石膏等等，用出售款项抵偿我们的债务。为了收取我们的货款，我们不得不尝试这个途径。就事情本身而言，拥有这些材料足够支付我们的开支费用，问题在于他们是否能够卖出这些材料。对于可以商定的价格，您必须就地分别与江南水泥厂进行联系，以便事后对此不必再作讨论，我们这里不会再提出一个建议价。

在出售时，我们请您特别注意出售的货款必须交给您，因为那里可能还有其他的债权人。这样，我们希望您有可能将钱汇到上海我们那里的办事处。

请您向我们报告这次拍卖的成绩。

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天津西门子公司

20. 德国红十字会给京特博士 颁发的二级红十字奖章证书

1939 年 3 月 16 日

经帝国总理和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批准,授予卡尔·京特博士德意志红十字二级荣誉勋章,以感谢和表彰他的特殊功绩。

卡尔·艾杜阿德
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
德意志红十字会主席
柏林 1939 年 3 月 16 日

(京特博士夫人提供,金存桐译)

附:京特博士简历

生平简历:

姓名:卡尔·约翰尼斯·爱德华·京特。

出生地和出生日期:1903 年 8 月 11 日生于中国唐山。

国籍:德国。

语言:德语、英语、中文(只限于口语)。

教育背景:

1925 年复活节:汉堡贝格多夫区的汉莎完全中学高中毕业。

1926 年复活节:就读于柏林夏洛腾堡工业大学采矿系。

1931 年 7 月:通过工程师考试,获硕士学位。

1933 年 7 月:于柏林工业大学获工程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论中国北部开平煤田的地质。出版于中央研究院专刊,中国南京。

实践经验:

1925 年复活节~1926 年复活节:克劳斯塔尔矿务总局(位于德国下

萨克森州);煤矿石,钾盐。

1931年8月~1931年10月:于上西里西亚,路易丝·兴登堡皇家矿区深入实习。

1931年11月~1932年11月:在中国为工程博士论文做准备工作。

1933年8月~1934年6月:在下萨克森州的汉尼·吕克公司(Haniel&Lueg)任钻孔工人(尼恩哈根和艾克落两地)。

1935年7月:回到中国。

1935年~1937年7月:任启兴陶器制造厂厂长和中国煤矿矿井的顾问。受上海希望冶金厂委托到伊犁、Hsin Ching 矿井和南部的 Kianpi 进行为期6个月的调查。

1937年7月~1950年10月:任江南水泥厂厂长^①和技术顾问。江南水泥厂,中国南京。

1950年12月:返回德国。

1951年3月~1951年6月:分别在威斯特法伦州的拉德博得(Radebod)、博库姆·哈姆(BockumHoevel-Hamm)和瓦特斯法尔(Wartershall)的爱姆斯拉特(Emslad)研究其矿区和石油。这些研究的目的在于重新认识现代的矿业。

1952年1月~1953年6月:为汉得森·特里普(Henderson & Trippe)公司做准备工作,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1953年:受杜塞尔多夫工业利用公司的委托对凯泽斯杜尔的 Kop-pit(某种矿物?)的蕴藏量进行评定。

1953年11月~1955年11月:受聘于杜塞尔多夫的工业利用公司,工作是鉴定南非、南津巴布韦和北津巴布韦的矿层。(锰、铜、铬、铁矿、铍和独居石)

1956年1月~1960年10月:任印度尼西亚国立矿业公司总部的顾问。

1960年11月~1964年2月:任 Sesa Goa 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是杜塞尔多夫勘察矿业联合公司设在印度 Goa 的子公司。

1964年11月~1966年2月:受 Bong Mining 公司(该公司为杜塞尔多夫

① 档案显示,1938年9月下旬方明确京特为江南水泥厂代理厂长。——编者注

勘察矿业联合公司的子公司)委托,于非洲利比亚成立一徒工培训车间。

1967年1月至今:受 UNO(技术合作组织)委托,解决印度尼西亚的煤矿问题。

博士论文:

论中国北部开平煤田的地质

该论文的作者于1903年8月11日出生于中国唐山。1925年他于汉堡贝格多夫区当地的理科中学毕业后,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实习。此后,于1926年夏季就读于柏林工业大学的采矿系。1931年冬季学期他在该大学通过了硕士考试。1931年至1932年居住在中国,1932年冬天起在柏林撰写此论文。

柏林,夏洛腾堡,1933年6月9日。

(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所西文专刊第5号摘印,1935年5月)

(由京特博士夫人埃迪特·克尔讷·京特提供,陈兆译)

21. 霍尔特致上海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9年4月24日

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

编号:1702/2400/39

附件2份

此附件寄送上海德国大使馆。

我在写给日本总领事内田的信函中交涉的事实如下:

京特博士受天津西门子公司委托出售储存在栖霞山江南水泥厂的煤,将出售所得款项支付西门子公司利息和日常费用。

当他与一位日本购买者签订了一项今年5月5日前交付4000吨煤的合同后,镇江的日本宪兵却禁止执行合同,理由是他们收到了中方的

告知,储存在那里的煤甚至连整个工厂设施都是国民政府的财产。

由于没有遵守如期交货的期限,日本购买者根据合同威胁阻止京特博士未来也不可出售给第三者,由此也无法用出售所得款项支付西门子公司日常费用。我已向内田先生通过口头和在此附上的公函一再请求他给予帮助。

内田答应我给有关部门施加相应的影响。如果这些努力仍无效果,京特博士将请求大使馆帮助。

政务秘书:霍尔特(签名)

22. 霍尔特致日本总领事内田公函

1939年4月24日

亲爱的内田先生:

继我们今天上午的商谈,现谨随函给您寄去下述副本:

- (1) 西门子公司 1938 年 11 月 10 日的一份证明书。
- (2) 西门子公司于同一天写给京特博士的一封信。
- (3) 西门子公司 1938 年 12 月 2 日的一封信。

送上供参阅,并再次请求争取镇江的宪兵取消口头宣布禁止出售煤的命令。

日本的购煤者声明,根据他和京特博士签订的合同,有义务立即交货给已在南京转卖给他人的 2 000 吨煤。

对您的努力,在此预表诚挚的谢意。

忠诚您的

政务秘书:霍尔特(签名)

23. 霍尔特致上海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9 年 5 月 3 日

编号:1702/3400/39

内容:接续上月 24 日的报告

致上海德国大使馆

尽管一再向这里的宪兵部队进行交涉,至今仍未签发售煤的许可证。

宣布禁止售煤的镇江宪兵部队曾根据这里宪兵总部的命令,请京特博士向南京的宪兵部队证明他们在调查情况时表现没有差错。

后来我在本月 2 日上午与京特博士一同到南京宪兵总部去交涉时,主管的部队领导人称有事不能接待。他在当天下午来找我,对我说了下面的话:

因为这件事是镇江的日本当局办理的,为了取消禁令不得不认真对财产关系进行调查。他认为有必要向天津询问,在收到答复后将以最快速度处理这件事,告知最后的结果。他强调说,在同样的情况下,决不会给美国人和英国人签发出售的许可证。他还保证,由于这件事关系到德国的利益,他将大力支持使这件事达到圆满的结局。

京特博士将在本月 5 日到南京来,我会把上述情况告知他。以后的情况将继续报告。

政务秘书:霍尔特(签名)

24. 京特博士致上海德国大使馆公函

1939年5月4日

致上海德国大使馆

我受天津西门子公司委托,出售储存在这家工厂的煤,以支付公司的日常费用。江南水泥厂是一家中国的私营企业,它没有遵守合同规定,拖欠德国西门子公司、怡和洋行以及丹麦的史密芝公司供应的机器设备货款。

我在这里的责任是维护德国公司的利益。西门子公司写信(参见附件一)要我代他出售煤。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我终于成功地与一位在南京的日本商人签订了一份出售4 000吨煤的合同。这位商人向我保证,南京的日本当局不会反对他的购买行为。这批煤的运输先是商定用卡车装运,这位商人觉得卡车的费用太高,突然想出改由火车运煤的主意。铁路主管部门也对这个商人表示了同意,镇江宪兵当局突然制造困难,拒绝接受运煤。我立刻把这个事件(参见附件二)向西门子公司报告,但至今尚未收到答复。

4月19日,两个日本宪兵在一名中国译员的陪同下来找我,他们自我介绍是镇江的宪兵部队派来的,我的同事尼尔森^①——史密芝公司的,与我是同样的身份——和我受到了一次严厉的盘问。我估计,就像先前他们来的那些人一样,只是想了解一般情况。这两个宪兵问了我们姓名、年龄和学历等等,并用文字记下来。我们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同时告诉他们近来这种程序已有了不少于30次。接下来他们开始盘问,我在此把最重要的提问和我们的回答告知如下:

盘问一:这工厂是国民政府的吗?

回答:我对此不用回答,因为我在这里只是代表德国的利益。不过一直都有人告诉我,这家工厂由中国接管后成了私营企业,但目前已抵

^① 又译牛尔生。——编者注

押给我们了。我也深信中国的国民政府与这家工厂从来没有什么关系。

盘问二：这家工厂是股份公司吗？

回答：这家工厂是股份公司，今天每个人还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到这股票。

盘问三：您可以给我说出几个经理的名字吗？

回答：总经理姓袁，副经理姓陈。这两个人住在天津，是华北地区著名的工业家。

盘问四：这家公司资本是多少？

回答：我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你们最好去问在天津的那些人。

盘问五：中国人欠外国公司的债务有多少？

回答：我对此不清楚，我也用不到知道这些。建议去问天津西门子公司和 F. L. 史密芝公司。

盘问六：你估计债务是多少？

回答：一点也不知道。大约是 26 万元吧，还不包括利息在内。

盘问七：您估计这工厂值多少钱？

回答：对此说什么都是毫无意义的。

盘问八：这工厂的设施有多少房子？

回答：你们可以自己数呀。（随即对工厂进行了查看，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工厂大楼。查看过工厂后，继续进行盘问。）

盘问九：储存的煤共有多少？

回答：约有 5 000 吨（现在才从他们的问话中明白他们是为了煤的事情来的。）

盘问十：中国人将煤给了西门子公司吗？

（我把西门子公司信给他们看，信上清楚地表明是这样的。）

这是他们盘问的要点。现在他们告诉我，中国人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说工厂是国民政府的，由此它是敌产。我立即否定这个说法，并且说，即使情况是这样，只要我们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他们也不能采取什么行动，我请求日本人将这个写信人或举报人告诉我。我对他们说，我提出这个要求是要对这类举报进行辩护。遗憾的是他们拒绝透露任何

信息。我心平气和地请求他们同意我的意见,因为,否则我就要采取其他步骤,以保护我的权利。我使他们比我更相信这个举报人使用的是化名。我提议用我的汽车送他们到火车站去,他们表示拒绝,理由是他们在我们的村子里还有事情要办。后来我听人说,他们在那里对别人说,我们要付钱给他们,他们躲掉了。

4月21日,我去了南京,向那里的大使馆办事处霍尔特先生报告了上述情况。霍尔特先生和我驾车去了日本总领事馆,向副总领事内田先生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内田先生答应一定尽力帮忙。我相信,霍尔特先生事后向上海德国大使馆作了报告。

4月22日,镇江的那两个宪兵又来了。这次他们先到村子里去后才到我们这里来。那个中国译员这次也在场。我们受到了同样的盘问,提的还是前一天问过的那些问题。我责问他们为什么又提同样的问题。他们回答我说,是他们不相信我们。有人向他们保证说,这工厂是国民政府的财产。我回答他们说,我很遗憾他们不相信我的话。我再次请求他们让举报人和我对质,这是每个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我的请求再次没有被同意。我继续有礼貌地请求他们发函给天津日本总领事馆查询。

在谈话时,中国译员的手边桌子上放着一支旧的勃朗宁手枪,枪口始终对着我们,这是一种相当不礼貌的行为。我请他们吃了午饭,用汽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使问题复杂化。

我在4月24日再次去了南京。现在日本商人告诉我,镇江禁止他出售煤。到今天还没有收到一份书面禁令。原因可能是没有人肯承担责任。日本商人宣布如果我在5月5日前不能争取到撤销售煤禁令,他不得不取消合同。他还告诉我,举报人还向他们报告,我们在这里只是为了掩盖真相。我立刻向霍尔特先生报告了事情的新变化,我同样向西门子公司作了报告(见附件三)。

4月26日来了两个穿领事馆宪兵制服的日本人,对我们作了新的盘问。他们是由日本总领事派到位于我们附近的龙潭来的,表现特别友好,解释说镇江的宪兵部队根本无权插手我们的事情。镇江来的宪兵也说过同样的话。他们问我为什么没有将煤卖到龙潭去。我回答说,就事情本身而言,将煤卖给谁对我都无所谓。现在我已经把煤卖给了另外一

个日本人,不能违背签订的合同。我还提醒他们说,镇江已经禁止我出售煤。他们回答说,这事他们会处理好的。他们还询问了价格,于是我把签订合同的价格告诉了他们。

4月28日我又到了南京去,找了霍尔特先生。我们再次一同去了日本总领事馆。他们向我们保证几天后就会把一切都处理好。根据日本总领事馆的建议,我们去找了日本宪兵部队,在那里也介绍了这起事件,宪兵大佐接待了我们,他当着霍尔特先生的面向我们保证会在两三天内把一切都处理好。那个日本商人告诉我,龙潭想要强迫他20元一吨煤廉价卖给他们。我对他说,首先我必须取消禁售令,龙潭根本不可能强迫我以更低的价格出售这批煤。

5月1日,镇江的宪兵第三次到我这里来,这次他们低声下气地告诉我,他们受到了南京宪兵总部的批评,指责他们损坏了工厂。他们要求我给他们写一份说明书。我再次帮助他们,在我的名片上写了几行字,因为他们并没有损坏实物。我又再次重申,他们今后首先应该向我了解情况,不要受那些阴险的举报人蒙骗,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私利目的,这伙人只是利用他们,在他们的背后干自己的肮脏交易。再说,他们的这种态度也不利于维护我们的友谊。对他们作过这些告诫后,我派车把他们送去了火车站。

5月2日,霍尔特先生要求我再到南京去报告情况,我们又一同去了日本总领事馆,坚信会有一个可靠的消息。我们又被推到宪兵部队去。在总领事馆的楼梯上我们被一名总领事馆的宪兵拦住,这个宪兵问我是否愿意把煤卖给他们的好朋友。我敷衍他说,为了撤销煤的禁售令一事,我们先要到宪兵总部去谈话。宪兵总部是一位曹长接待我们,大佐避而不见,镇江的宪兵也在场。这次又是老调重弹,应付拖延。霍特先生就要求他们当场表明态度,或者现在就发给我们许可证,或者拒绝发给许可证。经过3个小时的谈判,他们还是不肯作决定,每个人总是把责任推给另一个人,没有人认为自己有权签发命令。他们还对我说,我把煤卖得太便宜了。我回答说,现在还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对他们说,在另一方面,还有人想强迫我以更低的价格出售煤。这一切都是当着霍尔特先生的面说的。他们还告诫我必须放弃对他们的报价。我表示怀疑他们是否会强迫我这么做。总领事馆的曹长告诉我,禁止我

把煤卖给下关英国的鸡蛋厂。下午 1 点 30 分,我们一事无成地离开了大楼。但他们答应我于下午 2 时 30 分将最终的结果通知德国大使馆,他们要给镇江打电话,要我在大使馆等待消息。

这是 1939 年 5 月 2 日前简单的事实情况报告,不掺有任何个人的表态意见。

虽然我在南京有霍尔特先生的帮助,依然没有把事情办好。为此我最诚恳地请求您现在向日本大使馆进行交涉。

希特勒万岁!

工程师:卡尔·京特博士(签名)

25. 霍尔特致上海德国大使馆报告

1939 年 5 月 5 日

编号:1702/3400/39

卷宗号:1702/3400/39 II

事由:接续本月 3 日的报告

致上海德国大使馆

今天我把日本宪兵队部门负责人的声明告知了京特博士。

日本人小林取消了购买合同,可能是因为没有批准他将煤转卖给一家英国公司。

京特博士不得不寻找另一个买主。因为现在有意购买的人众多,对此推迟出售不会影响收取出售的货款。但也有可能由于价格的下降遭受损失。

在另一方面,很难看清宪兵是否会履行承诺,或者他们的所谓复验是否只是一种拖延手段,或者甚至旨在禁止出售。现在京特博士将事情至今的进展情况向上海西门子公司报告,并建议再由它向大使馆报告,申请向日本当局通报京特博士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受公司的委托,从而

有可能使京特博士的申请赋予更大的压力,使之可能较快地处理此事。

政务秘书:霍尔特(签名)

26. 劳滕施拉格尔致天津西门子公司公函

1939年5月22日

上海德国大使馆

卷宗号:5720/3875/39

致天津西门子公司(由上海西门子公司转交)

复告本月5日的友好来信。

现谨告知,关于出售栖霞山江南水泥厂储存煤的准许证一事,大使馆已致信上海的日本大使馆。

承办人:劳滕施拉格尔(签名)

27. 德国大使馆致日本大使馆函

1939年5月22日

日本大使馆:

德国大使馆谨向日本大使馆致以深深的敬意,并就以下事宜寻求贵馆的帮助。

在过去若干年里,德国禅臣洋行(Siemssen & Co.)一直向江南水泥有限公司设在栖霞山(紧靠南京)的水泥厂提供机械设备及配件,然而部分货款尚未付清。鉴于江南水泥有限公司目前无力支付这一笔为数不

小的债务所累积的利息,该公司向禅臣洋行提议,它将出售一定数量的原材料,主要是储存在位于栖霞山水泥厂的煤炭。双方就以下问题达成一致:由禅臣洋行的代理人京特博士设法售出煤炭,以便偿还上述债务,京特长期驻守在栖霞山以确保该厂的机械设备万无一失。之后,京特博士试图出售煤炭,通过多次受保护的协商,于本年3月与南京的一名日本商人达成协议。该商人的购买量达4000吨,并向京特博士保证,驻南京日本军事当局对此次交易并无任何反对,因而运送煤炭的工作便开始了。然而,事后不久,驻镇江日军宪兵队介入此事,并阻止煤炭运出水泥厂。在向来自镇江的日本宪兵解释事情的原委后,京特博士随即向驻南京的日本宪兵司令部总部及总领事馆寻求协助,以便获取出售上述煤炭的许可。但是时至今日,此事还是悬而未决、无一定论。

如若日本大使馆愿意推动此事的进行,履行日本当局应尽的职责,给与京特博士所恳求的运输许可,德国大使馆将感激不尽。

上海德国大使馆

(曹慧敏译)

28. 劳滕施拉格尔致布劳恩魏勒尔公函

1939年6月5日

上海德国大使馆

卷宗号:6465/3683/39

附件3份

致南京领事实习生布劳恩魏勒尔

随函寄上授予在南京栖霞山的德意志帝国公民卡尔·京特博士的德国红十字会二级奖章,请以适当的形式连同附上的授奖证书交给被授予人。

请承办人报告授奖情况,同时寄还随函附上的签名收件确认表格。

劳滕施拉格尔(签名)

29. 布劳恩魏勒尔致上海德国大使馆公函

1939年6月19日

卷宗号:6456/3683/39

附件1份

内容回复1939年6月5日德国大使馆指示;授予卡尔·京特博士的
奖章

致上海德国大使馆

本月18日去栖霞山访问时,已将德国红十字会的二级奖章连同授
奖证书授予德意志帝国公民卡尔·京特博士。

随函附上已签名的收件确认书。

领事实习生:布劳恩魏勒尔(签名)

30. 栖厂沪处致公司常务董事会函

1939年8月22日

.....

六、三井董事朝技信太郎等十六日上午十时赴厂参观,昆君赴京,庾
经理在厂外工房南面测量土方(即窑房西运出之土),未与洽谈,由牛君
招待,巡视全厂一周。行至存石羔处,询石羔闻已出售,何以当存厂内?

牛君告以并未出售。旋往牛君住宅午餐,午后四时离厂。

栖厂沪处

廿八年八月廿二日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41-1-13)

31. 栖厂沪处致公司常务董事会函

1939年11月17日

……出售淮屑事由昆君主持,措置甚为周要。截至上月底,已运一千零二十八吨,因车辆缺乏,自本月一日起,须停运一星期。昆君曾以货款二万一千八百三十元(其中有现钞、有支票)交庾经理与高亮君携沪,交其表兄存入德华银行。昆、牛两君最近略有隔阂,经庾经理劝解,业已冰释……

此致
常务董事会

栖霞工厂上海办事处 谨启

廿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41-1-13)

32. 栖厂沪处致公司常务董事会函

1939年12月16日

昆君先后解沪货款七万二千九百七十一元,均已存入银行一节,前经函陈。敝处曾于本月二日支承五万,交启新沪处。昆君十四日又托高亮携

沪二万四千一百十七元,交庾经理存入银行。敝处于本月续取四万,交启新沪处。昆君共解沪九万七千零八拾八元。据云尚留二万二千元存京备用。

栖厂沪处

廿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41-1-13)

33. 日本大使馆 Jarasaka^① 在 江南水泥厂与昆德谈话纪要

1943 年 12 月 23 日

经副理钧鉴:

兹奉昆德博士命,将昨日(21日)日方使馆人员谈话情形报告如下:

二十一日十一时半,日方使馆 Jarasaka、坂田(Sakata)、[经济部] Jakashira 秘书三先生偕同随员抵达厂。次因 Jakashira 曾留学德国,能说德语,是以用德文谈论,实部朱专员在场。

[昆] 要求日使馆正式公文及拆机详表。

[Jaka] 日使馆只介绍轻金属公司与中国政府而已,如中国政府不愿交出此项机器者,日使馆决不能强其交出。

[昆] 但来此交涉皆是日方北平使馆人员或沪京使馆人员,何以日使馆不负责任?

[Jaka] 我等皆使馆中人,但皆随员之类而已。贵洋行要表,应向江南公司要之,江南公司负责者应签字交贵洋行。

[昆] 我意不然,因江南公司并不允许拆机,中国政府强制执行者。我洋行尚未履行合同中之条件,因机未装完,亦未试车,又未曾正式交货

① 原文如此,无法译回汉字日人姓名。——编者注

于江南。我洋行不能清理债务,请注意之。我因责任问题已报德使馆,使馆意应由日使馆签字给表。

[Jaka] 日使馆非收受此机器者,收集者为中国政府实业部,实业部再交与轻金属公司,收据应由彼等出具之。

[昆] 轻金属公司与我无交涉,我不承认此举。

[Jaka] 我等明日拟开始工作,你能赞成允许否?

[昆] 我不赞成,但是我固无法可以阻止你们工作。

[Jaka] 既然如此,明日我等动工。

[昆] 我当将此事报告德使馆。

遂握手而散。

据昆德博士私人意见,此事实业部不能辞其咎也。

以上谈话皆由昆德博士于今晨(22日)背述,由职笔录之。专此敬请
钧安

职徐莘农 敬上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34. 江南水泥公司因拒绝与敌日合作机件被劫 1945 年

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工厂,自廿四年开始筹备。迨“八·一三”抗战军兴,仍进行不懈,预定廿六年年底开机出货,每月产量为 750 吨。不幸战事迫近厂址,遂告停顿。当将一部分轻巧机械秘密收藏,一面商请丹麦等国等售机器洋行,佯以债权人立场,派员驻厂掩护。故栖霞山沦陷,未被日军占领。敌日数度来商合作制造水泥,以供军用,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江南公司藉词机械不全,坚决拒绝敌方。旋复督促开工,历五年之久,均经设词婉拒。敌日军部痛恨江南公司不与合作,设策毁灭江南工厂。此江南机件强被敌日拆迁之原因也。

机件被劫经过

卅二年秋间,敌日军部指使其北平外交官,突向江南公司提出拟强迫拆迁栖霞工厂机器,供华北金属公司炼制人工矾土之用。江南水泥公司屡开董事会、股东会,一致反对,而敌日加紧压迫,无可理喻。江南公司虽明知抗拒无效,仍本抗战精神,从事折冲,以拖延时日。如是者历时五阅月又半日,方既知江南公司无妥协可能,终于唆使伪南京政府,由伪实业部于卅二年十二月间,先后发来工字第三〇一号训令及工字第二五号通知,附机件清单,飭将单开机件迅速交出,同时日方凭借武力入栖霞工厂,开始拆卸制造水泥主要机器,计二窑、四磨及其附属机件,运往山东张店。日方犹以为未足,复唆使伪实业部于卅三年七月三日送来工字第九二一号训令,增拆煤磨及电器附属机件。至卅三年八月间,全部制水泥机器被拆移完竣……江南公司因拒绝与敌日合作,宁为玉碎,致机件被劫,损失惨重……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41-1-21)

35. 京特博士致江南水泥公司 董事会袁心武等信函^①

1945年9月22日

亲爱的袁[心武]先生和陈[范有]先生:

也许这是我的最后一封信了,所以写得较长。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不会为自己辩护的人,我总是愿意让事实和行动来说话。但这次情况不

^① 这是京特博士于1945年9月22日从龙潭寄给江南水泥公司董事会袁心武、陈范有常务董事的信函。信封上有天津第一区海大道启新洋灰公司袁总经理、陈协理勋启,落款是江苏龙潭江南水泥厂孔德斌寄。——编者注

同,我不得不向你们请求援助。

如今在我周围各种谣言四起,所有这些让我心力交瘁,责任和困境压得我难以喘息,(你们的帮助)将会缓解这一切。我知道,你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拯救我,使我不至于毁于一旦。如果我做了什么错事或者发了许多不义之财,我会自己来面对这些责难。但我对这些从未染指。正如你们自己清楚的一样,这些年我为公司兢兢业业,不是为了钱。我鞠躬尽瘁,都是为了公司的美好的未来,这也是你们都向我保证过的。这也使我不至于不得不去集中营或被驱逐回德国,而公司已经不再存在了。

我甚至已经有几个月无以维持自己的生计了。我现在正经历着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我无法获知亲人在北方的境况,自己又前途未卜,加上日本人在此到处制造麻烦,这些都使我渐渐走向崩溃。最近,美国情报局又问讯了我。在问其他问题的时候,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呆在中国。我回答说,我当然更愿意呆在中国。当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我的全部希望都在中国。我在中国已经呆了不止25年,事实上我只为中国人工作。将我驱逐回德国对我来说意味着死亡,我根本就没有任何工作的机会。因此,我在江南水泥厂为你们服务了这么多年,而这并不是矿业工程师做的工作。这一点你们十分明白。你们曾对我说过,如果我帮你们解决了你们的问题,并且让你们感到满意,我就不必再担心自己的未来,而且我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一直铭记着你们的承诺而勤奋工作,别无所求。8年来,我为公司多少次冒着生命危险承担风险,忍受侮辱。但最后却落得这样的毁灭性的结果,我觉得这样太不公平。

亲爱的先生们,请你们尽全力支持我,向中国政府说明我在中国的活动,如果有人能得以幸免,我想我应该是其中之一。

就此住笔,心情沉重。

属于你们的

卡尔·昆德(签名)

(原件系英文,储少菁译,藏南京市档案馆,1041-1-21)

36. 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工厂庾宗滢、孙伯轩 为留用京特致南京市政府报告^①

1945年9月25日

谨略者。德籍昆德博士(Dr. Karl Günther)一九〇三年秋生于河北省之唐山,仅一度回国求学,居中国三十余年。迨“八·一三”抗战军兴,烽烟遍地,战事迫近栖霞山江南水泥厂。江南水泥公司天津当局商请昆德博士佯以禅臣洋行代表名义,冒险南下,掩护栖霞工厂。昆德博士毅然允诺,随即首途来沪。是时京沪铁路已断绝交通,乃迂道苏北,倍尝艰险,幸于我政府西迁以前驰抵栖霞山,使江南水泥厂未被敌日占领。

廿六年冬,各地避难人民麋集于栖霞山者綦众,闻其中不乏不及撤退之少数高级军官,以失却政府保护,咸惴惴不可终日。幸赖昆德博士设难民区于江南水泥厂,收容男女难民约四五万人。在当时敌日铁蹄之下,遇有日军闯入难民区,意图强奸妇女,昆德博士辄无分昼夜,偕同译员挺身而出,婉言劝阻。日军放火焚烧摄山镇民房,预架机枪,阻止华人灌救。昆德博士闻讯,率江厂员工赶往救熄,全镇房屋免付一炬。昆德博士鉴于贫病难民无力医治,延医生、护士设临时诊所,并商请鼓楼医院轮派医生为难民义务诊疗。迄廿七年夏交通恢复常态,昆德博士代难民向日方交涉发良民证,俾各安全回籍。

昆德博士于危难之中,拯救吾同胞四五万人,时阅数月,始终不懈,其见义勇为之精神至堪钦佩。敌日军人嫉视昆德博士维护江南水泥厂,不断到厂严词查问,以武器示威者数见不鲜,蛮横狂妄,为任何人所难忍受。而昆德博士为维护厂产,忍辱含垢,处之泰然。迨卅三年,江南厂主要机件被敌日以武力强制拆迁。事前昆德博士虽对厂方极表同情,力持

^① 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工厂经理庾宗滢、副经理孙伯轩于1945年9月25日致南京市政府,请求让京特博士免进德侨集中营、免于被遣返,并作为技术人员继续留用。——编者注

反对,但爱莫能助,其精神上颇受打击。所幸抗战胜利,重见天日,江南厂房安然无恙,不能不归功于昆德博士之毅力维护。

报载“在吾国德侨将集中遣送回国”。兹以昆德博士虽系德籍,而居吾国已三十余年,能主持正义,倾其全力维护吾国人之生命财产,八年如一日。可否请吾政府商得盟邦同意,对该昆德博士法外施仁,免于遣送回国,俾其继续为江南厂服务,出自钧裁。

又德籍休士(Mr. G. Shulz)^①,系昆德博士之表兄,旅居吾国二十一年,经商沪上。在抗战期间为江南厂沪处与栖霞工厂传递消息,运送必需物品,始终努力,素为日商所不满,希望免于遣送回国,可否之处并乞裁夺。谨略

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工厂
经 理:庾宗淮(小方印)
副经理:孙伯轩
(民国)卅四年九月廿五日

(原件藏江南水泥厂)

37. 江南水泥公司庾宗淮、 孙伯轩致南京市政府报告^②

1945年11月20日

呈为德籍采矿工程师昆德博士(Dr. Karl B. Günther)正为商公司计划生产,仰祈鉴核,准予继续延用,并由商厂负责看管,以利复工事。

窃商公司于民国二十四年开始筹备,自丹、德两国(引进设备)安装,

① 今译“舒尔茨”。——编者注

② 1945年11月20日,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工厂经理庾宗淮、副经理孙伯轩为免于遣返京特夫妇,再次给南京市政府写报告。——编者注

尚未完竣,抗战军兴。迨战事迫近厂址,遂告停顿。同时,幸延有德籍工程师昆德博士,由津南下,冒险迂道苏北,驰抵商厂,佯以出售机器之禅臣洋行(德商)代表名义驻厂掩护,故栖霞山沦陷,商厂未被敌日占领。该昆德博士,现年四十三岁,生于我国河北之唐山,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居吾国三十余年,对我国素表同情。(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冬,设难民区于商厂;办临时诊所,免费施诊,救护我同胞约四五万人。约半年后,设法使难胞安返原籍。敌人纵火焚摄山镇,预架机枪,禁人灌救。昆德博士闻讯手持德旗,率商厂员工,驰往救熄,全镇房屋免付一炬。其见义勇为,不辞艰险,维护我国人生命财产,栖霞附近民众,无不知之甚晰。商厂在抗战期间,本爱国天职,拒绝与敌日合作,从未开工生产。今幸抗战胜利,河山重光。水泥为一切建设所急需,商公司董事长颜惠庆博士督促负责人员筹备复工。水泥原料以青石为大宗,石质优良关系水泥成色至巨。端专家如昆德博士者予以鉴别,谨按政府法令,规定德侨均应拘入集中营,惟该昆德博士系技术人员,在商厂未觅得华籍工程师替代以前,实有继续延用必要,拟请钧府俯准留用该昆德博士及其妻昆德·可娜(Edith Koerner),年二十五岁,由商厂负责看管,勿使逾越商厂范围。将来该昆德博士夫妇钧府如需传讯,由商厂负责伴送到案,庶与政府法令及商厂复兴工作俱可兼顾。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赐准,不胜感祷之至。

谨呈

南京市政府

计呈送昆德博士履历一份

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工厂(印)

经理 庾宗淮(印)

副经理 孙伯轩(印)

履历

姓名:昆德博士

籍贯:德国汉堡

年龄:一九〇三年生于中国河北省唐山,现年四十三岁。

出身：一九三一，柏林工业大学学士；一九三二柏林大学矿学博士（论文《中国开滦煤矿探讨》，刊载中国地质研究所杂志）。

经历：一九三四河北唐山启新磁厂工程师，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迄现在，任栖霞山江南水泥厂工程师。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41-1-13）

38. 南京市政府外事室韩湘琳 致南京市政府报告^①

1945年11月17日

奉命对于江南水泥厂情形，就所闻知报告事。

窃职居较久，闻该厂系于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间，由吾国实业家创设，在实业部注册，有否外资股本未能蹙然断定，于二十四年间择定京沪沿线栖霞山车站（栖霞山古称摄山，有六朝古刹、隋唐石刻、松涧危崖、红枫黄叶，最宜秋游，素以名胜著名）距站五里许，购地数百亩，聘得丹麦国、德国之外籍工程师数名监工，装设置机器、起盖厂房。迄民（国）二十六年冬，大部完成，未及开工。忽逢中日战起，一切突陷停顿。遂由厂方委托丹麦籍人那尔逊（Nelson）^②、德国籍工程学博士昆德（Dr. Dipl. Ing. Karl Günther）驻厂看守。二人于三十二年中先后结婚，携有妻子在彼，且那尔逊之妻乃吾国广东省人氏。本年初春，传闻日逆军事当局曾勒令该厂将机器物质计划迁运至山东省青岛相近之四方地方，强

① 韩湘琳原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粮食委员会主任、德国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经理助理，时在南京市政府外事室工作。这是他于1945年11月17日写给南京市政府外事室兼南京德侨遣返管理机构的报告。——编者注

② Nelson 似应为 Nielsen。——编者注

行征用,但究竟有否迁运不得而知。德籍工程博士昆德之为人,因系在吾国天津生长,精谙华语,原在天津唐山伊父任总(经)理之启新磁厂(Chee Hsin Pottery, Tangshan)任工程师,当(民国)廿六年(1937年)日军侵略京区之时,该厂附近难民数千人,男妇老幼扶携奔避,逃难入厂,曾由昆德尽力保护。半载之中,施衣给食、赈弱济贫、医药病伤,数千人性命胥赖保全,仁心义举,功不可没。彼时,职适任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粮食组主任,因公少有往还,藉稔实情。至其性情,因习与劳工接触,未免偏急,对于张仁中原呈所云暴戾行为,定有可疑,必须调查确切,方能凭信。且知其家属俱居吾国北方,甚少回国,职任工程,是否纳粹党派,须自京中纳粹党当日负责人之记录中考查而知。此次集中,昆德夫妇工作职尚有下列三点,谨具明报告如次:

一、该厂规模浩大,为有关建设及国防之工业设施。大江以南,除京沪沿线龙潭车站之中国水泥公司而外,堪称巨擎,且内有吾中国人权益所在,似应极力扶植。是否须先行通知经济部接受,拟请鉴核。

二、该厂目下除外国籍之工程师,是否有主要负责人可以付托,于昆德夫妇二人集中之后常驻看守,不得而知。且其地处乡僻,范围广泛,如无妥当办法,必遭匪人盗折偷卖,不堪设想。

三、至张仁中及其文,据称系该厂职工,有否诬陷,以及期于昆德夫妇二人集中后别有意图,亦拟请予调查确切办理。

以上三点,似须请先行派员调查明白,再办理集中。职与该外籍工程师二人曾因救济工作,于二十七年间时有商洽,以是略知底蕴。然当时英美人士以及该厂附近居民,对于昆德为人必有口碑。职撝拾风采,多本传闻,事实真情,亦并请调查。奉命前因,理合就所知具文报告。谨呈

主任赵 核转

秘书长陈

职韩湘琳 谨呈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

39. 南京市政府批准京特
夫妇暂缓入德侨集中营公文

1945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3 日

事由：呈为德侨采矿工程师昆德博士正为商公司计划生产，仰祈
鉴核准予延用并由商厂负责看管，以利复工由。

拟办：依照德侨集中营管理办法补充条例之规定，拟准缓入营。

批示：暂准缓入营	师□ 十一月廿三日	
	(陈)祖平(南京市政府秘书长)	十一月廿四日
赵(里鹏,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秘书科科长、外事室主任)		十一月廿六日

南京市政府证明书

查德侨昆德，现任栖霞山江南水泥公司工程师。依照南京市德侨集中营管理办法补充条例之规定，准由该公司看管，暂缓入营。须至证明在。

右给德侨昆德夫妇

市长 马○○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03-1-975)

40. 南京市政府关于免遣京特博士夫妇 回国、准予江南水泥厂留用的请示

1946 年 1 月

南京市政府(全銜公函)
府总秘外字第 1060 号函

送达机关: ^{内政}部
 ^{外交}部

文 别:公函

附 件:履历照片各一份

承办单位:外事室

事 由:为据江南水泥厂经理庾宗滢呈请为该厂德籍工程师昆德博士乞准免遣回国等情,于(并)附该侨民夫妇履历各一份,电函请查照办理见复由。

案据江南水泥厂经理庾宗滢三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呈称:“呈为德籍采矿工程师昆德博士(Dr. Karl Günther)照叙至,实为德便”,所请免遣送该侨民等返国一节等情,附呈昆德博士夫妇履历照片各二份。据此,查核与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布之处理德侨办法第五条规定尚无不合,除分函外交、内政部外,相应检同该昆德夫妇履历照片各一份,函请查照核办,见复,为荷。

此致

外交^部
内政

附德籍昆德博士夫妇履历照片各一份

市长 马(超俊)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03-1-975)

41. 国民政府内政部关于免遣京特博士夫妇 回国、准予江南水泥厂留用的批复

1946 年 2 月 6 日

内政部公函

发文警(35)0015

中华民国廿五年二月六日发出

检外 1146 号

事由：准函为江南水泥厂呈请留用德籍工程师昆德夫妇案函请查照
转饬知照由

准

贵市政府三十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府总秘外字第 1060 号函，为据江南水泥厂经理庾宗滢呈请为该厂德籍工程师昆德 Dr. Karl Günther 博士乞准免遣送回国等情，检附该侨民夫妇履历照片各一份，函嘱查照办理见复等由，准此。查该厂所请留用昆德夫妇一节，核与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公布之处理德侨办法第五条规定尚无不合，应准留用，免于遣送回国。惟须由该厂负责监视。除分函外交部外，相应函请查照，转饬知照是荷。

此致

南京市政府

南京市政府

送达机关：江南水泥厂

文别：通知

事由：为准函关于该厂请留用工程师昆德夫妇案通知查照由

全衔通知

案准内政部本年二月六日警字第 0015 号函内开“准贵市政府照叙

至是荷”等由，准此合行，通知知照。

右通知江南水泥厂经理庾宗淮

市长马○○(超俊)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03-1-975)

42. 南京市长马超俊同意 京特留厂不予遣返的通知

1946年2月11日

南京市政府通知

秘外(三十五)第1709号

案准内政部本年二月六日警字第0015号函内开：“准贵市政府三十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府总秘外字第1060号函为据，江南水泥厂经理庾宗桂呈请为该厂德籍工程师昆德(Dr. Karl Günther)博士乞准免遣送回国等情，检附该侨民夫妇履历照片各一份，函嘱查照办理见复等由，准此。查该厂所请留用昆德夫妇一节，核与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公布之处理德侨办法第五条规定尚无不合，应准留用，免予遣送回国。惟须由该厂负责监视，除分函外交部外，相应函请查照转饬，知照是荷”等由。准此，合行通知知照！

右通知江南水泥厂经理庾宗桂

市长马超俊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十一日

(二)辛德贝格有关资料

1. 英文《上海时报》关于辛德贝格的报道

(1)《每日电讯报》战地记者佩姆布鲁克·史蒂芬斯遭射杀 ——伦敦新闻记者死于枪林弹雨

1937年11月12日

两名外国人受伤,另六人死里逃生

记者助手讲述令人惊愕的事件

一伙人受困于都拜尔大街(Dubail Avenue)^①尽头的水塔平台

昨晚,在接受《上海时报》的采访中,世界闻名的伦敦《每日电讯报》特约记者菲利浦·史蒂芬斯的助手兼摄影师辛德贝格先生讲述了史蒂芬斯如何在上海边界^②观看这部“战争剧”最后一幕时遇难的经过。

史蒂芬斯为战争爆发时被所供职报纸从西班牙派遣到上海的特约记者。在昨天上午中国军队撤退过程中与日军在法租界边缘地带交火时,他是第一批赶往现场的当地和国外记者中的一员。到达位于都拜尔大街尽头的水塔之前,史蒂芬斯坐在由辛德贝格先生驾驶的自己的汽车里,已经察看了几个有利观察点。他最终决定还是与其他数名外国记者一起待在水塔上观察战斗的进行。

令人惊悚的逃生

辛德贝格先生讲述了他和其他四人中的两人在水塔上的观察点冒

① 今上海重庆南路。——编者注

② 当为上海法租界之边界。——编者注

着枪林弹雨逃生的经过。这两位先生,图兰斯基(A. L. Von Thuransky)和阿梅特尔(F. T. Amelter)受了伤,而辛德贝格先生自己却只是被弹片刮破了点皮。

“我们安全抵达了新电力站的水塔,”辛德贝格先生对《上海时报》的记者说,“然后我们爬上了塔下距地面约50英尺高的水泥平台。”在那儿待了一会儿以后,中国军队就向远处的日军开火了,而日军则突然猛射一阵机枪作为回击。这些机枪架在距水塔以南约300码的楼里,亦即肇家浜的正南,鲁班(Loo Ban)路以西,蠡园(Li Yuan)路以北的地方。”

“注意隐蔽”

“枪声平静了大约半小时以后,又一轮扫射开始了,子弹在(水)塔身上飞窜,史蒂芬斯高喊:‘注意隐蔽!’然后,我听到他说:‘见鬼,打到你的柱子上了。’

“我当时隐蔽在一根水泥柱子后面,而史蒂芬斯和其他人则趴在一根水泥横梁后边。即便在扫射停止后,我们也不敢动一动。平静了一会儿,新一轮射击又开始了。

“这第三轮的扫射最为厉害,子弹从柱子两侧我的身边窜过,”辛德贝格先生继续说:“我觉得受不了了。水泥碎块从水塔上纷落下来,飕飕地掉在离我很近的地方。”

飞逃到安全地带

“在我身后有一个攀梯,它通往位于水塔中间的瞭望塔。我想与其躲在柱子后面不如冒险逃到瞭望塔里去。于是,我一个箭步跳过了这个危险地带。

“我安全到达了瞭望塔,发现有两个法国兵正在塔顶。他们叫我待那儿别动,然后我就喊下面的史蒂芬斯上来。

“史蒂芬斯喊到:‘我不行,我的腿上中弹了。’

“这时大约是下午一点多钟。当射击达到最激烈的时候,法国士兵不得不从他们的瞭望点撤下来回到瞭望塔里面。后来我查看了他们的

岗哨,那是由某种波状铁制成的,上面被打得千疮百孔。

“我又喊了史蒂芬斯一回,他说自己没事,只是腿被打中了。过了几分钟,我又一次叫他,他仍然回答说没事。”

“他没有回音了”

“我过会儿就喊他一次,但过了一段时间,他没有回音了。两个法国兵不让我下去找他。史蒂芬斯在那儿躺了准有三刻钟之久。躲在他近旁的瑞切尔(Richer)医生叫下面的人去喊一辆救护车,他还问那两个法国兵是否有绷带,但他们没有。

“当射击最终停止了,我们来到史蒂芬斯身边,摸了一下他的脉搏,他已经死了。”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瑞森(E. F. Carison)上尉发现当时共有9人在水塔上,其中的6人脸朝下趴在水泥平台上,没有受伤。除了史蒂芬斯、辛德贝格、瑞切尔医生、图兰斯基和阿梅特尔外,还有法国有轨电车公司的伯格(V. P. F. Berg)先生和普拉瑞奥(G. B. Prario)先生以及两位法国观察员。

(2) 记者的葬礼

——史蒂芬斯先生安息,众人前往悼念

1937年11月15日

史蒂芬斯先生于11月14日下午在巴伯灵·威尔(Bubbling Well)公墓举行葬礼,很多人(没有具体数字)参加了葬礼,辛德贝格为众多献花者中的一员。

(3) 对史蒂芬斯的死因讯问

1937年11月26日

此记者在停战日于都拜尔大街水塔上遇难时在场两位先生的证词

昨天下午,英国尸体检验官海因斯(C. H. Haines)先生对伦敦《每日电讯报》的特约记者史蒂芬斯先生的死因进行了讯问。史蒂芬斯先生于停战日在徐家汇路(Route de Zicawei)拐角附近的位于都拜尔大街的

法国电力站水塔上被机枪射杀。

瑞切尔医生和辛德贝格先生对事发当天下午的情形进行了描述。包括瑞切尔医生和辛德贝格先生在内的9名外国人当时正站在水塔上观看日本军队向“南陶”开进,而这位不幸的记者史蒂芬斯遇难时,他们就在附近。听完两位目击证人的证词后,海因斯先生将讯问延期到12月1日即下周三下午2时30分继续进行。

辛德贝格先生是死者生前雇用的摄影师和助手,他叙述了如何在停战日的中午时分与史蒂芬斯先生一起爬到水塔的平台上。他们在那里拍摄照片并观察日本军队的行动。大约12时30分左右,一阵机枪枪弹从南方射来,射到了水塔的半腰上。当时所有在平台的人都认为这只不过是区区几发子弹,因而都不准备离开此地。史蒂芬斯先生和辛德贝格先生想要拍一些独家照片。

几分钟后,又一阵机枪扫射过来,史蒂芬斯先生卧倒在一根石柱的后面,而辛德贝格先生则躲到了平台的西侧。后来,史蒂芬斯先生又躲到了平台东侧。此时,子弹从四面八方射来,辛德贝格先生回忆到他设法爬上攀梯并躲进了平台上的一个瞭望塔里。当他进去后,发现里面很安全,于是就叫下面的史蒂芬斯先生也上来,而史蒂芬斯先生大声回应说他就待在下面。

此后,辛德贝格先生又多次呼喊死者,直到后来后者再也没有回答。辛德贝格先生向下凝望,希望看得更近些。他注意到显然是从前额上流下的血顺着死者的手指滴下来。死者当时呼吸沉重,然后突然安静了下来。

辛德贝格先生听见瑞切尔医生喊下面的人叫一辆救护车过来,并叫上面的士兵扔一些他们随身携带的急救物品下来。

继续扫射

在这个时候,辛德贝格先生叙述到,水塔仍在机枪的扫射之下,这段时间持续了近30分钟。辛德贝格先生还说,他完全能够肯定日军是向水塔瞄准射击的。他陈述说日军扫射来自于与都拜尔大街处于一线的小河以南三个街区之遥,而机枪必定是架在一栋楼房上的某一层。

(原件藏上海图书馆,储少莹译)

2. 丹麦报纸上关于辛德贝格在中国的报道

(1)《奥胡斯教区时报》(Aarhus Stiftstidende)报道

1937年11月12日

标题:在上海,一枚炸弹炸死一名英国记者,一个来自奥胡斯的年轻人受伤。一个前奶酪批发商约翰·辛德贝格的儿子,约翰·辛德贝格现住在奥泽(Odder)。

昨天,英国最著名的记者之一、《每日电讯报》记者佩姆布鲁克·史蒂芬斯被炸死。当时,这名记者正与一名法国医生、几个英国同事和一位来自奥泽(Odder)的24岁丹麦青年贝恩哈尔·辛德贝格在一起。他们当时正在徐家汇(Siccawel)溪流边的水塔塔顶的一个平台上。一架日本飞机在他们头顶上空盘旋,并投下几枚炸弹。当这架飞机向他们逼近的时候,除了史蒂芬斯外,每个人都趴在了地上。史蒂芬斯依然站在那儿,他被炸弹击中,当场死亡。贝恩哈尔·辛德贝格距离史蒂芬斯几米远,落在平台上的炸弹碎片让他的一只腿受了轻伤。他的生命没有危险。

在奥胡斯上学,自那以后开始闯世界

贝恩哈尔·辛德贝格是前奶酪批发商约翰·辛德贝格的儿子。约翰·辛德贝格在奥胡斯做了几年的生意,但是现在他住在奥泽的霍尔斯坦斯加德(Holsteinsgade)。贝恩哈尔·辛德贝格在奥胡斯上的是克耶格高(Kirkegaard)学校,是漆工师傅斯道尔比(Staalby)的学徒工。但是几年后,他摒弃了他的学徒身份,并且自那以后开始周游大半个地球。

他首先是去了美国,然后是俄国,又去了格陵兰,几年前还参加过外

国军团。在那儿仅仅呆了半年,他又成功逃离,两三年前他出现在中国。他在上海的一家丹麦牛奶公司得到了一份工作。半年前,他看望在奥泽的父母时,告诉他们他现在干得很好。然而他在离开丹麦返回上海后不久,公司的一封信称,管理层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已有人顶替了辛德贝格的位置。

销售步枪和摩托车

贝恩哈尔一到上海就知道了这些,随后他去了丹麦步枪辛迪加,并被雇用。他打算去警备区,为步枪和 Nimbus 牌摩托车做宣传。他的父母最后收到他信的时间是 3 个月前;一封非常短的信,显然寄自日本。

信中只说了他正在去上海的路上,让他的父母不要为他担心,他将很快再写信给他们。自那以后,再没有人收到过他的信。

我的朋友“辛德倍儿坏”

今天发自上海的一份电报称,辛德贝格过去常常作为司机和向导,陪伴史蒂芬斯,而史蒂芬斯也把辛德贝格视为朋友,并称他为“辛德倍儿坏”(sindbad)。他们俩在战区花了大量的时间,由于他们的那个黄色、两座的大机动车的缘故,使他俩在上海成了知名的人物。

(2)《奥胡斯教区时报》报道

1937 年 11 月 13 日

标题:日本兵扫射的可怕时段。贝恩哈尔·辛德贝格讲述英国记者死因。

来自奥胡斯的贝恩哈尔·辛德贝格向路透社记者描述了英国记者佩姆布鲁克·史蒂芬斯死亡的详细情况。

最初,我们去了法租界,观看日本军人企图冲破横跨在一条河上的路障。但是,当我们到了那个地方时,史蒂芬斯先生说:“这儿没有什么可做的。”

然后,我们攀上水塔,水塔距离地面有 50 英尺高。我们和早些上来的另一拨人一起,看着打仗的场面。过了一会儿,史蒂芬斯说:“辛德倍儿坏,这是一个好地方,但却好像没发生什么事,我们还是再去看看其他地方吧。”

水塔上的三次袭击

就在这时,我们看见,我们以为是中国人向离我们不远的日本岗哨开火,史蒂芬斯认为我们还不如就呆在这里。

突然——我想大约是下午 1 点左右——我们听见从我们南边 300 码远的一个建筑物里传出的机关枪的火力声。射击的目的地好像就是水塔,时间大约持续了 10 分钟之久,这时,我们不能从水塔上下来。

射击停止了,一切都平静下来。大约半个小时后,新一轮射击又开始了。史蒂芬斯匍匐在混凝土柱子的表面上,向我们喊着说,我们应该寻求庇护,所以我们寻求(庇护)了。不一会儿,射击停止了,我们原以为自己是相当安全的,但是第三轮袭击开始了。子弹从我们的耳边呼啸而过,真是见了鬼。

在我正后边,有一节楼梯直通向贯穿着一处水槽的塔尖处。我登上楼梯,在塔顶端遇到了两个法国兵,他们叫我呆在那儿。随后,我冲着下面的史蒂芬斯喊道,上到我这边来,但是他回答说:“我过不去,我的一条腿被子弹射中了。”

腿部受擦伤

后来,我叫了下面的史蒂芬斯好几次,他都没有回答。我想下到他那儿去,但是当时射击仍在继续,一个法国士兵不让我下去。

过了不久,我们听见与史蒂芬斯在一块儿的一个法国医生在向地面上的人喊,要救护车。这时,射击停止了,我们下了楼梯,发现史蒂芬斯死了。

辛德贝格自己也负了伤,几颗子弹在混凝土建筑上反弹,擦伤了他的腿。

(3)《奥胡斯教区时报》报道

1937年12月29日

标题：这个奥胡斯人在中国得到了一个危险的新工作。贝恩哈尔·辛德贝格守卫 F. L. 史密芝南京的新工厂。

前奥胡斯市市民，现住在奥泽的编辑约翰·辛德贝格，昨天收到他儿子贝恩哈尔·辛德贝格寄自上海的一封信。贝恩哈尔·辛德贝格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评论。因为英国《每日电讯报》高级记者佩姆布鲁克·史蒂芬斯在上海的中国人居住区内的一个水塔上被枪杀时，贝恩哈尔·辛德贝格当时作为他的助手，和这名记者一起曾与这场战斗不期而遇。

一个危险的工作

信的第一部分写了史蒂芬斯死之前的事。辛德贝格于8月19日抵达上海，并立即应征服役，可能是指成为市卫队的一员。这一局面大约持续了一个月后，他被解雇并被告之，一个小时后他将被赶走。他为之效劳的那家公司将很快停业，因此他在佩姆布鲁克那儿找到了一个职位，做他的助手。

我们每天都去前线，他写道，去看望那些战壕里的士兵。有时候，我们把一些受伤的士兵送到上海的医院。那是一个危险的工作，但是我不愿意改换做其他事情。我们伴着飞机和炸弹爆炸的雷鸣声、枪弹的喧嚣声工作、吃饭和睡觉。在那寂静的几天，我们能听到远处机关枪和步枪的声音——这个城市的北部地区被一条小河和这个城市的中央地区分离开来，正如你所知，北部地区是一幅战争的场面。当时，我有一颗手榴弹，就在我的浴盆里，它约有10磅重。

去南京是为了升起丹麦国旗

信的第二部分写于12月初。由于史蒂芬斯的死，贝恩哈尔·辛德贝格不得不找一个新工作。有关这些，他是这样描述的：

我刚刚得到一个新工作。史密芝公司在南京创建的一个丹麦水泥厂正好在战区,我已经被派驻到那里,去升起丹麦国旗,代理这家公司。

辛德贝格提及他的这份工作薪水不菲,并且补充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假如我能做成,是值得去冒险的。

总是幸运

最后,他写道:你们可能已经从报纸上了解到我在中国的冒险经历。你们知道,我总是很幸运。

随着那封信一同寄来的还有上海时报的一个剪报,剪报上用了贝恩哈尔·辛德贝格的话描述佩姆布鲁克·史蒂芬斯在水塔上死的情形。那篇文章披露,日本人承认是几个日本机枪手在射击水塔后面房顶上的几个中国狙击手时,而将史蒂芬斯打死的。

(4)《奥胡斯教区时报》报道^①

标题:一个奥胡斯人,中国的民族英雄。贝恩哈尔·辛德贝格救了几千名中国人。

近来,有来自奥胡斯人贝恩哈尔·辛德贝格的消息,他在中国的冒险行为仍让人记忆犹新。他的父亲、编辑约翰·辛德贝格收到了他儿子的一封信,他已经有5年没有他儿子的音讯了。他的儿子在信中写道,他的身体很健康,他开始时是在太平洋上的一艘新的美国轮船上受雇当大副。此外,他被“任命”为海军上尉,在美国的一艘商船上服务,他一直在那里,直到与日本的战争结束。

1938年在日内瓦受勋

贝恩哈尔·辛德贝格1938年离开东方,途经丹麦,移民到美国。当时,他是被日本人逼迫离开东方的,原因是他对中国人表露出太多的善

^① 日期不详,应为“二战”结束后的报道。——编者注

心。不为人所知的是,在他返乡的路上,他收到了驻日内瓦的中国代表团的一封邀请函。驻日内瓦的中国代表团对他在中日战争期间所做的事表示赞赏。

当时,他在一个盛大聚会上受到盛情款待。同时,作为中国部长的客人,他被中国部长授予中国民族英雄的称号。^①

在晚会上,他荣幸地应邀放映他在东亚拍摄的一部反映战争的影片。

作出宝贵的贡献

晚会后,这名部长要来辛德贝格的护照,他在护照上写道:“贝恩哈尔·辛德贝格是中国的伟大朋友,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其中挽救了几万中国人的生命。”最后,这位部长写道:“凡是读到这几行字的中国人,应该听凭辛德贝格先生的吩咐。”这位部长和驻国际联盟的两位代表在这份证明上签了字。^②

这件事早期没有被公开的原因是,那位部长敦促媒体代表不要提及此事,因为他担心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可能会伤害到辛德贝格先生。

[丹麦彼得·阿比德高(Peter Abildgaard)受托检索。杨焕明请丹麦索伦(Søren)译成英文,戴长澜译成中文]

(5)《奥胡斯教区时报》报道

1938年3月6日

标题:奥胡斯人在东方:最大的丹麦国旗飘扬在中国南京

副标题一:贝恩哈尔·辛德贝格为城里的白人提供食品

副标题二:饥谨威胁着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

那位年轻的奥胡斯人贝恩哈尔·辛德贝格,曾是英国著名记者佩姆布鲁克·史蒂芬斯的随从。史蒂芬斯被日军枪弹射杀的时候,辛德贝格

① 此处报道不甚准确。——编者注

② 此处报道不甚准确。——编者注

就在他的身旁。最近几个月，辛德贝格留守于史密芝公司在南京战火地区的一座大型水泥厂。公司将工厂的监护工作交给他负责，等待形势好转，工厂再开工。

在他今年2月3日^①从南京江南水泥厂写给奥胡斯的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讲述了许多在战火中的有趣经历。下面是信中的一些片断：

沿着完全被毁的道路

……我觉得很对不住我的汽车。我一共有三辆车：一辆福特、一辆道奇、一辆别克，全都是崭新的。但是所有的道路都被坦克压毁了，手榴弹、炸弹和地雷将路面炸得千疮百孔，不少路段上甚至还横贯着一条条的战壕。你可以想象，这样的路况得需要多么结实的汽车才能承受。每一次出车都少不了要震断一两根弹簧或者扎破几次车胎。有的时候，我不得不叫来十几名士兵帮我将陷在沟里的汽车抬出来。

到处血流成河

这两个月，我设法从乡下或者厂里的农场买来些吃的东西，提供给滞留在南京的22名德国人、美国人和英国人。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除了极少数的使馆官员，我是可以自由出入南京城唯一的外国人。

你难以想象，这里到处血流成河。8月份以来，我每天都无法避免地亲身经历着战争的恐怖。血，血，到处都是血。这些天来，中国人被实实在在地放了一次血，但他们毕竟有四亿五千万人呢，所以得有相当大规模的行动，才能让人感觉得到（到处血流成河）。

我不知道从何处开始写这封信，我想讲的实在是太多了。真的，每一天都是一个特殊的经历。这次我就讲一讲那天我开车去南京城的事儿吧，尽管与许多其他经历相比，这简直是一次再平常不过的行程了。

^① 1938年2月3日（正月初四），辛德贝格进南京城向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递交了译成德文的栖霞寺庙的《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向该委员秘书斯迈思递交了《辛德贝格案例》。这两份文件记载了日军暴行的许多案例。——编者注

只剩下废墟

昨天,在河边站岗的一个日本兵来工厂找我。他们的少尉让他来问我第二天能不能开车送他们进城,我答应了。本来和他们约好今天早晨在某处上车,但是他们没有来,却来了附近寺庙^①的两个僧人,这两人也是我的私人朋友。他俩听说我要进城,想搭个便车。但问题是,如果车上没有日本兵,几乎不可能进得了南京的城门。于是我先开车到附近的火车站,那里的一名日军少尉是我的好朋友,我请他派一名士兵陪我们走一趟。最后,我开着崭新的道奇车,带着一名日军士兵和那两名僧人上路了。

一路上,到处看到的只是废墟。所有的村庄都被烧毁了,所有的牲畜和家禽都被掳走了。举目四顾,看到的是农民和中国士兵的尸体以及啃噬这些尸体的饿犬和野兽。偶而能够碰上一两个幸存下来的老人或妇女,他们在为寻找一点果腹的东西而孤独地流浪。

只有孙逸仙的陵墓被保存下来

在南京城墙外面,原先有很大的一片国家公园。公园里有高大漂亮的纪念碑,有宏伟壮观的大楼,还有体育场、游泳池、学校、养老院等建筑,都是蒋介石政府建造的。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废墟,四处空无一人。但令人费解的是,中国革命之父孙逸仙的国家级纪念陵堂却是完整无损。

用欢呼声来迎接

我安全地通过了设卡的城门。今天,我第一次看到南京城里开始掩埋尸体。这些尸体自从去年12月中旬以来一直无人掩埋。

除了乘客,我今天车上还拉了20只活鸭、一头宰杀好的猪、100个鸡蛋和一些蔬菜。这些当然是送给外国人总部的,而他们每一次都用欢呼声来迎接这些食品的到来。车上的那两名僧人要去拜访城里的一些慈善机构并去新成立的中国政府的办公大楼接受召见,这样他们今天就赶不回去了,我后天还得来接他们。

^① 指栖霞寺。该寺僧人进城及其后情况,参阅《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2册,第543~544页。——编者注

咖啡是买不到的

车子又坏了,由于一时修不好,我就借了另外一辆车开回去。回去前,我到城里新开的日本商店买了一些东西。新鲜食品目前还买不到,但能买到啤酒和高度酒,我就买了一些。咖啡也是买不到的,自从新年以来,我就再也没有尝过咖啡的味道。土豆也同样买不到,但大米是有卖的。我在美国大使家吃了顿不错的晚餐后,就冒着一场猛烈的暴风雪回去了。回去的路上倒没有发生意外,后天我还得再去一趟南京城,取回道奇车,捎回那两名僧人,并把这封信寄出去。

日本人造访工厂

就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工厂里来了两名穿便装的日本人和一名中国人。他们是从上海过来的。这些人由日本兵陪护着,仔细地巡查了整个工厂,还拍了好多照片。他们相互之间诡秘地轻声交谈,使我们有理由产生狼来了的感觉。他们讲了些关于派更多的日本工程师来工厂设法开始水泥生产的事情。由于工厂刚刚建成,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试运行,在南京没有人会操作这些大型机器设备。我们留在这里就是为了避免工厂被日本人没收^①。这可是价值 800 万丹麦克朗、亚洲第一、全世界第二大的水泥厂。所以我们这里说的可不是个小数目,风险太大了。

我在厂里升起了中国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此外,我还让人在厂房的屋顶上用油漆刷了一面约 1350 平方米大的巨型丹麦国旗,这样在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我想这肯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

前景黯淡

厂里收容了 6000 名中国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他们失去了一切,几乎是一些赤贫的人。他们有的寄身于厂房的屋檐下,有的住在自己用

^① 日本人到江南水泥厂的情况,参阅本卷所载 1938 年 2 月 9 日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工厂致公司常务董事会报告。1938 年 2 月 5 日,辛德贝格再次进城时,去德国使馆南京办事处罗森处,报告了日本人凯觐该厂的情况。——编者注

稻草搭建的小窝棚里。我们的国旗保护着他们,但问题是没有足够的食品,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些可怜的人是如何苦熬度日的。等春天到来的时候,他们甚至无法耕种,因为所有的牲畜都被日本兵宰杀吃肉了。春播的种子到时也肯定没有,因为他们现在总得吃饭啊,再说绝大部分粮食和家禽都被日本人抢去了。

在工厂附近的一座寺庙中,聚集着 22000 名中国难民。他们的境遇比厂子里的难民悲惨得多,因为日本士兵每天都到那里去……

(报社编辑按语)

信中余下的内容不便刊载。

(丹麦阿比德高受托检索,顾晖由丹麦文译成中文)

3. 江南水泥公司(天津)董事会 致该公司栖霞总店、工厂函

1937 年 8 月 20 日

津江字第九号

敬启者:

兹将近日拍寄各电分记于后。

(一)十六日敝处发加急电:“芝密斯机价二成未付,请商该公司在窑磨房顶油漆(麦国)旗”^①,谅荷台洽矣。

^①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不久,南京即遭日机轰炸。公司董事会与丹麦史密芝公司商量,在工厂窑磨房顶油漆一面丹麦国旗,工厂曾电复董事会:“丹旗事(庾宗)淮佳(9日)在申(上海)与强生预商不允办理。”据 1937 年 11 月 12 日、1938 年 3 月 6 日丹麦《奥胡斯教区时报》的《一个被杀害的英国人和一个受伤的丹麦人》、《奥胡斯人在东方:最大的丹麦国旗飘扬在中国南京》报道,辛德贝格到厂后,升起了丹麦国旗并在厂房房顶油漆了丹麦国旗。——编者注

(二) 十六日接尊电：“沪战爆发，时局益形紧张，厂事如何进行，请详示方针”。当经电复：“电悉。工程及试机请在可能范围内照旧进行”。

……(略)

此致

栖霞(总店)工厂

(常务董事)会 启

廿六年八月廿日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 1040-1-13)

4. 史密芝公司上海分公司派辛德贝格来江南水泥厂时的证明及丹麦驻沪总领事馆的证明^①

1937年12月1日

径启者，持函人兴伯格，丹麦国籍，定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日，由沪启程前往南京栖霞山江南水泥厂。兴伯格将代表敝公司，驻在该厂，以看管敝公司所有制造水泥机械之利益。

史密芝公司尼尔生 启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于上海

^① 分别用“丹麦国京城史密芝公司驻中国代表事务所”(地址：上海福州路三十号汇丰大厦一三二号)的信笺，以英文、日文各写了一份内容相同的证明，其上均有签发人的签名，贴有辛德贝格的照片，照片上盖有骑缝章。英文证明上有上述中文译文，盖有长方形关防、椭圆形公章和正方形私章；日文证明由右向左竖写，使用日本“昭和”纪年。——编者注

(证明背面有用钢笔书写的中文)

按史密芝公司尼尔生君所备之函业经本署查阅,此证。

丹麦驻沪总领事雪尔(签名、私章、丹麦王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关防)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

[辛德贝格的妹妹比滕(Bitten)、外甥女玛丽安(Mariann Andersen)提供]

5. 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工厂 致公司常务董事会报告

1938年3月16日

敬启者:

十四日接阅昆君致许士^①君函,略谓辛君性情暴戾,难以同处等语。原函由赵副(经)理译成华文,寄请言秘书收转。司密芝公司阎生当未回沪,顷庾经理与该公司女秘书晤洽,女秘书拟即商请丹麦公使另觅丹籍人往替。如一时难以物色,或临时请昆君暂代,但只能在最短时间之内,以后再设法觅人。此事由伊与丹使筹商决定,至于辛君薪金,由司密芝公司发至三月底止,其回国旅费及中途薪金约二三百镑亦由该公司暂付。特将接洽经过先行函达,即希查照转呈为荷。

此致

常务董事会

江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栖霞工厂 谨启

廿七年三月十六日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41-1-17)

① 即舒尔茨。——编者注

6. 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工厂 致该公司常务董事会函

1938年3月24日

敬启者：

前奉言秘书致经副理函敬悉。关于史密芝公司调回辛君一节，迭经庾、赵经副理与该公司女秘书晤洽，女秘书与丹麦领事馆商榷，丹使馆为保护该国商人利益起见，坚持调辛回沪必须另派丹人前往接替。旋经女秘书电商阎生君，得其同意后，即电召辛君来沪。辛君已于（1938年3月）廿一日与李玉麟君到沪，拟即赴美国旧金山求学。史密芝公司允给渠薪金四百镑、奖金一百镑。该公司并已与丹使馆商定，派丹人牛尔森^①君赴厂，月薪华币一千元。牛与辛亦素相识，辛君在沪西友多公正商人，或医师，或新闻记者。观其语言行动，系一见义勇为之青年，闻其在厂时与南京一带各外侨相处友善，颇能忠于职守，惟年仅廿八龄，阅历较浅耳。牛君年四十余，似较老成，曾由庾、赵、孙经副理面托李玉麟君，并函徐莘农君，请其留意，务使昆德先生与牛尔森君感情融洽。牛、李二君拟明日赴厂。以上情形，即希查照转呈为荷。

此致

常务董事会

栖霞工厂 谨启

江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栖霞工厂（章）

（民国）廿七年三月廿四日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41-1-17）

^① 牛尔生（牛尔森或那尔逊，即 Nielsen，又译尼尔生）即接替辛德贝格去江南水泥厂的丹麦人，1938年6月2日由沪赴厂，抗战胜利后离开。

7. 田伯烈为辛德贝格所写的推荐信^①

1938年3月24日

H. J. 田伯烈

爱德华七世大街九号

上海, 1938年3月24日

敬启者:

回复: B. A. 辛德贝格先生

我认识 B. A. 辛德贝格先生已有 12 个月了, 在此期间他在上海和南京受雇于我的朋友, 我很高兴能证实他的品质。

在去年 12 月, 那时日军向前推进已逼近南京, 辛德贝格先生受派进入那个城市, 从事危险和责任重大的任务, 即看管在那里的一家丹麦公司拥有权益的水泥厂。由于辛德贝格先生的人道主义精神, 他在同日本人周旋时足智多谋, 他还竭尽全力创办了一所临时医院。在南京地区数以万计受他国统治的中国难民中, 大约有一万名同胞摆脱了恐怖, 水泥厂变成了他们的一处避难所。

辛德贝格先生告诉我, 他去美国是希望在那里完成他的学业。对于像他这样的一个人, 我毫不犹豫地予以推荐。

H. J. 田伯烈

《亚洲》杂志编辑顾问

(丹麦玛丽安提供。范国平、戴袁支译)

^① 信纸左上角有“英国满哲斯德保卫日报访员田伯烈”的字样。——编者注

8. 江南水泥公司经理、副经理 致该公司(天津)董事会报告

1938年3月27日

……十月间京电厂被炸断电,婉商至再,十一月初修竣后逐日供电两千瓩。十一月上旬,丹籍安装师由汉回厂,拟校车出货……不料十一月中旬战事骤见紧张,丹籍安装师在厂不及旬日,奉领事命,急剧离京。职等遂商议停止工作,当地人亦纷纷迁徙。

(一) 机工一百余人多发工资,十天遣散回籍。是时围厂河业已开竣,沿河竹篱亦经编成,仅留前后门出入……酌留员工驻厂看守。留厂工人由厂外工房迁居厂内各处,机件由贾瑞林、廉印荣、廉印华、宋金章等工匠分段负责看管……白金器皿、图件以及机件说明书、账册等运存汉口……当时交通异常困难,一部分同人由京搭轮赴汉,另有同人暨眷属三十余人同乘卡车二辆,于十一月二十六日避往皖南之石埭……职等于飞机威胁之下,昼夜奔走,经半月之久,始将各事安排就绪……职淮、杰居劳五日,于长途电话中知战事离厂不远,留厂职员即将离厂。三十日夜冒险回厂,另派沈济华、曹诚之、郭仁旺、夏毓华四君为最后留厂者。(12月)一日自朝至暮,厂内闻炮声隆隆,车站职员及公安局长警均完全离去。职淮、杰觉厂址附近将为危险地带,不容再事留恋,乘车赴芜。中途兵马塞途,到芜后忽闻马当江面即将封锁,故即行设法搭轮赴汉。轮船启碇未久,目见德和、大通两轮被炸,恐怖万状,抵汉后取道香港来沪……

(二) 在汉时接厂中来电,报告昆、辛两君到厂,厂安,员工无恙,需款接济等语。当时京汉间邮电不通,无从汇寄,电托上海启新送款,亦以交通梗阻未果。抵沪后会同启新同人,请休士^①君托人送款至厂。旋乘三井洋行派员赴厂参观之便,派陈同佑君偕行探视。据陈君回沪

^① 即舒尔茨。——编者注

报告,厂房机器一如往时,职员有徐莘农、沈济华、徐震寰、郭仁旺、夏毓华五人,工人有贾、廉等三十余人。仅东庄口木料被友军^①用作燃料外,余无损失。厂外居留难民颇多,摄山渡被匪徒洗劫一空,云云。嗣后徐、沈二君亦常来函报告厂中状况、应注意事项。职等亦常去函指示,往来函件及带厂用款、衣料以及日用品等,均托使馆代为递送。职淮连寄昆德君五函,直至本月中旬,始得复谓不能与辛佩君相处,如辛君不走,彼将离厂等语。经职淮、杰转达史密芝公司,由该公司与丹使馆筹商,调辛回沪,另派牛尔生君接充。职等虽常与徐君通讯,明瞭厂中情形,但恒以未能亲往查视为憾[憾],屡拟设法前往,无如京沪水陆交通迄未恢复,加之通行证未能领到,如冒险就道,仅能转辗至常州,生命绝无保障,不独华人如此,西人亦不获自由往返。如休士君年初即欲赴厂与昆德君晤叙,终以不能领得护照,不克成行。又德人雷培^②君服务南京难民救济会,来沪后即不能回京。且不但远往栖霞,即近如本埠南北市区,华人在该处房屋如被焚毁,即不得前往逗留……辛佩君向龙潭驻军设法取得通行证,于本月廿一日^③由龙潭乘军用车来沪。抵沪下车后,经数度严格之盘诘。据辛佩君云,上年赴厂时自通州(南通)以西,无舟车可乘,幸李玉麟君沿途设法。李君在通州向轮船公司情商,得一汽艇赴扬。在扬州向友人借得汽车驶往镇江,在镇江觅得同乡,获乘由镇开京最末次之火车而至龙潭。如无李君,或不免中途返沪。关于厂中近状,兹询悉各点,分述于次:

一、厂中机器、房屋毫无恙。

二、河边煤屑及东庄口木料已由彼^④建议利用无事难民运往厂内,其他材料均无损失。

三、难民搭棚居于厂外南北两面,由渠与昆德君暨徐、沈等共同管

① 暗指日军。——编者注

② 即约翰·拉贝。——编者注

③ 即1938年3月21日。——编者注

④ 即辛德贝格。——编者注

理,秩序当佳。壮年男子已限令先行迁回,目前不足一万人,妇孺居多,此后有减无增,栖霞寺亦收容难民不少。

四、友军驻于河边厂中原有席棚内。乡间土匪猖獗(或系贫民迫于饥馑——原旁注),入夜习闻机枪声。

五、摄山渡由李功霖等成立自治会,闻其组织似欠健全。

……谨将离厂经过及厂中近况先行缮具报告书,连同辛佩君最近所拍照片,呈请鉴核。

谨呈

王
常务董事会 袁
陈

职庾宗淮、赵庆杰、孙伟寿^①(章)

廿七年三月廿七日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41-1-17)

9. 江南水泥公司栖霞工厂致该 公司(天津)常务董事会报告

1938年5月2日

……

二、辛君已于(1938年4月)25日搭轮离沪。牛尔生君通行证丹领馆连日切实催发,预料日内即可领到赴厂。

^① 即孙伯轩。——编者注

.....

此致
常务董事会

江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栖霞工厂 谨启
廿七年五月二日

(原件藏南京市档案馆,1041-1-13)

10. 穿越中欧十日旅行记^①

1938 年

“(1938 年)5 月 29 日在(意大利东南部港市)布林迪西和我会面,或者电汇 500 丹麦克朗到布林迪西的劳埃德船级社(Tristino)。贝恩哈尔签名。”

这是 5 月 26 日我收到的一封我儿子(贝恩哈尔·辛德贝格)发来的电报。他发自一艘他乘坐的从远东正驶往欧洲的海轮上,这一讯息使我有些担忧。考虑到我在两天前刚收到一封他从香港寄出的航空信,依照该信,他正在为中国政府进行一项重要的使命,在去汉口的途中。更令我不安的是,他要很多的钱的真相是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有数量相当可观的一笔钱。当他在奥胡斯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并说他也被请求寄 500 丹麦克朗到相同地址的时候,我的困扰并没有减轻。或许整个事情都源于知道他亲朋好友地址的一个熟人,在家通过那些路子试图获得一些不义之财,这是一次侵袭我们的卑鄙行为。

① 本文节选自 1938 年 7 月 29 日至 9 月丹麦《奥泽新闻周报》(Uge Avisen For Odder og Omegn)连载的通讯《穿越中欧十日旅行记》(Indtryk Fra en 10-Dages Rejse Gennem Central-Europa),该周报现藏于丹麦奥胡斯大学的奥胡斯州图书馆。文章作者是该报编辑约翰·尼斯·辛德贝格(Johs N. Sindberg),他是贝恩哈尔·阿尔普·辛德贝格的父亲。——编者注

.....

现在我得到关于我儿子突然离开东方的解释。日本人警告他,并要求他在几小时内离开香港。这发生在星期天,因此他无法去银行取钱,这就是我收到他的两封电报让他汇钱的原因。与此同时,他让一个在东方的朋友投书当局去要回 200 英镑,并将钱寄到家中给我。就在我要离开前,我也收到了一张 200 英镑的支票。他必须去做一些旅行,并承诺偿还那个捎信人投递的费用。

.....

在日内瓦,国联大厦是视野中所见最富丽的。大厦位于一座城郊的小山顶,被一个非常美丽的大公园所环绕。

.....

(1938 年 6 月 2 日)贝恩哈尔得到了访问中国代表团的邀请,而且邀请我们进入(国联)大厦,不过代表团已进城。我们得到了他们下榻旅馆的地址,步行回到城市。当我们没有走多远,一辆经过的小汽车突然停在我们前面。4 位中国人从小汽车里下来,并拥抱了贝恩哈尔。对这种热情的欢迎我感到有点惊讶,但是我一旦被引见就获得同样亲切的欢迎。两位代表被证实来自国际劳工大会,目前在日内瓦参加会议,另两位是他们的秘书。他们知道来者贝恩哈尔在东方逗留过,并立即在日内瓦的街道上辨认出他。一辆较大的汽车被带来,我们驾车到达中国人的旅馆吃了一顿中国午餐。

.....

尽管我不能说我享受到多少进餐的乐趣,但对于我来讲,这一次当然是大开眼界。午餐从一杯绿茶开始,如果没有任何糖和奶酪的话,茶是很酤很苦的。在那之后,我们吃米饭,盛在陶碗之中,大概是蒸熟的,没有糖、奶油或牛奶。我们获得了几个盛有肉类和蔬菜的盘子,肉菜是煮熟的切成细长条的猪肚。蔬菜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卷心菜、菠菜、豆子和黑蘑菇,也有结实的水煮鸭蛋,每样食物都用筷子吃。但是当中国人意识到我不知道怎样使用筷子的时候,他们很快地拿给我餐刀、餐叉和调羹。于是午餐之后,他们赠给我那不知道怎样使用的筷子。贝恩哈尔能像中国人一样熟练地运用筷子。令人惊讶的是见到中国人能吃许多

米饭,接连吃光了几碗,即刻新的一碗又放在他们面前。贝恩哈尔也吃得非常多,是吃了三碗米饭的人之一,但大部分中国人吃了四五碗。饭与不同盘中的肉食和蔬菜混合吃,这样便于他们轮番用筷子在下巴下的碗中汲取食物。贝恩哈尔告诉我,遗弃一粒米都是一种亵渎,我尽力将我的碗吃空,但是没有成功。尽管我会谢谢我和蔼可亲的朋友们,因为他们持续不断地争着将不同盘中的菜填满我的碗,所以当我必须放弃的时候,碗面上如同最初那样满。结束时,上了一些填满不同成分的面包,其中青豆芽的应该是最可口的,但它们也填满了说不清楚的长肉丝。食物,又一回合的茶,也有咖啡,虽然那或许是标准之外的。没有下菜的酒,只有水。中国人非常亲切,非常体贴客人。他们一次次地为未能款待好我而表达歉意,并要求我儿子把他们说的这些翻译给我听。他们讲英语,但每个人也能讲法语和德语。

.....

第二天(1938年6月3日)上午,昨天与我们共进午餐的4位绅士在旅馆拜访我们,邀请我们同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部长举行一个商讨会,会议就在部长的住所举行。

这是位于城市近郊的一栋宏伟的官邸。在这座洋溢着东方色彩的富丽堂皇的官邸里,像进入了童话世界。两位秘书领我们四处参观了,见识了所有的珍藏。

这时部长出现了,他告诉我们,他们已决定在日内瓦赠送给贝恩哈尔中国产的艺术收藏品——一套茶具。鉴于贝恩哈尔在中东(应为“远东”——译者注)停留期间对中国作出的贡献,以此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我建议他谢绝接受,因为这是赠品,他将无法负担纳税的责任。我想到了一名律师曾试图携带一件中国玩偶茶具入境,结果被罚款七万丹麦克朗,茶具也被没收的事情。我应当承认,当时我认为他们可以向贝恩哈尔支付钞票,因为他的确需要钱。

他们为我们的推却感到遗憾,又赠予伯恩哈尔一条中国地毯,这也是从中国带来的艺术品。

总之,这个协商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更好地使用贝恩哈尔带来

的(纪录)东方战争的一部影片。

部长建议我们在日内瓦再停留3天,他将负责邀请国际联盟的成员观看那部影片。这一计划翻译给我(听)后,我建议伯恩哈尔接受,尽管我们原计划次日离开日内瓦。但这意味着我将一个人回家。

而部长获悉了这一情况后,立即让他的两个秘书打电话邀请客人。

当天晚上在中国图书馆(藏书室)举行了非常高级的聚会。大约来了100位客人,他们个个衣着华丽。这些人大多是住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的成员和各国记者。安排的风格非常现代。

在部长致欢迎词后,中国代表团的领导人把贝恩哈尔介绍给来宾,并说明他为中国人所做出的英雄事迹。尤其是他提到了贝恩哈尔不顾个人安危,从可怕的屠杀中挽救了数千中国人的生命,日本人因此迫使他离开东方。

演讲用中文和英文,然后贝恩哈尔受到热烈的赞美,而他坚定地请妇女和儿童们离开这个场所,因为这部电影充满残酷。

(他)被要求说几句。贝恩哈尔花了好几个小时来解释这部影片。影片放映期间,现场有许多人焦虑并哭泣。

但是影片结束放映之后,我感到惊讶的是,中国人在观看了影片后脸上毫无表情。我对一名说瑞典语的英国记者表达了我的惊奇(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人通常懂得彼此的语言——译者注),他对我解释说,同欧洲人不同,中国人从不在陌生人面前流露他们的感情。他告诉我中国人爱面子,礼节和纪律要求他们在外国人面前流露出幸福的面孔。

(代表团的)领导人请求在场媒体不要将这部影片的事刊登在报纸上。因为这件事如果公开披露,它会给贝恩哈尔带来麻烦。据我所知这一请求得到了尊重。

最后(代表团)领导人要来贝恩哈尔的护照,他感谢贝恩哈尔在中国的表现,并说他是中国的伟大朋友,他还鼓励任何读了这几行字的中国人要回报贝恩哈尔。代表团4个成员都在护照上签了字。此外,这位部长还给在丹麦、美国的中国部长各写了一封介绍信。

活动结束后,我们又在日内瓦的一家夜餐馆喝了香槟酒。

在我们离开前,中国朋友提出借那部影片制作两个副本,其中一部

送给国际联盟,一部送给美国。

[朱杰等受托检索。贝恩哈尔的外甥女玛丽安、D. 杜·克勒格尔 (Dennis Du Kroeger) 由丹麦文译成英文,戴袁支译成中文,甘丽华校译]

11. 出席第 24 届国际劳工大会的 中国代表团成员朱学范在辛德贝格护照上的题词

1938 年 6 月

辛博先生

中国之友

朱学范敬题

(民国)二十七年六月 日内瓦

(署名的还有:潘济南、陈宝骅、刘选萃)^①

(丹麦玛丽安提供)

12. 丹麦驻沪总领事致辛德贝格父子的信 暨南京栖霞地区乡绅等 赠送给辛德贝格的丝绸感谢状^②

1938 年 12 月 28 日

上海,1938 年 12 月 28 日

总领事馆向你处致函,同时寄去一面缝有名字等内容的丝巾。这是

① 陈宝骅:第廿四届国际劳工大会中华民国劳方代表顾问;刘选萃:“中国劳动协会”秘书、“第廿四届国际劳工大会中华民国劳方代表”秘书。——编者注

② 丝绸感谢状为长方形白色真丝上书黑色繁体隶书字样。——编者注

在栖霞山的难民委员会授予你的,对你在日本占领区帮助中国难民的行为予以公认。这面丝巾是由工程师卡尔·京特拿来的。

克里斯钦·谢尔(Chr. Scheel)

丹麦王国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

B. A. 辛德贝格

约翰·尼斯·辛德贝格

奥泽,丹麦

辛佩先生 惠存

见义勇为

曹诚之、余士和、李功霖、贝源旺、李福兴、高永山、郭仁旺、蒋文华、
郭仁奎、王福荣、王明仓敬赠

(丹麦玛丽安提供。玛丽安、戴长澜译)

13. 辛德贝格相册的部分照片说明

辛德贝格的遗物中有一本相册,内有:① 纪录八一三淞沪抗战的一组照片;② 从约翰·马吉所摄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录片中剪辑的一组镜头;③ 纪录日军大屠杀期间江南水泥厂难民区及南京附近农村情况的一组照片。

最后一组照片,几乎每张照片下边沿上都有用打字机打上去的英文说明,依其顺序如下:

“城外小水塘里都是被处决的中国士兵的尸体。这些士兵在日本人向他们许诺投降后会得到安全和善待而投降。”

“同样的解释(说明)。”

“在南京附近被日本人处决的中国士兵。”

“被日本鬼子故意打死的中国农民。”

“1938年1月在南京城外,数名和平的中国农民被日本士兵取乐杀死。”

“日本人只埋他们自己士兵(的尸体),不埋中国士兵或平民(的)。”

“野生动物和流浪狗正在吃这些尸体。”

“被杀死的南京附近的中国农民。”

“这个农民(的)小孩被枪托打死,因为他没有脱帽。”

“在田野被打死的农民。”

“这个孩子也被故意杀死,他的妈妈被打伤。”

接下来的一张照片,画面为一死者,没有照片说明。

“这些妇女们,她们的男人全被杀死,家被焚烧,仅抢救出她们的被褥,到达了我们的难民营。”

“在南京城外,被摄影师从日本人(大屠杀中)解救的许多中国士兵中的几个。”

“日本士兵抢了这个农民的钱,然后将他杀死。”

另有一张由玛丽安提供的、辛德贝格留下的零散的照片,其下边沿上用打字机打上去的英文说明是:

“南京城外,摄影师在视察难民营。”画面为举着丹麦国旗的辛德贝格在江南水泥厂难民区。^①

从马吉所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中截取的照片,其英文说明,大部分与马吉撰写的纪录片解说词相同,但也有作了进一步说明的。

^① 照片依次参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8册《历史图像》的第342页上图、第188页下图、第342页下图、第343页上图、第344页下图、第345页上图、第345页下图、第346页图、第343页下图、第344页上图、第185页下图、第183页下图、第334页上图、第334页下图、第183页上图、第333页上图。



20. Scene of dead soldiers and civilians along a country road near Nanking. Most of these victims lie where they fell months ago.

上图的原始英文说明是：“南京附近一条乡下道路的沿途，死去的士兵们和平民们的情景。几个月以前，这很多的遇难者被打死躺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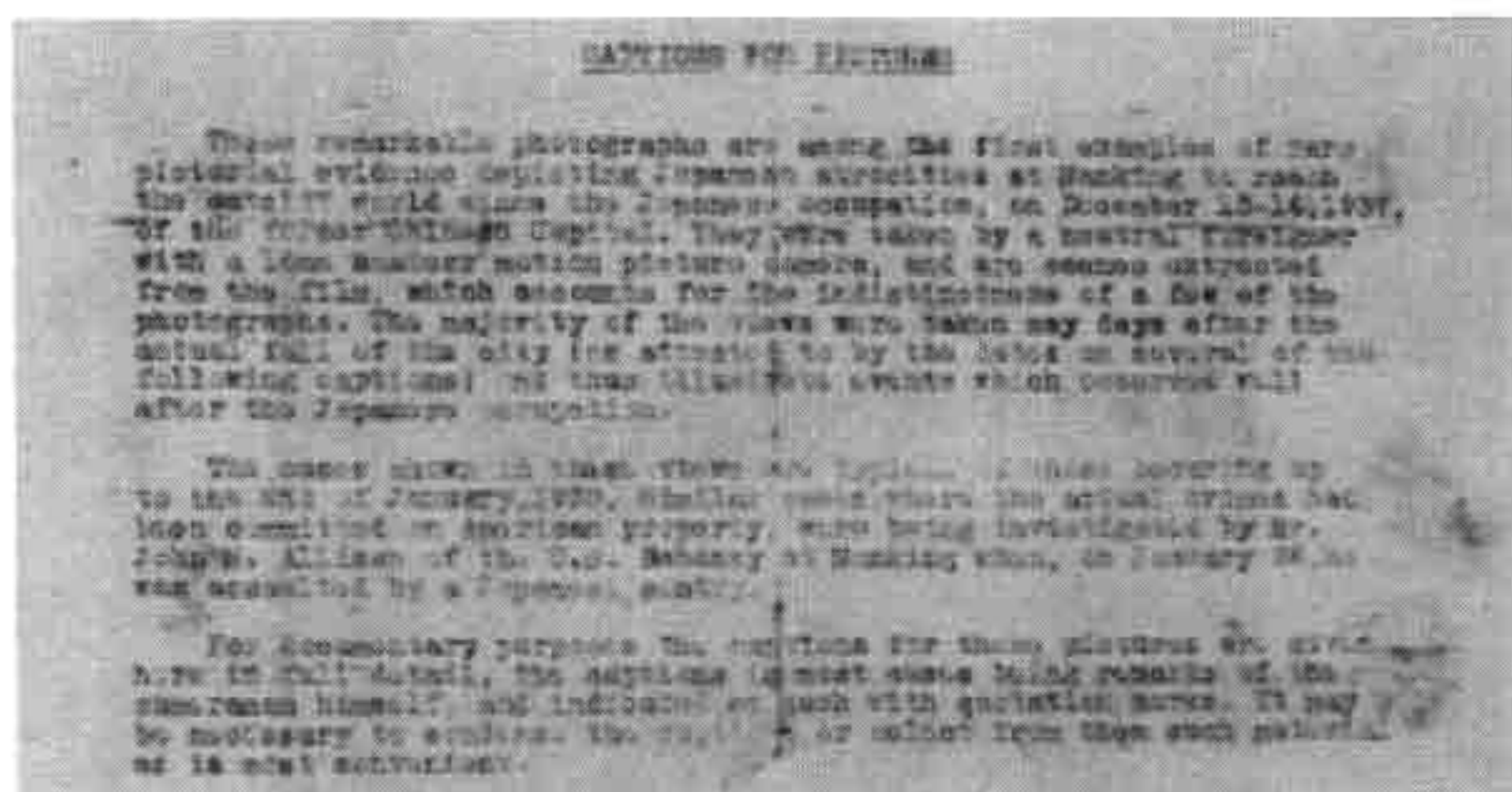


19. Chinese soldiers who had been executed and thrown into a pond. It is clear that they were executed as their arms are still tied behind them. This is typical of the treatment meted out to tens of thousands of soldiers and civilians. In March, 1938, these bodies remain in Nanking and throughout its outskirts.

上图是马吉所拍 6 号影片的第 3 个镜头(中文版《拉贝日记》也用它做了插图)。其英文说明最后还有一句：“在 1938 年 3 月，这些尸体还保留在南京并遍及它的郊区。”这为该镜头的电影解说词和中文版的《拉贝日记》插图说明所没有。



相册中一张农民们将伤员抬往江南水泥厂诊疗所的照片(马吉所拍5号影片的第4个镜头,见上图)的英文说明,对诊所的介绍比电影解说词详细——“一个靠传教士们供给的急诊医疗站”。



从马吉所摄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录片中剪辑的一组镜头前面的总说明(上图),人们以前也未见过:

“这些不同凡响的照片是自1937年12月13日至14日,日本占领中国前首都南京后,首批到达外部世界的描述日本在南京暴行的图片例证的稀有的例子。

这些照片是由中立的外国人,用16毫米的电影摄像机拍摄的。这些照片是从电影胶片中截取的镜头。这也解释了为何其中一些照片不清楚的原因。大多数的镜头,是南京陷落后的许多天拍摄的。因此表明了这些事件是在日本占领南京很久以后发生的(即日军南京大屠杀持续

了很长时间——译者注)。这些镜头中所显示的是典型的案例。这些案例一直持续到 1937 年 1 月底。对美国财产发生的类似的犯罪案例,被美国大使馆约翰·阿利森调查过。(1938 年)1 月 26 日阿利森被日本哨兵袭击过。

为了纪录片的目的,这些照片的解说词相当的详细。这些大多数解说词是由摄影师加了备注,用引号标示出来的,也许有必要加重解说词或者从中挑选认为是方便的材料。”

[相册藏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档案馆,戴袁支收集。鸣谢贝恩哈尔·辛德贝格的弟弟 O. 辛德贝格、妹妹比滕、外甥女玛丽安。杨夏鸣、戴袁支译]

关于辛德贝格的附录

(1) 一位水手的人生速写^①

——他也许就是你的邻居,只是你永远不知道而已

1980 年

他的一生都和蓝色的大海、摇曳的棕榈、东方的声色以及枪炮的射击声联系在一起。他像任何一个一生漂泊于世界海洋的人一样,饱尝欢忧,历经战争、失败与胜利。

现如今,他人生的船停泊在 RHF 的退休公寓里。但在他闪烁的眼睛中,你依然可见眺望远方的眼神,你不知道何时风又会带着他漂流。

我们不准准备说他的地址,他不想被人知道,但我们肯定你愿意听听他的有趣故事。

生于北欧的他,15 岁就开始了人生的首航。作为普通水手吗?哦,没错。1930 年间,他在一艘围绕冰岛和格陵兰岛航行的帆船上担任巡逻工作。

“这只小船直直朝一艘巨大的德国拖网渔船驶去,冲着渔船的船头发射了一枚炮弹,德国人出其不意地被抓住了,但他们在三英里捕鱼限度里,所以我们派了一批人上德国船,将其驶往港口。拖网渔船比我们的船快,当我们到达港口时,渔船已经系好了缆绳,货车排了近一英里长,正在装卸提供给爱斯基摩人的鱼。我们没收了渔网和鱼,还罚了他们的款……”每当回忆这些往事,他都不禁轻声地笑了。

当他在巡逻船上的航行结束时,战争在欧洲日渐白热化。一艘船顺道把他放在了旧金山。就在他准备二级军官考试时,他堂兄弟担任一级军官的那艘船聘他出航上海。那是一次糟糕的航行,船上一直麻烦不断。谁都不知道争斗怎么会开始,尤其是在军官之间。他是三级军官,

^① 这是辛德贝格自传的手稿,由他的妹妹比藤收藏。——编者注

而工程军官不怀好意。为了把他俩分开,我们年轻的水手被关进了禁闭室。在上海他被一直监禁到船离开港口,因为那个工程军官并不准备在岸上与他较量!

然而,戏剧性的变化随之而来,从荒谬可笑到时髦入时,从监狱到东方最大的酒店。尽管他依旧身穿海军军官制服,但他年轻、英俊、一头金发,德语和法语说得和英语一样好,并有着地道的欧洲口音,因此他的上司将他带在身边,担任自己的书记员。从那以后,他白天穿着带条纹的裤子和礼服大衣,晚上则换上小礼服。

租用他那艘船的人包括了意大利王子、查理·卓别林及其朋友、国家首脑以及全世界的商界和政界要人。而客人的名单上则列着麦克阿瑟将军、史迪威将军、蒋介石等等。在这里,皇族就是皇族,房间里满是鲜花、水果以及世上最好的食物和最醇的红酒。

这位年轻英俊的商船军官被一些顶级上流社会圈所接受,尽管他只是一个书记员。

然后,日本人来了。必须保卫上海。这个书记员一度在桥上站岗。接着是另一份他无法拒绝的工作——向中国人出售枪械。中国人一直在保卫自己的领土不被日本侵略。因为早已接受过使用这些枪械的训练,商船的军官被派往训练中国人。经过徒步射击,壕沟打靶,摩托车行进中的射击训练,中国人逐渐掌握了对这些枪械的使用。但对欧洲人来说,中国成了一个相当不舒服的地方。同时,他得到了一个战争运输船上的二级军官职位。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作为进入日本本土的踏板,南太平洋上的岛屿必须解放出来。

他的船在夸贾林环礁登陆。这艘船的船头类似于破冰船的船头,它既可以将海军士兵直接送上岸,也可以驶回大海发挥其他的功能。

在夸贾林环礁,他碰上了一场激战,之后在其他地方又碰到了一些。后来战争结束了。他拥有了自己的船——一艘速度极佳、线条优美的胜利之船。任何一艘老式的“自由船”会看上去像海上的翻斗车。他的船敏捷、迅速,可惜在南太平洋的一次风暴中被损坏了,只得叫人将其从珍珠港拖到 Suisoon 湾和后备舰队。

他在珍珠港离开了那艘船,住进了岛上最好的酒店,猜猜谁是那里

的经理?——他的老朋友,上海欧陆酒店的经理。世界真小!在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在夏威夷岛最优美的景点修整了几个月后(你相信只要5美元就可以住上一天,包括房间、三餐等等吗?),他又踏上了去往东方的路途。

在培训蒋介石方面的中国人使用美国捐助的拖网渔船一段时间后,他又进行了几次海上航行,比如指挥一艘金枪鱼捕捞船等等。为了健康缘故,他决定上岸了。

如我们所说,他已经在我们的退休公寓中安定下来。但谁也不知道他会在哪里坚持多久。辽阔蔚蓝的海景,摇曳的棕榈以及东方的美丽将会以无法抵抗的塞壬之音再次呼唤他。他可能会再次驶出圣派德罗或者金门。但那时,他也许和自己的兄弟一起飞行,后者刚刚成为一条世界主航线的机长。从航行到飞行,这其中又将有多少的故事发生。他似乎已经看见了它们。

我们想你也愿意了解这一切。

(玛丽安提供,甘丽华、黄婧译)

(2) 事后再思^①

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初

辛德贝格在题为《事后再思》的信中说:

“……经过撒哈拉,到了格陵兰,在上海做志愿者,经历了南京的奸淫掳掠……”

“我在1938年到了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展示了我的胶片,是关于南京的奸淫掳掠的内容;又作了朱恩来^②的客人,朱是他们中国参加劳动大

①: 辛德贝格于1972年退休前,曾将一只行李箱,内藏他在世界各地经历的一些资料,存放在丹麦他妹妹比滕处,想作为退休后他到丹麦写自传体的《20世纪的水手》或《辛德倍儿坏历险记》的素材。为此,他曾留下题为《事后再思》的信。——编者注

② 辛德贝格将朱学范误记成周恩来了。——编者注

会的代表。劳工大会——我的父亲与我在一起……”

(丹麦玛丽安提供,储少莹译)

(3) 南京大屠杀中的丹麦英雄找到了^①

《奥胡斯教区时报》2000年5月14日报道

关于寻人启事:童话般的梦想驱使着一位奥胡斯青年,他逃出了外籍兵团,却陷入1937年南京地狱般的战火……

作者:彼得·阿比德高(Peter Abildgaard)

奥胡斯消息:我们在一周前登报寻找的B. A. 辛德贝格先生,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丹麦英雄,终于找到了。事实上,他就是我们奥胡斯人。

他全名叫贝恩哈尔·辛德贝格。他的两个妹妹同我们取得了联系,她们还保存着已经去世了的哥哥的信件和照片。这些资料还记载了他在日本人进攻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并进行大屠杀的情况以及他本人的英雄行为。但是,有关他参与人道主义救援活动,救助了也许多达2万名难民的事实在记载中并不突出。这可能是他谦虚所致,也可能是由于战争期间严格的信件检查造成的。

贝恩哈尔·辛德贝格1911年2月19日生于奥胡斯。他是当时有名的奶酪商约翰·尼斯·辛德贝格的儿子。他父亲在铁路南边弗来德里克路和海勒斯路交叉处有一家奶酪厂,辛德贝格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绿街上的克耶格高小学是他读书的地方。后来他做了一段时间的油漆学徒工,但他很快就对此失去了兴趣。在冒险精神的驱动下,他离家出走,想乘轮船去美国,但他父亲到码头上把他追了回来。第二次他终

^① 在2000年5月14日的《奥胡斯教区时报》上还刊登了2张报纸影印件插图。一张是《奥胡斯教区时报》1938年3月6日介绍辛德贝格在中国南京戏剧般经历报道,标题是《最大的丹麦国旗飘扬在中国南京》;另一张是《奥胡斯教区时报》2000年5月5日刊登的中国大使馆的寻人启事,标题是《寻找中国战争中的丹麦英雄》。——编者注

于成功了。当时只有 17 岁的辛德贝格乘船到了美国并投奔他在加利福尼亚的亲戚。

3 年后,他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外籍兵团产生了浪漫的憧憬,便报名参加了。但是,浪漫很快就被现实驱散得无影无踪。根据他给家人信中的叙述,外籍兵团的生涯与他所想象的完全不同。那里是艰苦的训练、单调的巡逻、凶猛的恶狗和性格怪异的官兵。加入外籍兵团还不到一年,他便在新年之夜开了小差,而这在当时绝对是非同寻常的。他为此所遭的风险也相当大,因为他同外籍兵团签定了为期 5 年的“生死合同”。

从阿尔及利亚逃出来以后,他随一艘美国轮船到了上海。他在这里留了下来。此时,他已熟练掌握了英语、法语和德语,并在上海最大的一家饭店找到了前台接待员的工作。在他后来写给家人的信中,对这段生活有过愉快的描述,包括他有幸接待著名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的经历。1937 年,日本同中国之间的战争爆发了。日本侵略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并逼近上海。他如何被卷战争的恐怖漩涡之中的呢?

丹麦工厂的行政主管

关于这个问题,在他的信中找到确切的答案。他很可能是通过在饭店的工作认识了著名的英国战地记者,《每日电讯报》的佩姆布鲁克·史蒂芬斯,并当上了他的司机。这一次的工作经历是以悲剧结束的。佩姆布鲁克在现场观察日军攻占上海的某一市区时,被日本人的子弹击中,而辛德贝格当时就在离佩姆布鲁克几米远的地方。

1937 年 12 月,贝恩哈尔·辛德贝格被任命为丹麦一家新建大型水泥厂的行政主管和财产监护人。水泥厂属于丹麦史密芝集团^①,辛德贝格能得到这项任命恐怕是因为他当时是在那一地区的唯一的丹麦人的缘故。水泥厂陷入 1937 年 12 月的战火之中时,还没有投入使用。

辛德贝格在奥胡斯的家人至今仍保存着有关辛德贝格可全权处理

^① 此处报道有误。实际上江南水泥厂是购买了丹麦水泥生产设备的中国民营股份制企业。——编者注

水泥厂事务的文件,这份文件当时受到丹麦和日本方面的双重承认。

在这段戏剧般的日子,他共给在奥胡斯的家人和朋友写了三四封信。本报当时发表的一系列报道就是以这些信中的一些描述为背景撰写的,包括题为《在战区的奥胡斯青年作为目击者的记述》的报道。特别是本报1938年3月6日的一篇文章,以这些信为第一手材料,报道了南京发生的情况。下面是本报当年登载的辛德贝格信中的一段叙述:

“8月份以来,我无法避免地经历了战争的恐怖。到处都是血。所有的村庄都被烧毁了,所有的牲畜和家禽都被掳走了。举目四顾,看到的是农民和中国士兵的尸体以及啃噬这些尸体的饿犬和野兽。只是偶尔能碰上一两个幸存下的老人或妇女,在为寻找果腹的东西而孤独地流浪着。”

他还在信中描述了开车去水泥厂的农场取食品的情况。有一天,他开着厂里的汽车将20只活鸭、一头宰杀好的猪、100个鸡蛋和一些蔬菜送给当时滞留在南京的一些外国人。由于日本工程师曾对水泥厂表现出兴趣,他特意在厂区升起一面他所能找到的最大的丹麦国旗,并在厂房屋顶用油漆涂了一面1300平方米的巨型丹麦国旗,以保护工厂不受侵犯。他在信中写道:

“工厂是崭新的,甚至连试运行都没有来得及搞。我们守在这里是为了防止日本人将它没收。这是花了800万克朗建成的,亚洲最大的水泥厂。”

厂里收容了6000名中国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他们失去了一切,几乎是一些赤贫的人。他们有的寄身于厂房的屋檐下,有的住在自己用稻草搭建的小窝棚里。丹麦国旗保护着他们,但问题是没有足够的食品。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些可怜的人是如何苦熬度日的。

在工厂附近的一座寺庙中,聚集着22000名中国难民。他们的境遇比厂子里的难民更悲惨,因为日本士兵每天都到那里去……”

当年,本报的编辑只将他的信引用到这里便省略了,并特别说明:信中余下的内容不便刊载。

在日内瓦接受荣誉

由于贝恩哈尔·辛德贝格从事着完全站在中国人一边的人道主义工作,日本人终于在1938年逼迫他离开了中国。

为了申请去美国的签证和居留许可,他回到了丹麦。在丹麦期间,他应当时民国政府驻日内瓦代表团的邀请去作客。中国人希望感谢他在南京所作出的贡献。在日内瓦,许多上层人士参加了专门为他举行的庆祝晚会。晚会上,他被正式授予“中国民族英雄”的称号^①。本报当年的另一篇报道记叙了这件事情。

贝恩哈尔·辛德贝格还被授予一面丝质锦旗。他的家人至今还保存着这面锦旗。锦旗上有11个人的签名,感谢他为正义事业作出的英勇贡献。

离开中国后,他去了美国并在1939年获得了大副的资格证书。二战期间,他驾驶美国的商船,执行了很多次航行任务。尽管海上充满着遭到水雷和敌人潜艇袭击的危险,他始终平安无事。1948年和1951年,他驾驶的船碰巧到丹麦卸货,他两次借机回奥胡斯探望家人。遗憾的是他父亲早在1947年就去世了。他父亲在30年代中期置身于政治,是丹麦公平党的成员;1938至1948年^②担任《奥泽新闻周报》的编辑。

1960年,他的船在汉堡停靠时,他又一次回到丹麦。这以后,他在一家船运公司找到了一份担任船长的固定工作,负责旧金山至哥本哈根之间的航线。1976年,他回丹麦住了较长一段时间,住在奥胡斯附近吕斯楚普(Lystrup)市的妹妹家。

转告中国驻丹麦大使馆

上周六寻人启示是本报应哥本哈根的中国大使馆和奥胡斯市市长办公室的要求刊登的。

中国希望借目前正在本市举办的南京大屠杀图片展之机,寻找并感谢辛德贝格。大屠杀中,约有30万中国平民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日军屠

① 此处报道有误。——编者注

② 疑为1947年之误。——编者注

杀。此次在奥胡斯市的图片展上,关于辛德贝格却只有文字上的介绍,并且还只知道他的姓。

现在,本报已为辛德贝格的家人与奥胡斯市政府建立起联系,不出一个星期,在哥本哈根的中国大使馆也将得到相关信息。

(鸣谢阿比德高,顾晖由丹麦文译出)

附录一：避居于拉贝住所之六百余难民 致拉贝的感谢信及其影印件

1. 感谢信

1938 年 1 月 6 日

德商西门子电机厂代表

艾拉培

南京干河沿小桃园

电话二二八一四号

避居于南京西门子电机厂代表住宅院内之六百余难民谨以至诚向
西门子爵士致谢，并祝福寿无量。

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

感谢信影印件

JOHN H. D. RABE
Representative
of
SIEMENS CHINA CO.

Telegr. Addr.: Aktor Nanking
Telephone 22514
Code: Bentley's

南京
電話
二二八
一四號
艾拉培
西門子
電機廠
代表
英

4718
Nanking, den 6. Januar 1938. 182
Siao Tao Yuan,
Can Ho Yien.

Herrn

Geheimrat Carl Friedrich von Siemens,

Siemensstadt.

Sechshundert Insassen des SIEMENS-FLUCHTLINGS-
LAGERS NANKING (untergebracht im Haus , Hof und Garten der
Siemens-Vertretung in Nanking) senden Herrn von Siemens ergeben-
ste Grüsse und herzlichen Dank .

Nanking, den 6. Januar 1938.

im Auftrage der Flüchtlinge :

John H. D. Rabe

避居於南京西門子
電機廠代表住宅院
內之六百餘難民謹
以至誠向
西門子爵士致謝並
祝福壽無量

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

Handwritten notes in Chinese:
轉交拉貝先生
轉交拉貝先生
轉交拉貝先生
12/14
142

2. 感谢信上亲笔签名人员名单

余庆寿	柏德源	刘德寿	莫文兴	黄宝玉	马春亮	刘永洲
石寿名	卢桂英	柯大发	王长富	李之玉	孙成章	孙应福音
孙有清	孙有亮	黄宝林	毕文秀	穆喜福	吕世生	沙金田
孙有明	李存根	何王氏	梁翠芝	金淑芳	吕再发	董传林
速长林	哈正兴	金宏寿	李文达	马永泉	金洪林	王心华
吴万中	马忠孝	马于财	曾继仁	马鸿禧	吴寿礼	鄂志学
佟辅臣	鄂宝珍	黄秀英	张盛氏	徐杨林	孙龙生	张国珍
张福根	张小手	王子卿	曹文海	侯范群	陈养武	李文龙
胡慕都	鲍元昆	张申甫	沈毛弟	龙 朋	徐洪庭	王金贵
刘桂荣	马鸿昌	黄宝霞	李纪氏	邓金鉴	邓玉龄	章荣华
甘翠华	莫润生	邓达庚	李玉山	金吉明	刘德喜	张家春
吴祖元	吴若愚	林孙氏	林松泉	莫伟清	王廷寿	杨喜高
杨长福	董传鑫	马永清	董长明	金古华	哈传信	孔庆如
柏士荣	张守春	查福田	查贵嵩	刘顺霖	严永康	黄金荣
黄如意	王淑保	王虎臣	李信荪	李隆庆	刘兰芳	于蕙英
于芳英	于寿仁	蔡玉偕	宗有生	陈康富	余潘秀芝	孔庆山
苏秀英	马全珍	苏文生	曾桂兰	Menglin Fu	H. Liu Lan	
孙克伦	毕 琳	孙耀三	William Lung	Jushing Soh	周文伯	

JOHN H. D. RABE
NANKING

金洪林	王心華	吳蘭中	馬忠孝	馬松財	馬繼仁	馬鴻禧	吳春礼	郭志學	佟輔臣	鄂寶珍
黃秀英	張盛氏	徐揚林	孫龍王	張國珍	張福根	張小手	任子卿	曹大海	侯範羣	邱美武
李文龍	胡惠都	鮑元昆	張中甫	叱毛弟	龍朋	徐洪廷	王金貴	劉桂榮	馬鳴昌	黃寶霞

JOHN H. D. RABE NANKING											
張家英	劉德壽	金多明	李玉山	鄧連庚	莫潤生	甘翠華	韓榮華	鄧王齡	鄧金鑑	李紀民	
趙正明	馬水清	董傳金	楊是福	楊喜高	王廷寿	甘翠華	林松果	林孫氏	吳祖元	吳祖元	
黃如意	黃金榮	嚴永康	劉順霖	查貴嵩	查福田	張守春	柏士榮	孔慶如	各傳信	金方華	

JOHN H. D. RABE
NANKING

王淑保	陈康富	畢琳
王虎臣	余瑞秀艾	孫耀三
李信芬	孔應文	William Chung
李隆慶	蘇秀英	Judith Lok
劉蘭芳	馬全珍	周文伯
于蕙英	蘇文生	
于芳英	曾建蘭	
于寿仁	Thompson, J. W.	
蔡玉階	Chiu Han	
宗有生	孫克倫	

3. 感谢信所附难民名单

避居于约翰·拉贝先生住所难民

男.....302 人

女.....300 人

总计.....602 人^①

(包括 10 岁以下儿童 126 人)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李金氏	二六	南京	女		家长,手印,六七〇一
李三羊	三	南京	男		子,手印,六七〇二
李二羊	五	南京	男		子,手印,六七〇三
李大羊	七	南京	男		子,手印,六七〇四
李龙珍	一〇	南京	女		女,手印,六七〇五
李牛氏	六三	南京	女		母,手印,六七〇六
李金氏	二四	南京	女		妻,手印,六七〇七
李文达	三六	南京	男	糊骨子	家长,手印,六七〇八
金宝花	三	南京	女		女,手印,六七〇九
金银花	五	南京	女		女,手印,六七一〇
金狗子	七	南京	男		子,手印,六七一一
金小银	一一	南京	女		女,手印,六七一二
金杨氏	六四	南京	女		母,手印,六七一三
金马氏	三四	南京	女		妻,手印,六七一四
金吉瑞	四〇	南京	男	糊骨子	家长,手印,六七一五

① 原名单为 602 人,后又有 20 人签名,合 622 人。——编者注

续 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董传林	一八	南京	男		子,手印,六七一六
董夏氏	三七	南京	女		妻,手印,六七一七
董长鸣	四七	南京	男	厨行	家长,手印,六七一八
韩邹翠珍	三一	山东	女		六七三三
韩克宽	八	山东	男		——
韩大器	三	山东	男		——
田恒山	四八	北平	男	厨子	六七三四
袁秀峰	二四	河南	男	用[佣]人	西门子洋行,六七三五
袁查氏	一六	南京	女	袁秀峰妻	六七三六
孙耀三	二六	山东	男	义合东砖瓦厂	六七三七
孙礼堂	二九	山东	男	义合东砖瓦厂	六七三八
王清吉	三〇	河北	男	义合东砖瓦厂	六七三九
孟磷符	三四	山东	男	吉昌五金号	六七四〇
马永清	四七	南京	男	鸭子店	家长,手印,6741
马童氏	六〇	南京	女	鸭子店	永清之母,手印,6742
马金氏	四〇	南京	女	鸭子店	永清之妻,手印,6743
马转子	一八	南京	女	鸭子店	永清之女,手印,6744
马七子	一四	南京	女	鸭子店	永清之女,手印,6745
马仪子	一二	南京	女	鸭子店	永清之女,手印,6746
马常生	七	南京	男	鸭子店	永清之子
马二汉	五	南京	男	鸭子店	永清之子
金吉明	二九	南京	男	鸭子店	家长,手印,6747
毕琳	二四	南京	男	商业	毕琳,六七四八
刘岳氏	二五	徐州	女		六七四九
刘缪氏	五五	徐州	女		六七五〇
刘往子	五	徐州	男		——

续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刘明子	三	徐州	男		——
孙永才	二九	东台	男	搭蓬匠	手印,六七五一
柏双铃	二	南京	男		——
房袁氏	三四	南京	女		手印,六七五二
陈袁氏	五〇	南京	女		手印,六七五三
房小红	六	南京	女		——
陈五顺	一四	南京	女		手印,六七五四
查福田	五〇	南京	男	纸烟店	手印,六七五五
查卞氏	四二	南京	女		手印,六七五六
查贵高	一〇	南京	男		手印,六七五七
查贵玲	六	南京	女		——
韩德儒	六二	南京	男	纸烟店	手印,六七五八
查宗同	一五	南京	男		手印,六七五九
张守春	二八	南京	男	纸烟	手印,六七六〇
张徐氏	三六	南京	女		手印,六七六一
吕李氏	一九	南京	女		手印,六七六二
金古华	二九	南京	男	鸭饭店	吉明之弟,手印,6763
金刘氏	五六	南京	女	鸭饭店	吉明之母,手印,6764
金冯氏	二〇	南京	女	鸭饭店	吉华之妻,手印,6765
马永泉	三一	南京	男	机房	家长,手印,6766
马金氏	三一	南京	女	机房	永泉之妻,手印,6767
马月娥	一一	南京	女	机房	永泉之女,手印,6768
马龙英	九	南京	女	机房	永泉之女,手印,6770
马小三	六	南京	女	机房	永泉之女
马仲强	三	南京	男	机房	永泉之子

续 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白士荣 ^①	四六	南京	男	小生意	家长,手印 6771
柏德沅	二五	南京	男	厨行	手印,6772
马秀英	一八	南京	女		德沅之妻,手印,6773
黄朱氏	五〇	南京	女		炳义之妻,手印,6774
黄金荣	二二	南京	男		炳义之子,手印,6775
黄金生	一七	南京	男		炳义之子,手印,6776
黄如意	一四	南京	女		炳义之女,手印,6777
黄红英	七	南京	女		炳义之女
严永康	四九	南京	男	铜匠	家长,手印,6778
严刘氏	三六	南京	女		永康之妻,手印,6779
严三九	一一	南京	女		永康之女,手印,6780
宗安氏	四三	南京	女		家长,手印,6781
张二翠	二	南京	女		女
张如意	一二	南京	女		女,6782
程九八	二二	南京	男	铜匠	徒,手印,6783
刘胡氏	一九	南京	女	铜匠	弟妇,手印,6784
张刘氏	三五	江苏	女	烧饼	家长,手印,6785
金洪寿	一九	江苏	男	烧饼	家长,手印,6786
陈福林	四六	江苏	男	卖鱼	家长,手印,6787
李小七	一六	江苏	女		侄女,手印,6788
穆四喜	三	江苏	男		子
穆传寿	八	江苏	男		子
穆荣福	一〇	江苏	男		子,手印,6789
穆喜福	一四	江苏	男		子,手印,6790

① 应为“柏士荣”。——编者注

续 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穆小宝	一六	江苏	女		女,手印,6791
穆老仝	一八	江苏	女		女,手印,6792
穆金氏	四二	江苏	女		妻,手印,6793
穆桂生	四九	江苏	男	卖柴	家长,手印,6794
李宝华	三	江苏	女		女
李贵子	六	南京	男		子
卞房氏	六六	南京	女		手印,6769
缪修炳	四二	南京	男	饭馆	手印,6795
缪丁氏	三五	南京	女		手印,6796
李森林	五三	山东	男	小生意	手印,6797
李吴氏	五〇	山东	女		手印,6798
李二子	一七	山东	男		手印,6799
黄炳义	五八	南京	男	小生意	手印,6800
黄朱氏	五四	南汇	女		手印,八二〇一
黄秀英	一二				手印,八二〇二
赵兴贵	五〇				手印,八二〇三
金王氏	六〇				手印,八二〇四
黄书圣	五四				手印,八二〇五
张盛氏	三二				手印,八二〇六
吴富贵	四七				手印,八二〇七
吴朱氏	四九				手印,八二〇八
汤荫	一七				手印,八二〇九
张爱哥	四一				手印,八二一〇
张金六	一七				手印,八二一一
王小玉					手印,八〇五二
严金城	八	南京	男		严永康之子
严小毛	三	南京	男		严永康之子
刘顺霖	二九	山东泰安	男	汽车夫	家长,手印,8212
刘周氏	二五	山东泰安	女		刘顺霖之妻,手印,8213

续 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刘化龙	六一	山东泰安	男		刘顺霖之叔,手印,8214
刘小朱	三	山东泰安	女		刘顺霖之女
刘小丫	一	山东泰安	女		刘顺霖之女
刘金华	三五	南京	男	机房	家长,手印,8215
刘夏氏	二四	南京	女		刘金华之妻,手印,8216
刘寿珍	七	南京	女		刘金华之女
刘寿福	五	南京	男		刘金华之子
刘寿令	三	南京	男		刘金华之子
刘寿珠	二	南京	女		刘金华之女
杨喜高	五四	江苏淮安	男	车夫	手印,8217
杨仲氏	五四	江苏淮安	女		手印,8218
杨长富	二七	江苏淮安	男		手印,8219
杨小四	一四	江苏淮安	女		手印,8220
杨小柳	一〇	江苏淮安	男	侄	手印,8221
郭忱碗	四	江苏淮安	女		外孙女
柯步有	三八	江苏淮安	男	车夫	手印,8222
张三十	四	江苏淮安	男		子
张连生	七	江苏淮安	男		子
张宝云	九	江苏淮安	女		女
张巧云	一二	江苏淮安	女		女,手印,8223
张贺氏	三六	江苏淮安	女		妻,手印,8224
张寿山	三八	江苏淮安	男		家长,手印,8225
速玉祥	二五	江苏淮安	男	拉车	弟,手印,8226
速长龄	一五	江苏淮安	男		子,手印,8227
速长华	二五	江苏淮安	男	卖鱼	子,手印,8228
速安氏	四二	江苏淮安	女		家长,手印,8229
宗有英	一一	江苏淮安	女		妹,手印,8230
宗有喜	二一	江苏淮安	男	卖鱼	弟,手印,8231
宗有才	二三	江苏淮安	男	锅贴	家长,手印,8232

续 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宗必瑞	四〇	江苏淮安	男	放牛	有生之叔,手印,8233
宗有凤	——	江苏淮安	女		女,手印,8234
宗有情	一八	江苏淮安	女		女,手印,8235
宗有虎	六	江苏淮安	男		子
宗有龙	八	江苏淮安	男		子
宗有海	二二	江苏淮安	男	放牛	子,手印,8236
宗有生	二六	南京	男		子,手印,8237
张金富	一九	南汇	男	机器匠	手印,六五〇一
王宣潮	二四	南京	男	菜贩	手印,六五〇二
王林氏	二四	南京	女		手印,六五〇三
王怀珠	一	南京	女		手印,六五〇四
梁坤见	二一	南京	男	洗衣作	手印,六五〇五
梁萃之	一七	南京	女		手印,六五〇六
梁金氏	二六	南京	女		手印,六五〇七
梁立存	四	南京	男		手印,六五〇八
梁立后	二	南京	男		手印,六五〇九
徐桂英	一五	南京	女		手印,六五一〇
王虎臣	六二	南京	男	杂货	手印,六五一一
王洪福	七四	南京	男	茶馆	手印,六五一二
王春生	四八	南京	男	茶馆	手印,六五一三
王春荣	四四	南京	男	茶馆	手印,六五一四
王成满	一一	南京	男		手印,六五一五
王淑宝	一四	南京	女		手印,六五一六
王淑华	六	南京	女		手印,六五一七
王马氏	六三	南京	女		手印,六五一八
王刘氏	四〇	南京	女		手印,六五一九
王伍氏	四二	南京	女		手印,六五二〇
杨柯氏	三二	江苏淮安	女		手印,6521
柯大	八	江苏淮安	男		手印,6522

续 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柯 二	六	江苏淮安	男		手印, 6523
柯 三	三	江苏淮安	男		手印, 6524
李高亭	二九	江苏淮安	男		手印, 6525
李天有	五〇	安徽韩山	男	马车行主任	手印, 6526
于寿仁	三五	南京	男	钱业	手印, 6527
于施氏	五六	南京	女		手印, 6528
于朱氏	三三	南京	女		手印, 6529
朱吴氏	五四	南京	女		手印, 6530
于富英	七	南京	男		手印, 6531
于路英	五	南京	男		手印, 6532
于天赐	二	南京	男		手印, 6533
李之玉	二四	南京	男		手印, 6534
李丁氏	一七	南京	女		手印, 6535
苏老姑	五〇	南京	女		手印, 6536
姚光华	三六	南京	男	书店	手印, 6537
姚秦氏	二二	南京	女		手印, 6538
姚百岁	四	南京	男		手印, 6539
姚小秀	七	南京	女		手印, 6540
沈毛弟	二八	上海	男	书店	手印, 6541
陈晨武	二一	扬州	男	书店	手印, 6542
龙 朋	三一	淮安	男	书店	手印, 6543
胡恭邵	二四	上海	男	电匠	手印, 6544
李文龙	三一	上海	男	酒店	手印, 6545
梁坤炳	一〇	上海	男		手印, 6546
梁秀珍	一一	南京	女		手印, 6547
李穗英	九	南京	女		女, 手印, 6548

续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李鲁氏	五一	淮城	女		家长,手印,6549
吴小五	二三	淮城	女		女,手印,6550
吴李氏	四三	淮城	女		妻,手印,6551
吴金有	四九	淮城	男	机房	家长,手印,6552
张小毛	一三	淮城	女		手印,6553
张满龄	四	淮城	女		手印,6554
张金龄	五	北平	女		手印,6555
孙小红	一		男		手印,6556
孙小九	六	北平	男		子,手印,6557
孙袁氏	三六	北平	女		妻,手印,6558
孙长山	四六	江苏扬州	男	藤匠	家长,手印,6559
张瑞云	一	南京	女		女,手印,6560
王马氏	七〇	南京	女		手印,6561
李信荪	五八	南京	男	布店伙友	手印,6562
李王氏	五〇	南京	女		手印,6563
李德华	一五	南京	女		手印,6564
王葛氏	七〇	南京	女		手印,6565
哈传信	四六	南京	男	鱼贩	手印,6566
哈金氏	三六	南京	女		手印,6567
哈小奎	一五	南京	男		手印,6568
哈丫头	一三	南京	女		手印,6569
哈花子	九	南京	女		——
哈毛喜	六	南京	男		——
哈小毛	二	南京	女		——
郭荣华	四六	南京	男	小贩	手印,6570
郭金氏	四三	南京	女		手印,6571

续 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郭月华	一五	南京	女		手印, 6572
郭小雅	九	南京	男		——
郭小四子	六	南京	男		——
郭小五子	一	南京	男		——
哈传福	四八	南京	男	小书贩	手印, 6573
哈方氏	四三	南京	女		手印, 6574
张施氏	二六	南京	女		手印, 6575
张文有	二〇	南京	男	小书贩	手印, 6576
张文秀	二六	江苏	男	车夫	手印, 6577
黄茂玉	九	南京	女		——
黄茂林	一三	南京	女		手印, 6578
黄宝霞	一六	南京	女		手印, 6579
华文秀	二五	南京	女		手印, 6580
吴爱惠	三	南京	女		吴谢氏之女
吴谢氏	二九	南京	女		手印, 6581
朱刘氏	四三	南京	女		朱吴氏之媳, 手印, 6582
朱吴氏	六七	南京	女		手印, 6583
汪子意	三六	桐城	男	电匠	手印, 6584
徐群珍	三	桐城	女		杨林之女
徐根宝	二二	桐城	女		杨林之妻, 手印, 6585
徐杨林	二五	桐城	男	电匠	手印, 6586
孙长发	一	桐城	男		——
孙仁发	八	桐城	男		福章之子
孙孙氏	二九	桐城	女		福章之妻, 手印, 6587
孙福章	二九	上海	男	电匠	手印, 6588
鲍元坤	二六	苏州	男	商	手印, 6589
王唐氏	二二	南京	女		手印, 6590

续 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王小红	一一	南京	女		手印, 6591
王启发	一二	南京	男		手印, 6592
王凌清	四	南京	女		——
蔡玉偕	二八	江苏台县 ^①	男	饭店工人	手印, 6593
蔡陈氏	二八	南京	女		手印, 6594
杨施氏	七〇	南京	女		手印, 6595
孙康氏	三八	南京	女	棉花店	手印, 6596
孙维君	一三	南京	男		手印, 6597
孙维英	八	南京	女		——
萧长贵	七〇	南京	男		手印, 6598
萧完氏	六四	南京	女		手印, 6599
萧先生	三八	南京	男		手印, 6600
萧王氏	二八	南京	女		手印, 8001
萧元福	三二	南京	男		手印, 8002
萧马氏	二八	南京	女		手印, 8003
萧元禄	二六	南京	男		手印, 8004
萧王氏	二二	南京	女		手印, 8005
萧小妮	三	南京	女		——
马武氏	五八	南京	女		手印, 8006
哈小凤	一七	南京	女		手印, 八〇〇七
哈小八子	一五	南京	男		手印, 八〇〇八
哈德龙	七三	南京	男		手印, 八〇〇九
王志远	一七	南京	男	钱米店伙友	手印, 八〇一〇
王昭荣	一五	南京	女		手印, 八〇一一
马马氏	四二	南京	女		手印, 八〇一二
马烈玲	六	南京	女		——

① 疑为“泰县”之误。——编者注

续 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马寿生	三	南京	男		—
哈忠贤	三五	南京	男	工匠	手印,八〇一三
哈刘氏	二六	南京	女		手印
哈艾林	二	南京	女		手印,八〇一四
陈有成	五九	怀成	男	厨子	手印,八〇一五
陈氏	六〇	怀成	女		手印,八〇一六
沈志强	三五	上海	男	瓦工	手印,八〇一七
沈钱氏	三〇	上海	女		手印,八〇一八
宛有茂	四二	南京	男	牛肉店工人	手印,八〇一九
宛张氏	三八	南京	女		手印,八〇二〇
宛氏	六四	南京	女		手印,八〇二一
宛文英	二〇	南京	女		手印,八〇二二
宛连弟	九	南京	女		—
马春良	三一	南京	男	小贩	手印,八〇二三
马萧氏	二〇	南京	女		手印,八〇二四
马年顺	四	南京	男		—
金龙才	六五	南京	男	清真寺	手印,八〇二五
金易氏	五六	南京	女		手印,八〇二六
李福林	三八	南京	男	小贩	手印,八〇二七
李喇氏	三二	南京	女		手印,八〇二八
李朋雨	—	南京	男		手印,八〇二九
李朋牟	三	南京	女		—
李春余	一二	南京	女		手印,八〇三〇
李春发	七	南京	男		—
李余氏	六十	南京	女		手印,八〇三一
马文瑞	三二	南京	男	小贩	手印,八〇三二
马素贞	二一	南京	女		手印,八〇三三

续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马文章	一九	南京	女		手印,八〇三四
马玉琴	一八	南京	女		手印,八〇三五
马文至	一二	南京	男		——
马小娃	一	南京	男		——
金鸿林	二九	南京	男	牛肉店	手印,八〇三六
金孙氏	二一	南京	女		手印,八〇三七
宛四一子	二	南京	男		手印,6601
沙林才	四三	清江	男	面业	手印,6602
沙李氏	四三	清江	女		手印,6603
沙冠群	六〇	清江	男	面业	手印,6604
沙金有	二〇	清江	男		手印,6605
沙金田	一六	清江	男		手印,6606
沙小秋	二	清江	男		手印,6607
沙大丫头	一〇	清江	女		手印,6608
沙二丫头	七	清江	女		手印,6609
沙三丫头	四	清江	女		手印,6610
管小八子	二〇	扬州	男	面业	手印,6611
吕万顺	五三	阜林 ^①	男	拖车	手印,6612
吕郭氏	五四	阜林	女		手印,6613
吕世生	一五	阜林	男		手印,6614
吕世荣	一三	阜林	男		手印,6615
周宝奎	五六	河南	男	拖车	手印,6616
周李氏	五二	河南	女		手印,6617
周树生	一六	河南	男		手印,6618
周树臣	一二	河南	男		手印,6619
周秀英	九	河南	女		手印,6620

① 疑为“阜宁”之误。——编者注

续 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林松泉	三二	江宁	男	肉商	手印,六六二一
李永太	一七	江宁	女		手印,六六二二
刘氏	四三	江宁	女		手印,六六二三
王廷寿	二八	江宁	男	肉商	手印,六六二四
王廷贵	一八	江宁	男	鞋匠	手印,六六二五
吴小林	二〇	江宁	男	拉车	手印,六六二六
吴永发	三七	江宁	男	拉车	手印,六六二七
张小六	一七	江宁	男	拉车	手印,六六二八
陈刘氏	四四	江宁	女		手印,六六二九
孙小娃	一	江宁	女		——
孙陈氏	一九	江宁	女		手印,六六三〇
孙小狗	二〇	江宁	男	拉车	手印,六六三一
张赵氏	二五	江宁	女		手印,六六三二
张志有	三三	江宁	男	拉车	手印,六六三三
张干平	五四	江宁	男	拉车	手印,六六三四
张志才	三五	江宁	男	车夫	手印,六六三五
张凤琴	一	江宁	男		——
张凤林	四	江宁	男		——
张凤英	六	江宁	女		——
张殿才	三〇	江苏□城	男	车夫	手印,六六三六
金淑蓉	八	南京	女		手印,6637
何王氏	四八	南京	女	厨子	手印,6638
何兆龙	一二	南京	男		手印,6639
何兆贞	一三	南京	女		手印,6640
何李氏	二六	南京	女		手印,6641
何小娃	二	南京	女		——
吕陈氏	六二	南京	女		手印,6642

续 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吕在发	四四	南京	男		手印, 6643
李纪氏	四五	南京	女		手印, 6644
李仔玉	二三	南京	男		手印, 6645
李王氏	一九	南京	女		手印, 6646
纪春南	一三	南京	女		手印, 6647
纪三久	四	南京	男		——
李徐氏	四一	南京	女		手印, 6648
李存根	一六	南京	男		手印, 6649
李存仁	一一	南京	男		手印, 6650
李存德	一八	南京	女		手印, 6651
潘李氏	二一	南京	女		手印, 6652
邓金鉴	五三	南京	男		手印, 6653
邓王氏	七二	南京	女		手印, 6654
吴大孩	四	南京	男		——
吴小孩	一	南京	女		——
吴卢氏	四〇	南京	女		手印, 6655
吴戴氏	三二	南京	女		手印, 6656
吴世鑫	二二	南京	男	厨子	手印, 6657
吴 祖	三六	南京	男	米商	手印, 6658
叶莫氏	五〇	南京	女		手印, 6659
叶炳荣	五九	南京	男	米商	手印, 6660
莫维情	三一	南京	女		手印, 6661
莫韩氏	六一	南京	女		手印, 6662
莫洪生	七	南京	男		——
莫润生	一〇	南京	男		手印, 6663
莫文兴	三七	南京	男		手印, 6664

续 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于小生	六	南京	男		——
于大生	八	南京	男		——
于王氏	四〇	南京	女		手印,六六六五
于培基	四一	南京	男	小生意	手印,六六六六
林素贞	一	南京	女		——
林孙氏	二二	南京	女		手印,六六六七
林潘氏	六二	江宁	女		手印,六六六八
张世明	一七	盐城	男	拖马车	手印,6669
孙成章	四一	扬州	男	成衣	手印,6670
孙殷氏	二六	扬州	女		手印,6671
孙有清	一五	扬州	男		手印,6672
孙有明	一三	扬州	男		手印,6673
孙有亮	一〇	扬州	男		——
孙秀玲	六	扬州	女		——
孔马氏	四六	南京	女		手印,6674
孔庆如	一五	南京	男		手印,6675
孔庆山	八	南京	男		——
孔庆九	四	南京	男		——
余启寿	三〇	南京	男	商店工人	手印,6676
余潘氏	二九	南京	女		手印,6677
余小毛	一二	南京	女		手印,6678
余天赐	七	南京	男		——
潘刘氏	五〇	南京	女		手印,6679
陈康富	二二	南京	男	古器店	手印,6680
陈杨氏	二四	南京	女		手印,6681
陈太霞	二	南京	女		——
马炳卿	四四	南京	男	医生	手印,6682

续 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邓王氏	五三	南京	女		手印,6683
邓达根	二七	南京	男		手印,6684
邓孙氏	二六	南京	女		手印,6685
邓玉龄	一七	南京	女		手印,6686
邓双全	三	南京	男		——
章邓氏	五一	南京	女		手印,6687
章荣业	一四	南京	女		手印,6688
章冬梅	五	南京	女		——
李玉山	三九	山东曹县	男	小饭[贩]	手印,6689
李陈氏	三六	山东曹县	女		手印,6690
李巧云	五	山东曹县	女		——
陈赵氏	六〇	山东曹县	女		手印,6691
甘雄氏	三八	南京	女		手印,6692
甘萃华	一七	南京	女		手印,6693
王桐山	五六	南京	男		手印,6694
王国华	二〇	南京	女		手印,6695
刘吉氏	五八	南京	女		手印,6696
苏秀英	一七	南京	女		手印,6697
苏文生	一五	南京	男		手印,6698
罗松田	三一	南京	男		手印,6699
吴秀贞	二四	南京	女		手印,6700
吴班骑	二四	南京	男	木商	手印,8101
刘得喜	一四	南京	男	木商	手印,8102
刘得收	一七	南京	男	木商	手印,8103
刘得平	二六	江宁	男	木商	手印,8104
郭信明	一八	河北	男	机工	手印,8105
蒋伯炼	四三	河北	男	商	手印,8106

续 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余小孩	一	河北	男		手印,8107
余李氏	二五	河北	女	皮工	手印,8108
余更华	三二	河北	男	皮工	手印,8109
张王氏	二二	河北	女	皮工	手印,8120
张家春	三二	河北	男	染业	手印,8121
王秀华	一一	河北	女	染业	手印,8122
王他氏	三三	河北	女	竹工	手印,8123
池日南	三	河北	女		手印,8124
池淑媛	一七	河北	女		手印,8125
池张氏	三四	河北	女		手印,8126
池洪祥	三五	河北	男	竹工	手印,8127
池洪义	三八	河北	男	商	手印,8128
张家华	一五	江宁	女		手印,8129
马赵氏	三七	扬州	女		手印,8130
孔马氏	四四	南京	女		手印,8131
孔小怀	一六	南京	女		手印,8132
孔小九	一三	南京	女		——
孔小七子	七	南京	女		手印,8133
孔摇子	五	南京	男		手印,8134
孙炳生	三三	扬州	男	皮匠	——
孙朱氏	三二	扬州	女		手印,8135
孙有庚	四	扬州	男		——
孙双庚	二	扬州	男		——
马赵氏	五〇	南京	女	报贩	手印,8136
马田贞	一四	南京	女		手印,8137
潘凤英	一八	山东曹州	女		手印,8138
胡卢氏	二五	广济	女		手印,8139

续 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胡小吉子	七	广济	女		——
胡顺弟	三	广济	女		——
周希矛	二三	江西	男	卖馄饨	手印,8140
李志详	三一	南京	男	面食店	手印,8141
李张氏	二一	南京	女		手印,8142
李高氏	五二	南京	女		手印,8143
罗余氏	二四	南京	女		手印,八一四四
罗卢氏	七〇	南京	女		手印,八一四五
罗学文	七	南京	男		——
罗丫头	四	南京	男		——
罗腊狗	二	南京	男		——
刘张氏	四五	南京	女		手印,八一四六
刘笔学	一三	南京	男		手印,八一四七
刘桂令	一九	南京	女		手印,八一四八
刘笔正	九	南京	男		——
刘笔才	六	南京	男		——
高春生	五六	南京	男		手印,八一四九
高徐氏	四七	南京	女		手印,八一五〇
高赵氏	八〇	南京	女		手印,八一五一
高金陵	一〇	南京	男		——
徐鸿全	五七	南京	男		手印,八一五二
张苏氏	三六	怀成	女		手印,八一五三
张桂英	六	怀成	女		——
张三十子	三	怀成	男		——
王有坤	四二	南京	男		手印,八一五四
周徐石	四六	义[仪]	男	拉车	手印,八一五五
马福伟	五	义[仪]	男		——

续 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马曾氏	二三	义[仪]	女		手印,8156
马鸿禧	二四	江宁	男	印刷	手印,8157
佟玉贞	二三	南京	女		手印,8158
曾其祥	七	南京			——
曾其芝	一一	南京			手印,8159
曾桂兰	一四	南京			手印,8160
曾金氏	三二	南京			手印,8161
曾王氏	六四	南京			手印,8162
曾继石	四五	江宁	男	鱼行	手印,8163
陆寿延	四七	江宁	男	水果行	手印,8164
佟风来	九	江宁	女		——
佟小曾	五	江宁	男		——
佟陈氏	二九	江宁	女	修钟	手印,8165
佟虎臣	六四	江宁	男		手印,8166
鄂宝贞	二〇	江宁	女		手印,8167
鄂志学	一六	江宁	男		手印,8168
石春喜	二七	江宁	男		手印,8169
鄂黄氏	五三	江宁	女		手印,8170
鄂其山	六〇	北平	男		手印,8171
李腊贞	三	南京	女		——
史广兴	三五	南京	男	木匠	手印,八一七二
史田氏	二五	南京	女		手印,八一七三
史小要子	五	南京	男		——
史小丫头	四	南京	女		——
史兰英	一	南京	女		——
徐田氏	七〇	南京	女		手印,八一七四
孔吉氏	三四	南京	女		手印,八一七五

续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刘桂荣	二〇	南京	女		手印,八一七六
刘广德	三四	南京	男	种地	手印,八一七七
刘沈氏	三六	南京	女		手印,八一七八
丁永庆	二一	南京	男	皮匠	手印,八一七九
杨文沅	二五	南京	男	面馆	手印,八一八〇
杨吴氏	二三	南京	女		手印,八一八一
杨小雅	一七	南京	女		手印,八一八二
杨小金	一一	南京	女		手印,八一八三
杨小庚	七	南京	男		——
杨有春	四五	南京	男		手印,八一八四
杨何氏	四四	南京	女		手印,八一八五
杨德仁	三六	泗阳	男	厨子	手印,八一八六
马俊山	四二	泗阳	男	鞋工	手印,八二五六
马于生	三四	泗阳	男	残废	手印,八二五七
马放和	二七	泗阳	男	鞋工	手印,八二五八
李澹庆	二六	泗阳	男	鞋工	手印,八二五九
李卢鳌	五六	泗阳	男	商	手印,八二六〇
吴小孩	六	泗阳	男		手印,八二六一
吴程氏	五四	泗阳	女		手印,八二六一
吴万中	二九	江宁	男	工人	手印,八二六二
吴寿礼	一七	江宁	男	工人	手印,八二六三
吴荣生	二三	皖肥 ^①	男	西服匠	手印,八二六四
金马氏	四〇	皖肥	女		手印,八二六五
金金氏	一七	皖肥	女		手印,八二六六
金陆氏	七〇	皖肥	女		手印,八二六七
金元福	三六	皖肥	男	鱼行	手印,八二六八

① 安徽合肥。——编者注

续 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王兴顺	一九	皖肥	男	鱼行	手印,八二六九
王兴华	二二	皖肥	男	鱼行	手印,八二七〇
王柏氏	三二	皖肥	女	鱼行	手印,八二七一
王志发	四二	南京	男	鱼行	手印,八二七二
马石氏	四九	南京	女		手印,八二七三
马聚东	五二	江宁	男	印刷	手印,八二七四
周钱氏	三九	钗[仪]征	男①		手印,8238
周春林	一三	钗[仪]征	男		手印,8239
周松林	一一	钗[仪]征	男		手印,8240
周丫头	六	钗[仪]征	女		——
周刘氏	三一	钗[仪]征	女		手印,8241
周小绋子	二	钗[仪]征	女		——
刘崔氏	三六	扬州	女		手印,8242
刘兰芳	一七	扬州	女		手印,8243
吕庆生	二八	南京	男	卖茶水	手印,8244
吕庆华	二一	南京	男	卖茶水	手印,8245
吕庆纪	一五	南京	男	种地	手印,8246
李升云	一三	南京	男		手印,8247
石寿铭	二〇	南京	男	铜匠	手印,8248
石大章	一九	南京	男		手印,8249
杨洪奇	一九	宿迁	男	洗衣匠	手印,8250
刘永州	一七	南京	男	印刷工人	手印,8251
朱国华	一六	南京	男		手印,8252
王长富	三五	南京	男	皮匠	手印,8253
王杨氏	三三	南京	女		手印,8254

① 应为女。周钱氏和周春林的性别写颠倒了,更正时又错位了。详见影印件第 29 页。——编者注

续 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王小料子	一四	南京	男		手印,8255
何得人	三四	泗阳	男	煤炭工人	手印,8038
刘国标	一八	怀成	男	拖车	手印,8039
刘徐氏	四〇	怀成	女		手印,8040
刘大丫头	一三	怀成	女		手印,8041
刘小三子	五	怀成	女		——
刘小四子	二	怀成	女		——
谢王氏	四三	太平府	女		手印,8042
柯大发	一三	湖北鄂城	男		手印,8043
柯合之	一一	湖北鄂城	女		手印,8044
包凤英	一三	巢县	女		手印,8045
余王氏	三九	南京	女		手印,8046
余金生	三	南京	男		——
余秀群	五	南京	女		——
哈德顺	二四	南京	男	鱼贩	手印,8047
陈雨章	二四	六合	男	理发	手印,8048
王金贵	二〇	南京	男	小生意	手印,8049
王文炳	一八	南京	男	厨子	手印,8050
王文兴	一五	南京	男		手印,8051
王小玉	一一	南京	女		手印,8052
王小三子	八	南京	女		——
王小扣子	三	南京	男		——
马桂英	六	南京	女		——
马义祥	二六	南京	男	厨子	手印,8053
马义林	三八	南京	男	饭馆	手印,8054
马忠孝	一五	南京	男	饭馆	手印,8055
马于才	一七	江宁	男	鞋工	手印,8056

续 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性别	职业	备注
侯范群	三二	江宁人	男	五金店	侯范群(签名)8057
张申甫	四四	六合人	男	五金店	张申甫(签名)8058
金洁斋	四三	武进人	男	营造商	8059
孙恒寿	二九	山东人	男	窑厂	手印,8060
杨祖培	二一	河北满城	男	义合东窑厂工友	手印,8061
徐兆祯	二九	江苏徐州	男	西门子洋行职员 宿舍庸[佣]人	手印,8062
张德仁	四九	山东单县	男	义合东窑厂工友	手印,8063
姚国铨	三四	上海	男	兴昌营造厂 汽车司机	手印,8064
甘胜裕	四〇		男	茶商	手印,8065
李万兴	五〇		男	缎业	手印,8066
李锡和	四七		男	缎业	手印,8067
包开银	五一		男	木匠	手印,8068
包开发	四〇		男	木匠	手印,8069
吴朝才	三七		男	吴朝才(签名)	手印,8070
徐洪庭	一五	上海	男		手印,8071
孙林法	一三	上海	男		手印,8072
孙泉弟	一五	上海	女		手印,8073
徐金氏	二七	上海	女		手印,8074
莫陈氏	三四	上海	女		手印,8075
孙六妹	四二	上海	女		手印,8076

计共男女老幼难民六百[零]另二名
内男三百另[零]二名

女三百名

其中包括十岁以下男女儿童乙[壹]百廿六名

难民名单影印件

JOHN H. D. RABE
NANKING

Refugees

in

the residence

of

MR. JOHN H. D. RABE

Male..... 302
Female..... 300

Total 602

(Including 126 children under
10 years of age.)

JOHN H. D. RABE

NANKING

[illegible]

JOHN H. D. RABE

NANKING

[illegible]

JOHN H. D. RABE

NANKING

[illegible]

JOHN H. D. RABE
NANKING

柯	柯	楊	楊	楊	楊	楊	劉	劉	劉	劉	劉	劉	劉	劉	劉	劉	廠	廠
有	有	小	小	長	仲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小	小
二	四	四	四	七	八	二	三	七	二	三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八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8222	8222	8221	8220	8219	8218	8217	8216	8215	8214	8213	8212	8211	8210	8209	8208	8207	8206	8205

JOHN H. D. RABE
NANKING

8237
8236
~~8235~~
8235
8234
8233
8232
8231
8230
8229
8228
8227
8226
8225
8224
8223

JOHN H. D. RABE
NANKING

張金富	二四	南京	男	和泰隆	六五〇二
王雲朝	二四	南京	男	榮順	六五〇三
王林氏	二四		女		六五〇四
王懷珠	一		女		六五〇五
梁坤見	二一		男	瑞衣作	六五〇六
梁萃之	一七		女		六五〇七
梁金氏	二六		女		六五〇八
梁立存	四		男		六五〇九
梁三右	二		男		六五一〇
徐桂英	一五		女		六五一〇
王電臣	六二		男	瑞賞	六五一〇
王洪福	七四		男	徐似	六五一一
王春生	四八		男		六五一二
王春榮	四四		男		六五一一
王成滿	一八		男		六五一一
王淑安	一四		女		六五一一
王淑榮	六		女		六五一一
王馬氏	六三		女		六五一一
王劉氏	四〇		女		六五一一
王伍氏	四二		女		六五一一

JOHN H. D. RABE
NANKING

楊	柯	柯	柯	李	李	于	于	于	米	于	于	于	于	李	蘇	姚	姚	姚	姚
柯氏	大	二	三	高	大有	壽	施	朱	吳	富	領	天	之	丁	老	泰	百	小	小
三	八	六	三	九	吉	三	五	四	五	七	五	二	二	一	五	二	四	七	七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女	男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6540	6539	6538	6537	6536	6535	6534	6533	6532	6531	6530	6529	6528	6527	6526	6525	6524	6523	6522	6521

JOHN H. D. RABE

NANKING

[illegible]

JOHN H. D. RABE
NANKING

第十二頁

哈方氏	哈傳福	郭小五子	郭小四子	郭小雅	郭月華	郭金氏	郭榮華	哈小毛	哈毛喜	哈花子	哈丫頭	哈小奎	哈金氏	哈博信	王萬氏	李德華	李王氏	李信	王馬氏
四三	四八	一	六	九	一五	四三	四六	二	六	九	一三	一五	三六	四六	七〇	一五	五〇	五八	七〇
																			南京
女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女	男	女	女	女	男	女
	小書版						小版							監版				布衣版友	
6574	6573	—	—	—	6572	6571	6570	—	—	—	6569	6568	6567	6566	6565	6564	6563	6562	6561

JOHN H. D. RABE
NANKING

[illegible]

JOHN H. D. RABE
NANKING

哈小鳳	一七	南京	女	八〇〇七
哈小八子	一五		男	八〇〇八
哈德和	七三		男	八〇〇九
王老遠	一七		男	八〇一〇
王昭榮	一五		女	八〇一一
馬馬內	四二		女	八〇一二
馬烈珍	六		女	
馬壽生	三		男	
哈忠賢	三五		男	八〇一三
哈劉氏	二六		女	
哈父林	二		女	八〇一四
陳有成	五九	懷成	男	八〇一五
陳氏	六〇		女	八〇一六
張志強	三五	工	男	八〇一七
沈代氏	三		女	八〇一八
宛有茂	四二	牛內	男	八〇一九
宛張氏	三八		女	八〇二〇
宛氏	六四		女	八〇二一
宛文英	二〇		女	八〇二二
宛連弟	九		女	

JOHN H. D. RABE

NANKING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阮子						

JOHN H. D. RABE
NANKING

第十九頁

鄧	鄧	潘	李	李	李	李	紀	紀	李	李	李	呂	呂	何	何	何	何	何	金
王	金	李	存	存	存	徐	三	春	王	存	紀	在	陳	小	李	北	北	王	淑
氏	氏	氏	德	仁	根	氏	久	南	氏	玉	氏	在	氏	娃	氏	貞	龍	氏	蓉
七	五	二	一	二	一	四	四	三	一	三	四	四	六	二	二	一	一	四	八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八
女	男	女	女	男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女	男	女	女	女	女	男	女	女
																		厨子	
6654	6653	6652	6651	6650	6649	6648	6647	6646	6645	6644	6643	6642	6641	6640	6639	6638	6637	6636	6635

JOHN H. D. RABE
NANKING

第二十页

林道氏	林氏	林素氏	于老基	于王氏	于大生	于小生	莫文典	莫洞生	莫洪生	莫祥氏	莫雅清	潘炳采	潘英氏	莫祖	莫世隆	莫成氏	莫氏	莫小媛	莫大友
六二	一二	一	二一	四〇	八	九	七	一〇	七	一〇	三一	五九	五〇	一	一	三二	四〇	一	四
江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女	女	女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女	女	女	女	男
			生									木	人	人	全				
												南	南	右					
六六八	六六七	六六六	六六五	六六四	六六三	六六二	六六一	六六〇	六五九	六五八	六五七	六五六	六五五	六五四	六五三	六五二	六五一	六五〇	六四九

JOHN H. D. RABE
NANKING

STAMP OF THE CONSUL

馬炳卿	陳太霞	陳楊氏	陳康富	馮劉氏	余天賜	余小毛	余瑞氏	余啓壽	孔慶凡	孔慶山	孔慶如	孔馬氏	孫秀玲	孫有亮	孫有明	孫有清	孫殷氏	孫成章	張世明
四四	二二	二四	二二	五〇	七	一二	二九	三〇	四	八	一五	四六	六	一〇	一三	一五	二六	四一	一七
男	女	女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醫生			古衣衣					商店工人										成家	施馬車
6692	—	6681	6680	6679	—	6678	6677	6676	—	6675	6674	—	—	6673	6672	6671	6670	6669	—

第廿一頁

JOHN H. D. RABE
NANKING

徐松田	蘇文生	蘇秀英	刘吉氏	王國華	王桐山	甘華一	甘雄氏	陳道氏	李巧雲	李陳氏	李玉山	章冬梅	章榮業	章榮氏	鄧雙全	鄧玉齡	鄧源氏	鄧連根	鄧王氏
三一	一五	一七	二八	二〇	二六	一七	三八	六〇	五	三六	三九	五	一四	三一	三	一七	二六	二七	五三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南京	女	女	女	山東市村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南京
男	男	女	女	女	男	女	女	女	女	女	男	女	女	女	男	女	女	男	女
6699	6698	6697	6696	6695	6694	6693	6692	6691	—	6690	6689	—	6688	6687	—	6686	6685	6684	6683

第二十二頁

JOHN H. D. RABE
NANKING

[illegible]

JOHN H. D. RABE
NANKING

李	李	李	周	胡	胡	胡	潘	馬	馬	孫	孫	孫	孫	孔	孔	孔	孔	孔	馬
五	二	三	二	三	七	二	一	一	五	二	四	三	五	五	一	一	四	三	三
		江	江			江	江		南				南					南	南
女	女	男	男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男	男	女	男	男	女	女	女	女	女
									報										
8/43	8/42	8/41	8/40				8/39	8/38	8/37	8/36		8/35		8/34	8/33		8/32	8/31	8/30

JOHN H. D. RABE
NANKING

[illegible]

JOHN H. D. RABE
NANKING

楊 德 仁	楊 何 氏	楊 有 春	楊 金 庚	楊 小 金	楊 小 庚	楊 小 心	丁 永 慶	劉 小 氏	劉 廣 德	劉 林 榮	和 小 氏	徐 小 氏	史 英 英	史 小 一 頤	史 小 要 子	史 田 氏	史 平 六	李 勝 貞
二六	四四	四五							二五	二		七	一	四	五	二五	三五	三
細 陽 男	廿	東	一	一	廿	水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南京 七
針 子																	大 匯	
八一八六	八一八五	八一八四		八一八三	八一八二	八一八一	八一八〇	八一七九	八一七八	八一七六	八一七五	八一七四					八一七三	

JOHN H. D. RABE
NANKING

王 小 科 子 一 四	王 楊 氏 三 三	王 長 富 三 五	朱 國 華 六	劉 永 州 七 南 王	楊 洪 奇 一 九 在 遷	石 大 章 一 九	石 青 鈴 二 〇	李 升 官 一 三	呂 康 紀 一 五	呂 康 華 二 一	呂 康 生 二 八 南 第 八	劉 蘭 芳 一 六	劉 崔 氏 三 六 楊 州	周 小 錦 子 二	劉 氏 三 一	周 錫 六	周 松 林 二	周 春 林 三	周 錢 氏 三 九 敘 微 男
男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男	男	男	女	女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皮匠		印工	泥匠	銅匠		木匠			木匠								
5255	8254	8253	8252	8251	8250	8249	8248	8247	8246	8245	8244	8243	8242	8241	8240	8239	8238	8237	8236

JOHN H. D. RABE
NANKING

高	馬	馬	馬	馬	少
能	義	義	義	義	但
才	序	林	序	序	不
元	一	三	六	六	少
江	五	金	金	金	多
子	左	右	右	右	金
另	另	另	另	另	另
難	金	銀	金	金	金
二	右	銀	右	右	右

計共男女老幼難民六萬零一百
 由軍方奉命辦理
 共計
 共計

8008
 8008
 8008
 8008

孫	莫	徐	孫	孫	徐	吳	色	色	李	李	甘	姚	張	徐	楊	孫	金	張	侯
六妹四二	陳氏三四	金氏二七	泉弟一五	林法二三	洪庭一五上	朝才三七	同發四〇	南銀五一	錫和四七	萬興三〇	勝格四〇	國銓三四上	德仁四九山東單縣	北視二九江蘇徐州	祖培二一河北滿城	恒壽二九山東人	鼎泰四三廣東南海	申甫四四六合人	乾群三二江寧人男五金店收帳
之	之	之	女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武進人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木匠	木匠	紙業	茶商	與昌營造廠汽車司機	義合東密西友	西門子洋行飛員宿	我全東富殿之友	我全東富殿之友	我全東富殿之友	我全東富殿之友	我全東富殿之友	我全東富殿之友
8076	8075	8074	8073	8072	8071	8070	8069	8068	8067	8066	8065	8064	8063	8062	8061	8060	8059	8058	8057

(原件藏西门子公司慕尼黑总部的档案馆)

附录二：金陵大学难民所难民生活资料^①

1. 金大难民人数及年龄表

(1) 1937 年 12 月 20 日统计

年龄 舍别	岁数								总数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80	81~90	
新科学馆	156	236	153	86	45	18	8	—	702
农学院	153	118	78	56	66	9	2	—	482
体育馆	98	146	78	56	29	6	—	—	413
甲字宿舍	82	57	43	28	19	4	4	—	237
乙字宿舍	78	66	56	24	15	2	2	—	243
丙字宿舍	74	66	48	38	13	4	2	1	246
丁字宿舍	65	64	53	26	13	7	4	—	232

① 本资料由王勇忠先生编辑。金大难民收容所表格资料发现于南京大学图书馆过刊库(原金陵大学图书馆),油印本,共 24 页。内容包括南京难民区地图、金大难民人数及年龄表(3 份)、金大粥厂外来领粥者统计表、金大难民技能者统计表、金大难民寡居户口人数调查表、金大难民生产调查表、金大礼拜捐收支清单、金大难民收容所杂项开支账单、金大难民收容所清洁工役津贴名单、金大难民自修团课程表、金大难民自修团教职员名单、金大难民自修团学生名单等。——编者注

续 表

年龄 舍别	岁数								总数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80	81~90	
戊字宿舍	96	74	64	35	15	9	1	—	294
己字宿舍	87	86	69	49	25	4	3	—	323
庚字宿舍	132	109	96	45	19	9	—	—	410
辛字宿舍	49	121	88	64	33	20	4	—	379
壬字宿舍	96	134	95	63	26	25	2	1	442
图书馆	298	700	644	584	243	163	30	1	2663
女生宿舍	11	16	33	27	6	—	—	—	93
教职员家属	6	4	8	7	3	1	1	—	30
校工及家属	18	22	25	24	7	6	1	—	103
农场及南庙	28	14	16	28	34	15	2	—	137
各住宅	238	134	298	258	218	115	21	1	1283
浴室等处	17	81	89	68	5	—	—	—	260
总数	1782	2248	2034	1566	834	417	87	4	8972
百分数	20%	25%	23%	17%	9%	5%	1%	—	

附注：十岁以下童孩不记在内。

(2) 1938 年 2 月 16 日统计

年龄 舍别	岁数									总数
	1~6	7~12	13~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80	
新科学馆	163	99	133	108	70	47	32	15	3	670
农学院	76	51	84	46	47	19	4	3		330
体育馆	93	51	60	70	61	19	22	6	2	384
戊字宿舍	43	25	85	56	39	16	8	1	1	274
己字宿舍	62	43	90	72	59	23	11	3		363
庚字宿舍	71	45	114	82	51	19	9	4		395
辛字宿舍	48	32	99	67	51	12	14	6		329
壬字宿舍	55	37	82	53	48	17	9	3		304
总数	611	383	747	554	426	172	109	41	6	3049
百分数	20%	13%	24%	18%	14%	6%	4%	1%	—	

(3) 1938 年 3 月 31 日统计

年龄 舍别	岁数									总数
	1~6	7~12	13~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80	
新科学馆	67	74	96	102	37	19	14	5	2	416
农学院	20	23	56	31	25	23	8	7	—	193
体育馆	58	39	68	52	39	18	4	2	—	280
戊字宿舍	32	21	68	53	19	14	7	1	1	216
己字宿舍	26	45	76	49	35	12	7	2	—	252
庚字宿舍	52	45	101	59	31	9	2	2	—	301
辛字宿舍	28	36	98	35	17	7	6	1	—	228
壬字宿舍	23	38	82	48	26	19	2	1	—	239
总数	306	321	645	429	229	121	50	21	3	2125
百分数	15%	15%	30%	20%	11%	6%	2%	1%	—	

附注：4 月 15 日调查难民总数为 2 170 人。

2. 金大难民技能者统计表

1938年4月25日

种类	织布	织手布	织机	纺纱	织洋机	编藤器	全能者	总计
人数	8	18	14	266	23	1	1	331
百分数	3%	6%	4%	80%	7%	—	—	

3. 金大粥厂外来领粥者统计表

日期		前门		后门		总	每户	合	现住校
月	日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计	约计	计	内人数
3	25	399 户	180 户	800 户	425 户	1804 户	三口	5412 口	2347 口
4	13	370 户	160 户	646 户	650 户	1826 户	三口	5478 口	2170 口
4	30	202 户	118 户	395 户	180 户	895 户	三口	2685 口	1900 口

4. 金大难民寡居户口人数调查表

1938年4月15日

名别	妇孺难民		寡居难民		被拉夫难民	
户口及人数	户口	人数	户口	人数	户口	人数
	997	2170	38	146(1)	38(2)	47
寡居户口百分数				15%		
被拉夫户口百分数						5%

附注：(1) 确知被军杀死者有七人；(2) 内有九户每户被拉去 2 人。

5. 金大难民收容所清洁工役津贴名单

姓名	性别	津贴	姓名	性别	津贴	姓名	性别	津贴
刘炳庄	男	一〇元	唐士有	男	一〇元	王林生	男	一〇元
徐槐玉	男	一〇元	洪起隆	男	一〇元	张松海	男	一〇元
刘世鸿	男	一〇元	柳松文	男	一〇元	陈费氏	女	四元
刘田氏	女	四元	郭王氏	女	四元	刘贵珍	女	四元
傅子珍	女	四元	王刘氏	女	七元	林卜氏	女	四元
张树波	男	一〇元						

附注：本校工役不计在内。

6. 金大礼拜捐收支清单

1938 年 7 月 8 日

		收方								付方					
日期		摘要	款项					日期		摘要	款项				
月	日		百	十	元	角	分	月	日		百	十	元	角	分
2	27	居晴初先生 送来礼拜捐			2	4	0	3	6	救济冷朱氏 (林逸人君 介绍)			0	2	0
3	6	同上			1	8	4		17	救济王徐氏 (同上)			0	2	0
	20	同上			2	0	2		9	洪 坤 山 君 (邵小姐介 绍弹琴)			2	0	0
	27	同上			1	4	0	4	6	邵小姐班上 学生用书 50 本			2	5	0

续 表

		收方									付方						
日期		摘要	款项					日期		摘要	款项						
月	日		百	十	元	角	分	月	日		百	十	元	角	分		
4	3	同上			1	0	5		24	复活节邵小姐发红绿蛋			2	7	0		
	10	同上			1	7	0	5	8	杨牧师车资			0	0	7		
	17	同上			2	3	5		8	卫生组菜费 (陈先生代垫)			1	4	0		
	24	同上			2	2	6		31	救济张陈氏 (葛先生介绍)			1	0	0		
5	1	同上			0	9	9	6	3	救济王孙氏 (齐先生介绍)			1	0	0		
	8	同上			1	3	3		3	救济陶汤氏 (居先生介绍)			1	0	0		
	15	同上			2	2	2		3	救济高赵氏 (齐先生介绍)			1	0	0		
	22	同上			1	8	5		3	救济冷朱氏 (居先生介绍)			1	0	0		
	24	音乐班押金费			1	5	0		3	救济桂黄氏 (齐先生介绍)			1	0	0		
	24	圣道初偕书费			1	4	3		3	买粽子(难民送女大时充饿)			2	0	0		
	29	居晴初先生送来礼拜捐			1	3	8		21	救济邵怀德 (陈先生介绍)			2	0	0		

续 表

		收方								付方					
日期		摘要	款项					日期		摘要	款项				
月	日		百	十	元	角	分	月	日		百	十	元	角	分
									23	救济冷朱氏 (陈先生介绍)			1	0	0
									28	自修团修学 证书及图章 1枚			3	5	0
								7	1	救济郭子桃 (齐先生介绍)			1	0	0
									5	救济陈徐氏 (齐先生介绍)			1	1	5
					2	5	7	2			2	5	7	2	

经手: H. Y. Wu(吴浩玉) 核对: Chao: T. Gee(齐兆昌)

7. 金大难民收容所杂项开支账单

1938 年 10 月 27 日

		收方								付方					
日期		摘要	款项					日期		摘要	款项				
月	日		百	十	元	角	分	月	日		百	十	元	角	分
1	27	收国际委员会于新年时赠本所同人酒菜之资	\$	6	0	0	0	1	28	送万人安君义务工作酬金		\$	5	0	0

续 表

		收方									付方						
日期		摘要	款项					日期		摘要	款项						
月	日		百	十	元	角	分	月	日		百	十	元	角	分		
								2	27	送万人安君米一担		1	0	5	5		
								2	27	买帐布(做难民条)			3	8	0		
								2	28	买扫帚 27把(清洁用)			1	7	0		
								2	29	买拭桌布			5	8	5		
								3	13	送蒯先生义务工作礼品			5	0	0		
								3	16	木椿			3	9	6		
								3	18	臭水三听			1	2	0		
								3	19	胡忠怀君于图书馆工作半月金			5	0	0		
								3	27	铁丝及棕把			0	6	0		
								3	29	墨三锭铅笔 25支名册簿 5本			1	5	0		
								4	12	修自行车及胶一瓶			0	8	0		
								4	13	墨水 5瓶印墨五瓶纸夹报夹各 1个			0	6	0		
								4	15	扫帚 12把			0	9	0		
								4	22	鸡毛帚 4把			0	5	0		
								5	22	大竹把 20把			4	2	0		

续 表

		收方							付方						
日期		摘要	款项					日期		摘要	款项				
月	日		百	十	元	角	分	月	日		百	十	元	角	分
								6	4	扫帚 21 把			1	0	0
								9	28	印难民调查报告 47 份			4	7	0
										茶点			3	1	4
				\$	6	0	0	0			\$	6	0	0	0

经手: H. Y. Wu(吴浩玉) 核对: Chao. T. Gee(齐兆昌)

8. 金大难民^①生产调查表

1938 年 2 月 11 日

家长姓名	原住地址	现在地址	生产日期	性别	小产存否	小孩现有几周	乳娘补救办法	乳娘有余否	生产死亡日期
高宋氏	后宰门二五〇	金大丙	阴十月初十日	男		三月	米粉	不足	
陈应氏	水西门一四一	丙舍	阴九月廿一日	女		三月多	粥	不足	
樊李氏	珠江路三八四	丙舍	阴十一月九日	男		二月	粥	不足	
王周氏	通济门二五	乙舍	阴九月二十三	男		三月多	粥	不足	
夏杨氏	瓦光寺	乙舍	阴十月十二日	男		三月多	粥	不足	
陈姚氏	评事街八四	乙舍	阴九月廿七	女		三月多	粥	不足	

① 指产妇。——编者注

续 表

家长姓名	原住地址	现在地址	生产日期	性别	小产存否	小孩现有几周	乳娘补救办法	乳娘有余否	生产死亡日期
刘张氏	半边营二号	西楼	阴十月七日	男		三月	粥	不足	
李马氏	张府园二九	丙舍	阴十二月廿一	女		三星期	粥	不足	
陈杨氏	中山门廿号	丙舍	阴二月二十四	女		三星期	粥	不足	
张徐氏	中山门廿二号	西楼	阴十二月十一	女		一月	粥	无	
童丁氏	花牌楼	东楼	阴十一月九日	男		二月多	乳糕		
王陶氏	铜作坊	东楼	阴一月六日	女		一星期	乳	不足	
冯金氏	西家巷四号	同上	阴十一月十一	女		二月	乳	不足	
张王氏	珠宝廊三号	同上	阴十月二十六	男		二月多	乳	甚不足	
郭郭氏	上新河八号	同上	阴十月十二日	男		三月	乳粥	不足	
汪王氏	马巷二十九号	同上	阴十月二十四	女		二月多	乳足	有余	
刘孙氏	南捕厅十一号	同上	阴十月九日	女		三月	乳	甚不足	
朱孔氏	糖坊廊十四号	同上	阴十一月二十五	男		一月多	乳	勉强足	
王江氏	小石桥三十号	同上	阴七月二十日	女		半周	粥		母故

续 表

家长姓名	原住地址	现在地址	生产日期	性别	小产存否	小孩现有几周	乳娘补救办法	乳娘有余否	生产死亡日期
蔡徐氏	太平巷十二号	壬舍	阴十二月初七日	男		一月多	粥	无	
沈洪氏	常熟东门五三	同上	阴十二月初七日	男		一月多	乳粥	不足	
马莫氏	评事街九四号	同上	阴十二月十四日	女		一月	乳	足	
田许氏	双塘十七号	金大辛舍	阴十一月十一	女	死	二月			阴十一月二十三
郭李氏	篁街八十二	壬舍	阴一月初三	男	存	九天	乳	无	
聂李氏	芝麻村二二五	庚舍	初十一月初五	男	存	二月多	粥	无	
吴陈氏	石坝街一二五	庚舍	阴十二月廿五	女	死	一月			阴十二月廿八日
郑林氏	棉花楼九六	庚舍	阴正月 初五	女	存	七天	乳	足	
刁张氏	武定桥	体	阴十二月廿五	男	存	半月	乳	足	
王咏琴	汉西门二五	东楼	阴十一月 初六	男		二月	乳	足	
张永福	石坝街十二	金大图书馆	阴二月初七	女		四天	自喂	足	
杨瑞五	三道高井	同上	阴十一月 初五	女		二月多	粥	不足	

续 表

家长姓名	原住地址	现在地址	生产日期	性别	小产存否	小孩现有几周	乳娘补救办法	乳娘有余否	生产死亡日期
陶集中	富民坊	同上	阴十一月 初五	男		二月多	粥	不足	
徐树义	太平路一 ——	同上	阴十二月 初三	女		一月多	粥	不足	
莫培杰	大行宫	同上	阴十二月 廿八	男		一月多	粥	不足	
刘恩富	光华门二 七号	同上	阴十一月 廿一	女		一月多	粥	不足	
罗四金	五台山 四号	同上	阴十一月 十二	女		二月	粥	不足	
马钱人	丰富巷	同上	阴十一月 十五	男		二月多	粥	不足	
谢道隆	宝山县 北门	同上	阴正月 初五	女		一星期	粥	不足	
吴静齐	光华门三 六号	同上	阴十一月 二十	男		一月多	粥	不足	
崔有财	评事街二 一六	同上	阴十二月 廿二	女		三星期	粥	不足	
董国兴	武学园八 十号	同上	阴十二月 十九	女		三星期	粥	不足	
陶裕明		同上	阴十一月 十一	女		二月	粥	不足	
潘炳元	彩霞街六 二号	同上	阴十一月 二四	男		一月多	粥	不足	
唐明裕	同上	同上	同上	男		一月多	粥	不足	

9. 金大难民自修团课程表

1938年3月29日

[illegible]

10. 金大难民自修团教职员名单

姓名	课程	性别	津贴	姓名	课程	性别	津贴
陈宗一	日语	男	义务	何才荫	音乐	女	十二元
齐兆昌		男	义务	李惠兰	日语	女	十二元
陶鸣白		男	义务	姜本信	音乐	男	义务
顾俊人	英语	男	义务	居晴初		男	二十五元
吴浩玉	英语	男	义务	万人安		男	二〇元
毛德林		男	义务	陈君骅		男	六元
孙树蕃		男	义务	胡忠怀		男	十〇元
杨世铭		男	义务	洪坤山	音乐	男	六元
徐振之		男	义务	王铭三	算数	男	十二元
何汉三		男	义务	林逸人	国语	男	十二元
韩煦元		男	义务	杨柏舟	男子体育	男	五元
章树东		男	义务	章勉之	算数英语	男	十二元
任 侠		男	义务	胡廷杰	日语	男	十二元
邵静贞	宗教	女	义务	马骥	宗教	男	义务
朱善嘉	国语算数	女	十七元	傅思德	宗教	男	义务
朱立严	国语	女	十七元	戴籁三夫人	宗教	女	义务
杨善言	国语算数	女	十七元	罗明珠	女子体育	女	五元

(单位：中国元，法币。——编者注)

11. 金大难民自修团学生名单

(缺席者不记于表内)

姓名	性别	年龄	课程					
姜本信	男	36	高级日语					
姜克强	男	6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姜春生	男	10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杨柏舟	男	32	高级国语					
杨秀英	女	10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杨玉华	女	11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杨明桂	男	11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杨善言	女	17	圣经	中级英语	初级日语			
杨泽圃	男	14	中级英语	初级日语				
杨菊华	女	14	中级英语	初级日语				
杨克唐	男		中级国语	初级英语	高级算数	唱歌		
杨月仙	女	21	初级日语	体育				
杨如意	女	12	初级英语					
杨宝成	男	15	高级国语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周爱群	女	16	高级英语					
周秀英	女	9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周桂保	男	11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周福贵	男	11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周竹君	女	16	高级国语	体育				
周顺森	男	16	中级英语	初级日语	体育			
曹后分	男	7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曹瑞林	女	6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曹官青	男	14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续 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课程					
谢文燕	女	10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谢爱如	女	14	圣经					
金宝屏	男		中级国语	中级算数	唱歌			
金宝琴	女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唱歌			
陶淑惠	男	7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陶恩华	男		初级国语	高级算数				
陶恩荣	男		初级国语	高级算数				
陶淑英	女	13	初级英语					
居晴初	男	25	高级日语					
何才荫	女	26	圣经					
何颐馨	女	17	中级英语					
万秀英	女	7	初级国语	初级国语	游戏			
高永生	男	9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袁金乐	女	11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袁慧芳	女	15	初级英语					
袁 培	女	16	初级英语					
卢瑞华	男	8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朗振荣	男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朗 如	女		高级国语	体育				
郑吴桥	男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郑仲柔	女	16	圣经					
郑玉贤	女	20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体育	音乐		
郑红英	女		中级英语					
张玉华	女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张金余	男	11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张宝宏	女		圣经					

续 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课程					
张覃吉	男	14	中级英语	初级日语				
张 勤	女	16	初级日语					
张雯华	女		初级日语					
张忠良	男	15	高级国语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张明义	男	16	高级国语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张景耀	女	12	中级国语	中级算数	唱歌			
张蕙芳	女	19	国语(高)	英语(初)	日语(初)	体育	音乐	圣经
张景孟	女	16	国语(高)	英语(初)	日语(初)	体育	音乐	圣经
张 慧	女	17	体育					
张宝林	女		音乐					
许林生	男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许素珍	女	9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许秀玉	女	18	圣经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体育		
许志成	女	17	圣经					
许秀云	女	15	圣经	初级日语	音乐	体育		
许秀琴	女	14	圣经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音乐	体育	
许风声	女	21	圣经	中级日语	音乐	体育		
许贻承	男	12	高级国语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许桂珍	女		高级国语	初级算术	初级日语			
符宜芬	女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侯文辉	女	16	中级英语					
陈君骅	男	28	高级日语	初级英语				
陈岫峰	男	32	高级日语	初级英语				
陈之林	男	17	高级国语	高级英语	中级日语			
陈福明	男	10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陈玉党	男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续 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课程					
陈 静	女	20	圣经					
陈金芳	女	16	圣经					
陈永魁	男	15	中级英语	初级日语				
陈振华	女	23	高级国语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陈容媛	女	21	初级英语	中级日语	体育			
陈 兰	女	20	中级日语	体育				
陈振铎	男	13	高级国语	中级英语	初级日语	体育		
吴浩玉	男	26	高级日语					
吴东明	男	7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吴金华	男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吴玉龙	男	10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吴国芳	女	15	圣经					
吴淑兰	女	15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吴兰芬	女	18	初级日语					
吴世铭	男	12	中级国语	中级算数				
吴桂兰	女	17	初级英语					
吴凤英	女	13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吴 杰	男	14	高级国语					
端木培	男	13	初级国语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初级算数		
彭金华	男	8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宗一麟	男	10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沙其发	男	11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耆良中	男	8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蔡美林	女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蔡芳萍	女		中级国语	初级日语				
汪国柱	男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续 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课程					
汪锡茹	女		初级日语					
桑秀英	女	11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安美芳	女	16	圣经					
孟秀云	女	17	圣经					
章素玲	女	17	圣经					
阮巧云	女	17	圣经	高级国语	中级英语	初级日语	体育	
阿文玉	女	18	圣经	高级英语	初级日语			
常英霞	女	30	圣经					
萧家珍	女		圣经					
骆继福	女	20	圣经	初级日语	体育			
兰 茹	女		圣经					
秦婉贞	女	16	国语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秦翠峰	女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秦稼祥	男	22	初级日语					
弭墨林	女	15	高级国语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弭明国	男	11	高级国语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池宝珍	女	16	初级英语					
刘庆贵	女	17	高级英语					
刘素兰	女	19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刘启荣	男	11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刘文青	男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刘文龙	男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刘兰英	女	18	圣经	初级国语	初级算术	初级日语		
刘振亚	女	17	圣经	中级英语	初级日语			
刘桂珍	女	13	初级日语					
刘 忠	男		初级日语					

续 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课程					
刘孝淦	男	12	初级日语	中级算数				
刘紫英	女	13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体育			
严兆云	女	17	高级英语	圣经				
严元发	男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初级英语			
徐玉珍	女	10	初级国语	初级算术	游戏			
徐开元	男		初级国语	初级算术	游戏			
徐顺英	女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徐新明	男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徐宝全	女	9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徐苏文	女		圣经	高级国语	中级英语	初级日语		
徐惠英	女	10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徐叶华	男	13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毕玉春	男	17	高级英语	高级国语	初级日语			
	男	17	中级英语					
郭孝虎	男	12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曾福庆	男	15	中级英语	初级日语				
白金生	男	15	中级英语	初级日语				
武庆源	男	14	中级英语	初级日语				
宋宁英	女	16	初级日语					
童素玲	女	17	初级日语					
黄佩琴	妇	11	初级日语					
祁秀英	女	14	中级英语	初级日语				
祁祖培	男	15	高级国语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胡韞如	女	26	高级英语	中级英语	初级日语			
莫秀英	女	18	初级日语					
方惠珍	女	26	初级日语					

续 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课程					
方月莲	女	13	高级国语	初级英语	初级算数	初级日语		
方树英	男	14	中级英语	初级日语	体育			
丁安俊	女	16	初级日语					
陆素洁	女		初级日语					
鲍府朋	男	9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鲍有朋	男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庄淑芳	女		中级国语	初级日语	初级算数			
殷美萍	女	17	国语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音乐	体育	
夏玉琴	女	16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体育			
唐秀珍	女	15	体育					
戴朝瀚	男	14	中级英语					
戴文葵	女	17	高级国语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林俊清	男	22	高级英语	初级日语				
孙玉华	女	8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孙秀英	女	9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孙家祥	男	11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孙锦霞	女	20	圣经					
孙学玲	女	18	圣经					
孙维偶	男	13	中级英语					
孙 群	男		高级国语					
马春明	男	9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马秀玉	女	10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马秀珍	女	18	圣经	高级国语	高级日语	体育		
马国秀	女		初级日语					
马贵卿	女	15	初级英语					
马秀如	女	12	初级英语					

续 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课程					
翁 英	女	18	高级英语	圣经				
翁文枢	女	9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翁国英	女	12	初级英语					
潘金福	男	16	高级国语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音乐		
潘金禄	男	15	高级国语	初级日语				
潘淑华	女	10	初级算数					
潘淑蓉	女	12	初级算数					
潘怀生	男	10	初级算数					
潘家仁	男	12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初级日语			
潘家义	男	11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初级日语			
罗明珠	女	21	高级日语					
朱立严	女	18	高级英语	圣经	初级日语	体育		
朱句蓉	女	9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朱善嘉	女	21	圣经					
朱富永	男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初级日语			
朱翠英	女		初级日语					
朱金龙	男	13	中级国语	中级算数	初级日语			
朱燮康	男		初级英语	中级算数				
朱志金	男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初级日语			
朱文英	女	14	体育					
朱红玉	女	15	初级英语					
李元营	男	11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李秀珍	女	13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李开成	男	10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李才英	女	11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李长保	男	9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李敬恒	男	8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续 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课程					
李淑婉	女	20	圣经					
李淑英	女	17	圣经	中级英语				
李斌元	男	17	高级国语	中级英语	初级日语			
李忠义	男		初级国语	初级日语				
李国飞	女		初级日语	音乐				
李月冬	女	13	初级算数	初级日语				
李凤英	女	15	初级英语					
李和生	男	12	初级国语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王欣木	男	16	高级英语					
王秀英	女	14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王念成	男	13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王 英	女	20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王寿明	男	10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王德成	男	12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王翠英	女	10	初级国语	初级算数	游戏			
王 碧	女	18	圣经	初级日语	音乐			
王开钧	男	15	初级国语	初级英语	初级算数	初级日语		
王德仁	男	14	高级国语	中级英语	初级日语	体育		
王毓英	女	18	初级日语					
王秋水	男		高级英语	中级日语				
王本华	男		初级日语					
王开金	男	15	初级国语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高级算数		
王玉林	女	20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体育			
王慧芳	女	19	体育					
王玉华	女	20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体育			
王菁香	女	17	中级英语					
王士元	男	13	高级国语	中级英语	初级日语	体育		
王金钺	男		高级国语	初级日语				
卜昭庆	男	13	初级国语	初级英语	初级日语	初级算数		